

香港 淪陷史



廣角鏡出版社

葉德偉等編著

1113
112
112

香港淪陷史

葉德偉等編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1982, 8, 27.

香港淪陷史

葉德偉等編著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灣仔莊士頓道186號
電話：5-753877

華風書局 發行
莊士頓道184-186號
電話：5-749495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炮仗街75號

書號 351.70
102×183毫米

1982年6月出版
ISBN 962-226-018-7

H. K. \$ 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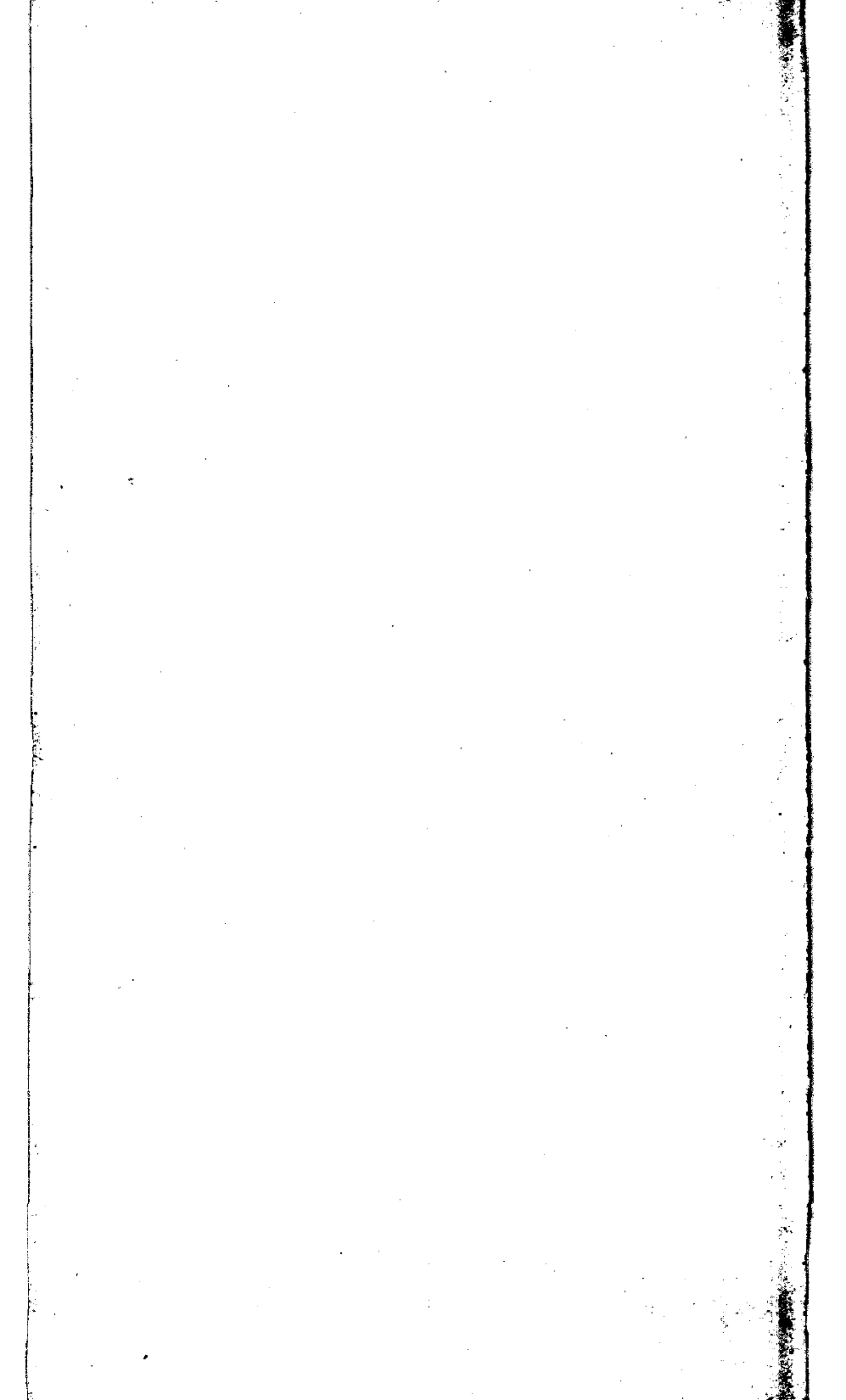
目 錄

三年零八個月.....		1
淪陷前夕港軍的防衛工作.....	葉德偉	3
戰前的香港社會.....	葉德偉	31
日軍進攻香港情況.....	葉德偉	63
香港的黑色聖誕日.....	魯 言	87
日治時期的香港.....	葉德偉	109
香港重光.....	葉德偉	131
香港淪陷記.....	唐 海	173
我們怎樣帶領文化界人士逃離香港		
.....王作堯口述 范伯祥、王影整理		261
香港淪陷後抗日文化人脫險記.....	冬 丹	281
香港脫險記.....	陳濟棠	301
重抵國門.....	陶希聖	317
梅蘭芳戰時在香港.....	梅紹武	339
[附錄]		
香港淪陷大事記.....	葉德偉	351
日治期間日軍的行政體制表.....	葉德偉	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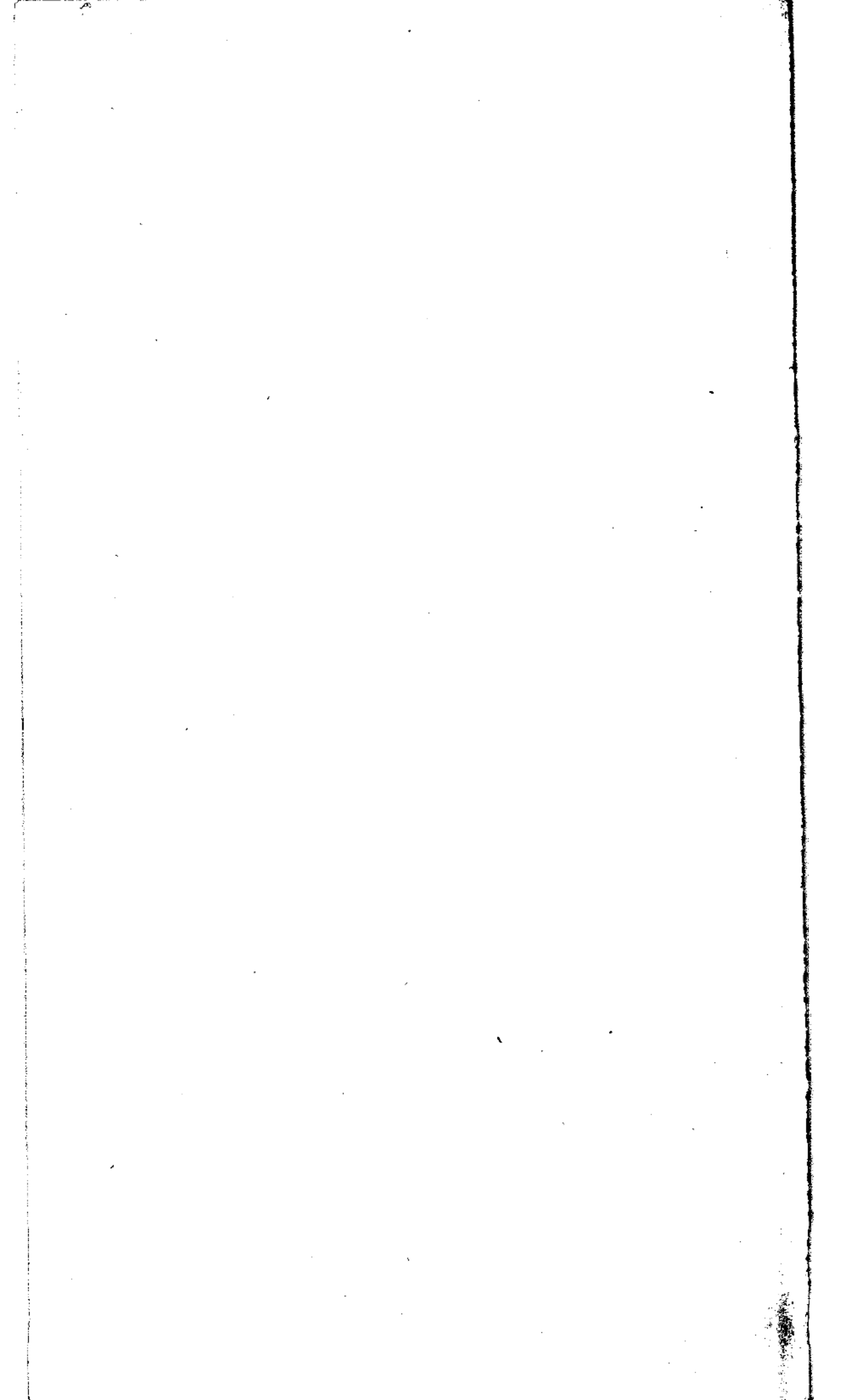
縱述三年零八個月

「香港市民當時並沒有覺察到日軍的侵略行動，戲院依然熱鬧，街道依然熱鬧。但是，1941年12月8日，日軍的攻勢開始了，他們只花七十分鐘便越過防線，五日內便攻佔了新界與九龍。接着在何文田山架設大砲，轟擊香港市區，12月18日登陸港島，40年前的聖誕節日，港督楊慕琦在港督府扯起白旗，香港在日本佔領下，渡過三年多的黑暗生活……」

——1981年12月對英軍霍特少校的回憶訪問



淪陷前夕港軍的
防衛情況



難民在九龍街道上哭訴其經歷。

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難民湧進香港。圖為





1938年11月26日，深圳陷落，大批難民蜂湧逃抵香港。由於難民衆多，無法收容，故只好暫以貨車作為難民的臨時收容所。

東方論壇

抗戰中救濟難民問題

符滌塵

在日閥的鐵蹄蹂躪之下，香港邊界擠進了許多由華界逃生的難民，他們沒有住，也沒有食，流離顛沛，痛苦不可言喻。港府當局既設法安予收容，我僑港同胞團體亦紛起籌賑。本月四日為星期日，各界前往錦田新界施賑尤為踴躍，筆者承瓊崖商會副會長黃堅先生的邀約，亦得參加其列。我們正午由九龍出發，經元朗至上水，沙頭角等處，歸途並順道一訪難童保育院。我們目擊沿途大家熱心散賑的情形以及保育院諸先生的熱心為許多無告的難童孤兒盡劬育之勞，受到很大的感動。我們深深地感到日閥在中國的非人行動，表示其殘忍的民族劣根性尚未剷除，同時，我們也感到人類最偉大最神聖的同情感，依然存在人間，決不會被殘忍的行動所壓倒。

總之，在這半日中，我們所見所觸，是太令人感動了，不過，就當日我們見聞所及，對於救濟的辦法，似乎還有未甚完善的地方，這裏，且就我們觀感所及，略陳一二，我們不但希望港僑團體能予以注意，還希望能供各地從事救濟難民者的參考。

第一，在散賑中有一個普遍現象，這便是每逢賑車開到時，難民即蜂擁而至，爭先求賑，少壯者可以先得，狡者甚至一再領取，老弱者及老實者往往一無所獲，散賑者既苦應付為難，難民亦受惠不均。同時我們還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即附近鄉民往往亦雜在難民羣中領賑，而無法區別。這種現象是表示什麼呢？無疑的，這是說明籌賑的沒有組織，難民亦沒有人為他們組織起來，若果籌賑是有組織的，那末，散賑時，自可依一定的秩序實行，決不至混亂如此，難民也沒有奔走爭搶的必要。這種沒有組織的結果，非特形成散賑不均的現象，還造成了難民甚至附近鄉民亦有廢事失時不事生產專等散賑而成為叫化子的傾向，這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一點。

第二，因為沒有組織的原故，所以在另一方面，散賑亦沒有一個統一的機關，只是「人自為政」地各團體自行散賑，各不相謀，不能做有計劃的施賑，因而同時便發生了下列數種現象：一、同種的物品過多，而其中且多不能久貯者，例如各社團大多購買麵包餅餌等是。二、散賑不能在時日上做有計劃的分配，故難民飽時則飽欲死，餓時則餓欲死，縱有麵包餅餌亦因存儲過久，以致發霉而不能食，救濟者捐資，而難民所得實惠甚少。三、

淪陷前發表在1938年12月的《東方雜誌》的一篇文章，談及抗戰中在香港救濟難民的問題。



廣州、深圳相繼失陷後，港府隨即加強邊境的警備工作。圖為一批英印部隊在邊界檢視運港的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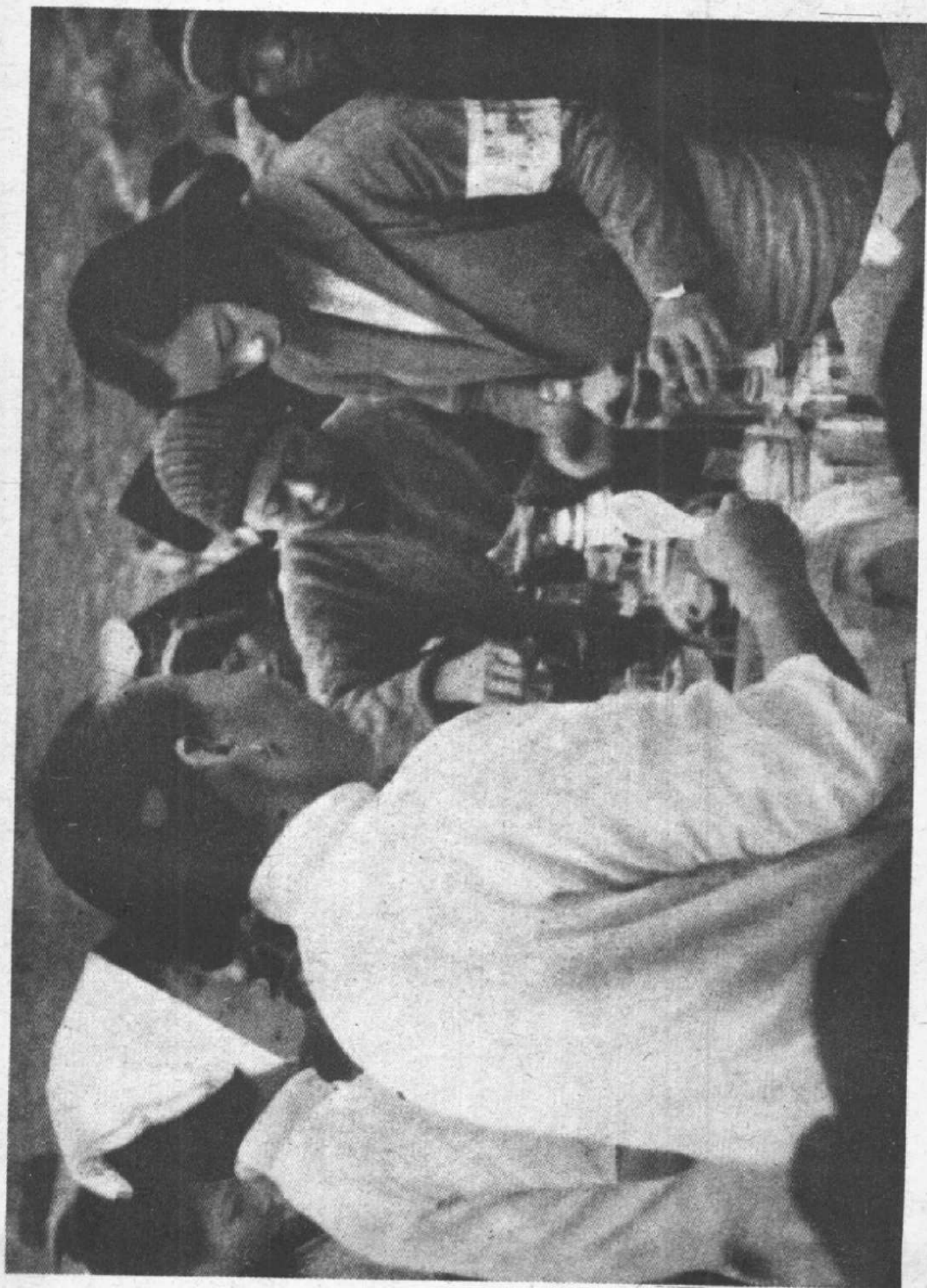
三九年一月)

港東莞商會聯合各界救濟難民會「在元朗所設的施粥處。(一九
香港各慈善機關積極參予救濟難民的工作。圖示當時的「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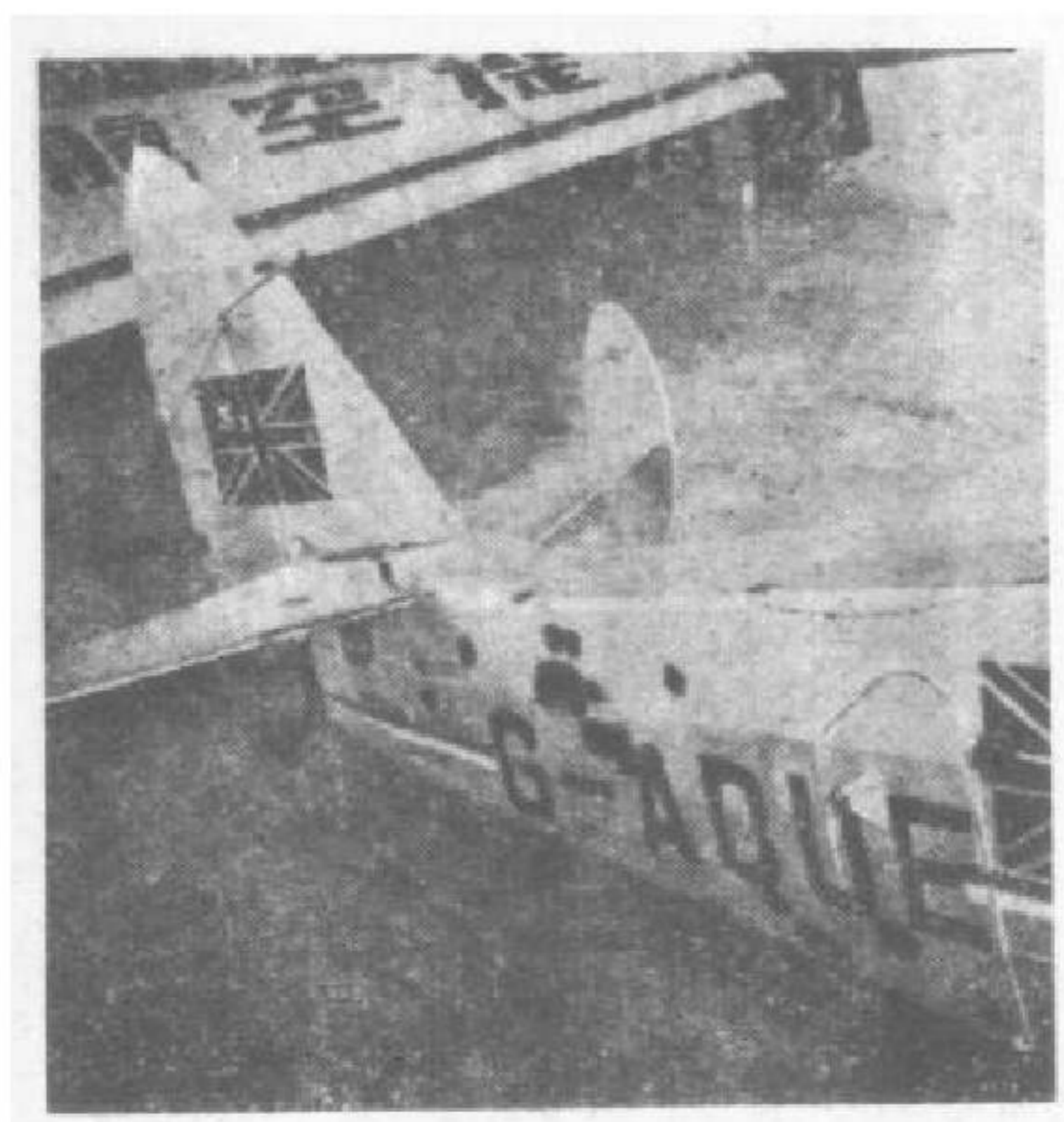
一月)

「香港中國青年救護團」亦義務替難民治病。(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猶太人薩姆爾理維抵港，胸負標語在港島街頭遊行，痛斥希特拉虐待猶太人的暴行。標語上寫着：「我現在要將希特拉所帶給我們的災害公諸世界，這並非與你們無關。希特拉加諸猶太人的苦痛，真是罄竹難書！」



廣州淪陷後，香港也深受威脅。39年12月，帝航機「達丹拿斯」號由港飛往河內，途中為日機轟擊迫降。幾經交涉始放還，輾轉返港。圖為機上的累累彈痕。

香港戰略地位

處像冬

日本底基本的戰略方針，是海洋和大陸并重；在過去，雖說曾經有過所謂「北進南守」的政策，後來又有所謂「南北并進」的喧嘩，可是無論如何，他底傳統的方針并不曾改變；在海洋方面，以海軍爲主的向太平洋進取，驅逐美、英、法、荷等國既有的勢力；在大陸方面，他則是企圖囊括整個中國，以及北取西伯利亞。在過去若干年來，日本在兩太平洋的間諜活動和爭取南洋的市場，就是牠未來在兩太平洋戰爭的準備；我們知道，軍事和政治的進攻，往往是在經濟的優勢之後的。

一九二一年底，一八事變，是日本企圖破壞太平洋局勢底最初信號。一九二六年底，日本底擴張和滲透戰爭，則是日本大規模的分割太平洋的開始。日本底傳統政策而論，不論他從大陸或海洋首先發動這底戰爭，其最終目的，必不在於佔領中國以及西伯利亞，他必然進一步的佔領南洋太平洋，在「田中老樵」和日本官員，與論這次咆哮中，我們是不難獲得最有力的證明的。因此，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必然要與對世界的戰爭，一轉瞬是在這

自從日本進攻滿洲之後，如上的觀察，更其得到事實上底確切的證明：當大亞細亞的烽火沒有爆發之前，英國對日本還存着很大的幻想，以爲日本至少不會在牠的勢力範圍內，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的，然而這幻想終於破滅了。日本不但佔領了廣州，並且還進一步的在兩太平洋的海島登陸，造成了切斷香港與新加坡的初步形勢。我們知道，廣東與香港是形影相隨的，廣州既失，香港不

獨香港，是日本其國最易受攻擊的點，而香港與新加坡，不列顛的遠東軍事根據地，則被之台灣更遠；並且，以戰略價值來說，台灣作爲海空軍的根據地的地理條件，也是遠勝於香港的。何況香港和台灣的距離，正是在台灣空軍的轟炸範圍內呢？英國要保持牠在香港的地位，或者改變牠在軍事上的形勢，首先必須取得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與第一國取得密切的聯絡，否則



此就寬裕得多了。如果香港可保，澳門的地位雖然不重要，也可能成爲香港的後衛，每一顆彈藥在各海的戰略據點，都必然使日本的海邊受到極大的牽制。……可是廣州淪陷之後，這種對香港優越的形勢就不復存在了。是的，對於香港的軍事聯絡，不僅是在中國，主要的還是廣東。這一方面，同時還得與太平洋有密切關係各國的協助：香港、支那和新加坡的聯絡關係，廣東、菲律賓與香港的聯絡關係，……如果

能保持得好，對於香港的軍事地位，也有看很大的幫助的。

三、目前香港的戰略地位，和廣州淪陷前已經大不相同，這是英國在遠東國際上底往日的結果。英國既不下決心使廣州淪陷的軍事行動，或者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那麼，日本進一步進攻攻海峽島，這已是不難預期的境況了。所以，今後英國抵抗日本的唯一方法，是將他底安全制度，反侵略的陣線，推行到遠東，而使日本有所畏懼，否則香港與新加坡的危險性，只有不斷的增大，而絕不會久遠保持其中立性的。

香港是大小列國的商埠，也是牠在遠東的商業和軍事根據地之一。在過去，牠的商業地位，也許比軍事來得重要，可是在今日，華南的形勢既然改變，牠底商業地位就顯形低落了；特別是珠江已被日本所堵塞，與華南各省的貿易就完全爲之斷絕。就是以前軍事根據地，在過去，它所受

則軍事新加坡的援助，是決不可能的。我們從地理上來觀察，最直接的有利於香港的防禦的，是廣東。九龍和廣州的接壤，是日本不能阻斷香港取得輪船及人才、物力的補充的，即條件；其次，香港不單形成了獨立或半獨立的形勢，進一步說，英國如果與中國取得密切合作，至少，香港及新加坡是無後顧之憂的；同時，牠還可以進一步用海軍來堵塞日本的前進，日艦以無法從珠江進出了。爲一香港有事，新加坡不但可以

五月十四—二十日寫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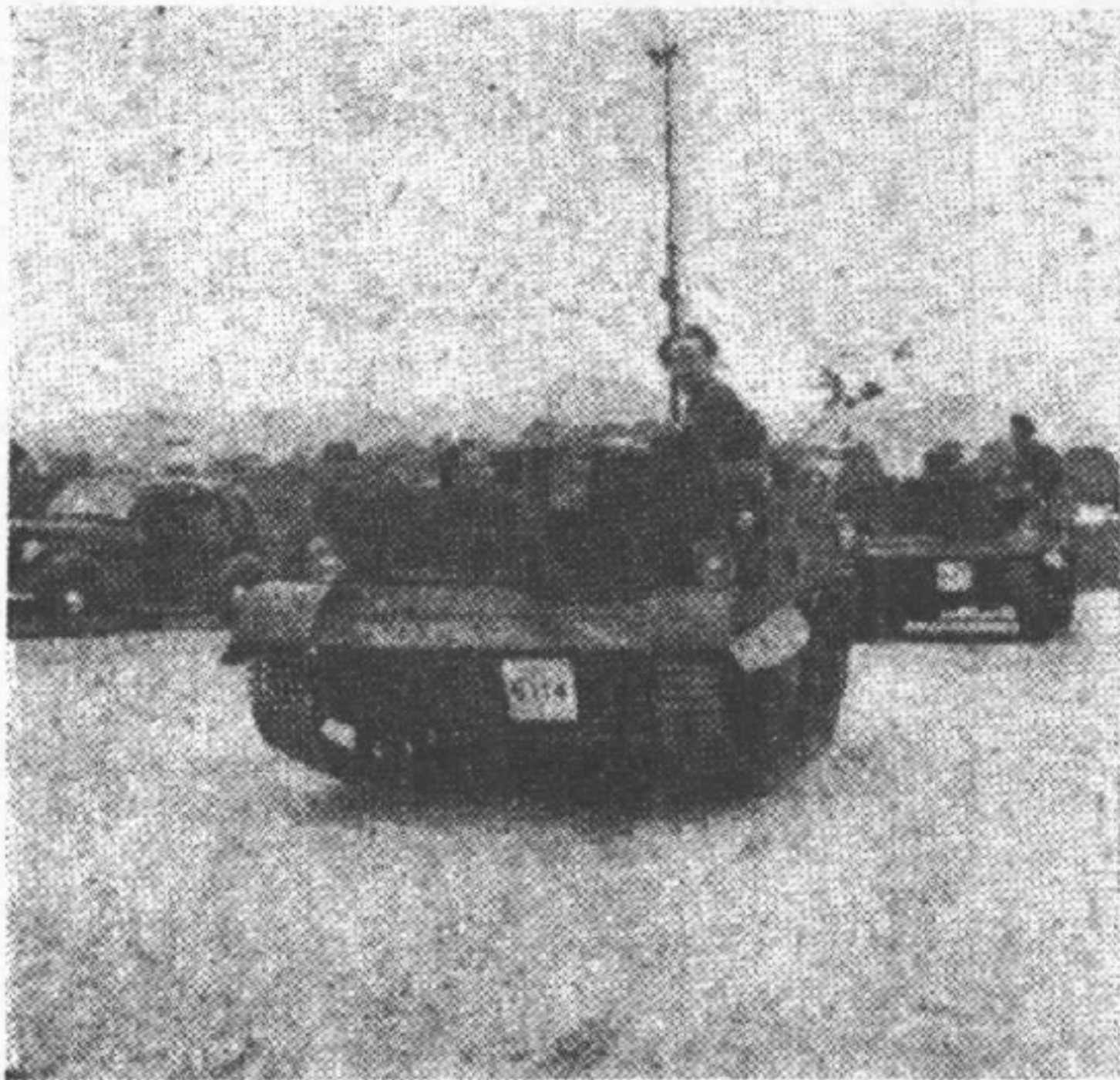
這是香港淪陷前兩年，在當時的《中華》畫報第78期（1939年6月號）上一篇分析香港戰略地位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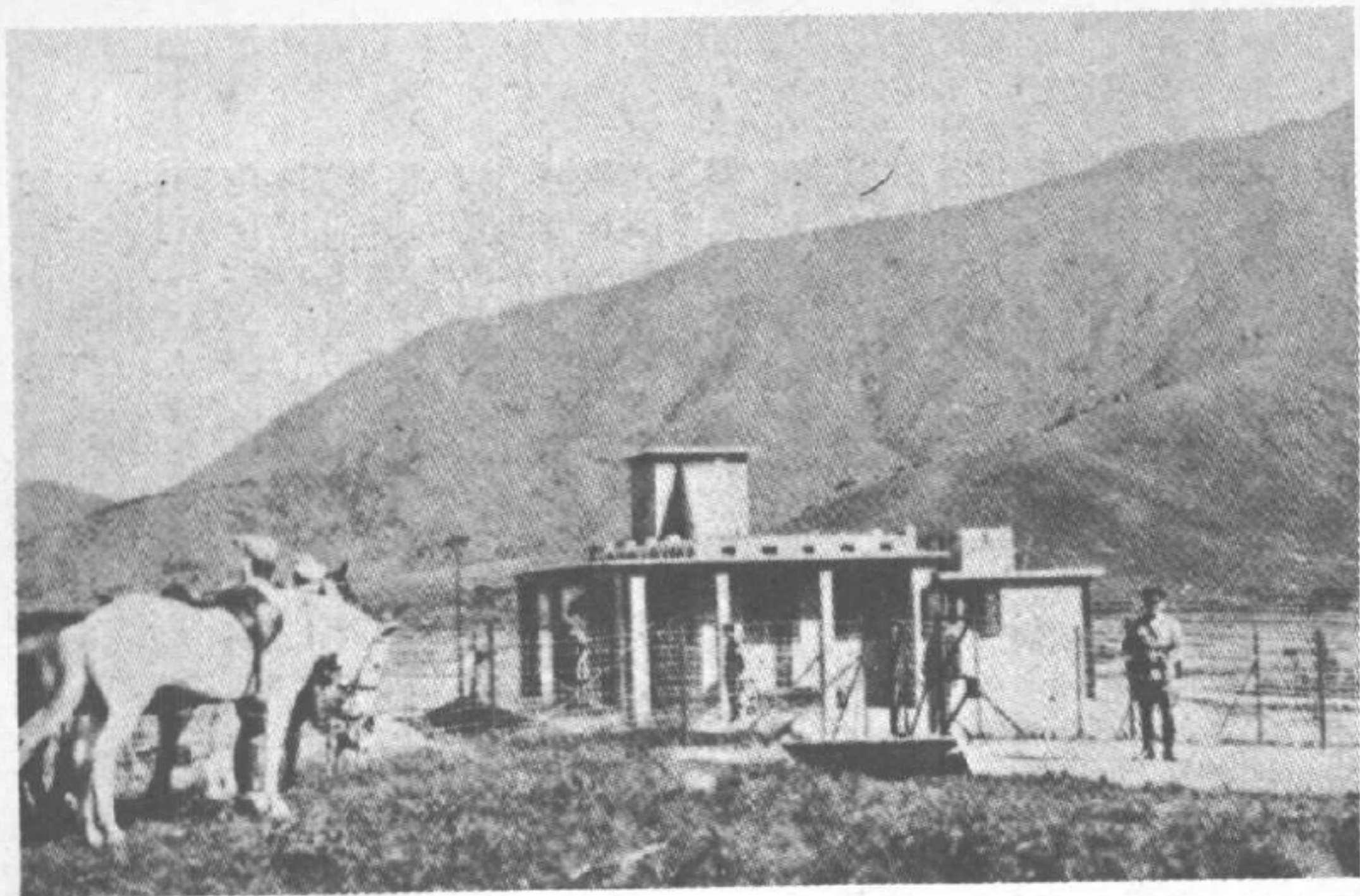
1939年初，香港義勇軍在新界粉嶺接受炮擊訓練時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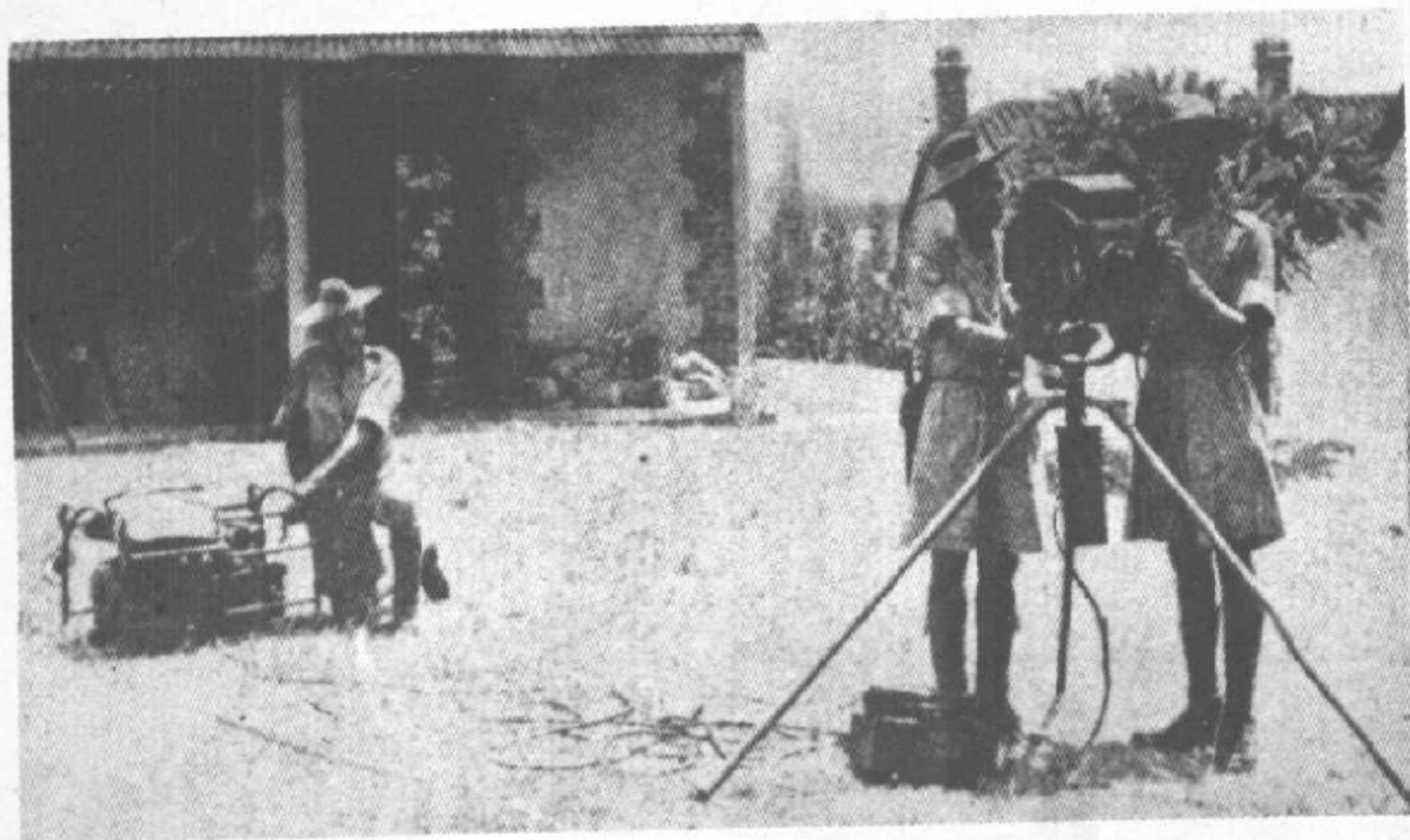
義勇軍進行機槍射擊練習（1938年5月）。



義勇軍所擁有的裝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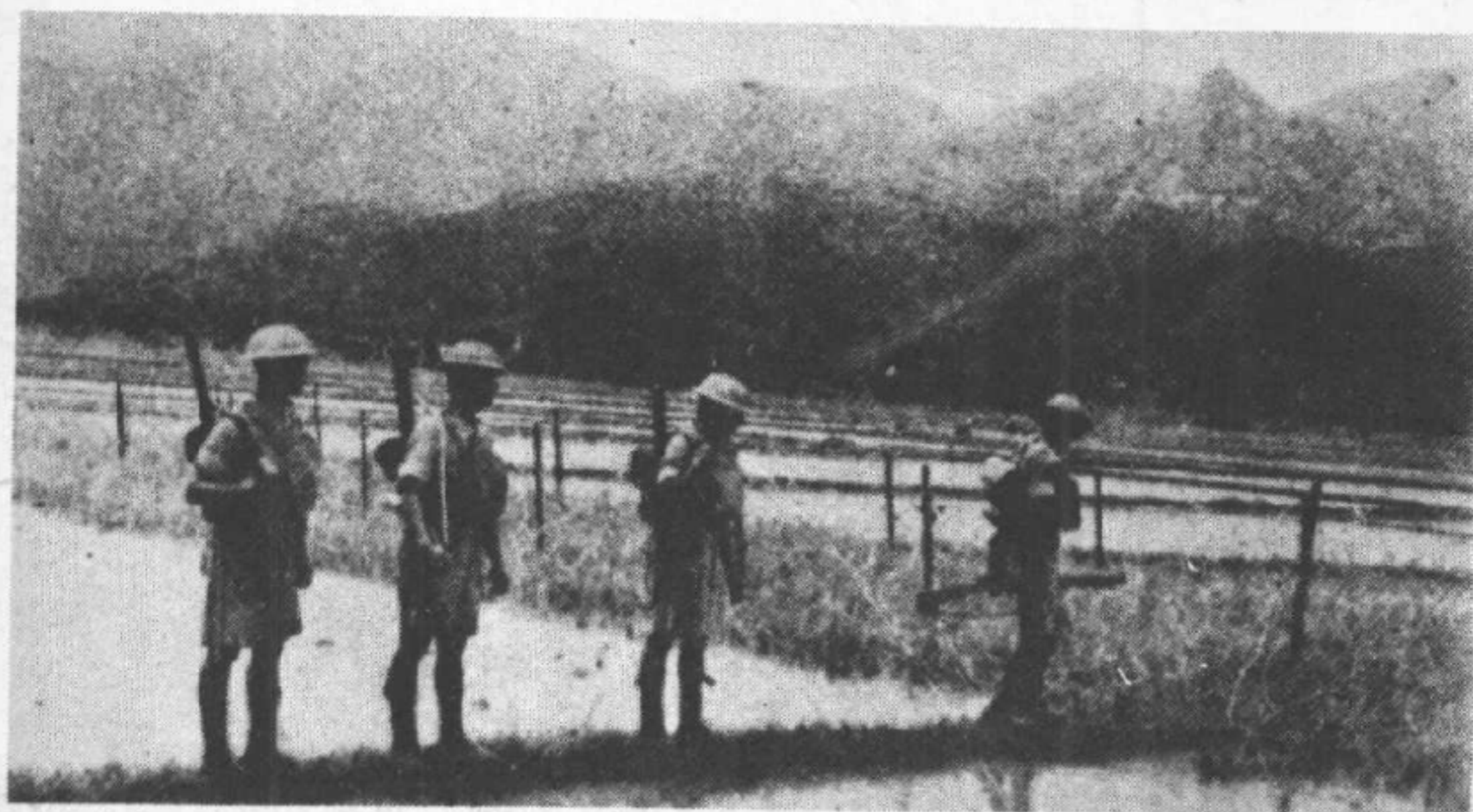
擔當香港防衛任務的印籍軍人。上為騎兵隊；下為吉普車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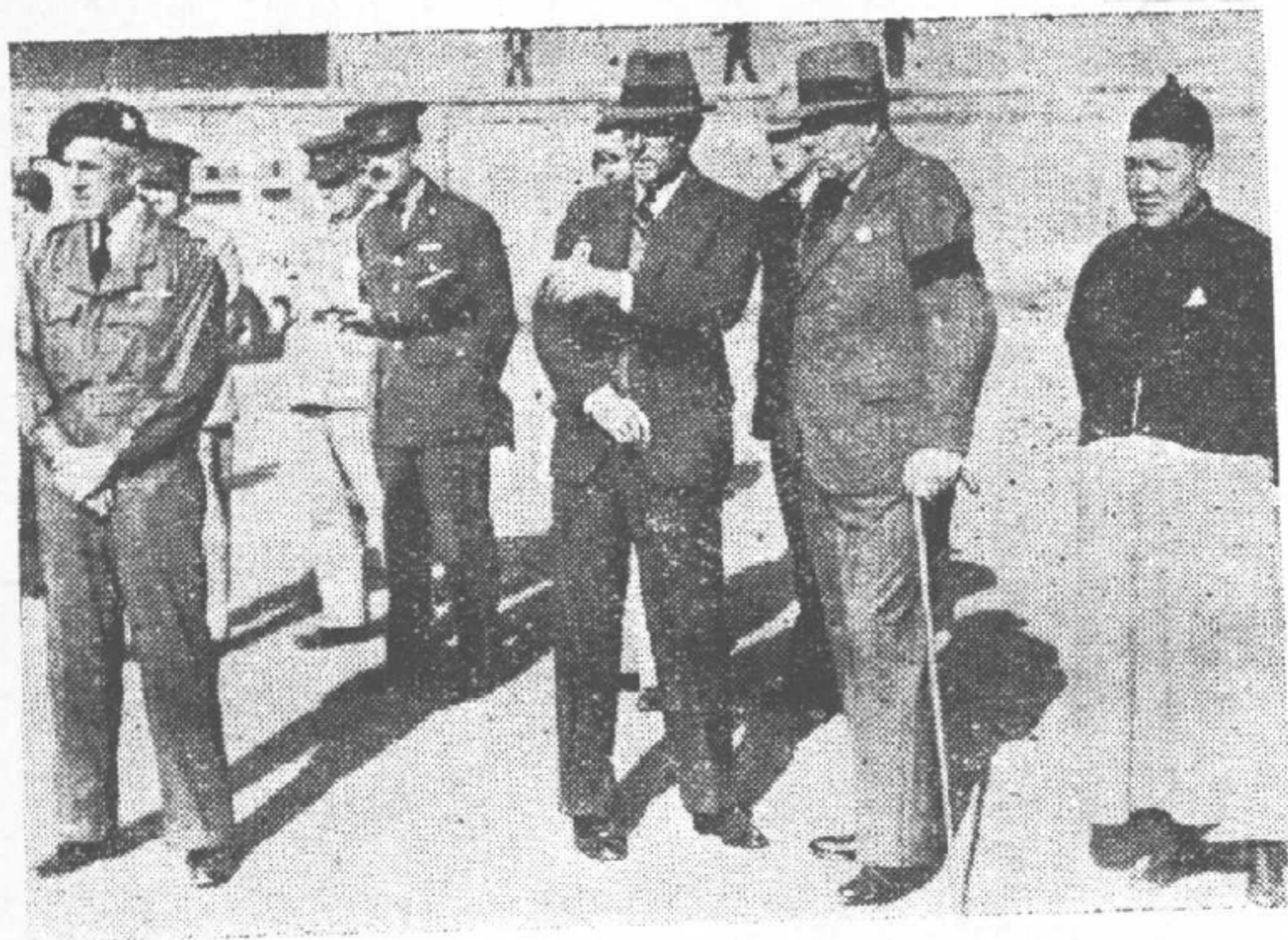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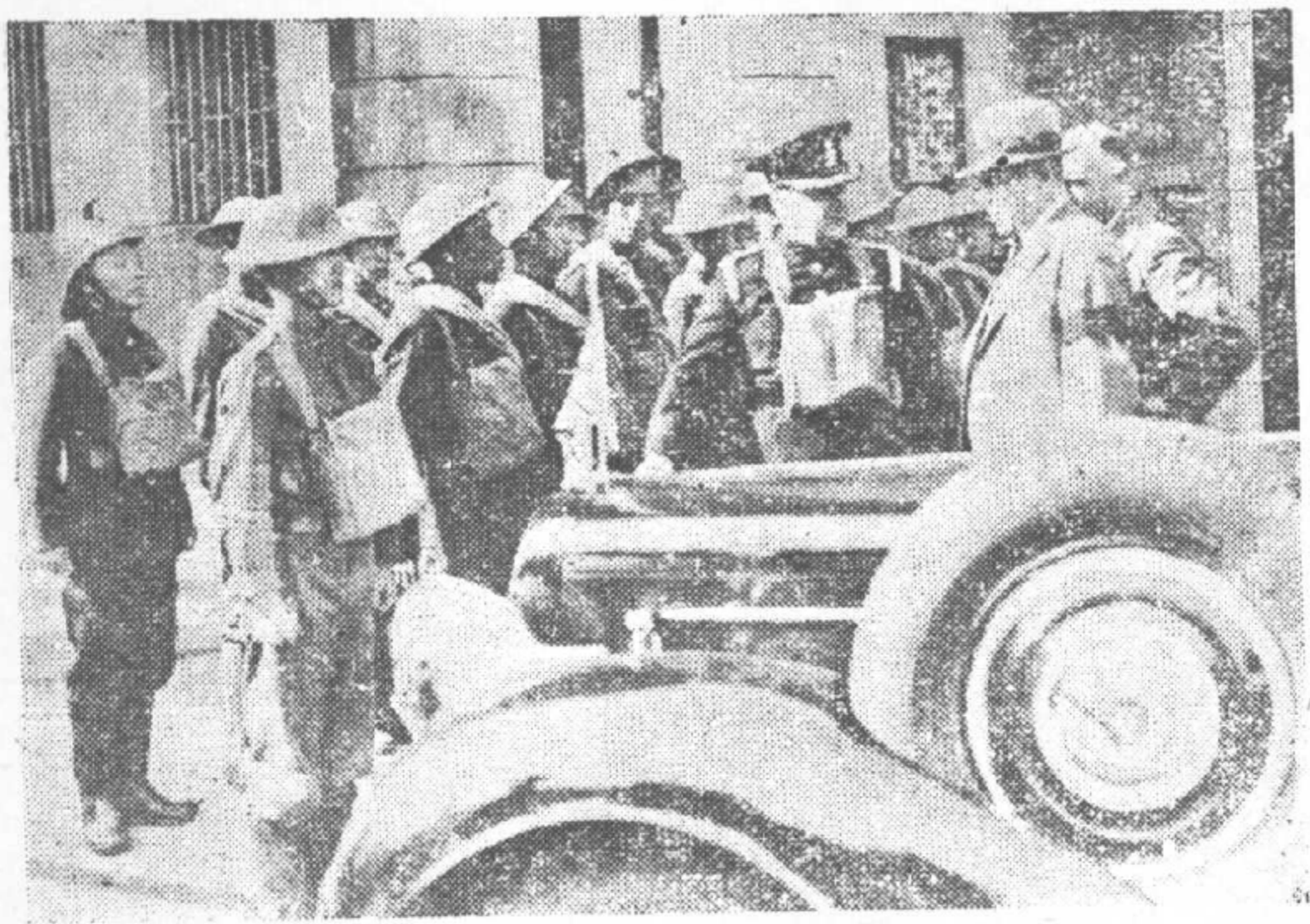
港軍的探照燈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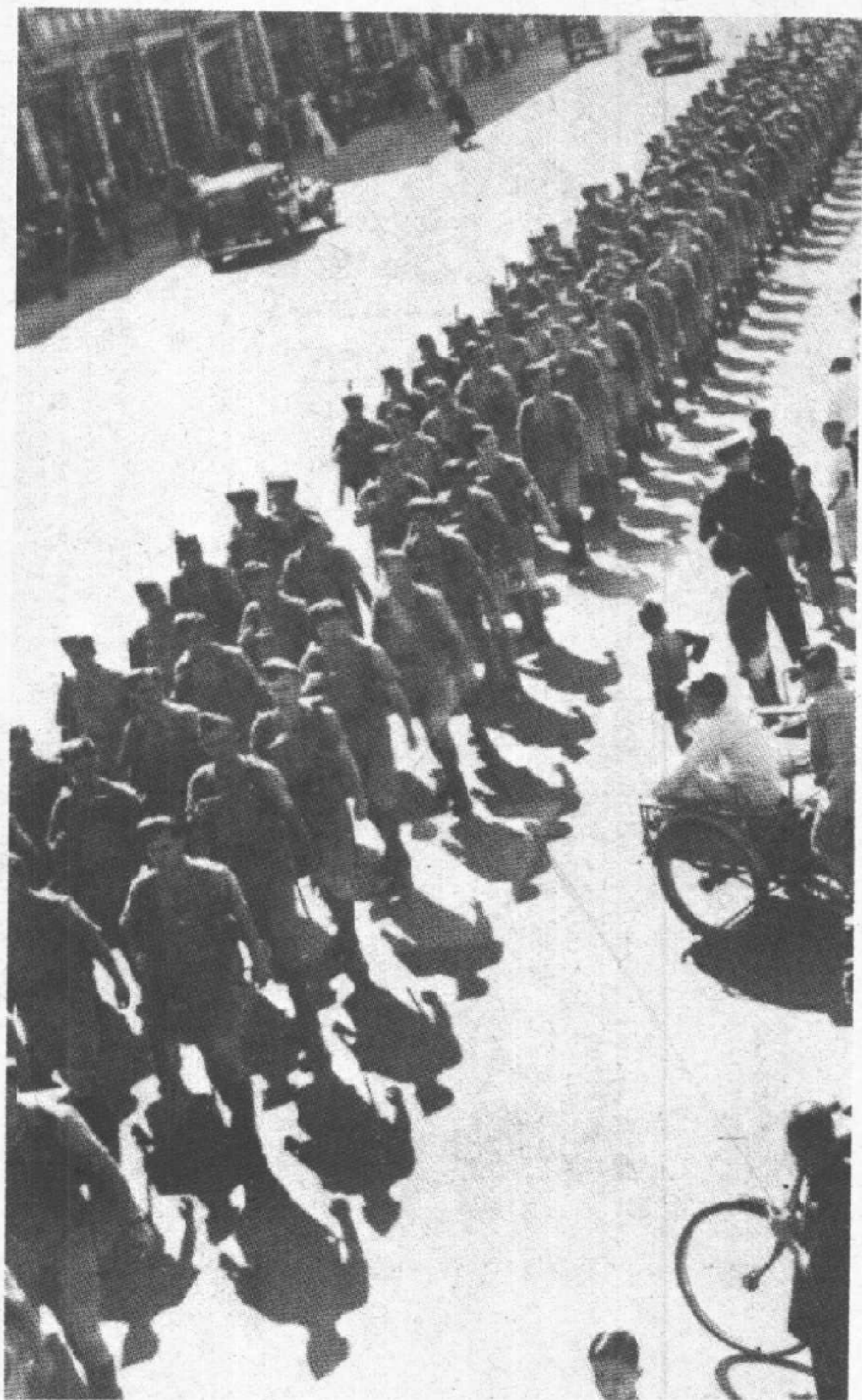
在赤柱駐守的英軍蘇格蘭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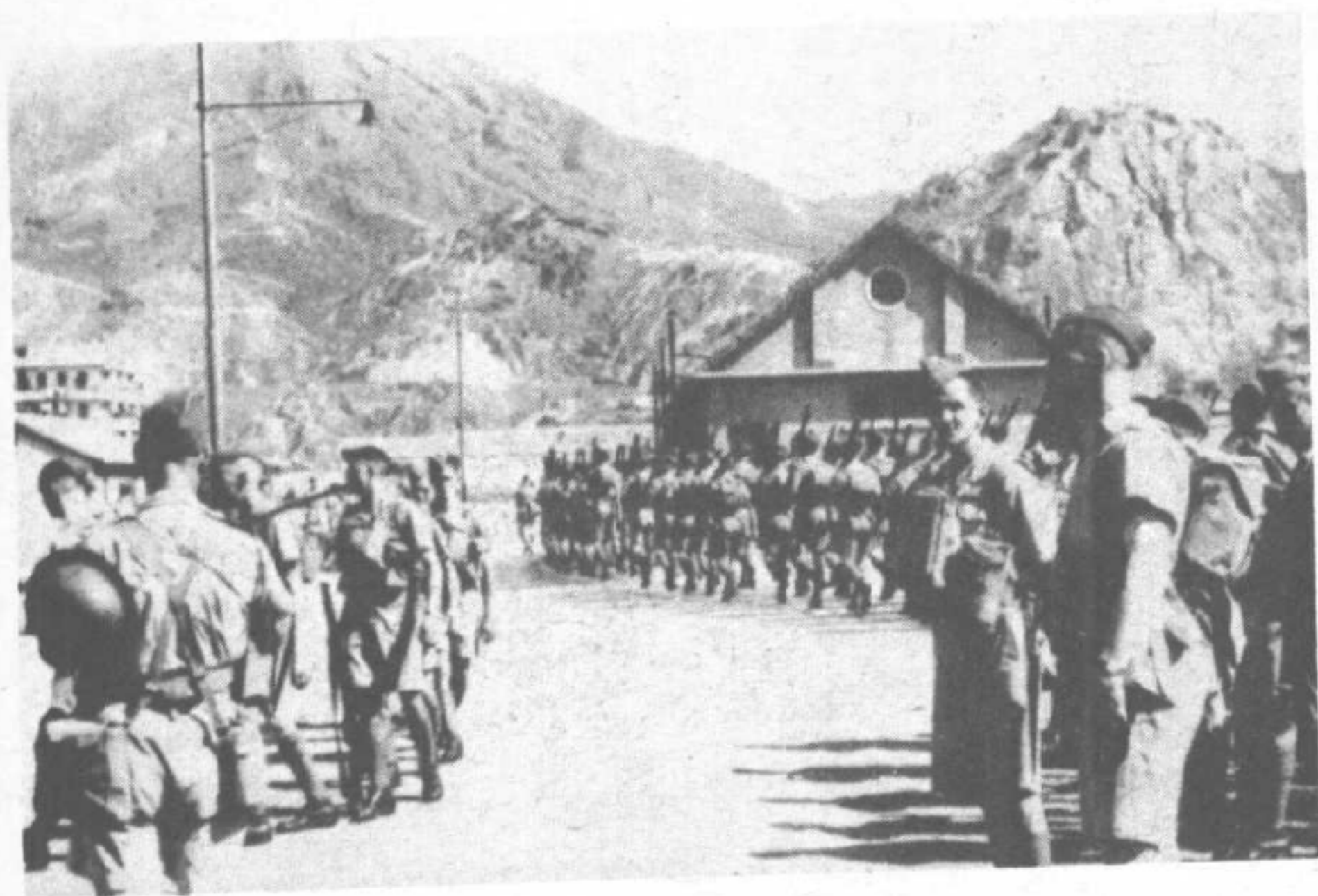
在新界邊防巡邏的英軍小隊。那時，日本侵略軍正在北面虎視眈眈。



1940年1月，港軍在九龍油麻地進行防空大演習。
（上圖）：羅富國蒞場視察；（下圖）：港督羅富國（持
手杖者）與各高級軍員。



1941年11月16日兩營加拿大兵團到達香港，加強駐防，防備日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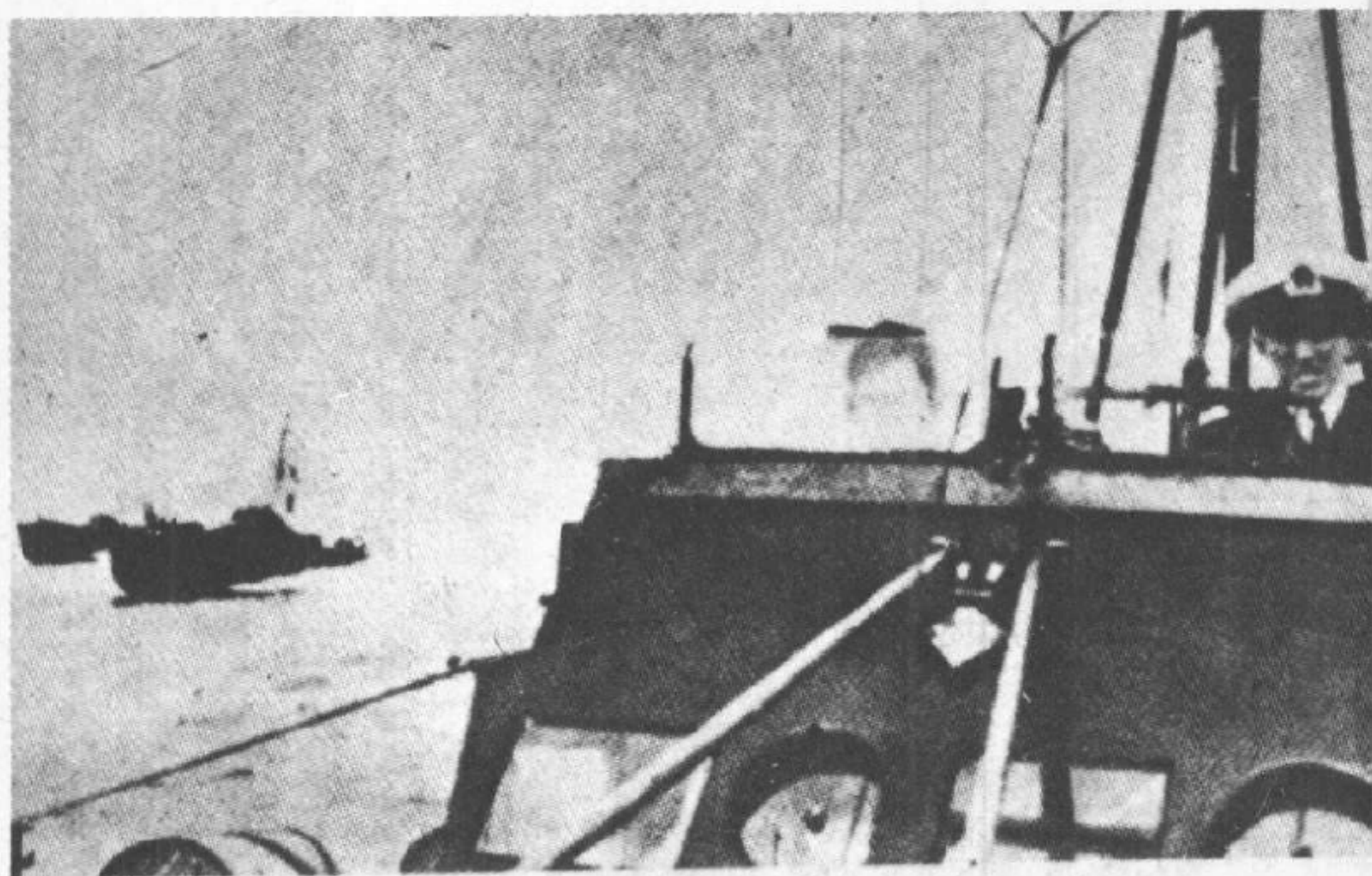
加軍抵達香港後，在碼頭集隊，等候編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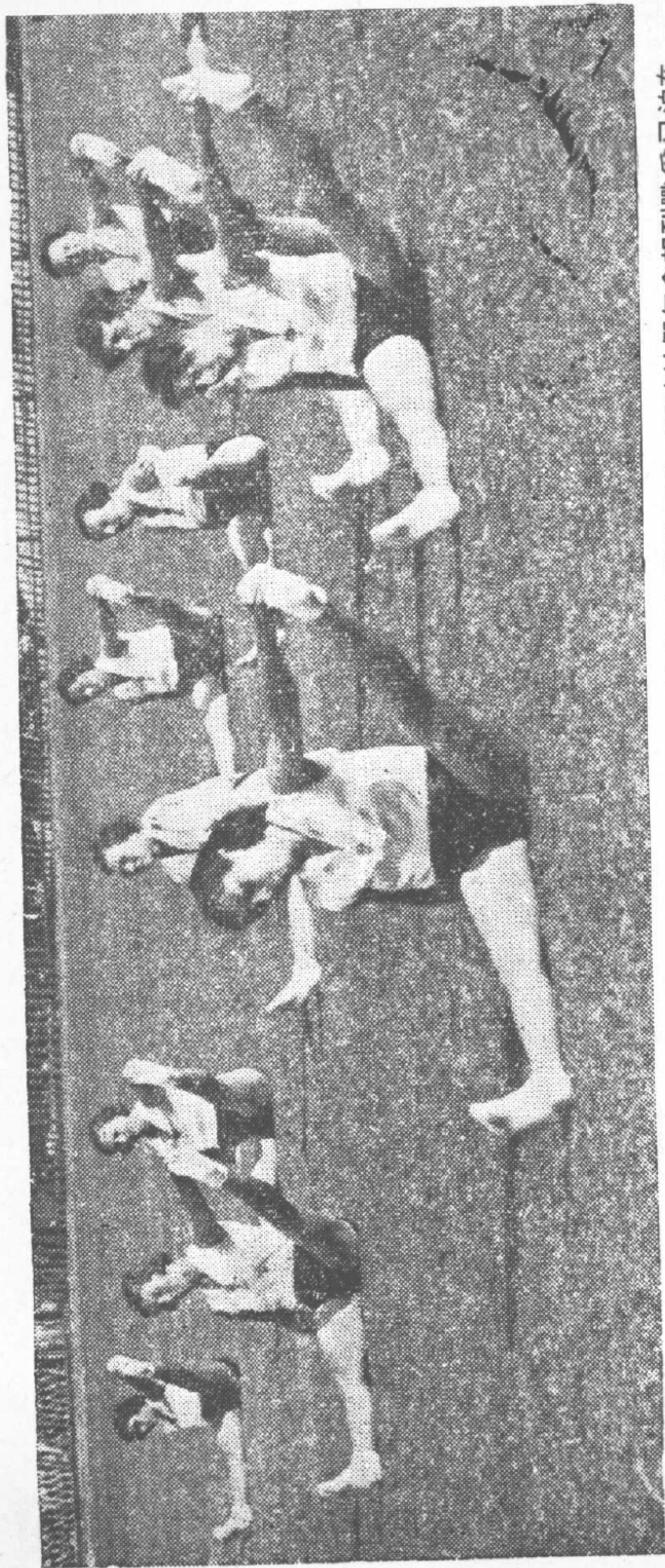
加軍在邊界探測日軍的踪影。



港軍的一門防空大炮。



港軍的機動魚雷艇在香港水域巡弋。



圖為香港婦女健美協會的成員在加路連山球場進行健美表演時的情形。那時她們怎會想到戰爭已迫在眉睫呢？（攝於1940年1月）

淪陷前夕港軍的 防衛工作

葉德偉

香港的戰略地位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會議舉行時，直布羅陀只有四門高射砲，香港抵抗敵人攻擊的配備，雖不像直布羅陀一樣的可憐，但這個不列顛帝國的島嶼前哨，對於防禦工事也是落伍的。幸好，在日軍尚未進侵香港以前，防禦工作已大大增強。

此時日本早已佔有了鄰近的廣州，並且用軍隊在海南島登陸，那時橫在香港到新加坡海軍根據地的海道中的，不列顛的海軍軍官，並不隱藏着他們的不安；在香港的不列顛軍隊，官兵約有一萬五千之譜，天天在石質的山邊開着新的孔道，安置着三合土作成的砲位；開掘着新的，洞穴似的防空壕和軍火貯藏室。

香港本身是個山似的，石質的島嶼。長約十二英里，闊約六英里。對於空間的襲擊，特別易受損害，因為水的供給，是由山間的貯水池來的；如果有幾個炸彈，直接擊中在攔塞水流的堤堰上，那貯藏着的水

流會從山上衝向海去，而香港可在三四天內為渴所征服。所以，急速的準備，去加強着那殖民地的空軍威力，這種準備，不獨在開闢新的飛機場，並且調來了一艘不列顛的航空母艦，而在一九三九年仲夏之前，還會有這樣的兩艘，從新加坡方面開來。

在一個斜峭的山邊，早已開掘了一個巨大的地下飛機庫，而在一九三九年的初頭，工作還在進行着，以便及早完成另外兩個這樣的避匿所，去停駐不列顛的飛機。在一大半三合土築成的砲位裏，雖然還缺少着毀滅敵人所必需的槍砲，但是獲得配備，却已起了一個好的開頭，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末尾，日本佔領廣州不久的時候，英國當局扣留了一船重要的高射砲，那是中國政府所預定的。

自從日本在中國大陸上登岸後，香港的防禦越發困難了，因為除了香港島外，不列顛現在還須防衛九龍——用九十九年的契約，向中國獲得的租借地。九龍是在大陸上的，那間隔着的海峽還不足一里寬闊。日本軍隊把佔着那租借地周圍和廣州近邊的土地。

但真是奇怪得很，在一九三九年初期，日本沒有得着這個疆界作實際的軍事佔領，只佔着那炸毀和破裂的廣九路，散着崗位。其餘的地方，滿佈着中國的游擊隊和土匪。經過那些游擊區，香港重又販賣貨物到中國的土地上，而蔬菜和牲畜，也由這些地方運往香港。然而從沒有企圖越過邊境，把軍火或別種軍需品接濟中國的事情。

香港大陸的邊疆，穿過一個多山的曠野。在那疆域的周圍，許多機關槍，高射砲和探照燈的位置，加緊的築造着，而鐵絲刺的障礙物隨處都有，預備放在平原和山谷出入的地方。

至於香港島本身，兩行堅強的鐵絲刺障礙物，已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初完成，預備放置在幾條公路上，那是通着突出在島外的幾個平坦的小半島的。那島上不能防守的部份，顯然準備立刻放棄，於是阻塞了一切的公路，用機關槍的火力，掃射着登陸的地方。

照外國軍事家和海軍觀察家的意見，這些警戒只是在抵抗任何突然的襲擊，直到不列顛的艦隊能從新加坡遣送援軍來的時候。香港的空軍，顯然同樣依賴着新加坡的援助。飛機從新加坡的根據地起飛，能在十二小時內到達香港，而重要的空軍援助隊，能從緬甸和印度立即相繼飛來。

在日軍的眼中，香港真是一顆他們早想除掉的眼中釘。這是由於香港在中日戰爭中擔當了供應中國軍隊物資的重要角色（戰時，約75%的中國物資都是經廣九鐵路運上廣東的）。此外，日軍亦甚恐懼盟軍將香港變為亞洲的海軍基地，因為這對於他們侵佔亞洲的計劃會構成重大的威脅。故此，早在中、日開戰後不久，日軍便經常轟炸珠江及深圳一帶，並於取得廣州之後，封鎖所有河流和鐵路，以求削弱中國的作戰能力。

英國的態度

不過，在英國的眼中，香港的地位則並非如此重要。1938年4月，「英國皇家防衛委員會」就建議將香港的防衛力量削減一半。由於英國國會議員都認為星加坡的戰略地位比較重要，故撥款二千萬鎊以充實星加坡港及檳榔炮台。英國首相邱吉爾也曾表示要將香港的防衛力量削減至一個「適當的程度。」因此，自1937年中日戰事開始以來，英國一直未有關注到香

港的防衛問題，不過基於放棄香港便等於失去遠東的領導地位，故在1941年底日軍逐漸迫近港境時，英國才下令調駐兩營加拿大步兵防衛香港，可惜，這些新兵所起的作用並不大，加上欠缺應變準備，所以敗象早就呈現出來了。

香港的防衛情況

由於1922年「華盛頓條款」中規定英國不能在子午線110°的太平洋範圍內部署軍事設施，使香港政府在防衛日本方面更欠缺全面和有系統的計劃，防衛工作一直停滯不前。直至1931年，因日軍鯨吞中國東北，英、美在華的利益均受到嚴重威脅；英國才在1933年召開了「倫敦海軍會議」，通過廢棄華盛頓條款的規限。自此，香港開始積極進行防衛工作。

1939年三月，港府通過了一項登記法，規定凡在18至55歲之間的外籍人士，一律都要進行登記。同年7月28日，港府又通過了一條「戰鬥人員義務法令」。指定凡於三月登記的外籍人士均須入伍，接受訓練和擔任義務工作。當時，已登記的人士大致可編配入三類不同的工作：

- (1) 凡年齡在18至41歲之間(按：1940年5月延長至46歲)體健而無任何嚴重疾病者，被編配入「香港義勇軍」或「香港皇家海軍」部隊；
- (2) 不適合第一類要求的人士，則只給予軍事訓練；若沒有上司書面上的推薦，將不會獲准加入作戰部隊；
- (3) 其餘的則被編入非作戰的服務隊伍，如醫療服務隊(按：須經考試合格方可入伍)，特別保安隊



從軍事上觀察香港

方秋葦

一 太平洋不設防與香港

英國海相霍爾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中講到大不列顛帝國時，曾經說過：「我們是一個帝國，一個海洋國，而不是一個大陸國家。」正因為不列顛是個海洋國，所以海洋線便成為它底生命線。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太平洋都有英國的屬地，英國從這些屬地獲取她所需要的原料，如小麥、煤油、棉花、鐵和橡皮。英國為要確保她立國的生命線，一方面對於這些屬地需要維持滿意的政治關係，他方面並需要維持通達各處的航線以及必須保持着海洋線的控制權。

從倫敦經過直布羅陀 (Gibraltar)、瑪爾太 (Malta)、蘇彝士運河 (Suez Canal)、亞丁 (Aden)、哥倫布 (Colombo) 而到新加坡，這樣構成了英帝國生命線的重要連鎖。由新加坡踏入太平洋，在遠東的中國也有着英國的重大「利益關係。」為了這樣，香港便作為了英國控制中國的階梯。前任香港總督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 曾經這

樣說過：「香港在中國地圖上不過是一個小點，然而，因為它的巨大海洋貿易它卻是世界上極重要的地方。並且它在商業上的偉大，又是建立在最安全和最牢固的基礎上，因為天然已賦予香港以無可估價的海港。」（見香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1, 1936, p. 16）也正因為香港是世界上極重要的地方，故而它能夠長成了英帝國在華的一切利益，它能夠成為英帝國在太平洋海軍的支點，而牢固安全。

但是，金文泰爵士所誇耀的和平而美麗的香港，已被時代洪濤的衝擊，而陷於怔忡狀態中了。它現在已經被東方的日本選作奠定南進基礎以包圍中國，進而截斷中英關係的鎖的。無論英國紳士政治家們如何懷念着英日妥協的幻想，企圖用「和平維持」的方法來挽回太平洋時代威脅的逆流，但她們的海軍人員和殖民地統治當局早已認識日本是她們遠東海上的假想敵。一九三三年以來，英國海軍界要求增強遠東軍力的呼聲，時有所聞；她們認為要保障澳洲、新西蘭、香港該

1937年，刊登在《東方雜誌》的一篇名為《從軍事上觀察香港》的文章。

等。

此法令實施後，香港便正式成爲英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實行徵兵制的殖民地，而香港的防衛工作也算是正式展開。

1941年11月16日，兩營加拿大軍——「溫尼伯·格林那定羣島兵團」(Winnipeg Grenadiers)和「加拿大皇家來福槍團」(Royal Rifles of Canada)被奉調到香港駐防。這支爲數約二千人的軍隊雖增加了香港陸軍的實力，但由於他們大多是新兵，既缺乏嚴格的作戰訓練，對香港的認識亦甚膚淺，因而所起的作用並不大。

除了兩營加軍以外，一班年齡超過55歲的外籍人士，亦組織成一支援衛單位，以其第一任指揮官退伍軍人休斯(Hughes)的名字，起名爲「休斯兵團」(Hughesiliers)。另外，一千名葡萄牙人和450名華人亦自願入伍，令香港戰前的總兵力達14萬五千人；其中英印部隊11,000人、加拿大兵團作戰員1915人和香港義勇軍1387人。

至於海軍方面，戰前香港共有驅逐艦一艘、魚雷快艇八艘、炮艇四艘和武裝巡邏艇多艘，由哥連臣海軍准將(Commodore Collinson)指揮。另外，在香港沿岸的赤柱、舂坎角、白沙灣、大浪灣等地共設置了29門大砲，對防衛港海無疑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還有，香港擁有一支由三架魚雷轟炸機和兩架水陸兩用戰鬥機所組成的英國皇家空軍中隊，由蘇利雲空軍上校(Sullivan)指揮。但由於沒有雷達系統的設備，故空防力量甚爲薄弱，加以五機都屬過時，殘破不堪，故作戰能力頗弱。況且，駐防在南海的兩艘英國皇家海軍旗艦——威爾斯王子號(HMS Prince of Wales)和却敵號(HMS Repulse)在開戰後不

久（十二月10日早上）即為日軍所擊沉，故使香港的海防力量幾成真空。

相反，日軍的兵力卻遠超港軍。日本皇軍第36縱隊約23,228人成爲了攻港的主力，另外，荒木(Araki)少佐的作戰單位六千人及砲兵5892人爲輔助，令日軍攻港的總兵力達315,000人以上。其次，他們配備有作戰機1300架、運輸車2300部、登陸艇500艘，故作戰力頗強。何況日軍都受過嚴格的訓練。

此外，由於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間諜容易滲入活動，故日軍在行動以前已充分掌握了香港軍事實力的詳細資料，甚至連炮台位置也瞭如指掌。無怪乎日軍越過邊界以後，即能迅速推進，如入無人之境，並能在短短的十數天內瓦解港軍的力量了。

戰爭前夕的備戰措施

自中、日開戰以後，香港政府即已密切注視大陸上的戰爭情況，並施行一系列的備戰措施。當時的港督羅富國曾建議將香港列爲「中立市」(Open City)，撤退所有防衛；但邱吉爾認爲「香港雖不能堅守，但一定要保衛」。因此，香港自三八年初開始即施行一系列系的緊急措施，以應付戰爭一旦發生時所遭遇的種種難題。

1938年九月，港府通過了一項「緊急條例」，宣佈香港對中日的糾紛保持中立態度，並不准許港商維修和供應食物給中日船隻。另外，條例又給予港府控制所有碼頭、輪船、飛機以及運輸工具的權力。而警察則有權對離境的非僱員進行盤問，並可以禁止一些懷疑是煽動的組織、隊伍舉行集會，同時有權查封報

章、海報及小冊子。此外，出口的黃金、抵押品、外匯和銀行鈔票都要向政府申令許可証，至於被發現藏有私貨或違禁品則將被重罰。

到了1939年十一月，由於大量日軍在邊境集結，港府遂加強各政府部的職權，以求更有效地進行一切備戰措施。範圍大致如下：

現有職位	加添職權
(1)中國事務秘書	情報組主任
(2)財政秘書	貯備主任
(3)警務處長	陸上交通主管及保安總主任
(4)海港主管	水上交通主任
(5)工務司	屋舍供應主任
(6)出入口主管	貿易主管
(7)市政局主席	食物主管
(8)御用大律師	撤退主管
(9)陸軍司令	防衛主管
(10)廣九鐵路經理	戰時物資供應主管
(11)教育司、港大副校長	檢查主任（按：1940年檢查機構成爲獨立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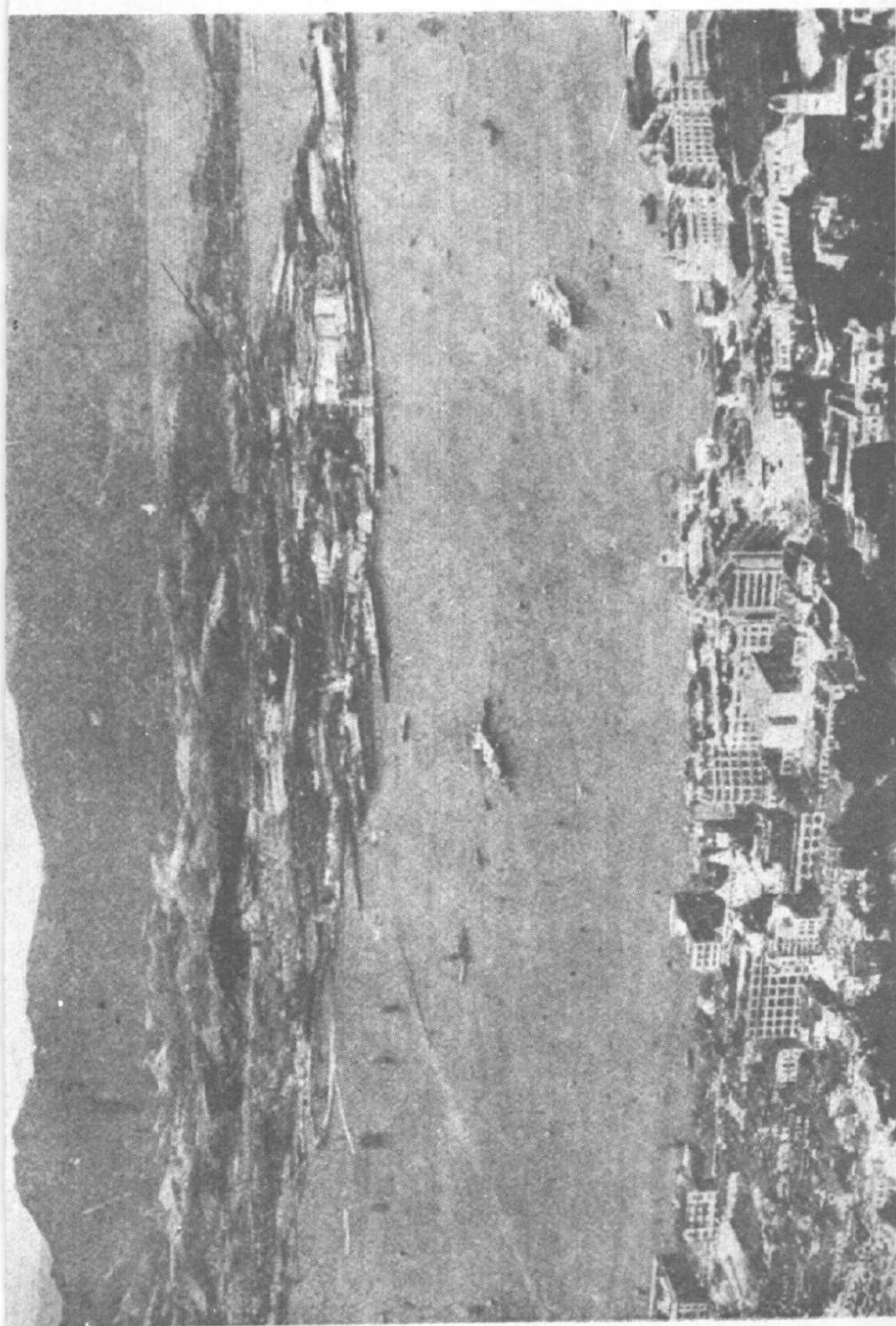
總計至1939年十一月間，只有防空部隊是新成立的政府部門。

到了1941年八月至十一月間，一系列的輔助部隊亦紛紛成立，包括消防、運輸、醫療、農林保護、勞工、供應、公共事務、拯救、消毒、交通等。這對於加強香港應急能力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戰前的
香港社會

山俯瞰港九，可看到遼闊的維多利亞港。

淪陷前夕，香港已經是華南地區和中外運輸之要道。從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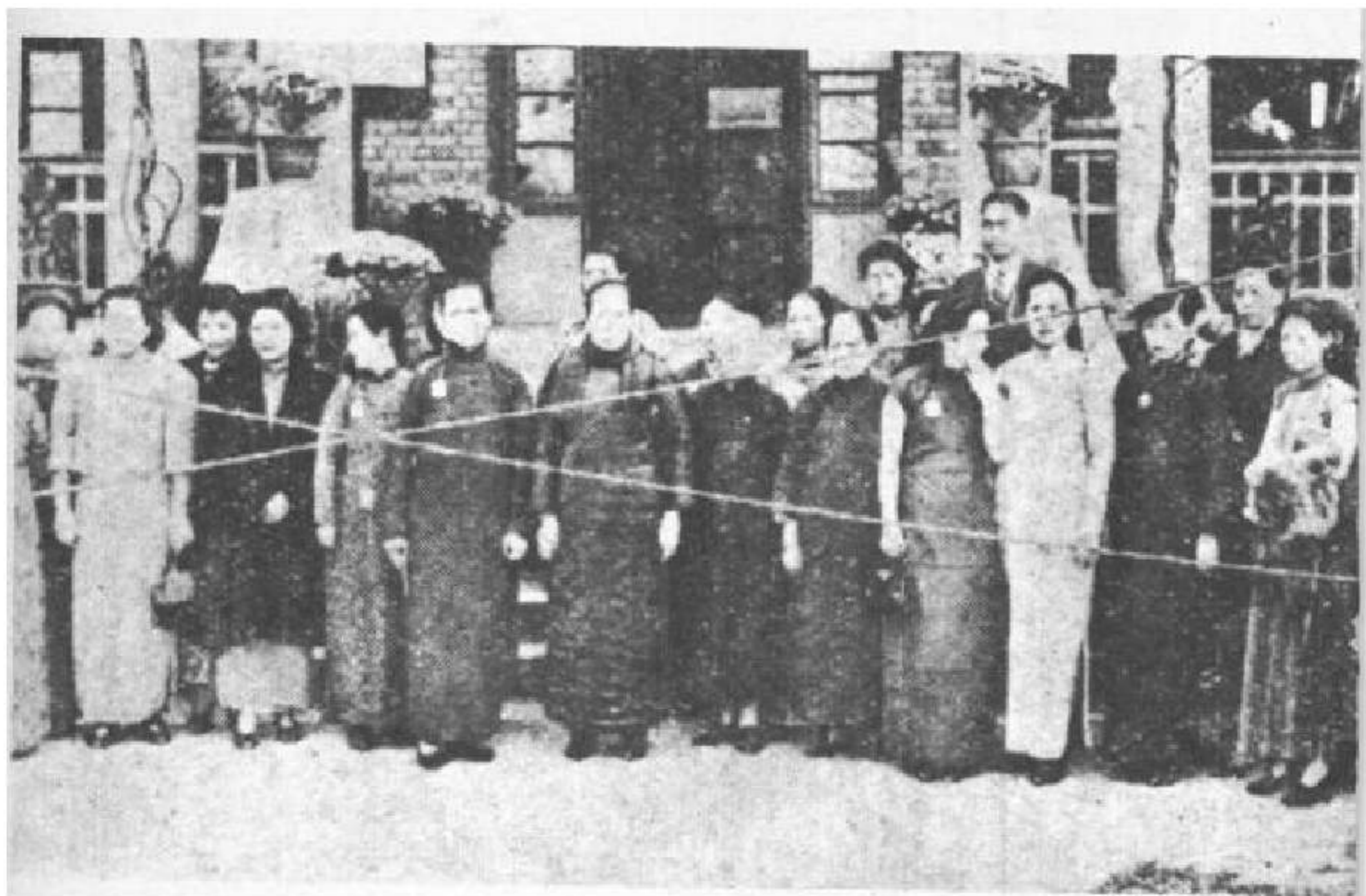
問難童時的情形。

廣州組織「保衛中國同盟」，推展抗日運動。圖為她在廣州慰
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宋慶齡女士曾在香港和





宋慶齡與「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在香港西摩道21號總部門前合影。從右至左：廖承志、諾曼·弗朗斯（司庫）、塞爾溫·克拉克夫人（英文秘書）、宋慶齡、廖夢醒（中文秘書）、劉文釗（會計）、愛潑斯坦（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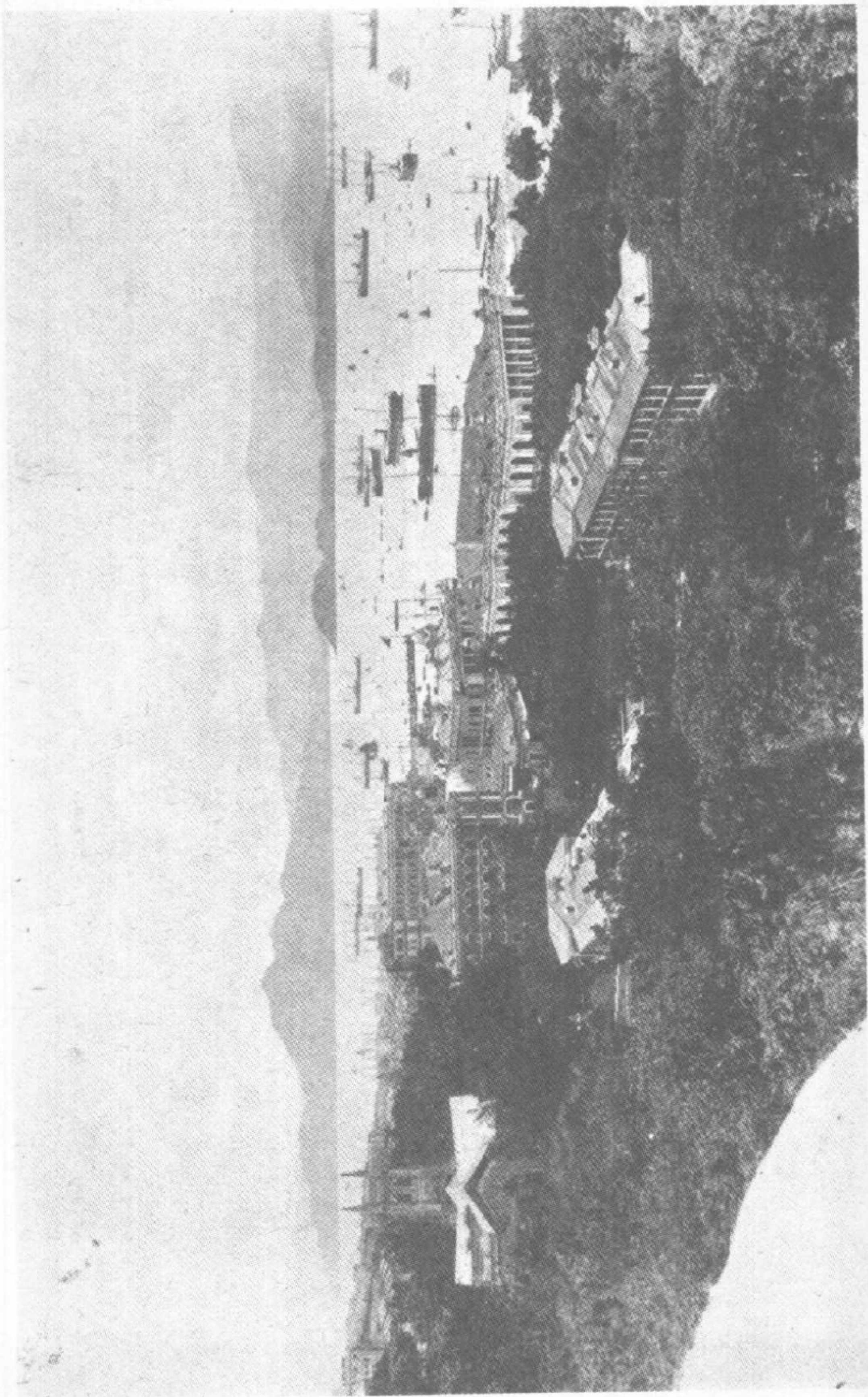


抗戰期間，宋慶齡女士等在香港發動人們支持抗日。這是1939年12月16日由婦女慰勞會主辦的賣物會。何寶芳（伍朝樞夫人）、陳淑子（胡漢民夫人）都出席了揭幕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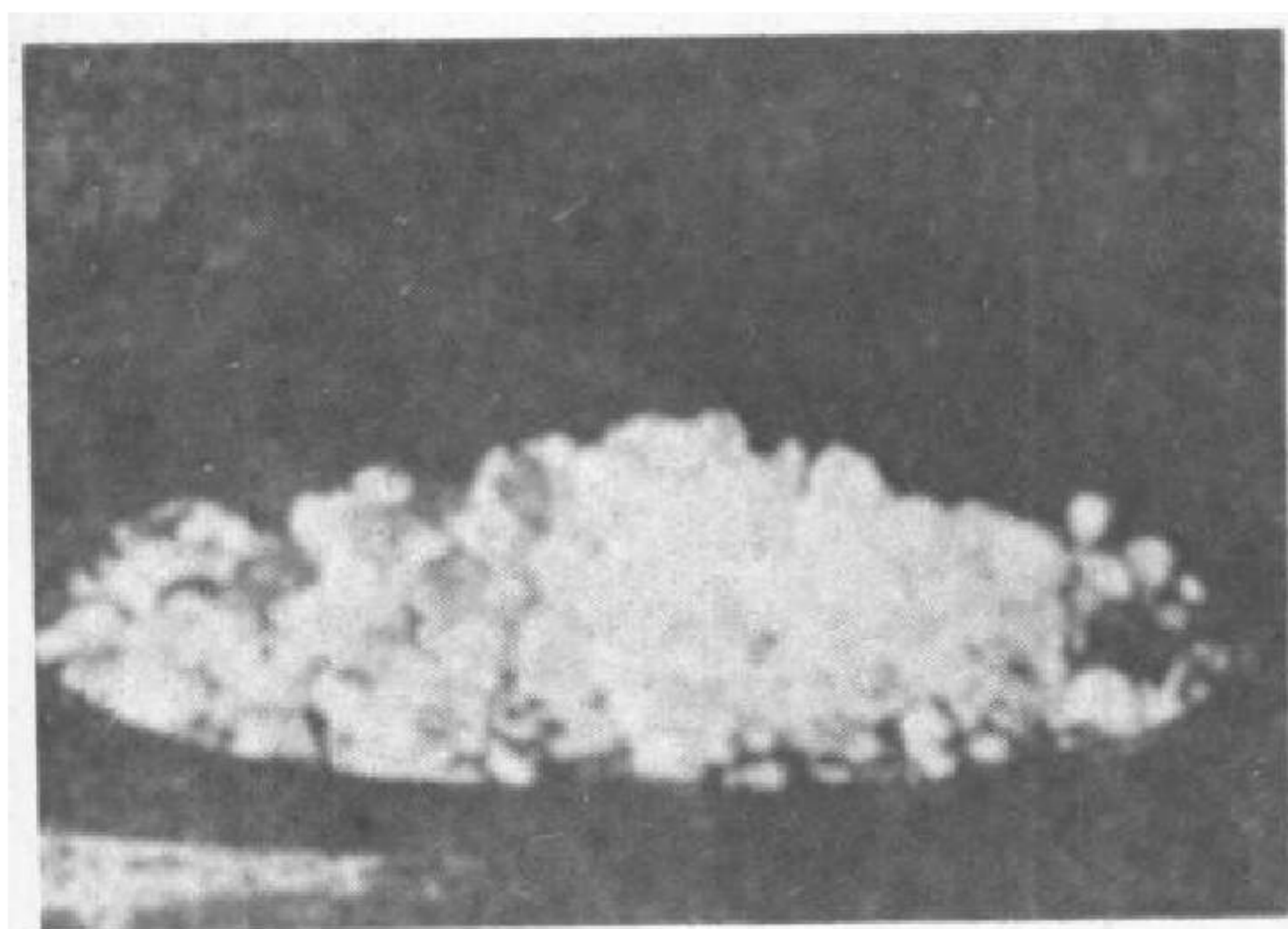
大戰前夕，跑馬場盛況依然。（1940年2月）

戰前，香港維多利亞海峽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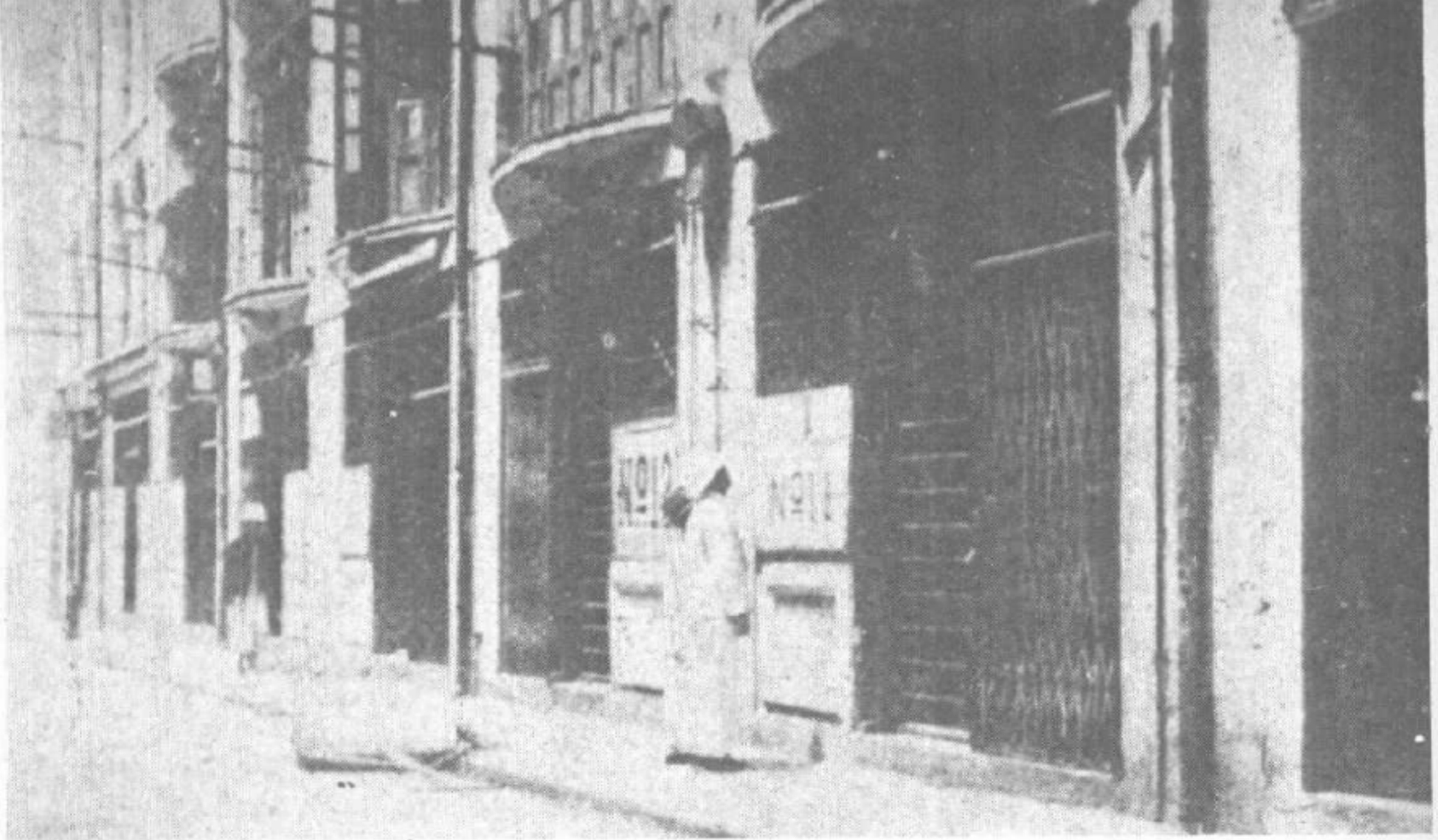




由「華僑教育會香港分會」及「九龍教育會」聯合主辦的第六屆紀念兒童節大會在港島皇后戲院開幕時的情況。(1940年4月)



1940年3月4日清晨，香港天色驟變，旋降冰雹，為55年來所僅見的異象，迷信的人說：這預示着香港將有不祥之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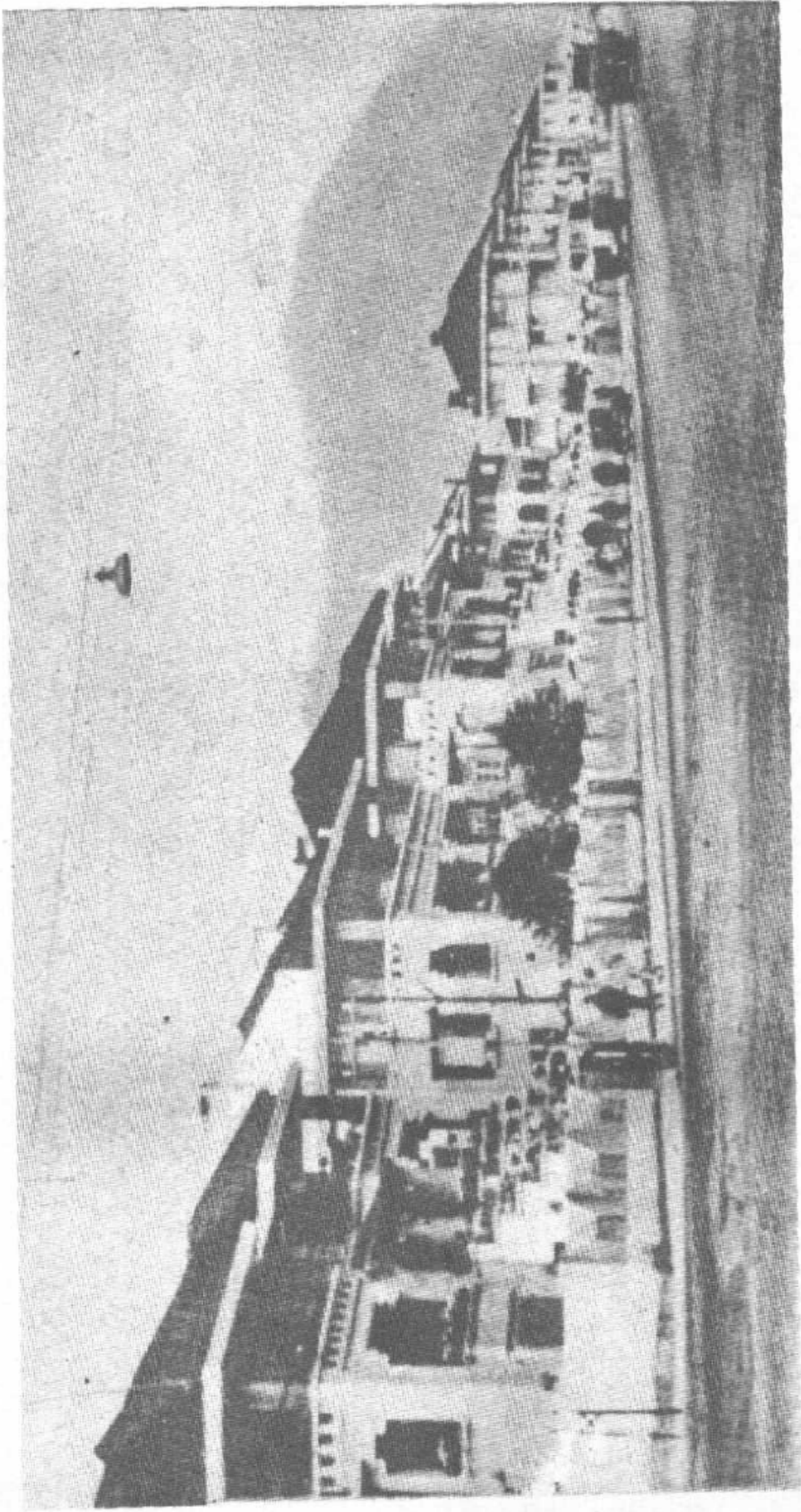
1932年9月以後，港府嚴禁娼妓活動，各妓院均被
迫關門。



戰前，香港各慈善團體時有舉辦籌款活動。圖為一
個在公立育嬰院長大的兒童，在街頭替人擦鞋，替院方
籌務經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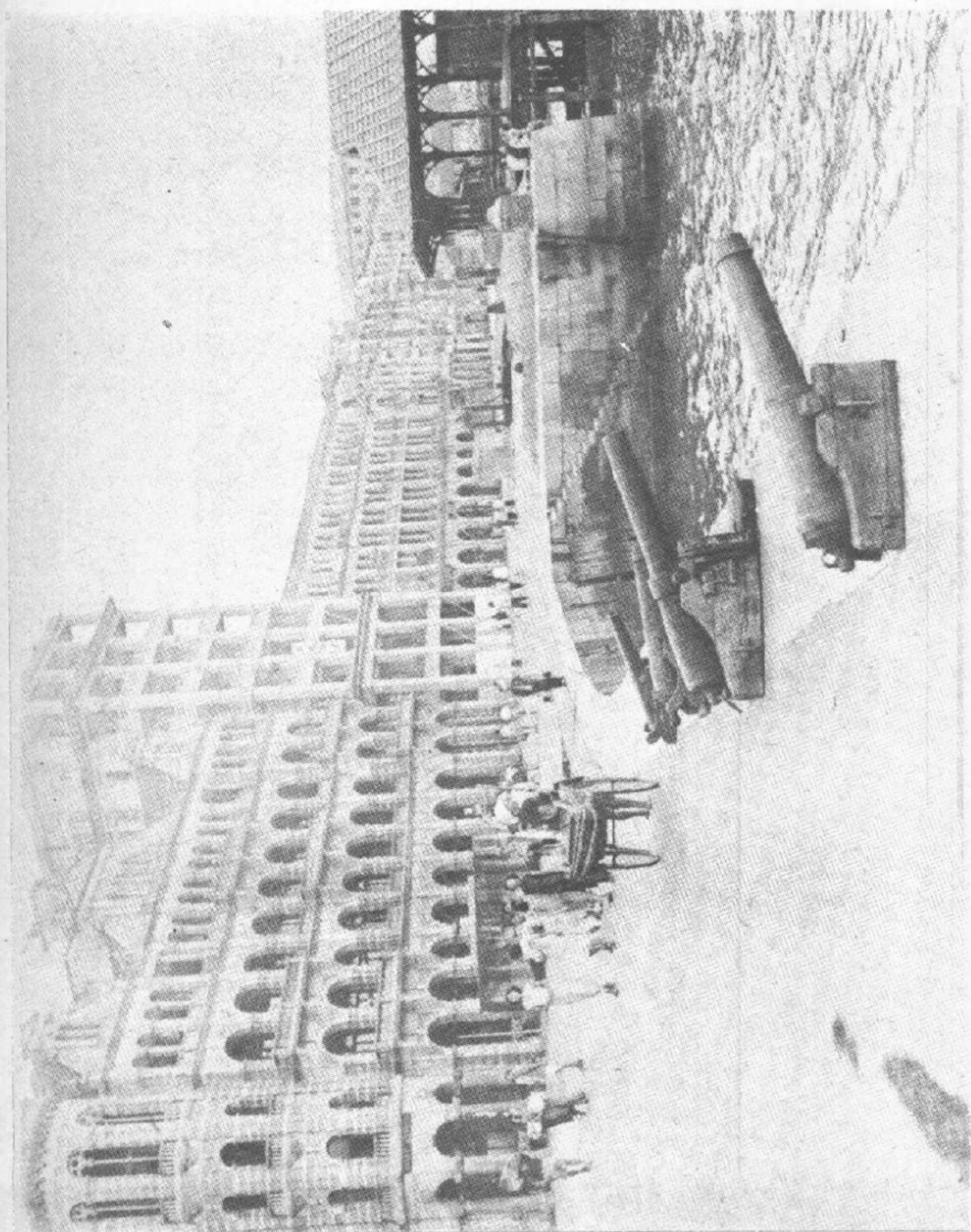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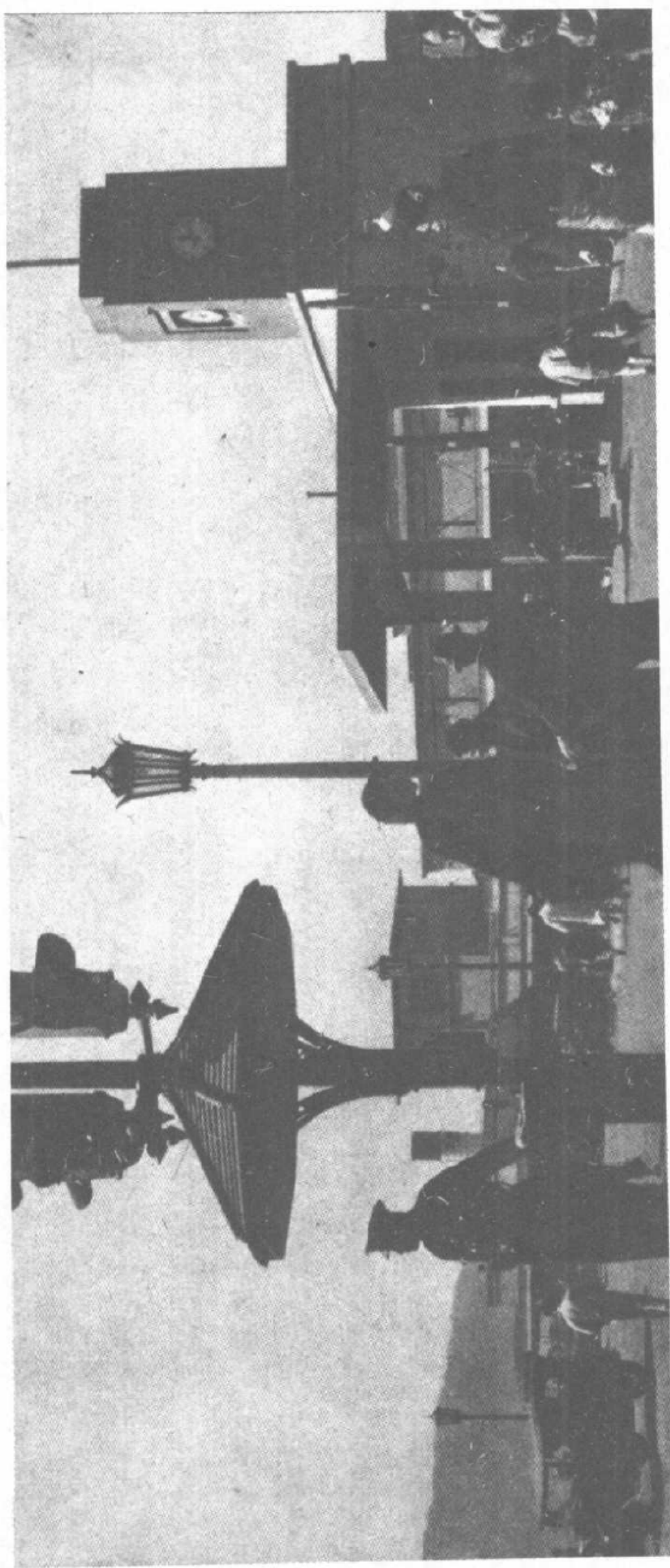
「攬」者。（攝於一九三三年五月）。
戰前香港街頭的賣橄欖（俗稱「飛機



戰前香港的高尚住宅區一角。

戰前，香港中環海傍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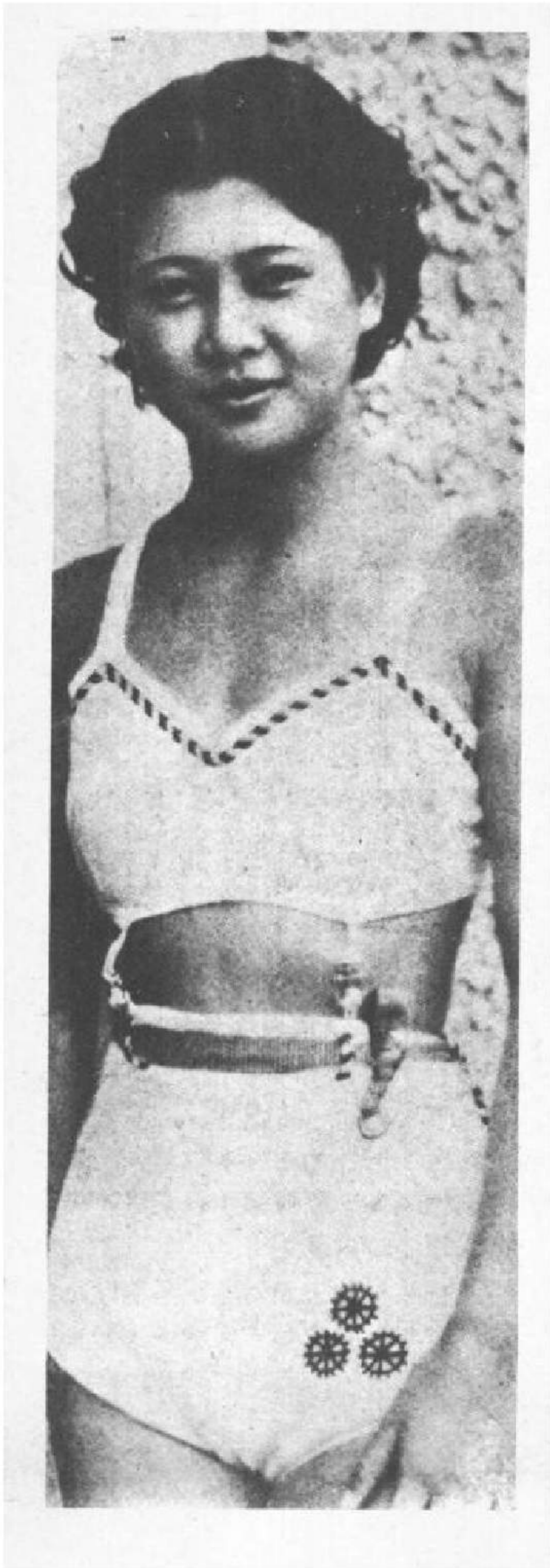
戰前的香港中環碼頭一帶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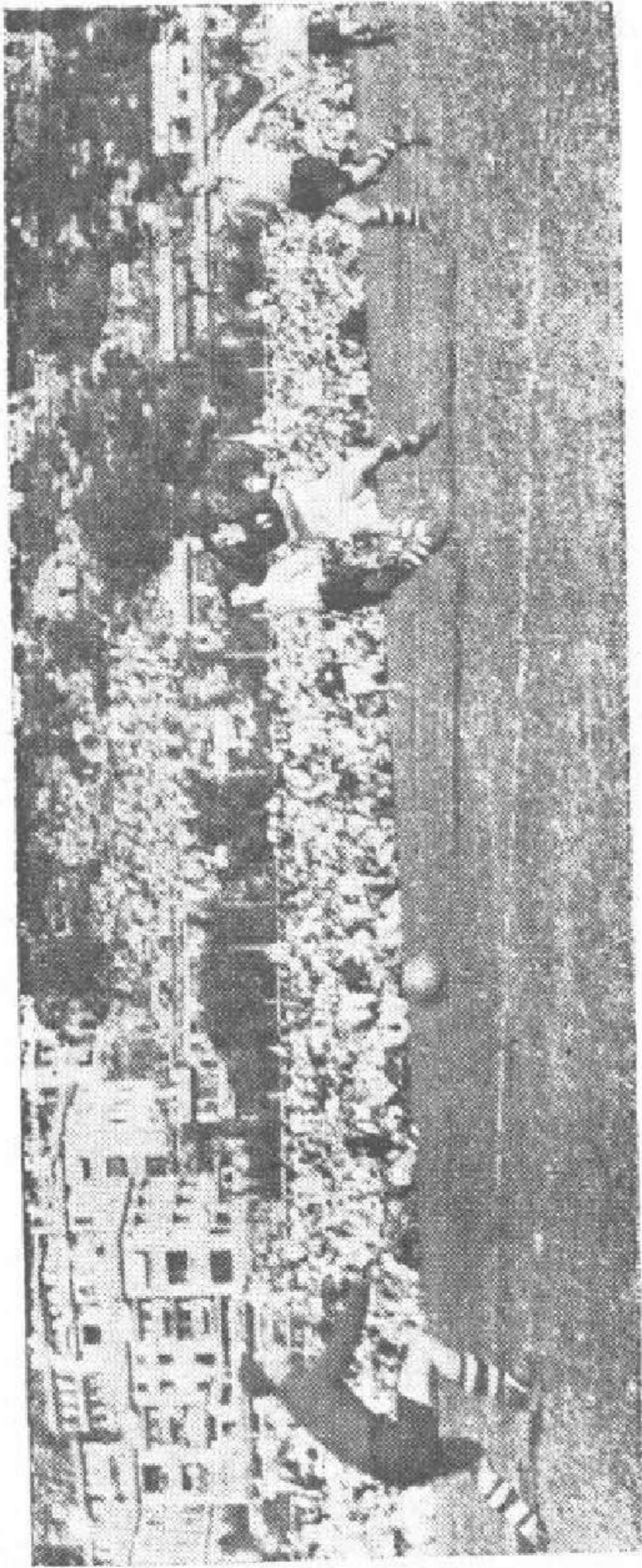
在淪陷前夕，仍留在香港的陳策將軍及其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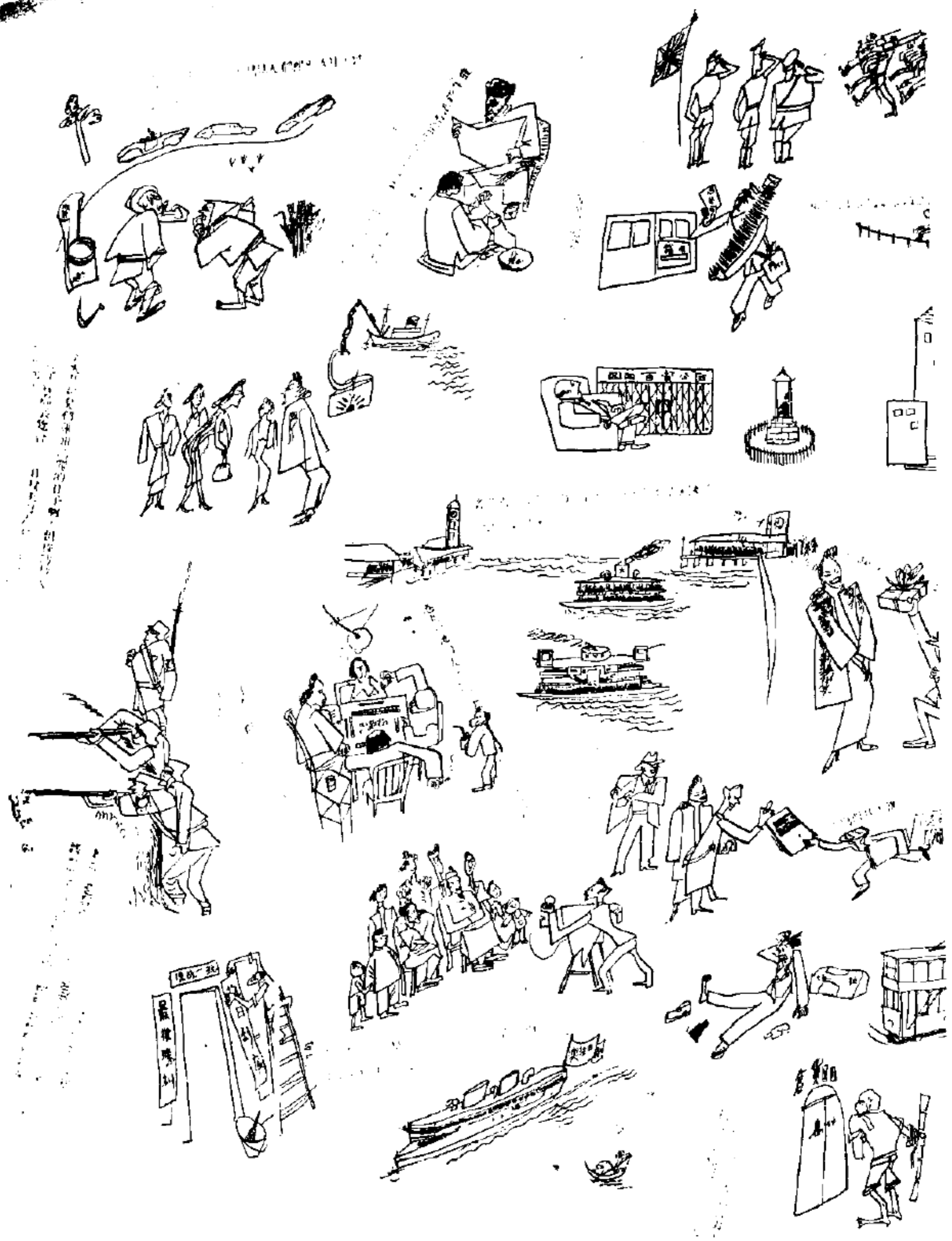
香港戰前的名人何東爵士及其女兒，
以中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出席在倫敦
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時攝。



戰前，香港女子的游泳成績蜚聲全國。圖為100公尺自由式破遠東紀錄、號稱「美人魚」的楊秀瓊小姐。（攝於1935年9月）



1939年，抗日戰火雖然燃燒在深圳河北岸。但香港依然是一片「昇平景象」。圖為
1939年11月19日，第八屆督憲杯賽在海軍球場舉行，華聯隊與港聯隊對壘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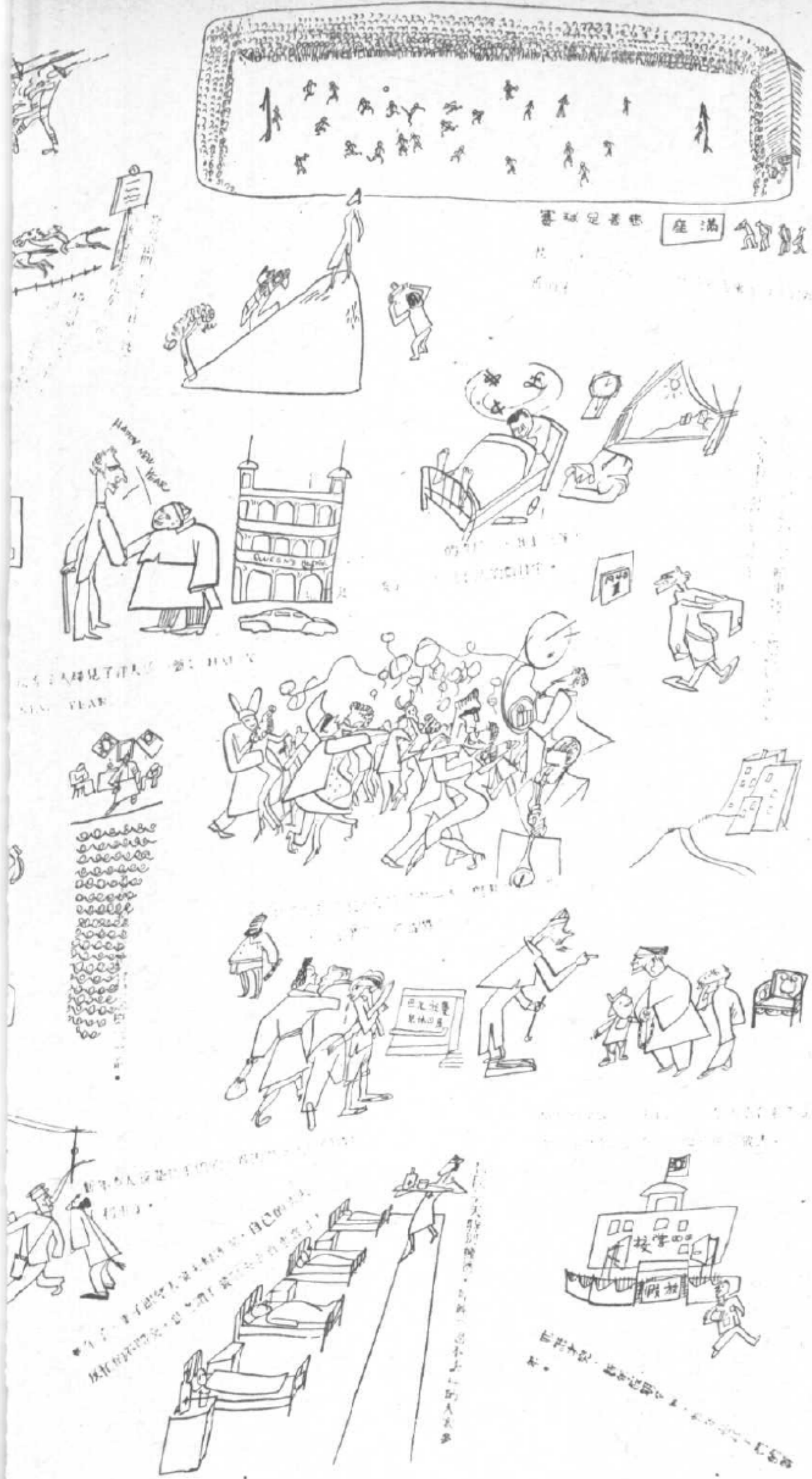


淪陷前夕的香港人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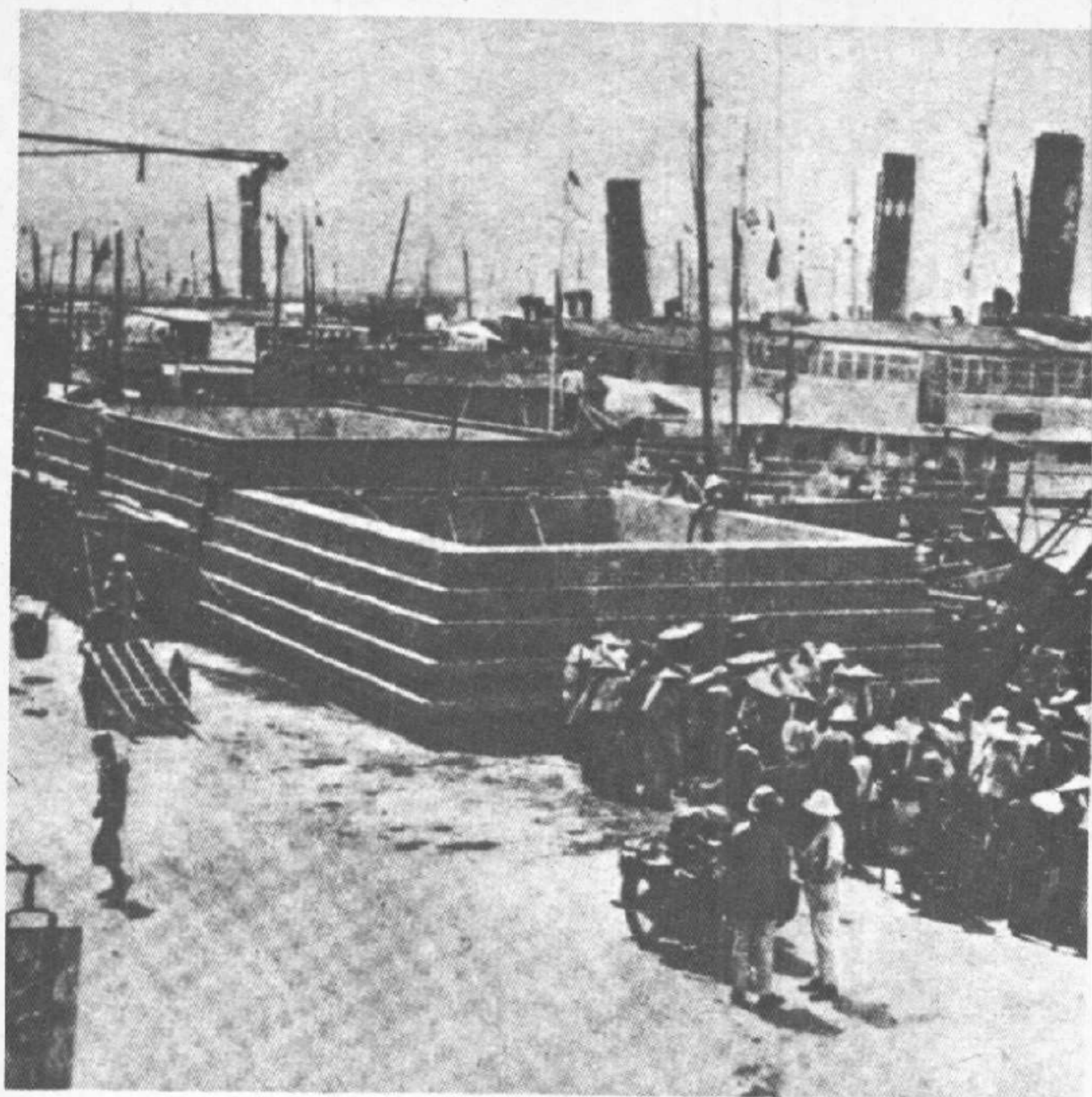
香港新年圖



· 家鎮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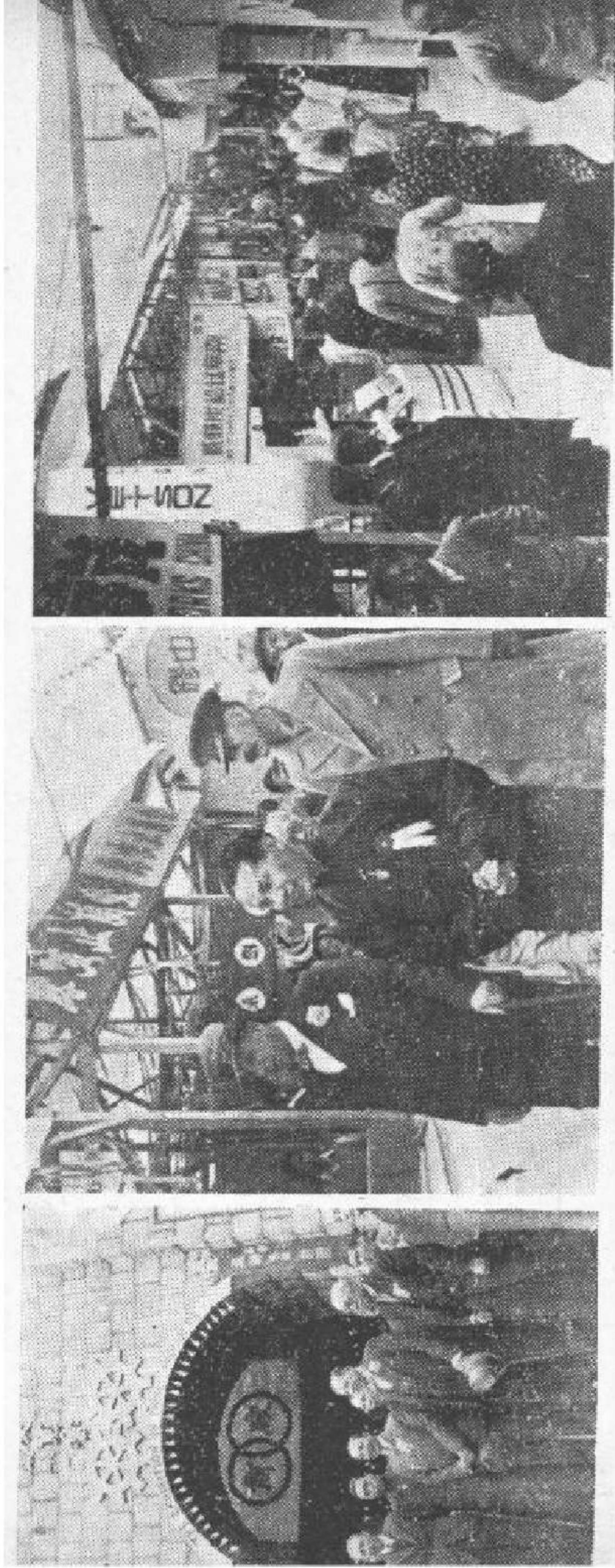
——1940·漫畫家眼中的香港
 (原載1940年1月1日香港《天下》半月刊)



一九四零年初，香港為預防旱災而建設的海底水喉建造完成，上圖為新建成的臨時儲水池；下圖為開幕典禮的嘉賓。



自日寇進侵我境，抗日運動幾乎沒有止息過。1939年6月，離開香港不遠的長洲島的兒童，亦紛起響應「一元還債運動」，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舞獅籌款運動，結果在二天內共得五百多元。圖為那些兒童正在敲鑼鼓，籌募善款時的情形。



1940年2月5日，中華廠商聯合會舉辦之第三屆國貨展覽會正式開幕。圖左：主持開幕禮及蒞會參觀之嘉賓；由右起葉蘭泉、羅富國、羅旭鈺；圖中：港督羅富國（左）由主辦機構負責人陪同下，在場參觀；圖右：會場中之一角。

戰前的香港社會

葉德偉

戰前的香港財政

由於要作好備戰準備，香港的支出亦比以前增加。1940年初期，港府成立了一個「戰時稅收委員會」，專門負責向政府提交增加稅收的建議。1940年四月一日，戰時稅收預算案正式通過，新增了下列四種稅收：

(1)財產稅：增加「應課的地方財產」5%；

(2)人息稅：年薪的首五千元抽4%，接着每增五千元抽10%；

(3)社團利潤稅：取得利潤一萬至十萬者，抽5%；超過十萬元以上則抽10%；

(4)商業利潤稅：徵收辦法與社團利潤稅同。

據政府統計，新增稅收大約可為政府帶來600萬元的收入；除了撥出400萬元為英國建造新船外，其餘的200萬元則可足夠應付戰時稅收部、自願部隊、查禁部門、資料部、輪船控制部、食物管理部等的額外開支。

另外，港府又一次過撥了十萬英鎊給英國作為戰爭開支。還有，由1939年起，每年供給英國600萬元的軍事開支及225萬元的特別防衛及戰爭開支。到1940年六月，政府又再一次額外撥出10萬英鎊給英國，加以從時備每年捐給英國20萬英鎊，政府給予英國的戰爭經費真不可謂不大。

到1941年一月，戰時的特別稅收雖令政府增加了600萬元的收入，但戰時的特別開支卻達1200多萬元之鉅。支出的增加主要是由於防空設施和興建貯存糧食的倉庫所引致。

另外，一些私人團體亦紛紛籌集資金，以協助解決戰時經濟困乏的危機。這些機構包括有「南華早報轟炸基金」(S. C. M. P. Bomber Fund)、「馬爾他島救濟基金(Malta Relief Fund)」、「英國戰犯基金」(British Prisoner of War Fund)、「英國戰時組織」(British War Organization)等等。所籌集得到的捐款共達一千四百多萬元。

可見，香港戰時的財政收入是入不敷支的，而當時對於基本建設、社會福利等根本就沒有兼顧，一般福利均告停滯不前。

戰前的香港金融

戰前，香港的金融業已頗具規模。1935年十二月五日，港府頒佈了外匯基金條例，規定白銀公有；並授權滙豐、渣打、有利三間銀行發行紙幣。

到了1939年，由於戰事迫在眉睫，港府遂成立了「戰稅局」，徵收特別的戰時稅收，以供香港防衛和分担英國戰時的開支。

及至1941年十一月，由於戰時抽取的特別稅收亦不敷開支，政府遂又成立一項發行戰時節約儲備券一千萬元的法案，以政府稅收為擔保，規定42年十月一日償還本，而餘款則分八年清還。同時，政府又仿效星加坡，採用郵票卡的制度，以五元為起點單位，售買儲備券。不過，由於軍事的開支實在太大，故這些措施均未能完全地解決香港的財政難題。

戰前的社會狀況

1937年中日開戰以後，大批喪失家園的難民不斷由羅湖邊界湧入香港；令香港的人口急劇增加。到了1941年，香港的人口已驟增至1,639,000人，比起三七年的一百萬人增加了達六十多萬。人口的激增自然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加深了政府的壓力。其中最顯著的莫如住屋問題。興建難民營是唯一最快速和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但由於環境擠迫、清潔衛生惡劣；故難民患病的情況甚為普通。另外，由於營房不足，故仍有數以萬計的難民流落街頭。

此外，令人感到煩惱的就是糧食不足的問題。人口增多，故然糧食的需求量也隨而增加。不過，在戰爭激烈，航運隔斷的情況下，米糧更形匱乏。何況，當局又須貯備130日的糧食，以配合防衛的計劃。1941年5月8日，立法局終於通過了出入口米均由政府專利買賣。到了8月22日，政府又將米列為公價品，由最貴的\$20至最平的「貨卡米」(Cargo Rice)的\$14，分七級價錢出售，自此，米價便得到平抑。

當時，大部份市民都食用廉價的「貨卡米」(Cargo Rice)，由於缺乏了維他命，故因營養不良而患上「脚

氣病」的人頗多；以1940年的官方統計，就有7229人染上此病。另外，由於軍費龐大，財政貧乏，加以所需的藥物頗多，故醫藥始終是供不應求。因此，霍亂和傷寒等症時有發生。

雖然，港人面對着很多難題，但市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在戰爭爆發前兩天，快活谷亦如常地進行賽馬，馬場一如昔日般熱鬧。至於外籍人士，他們在十二月七日（週日）的活動依然與往日一般，如打哥爾夫球、曲棍球、滑浪、玩風帆等。皇后戲院正放映着伊利沙白的《英宮六十年》。

12月初，香港報章每日的篇幅，都被劉妹妹案的法庭紀錄所佔滿，這個劉妹妹和一位英國空軍將領暗裏有肉體關係，而該將領又涉嫌受防空工程承包商的賄賂，而賄款是由劉妹妹轉手的。因此案情特別就引人入勝了，可見，直到香港淪陷前夕，香港人的生活還沒有多大的改變。

在香港所見到的一般嚴肅情形，是由向英國訂購一百五十萬的防毒面具事得到證明。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只分發了一小部份，而香港所有的防毒面具，只夠英國的航空員和英國的公民。不到危險起來時，防毒面具決不分發，因為恐怕許多無知識和分文無有的中國人，不能保守那面具，而或許會把它們賣掉和當掉的。對於中國人、歐洲人、或美洲人的待遇是一律的，所以大家都須等待着。

在山裏開鑿着巨大的洞穴，以藏匿香港居民的野心計劃還沒有實現；但許多建築最堅固的屋子，準備收藏着成千的難民，並且能夠在數小時內嚴密的封閉着，以防毒氣的滲入。

日本的佔領廣州和海南島，珠江的封鎖，廣九路



義勇軍試用防毒面具。(1938年5月)

的破壞，合起來影響着香港的進出口商業。這個尤其影響着銀行，運貨船和保險行。進口商對內地的店號，不得不允許着記賬的辦法，因為收賬和匯款都有困難。香港本地的繁盛，依然沒有減退，因為廣州和大陸上別個城市的富有的華人，大都輻輳在那裏。而和較小的華南港口，與法屬印度支那的商業，却大大激增了。那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收入，每月仍超着它的費用，但全部的收入却開始降低了，照料貧窮的難民，和對公眾衛生設備的經費增加着。造船所依然全力的工作着，而且已接受了許多定單。

在香港，抵制日貨的情緒增長着，而大部份的日本商店是沒有顧客的。中國人不願到日本商店中去購買，也不願從外國商店中購買已經知道了的日貨，在香港的大部份歐洲人，非正式的抵制着日貨，而主要的英語報之一，在社論上指出香港在過去幾年中，已經犯了「不可否認的愚劣，」向日本去購買價值一萬



港人抵制日本貨，日本洋行和商店吃到了苦頭。

五千一百七十萬港幣的貨物；而香港在那三年中買給日本的貨物，却只值四千三百四十五萬一千元。

那社論中指出，日本或許已將這一萬萬元的差額，去靠助侵略中國的戰費，如果香港去向大不列顛購買，那結果要好多了。在英國，失業的人數很多，蘭凱許州的製造廠停頓着，大半是爲了日棉的競爭。那社論中指出，在同一個時期中，向英國購買的貨物祇值八千二百九十萬五千元，於是結論道：

「當商業入超的時候，爲什麼我們要購買日本貨？我們所輸出的一萬萬元，早已給日本換成槍砲和炸彈了。」

因爲日本的海軍監視着，更因爲汕頭沒有鐵路通入內地的，所以在一九三九年夏季淪陷以前，汕頭也不再是中國的一個重要海港了。日本飛機在一條通汕頭西南的汽車公路上，有效地巡邏着。北海現在也幾乎沒有用了，一方面因爲日軍的封鎖和佔有海南島，另一方面因爲中國軍隊預防日軍在北海登陸，已破毀了通內地的橋梁和公路。靠近香港的葡萄牙海港澳門，對中國也沒有用處。

淪陷前夕的教育情況

據1941年的官方統計，當時香港共有學校649間，其中私立佔529間，補助佔91間、津貼20間及官校9間，而學生人數約爲十一萬三千人左右（見表一）。

學校類別	中學生人數	小學生人數	總數
官立	1199	1500	2699
補助	6931	16353	23284
津貼	3274	6346	9620
私立	25951	50814	76765
學生總數	37355	75013	112,368

（表一）

由以上的數字，可見私校佔了大多數。

由1939年開始，教育經費僅次於軍事上的開支。據佈當時的教育開支共達2,336,865元，比起38年的589,325元增加了達四倍之多，佔總開支達15%左右。

淪陷前夕的貿易情況

香港這個天然良港是中國貨物轉口重地之一，但1937年以後由於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香港的貿易便受到嚴重的打擊。1939年，進出口的船隻只得15,021艘次，而進口的貨物則只有28,840噸。這比1927年的36,867,745噸約少了20%。（見表二）

〔表二〕 香港對外貿易數字

年 份	入 口	出 口
1937	923.4	844.4
1938	625.7	664.2
1939	599.5	608.8
1940	752.7	621.8
1941.6月	456.0	353.6(單位：百萬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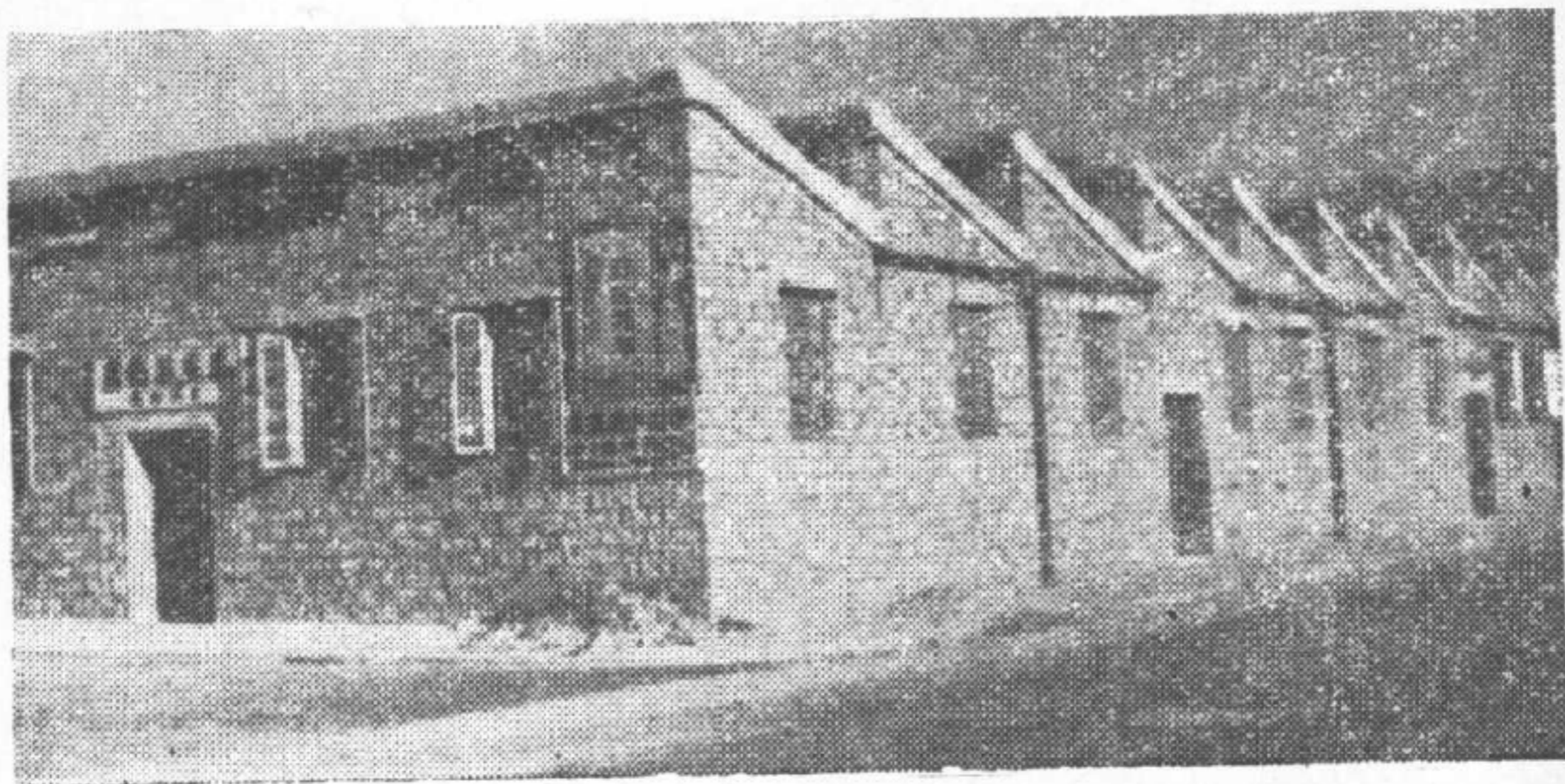
另外，廣九鐵路的進款亦由38年的1,782,000元減至四一年四月的935,400元。不過，中港貿易下降的同時，香港對其他國家的出口則略有增加。（見表三）

〔表三〕 香港與各國的貿易比例

	年份	英國	英屬自治會員	中國	其他國家
入口	1931	9.94	8.88	27.84	53.34
	1939	6.62	7.03	37.95	48.40
出口	1931	0.89	9.09	51.67	38.35
	1939	5.23	13.93	14.83	66.01



戰前港島中環商業中心區的繁盛景象。



自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內地的染織廠紛紛遷移來港，繼續經營。圖為原設於佛山的泰盛染織廠在香港的新廠房。

不過，由於歐戰爆發，入口減少，故本港惟有依賴本身的資源，加上有大批廉價的勞動力，使本港的工業得以有所發展。根據1939年的統計，在紡織廠工作的工人約為58,672人，其中大部份是女性；而建造和維修輪船的工人約為16,000人，另有280名歐籍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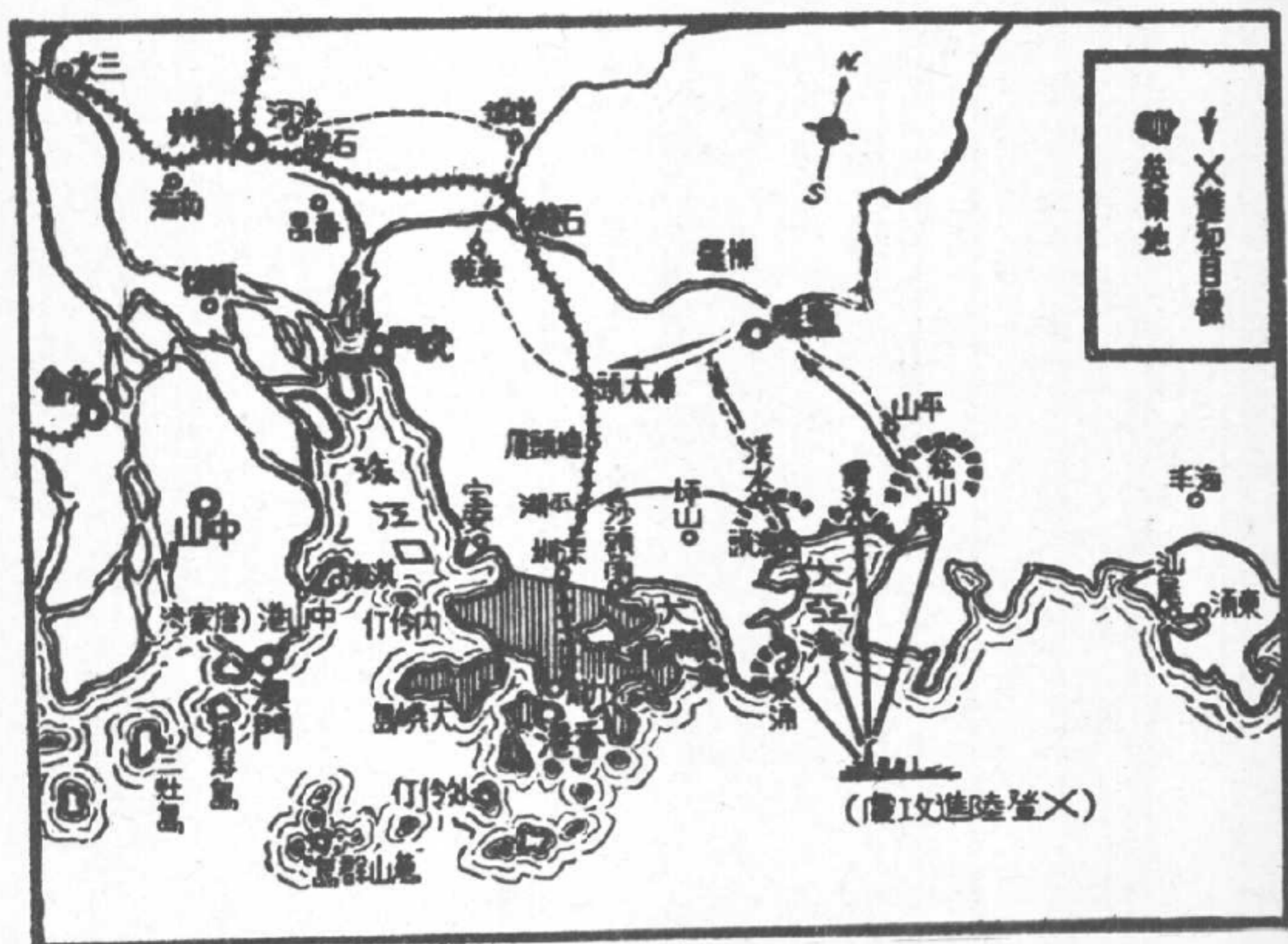
日軍進攻

香港情況





1937年12月22日，日軍在距離新界東北60公里的大亞灣登陸。



1938年11月出版的《大地》畫報描繪的日軍進攻華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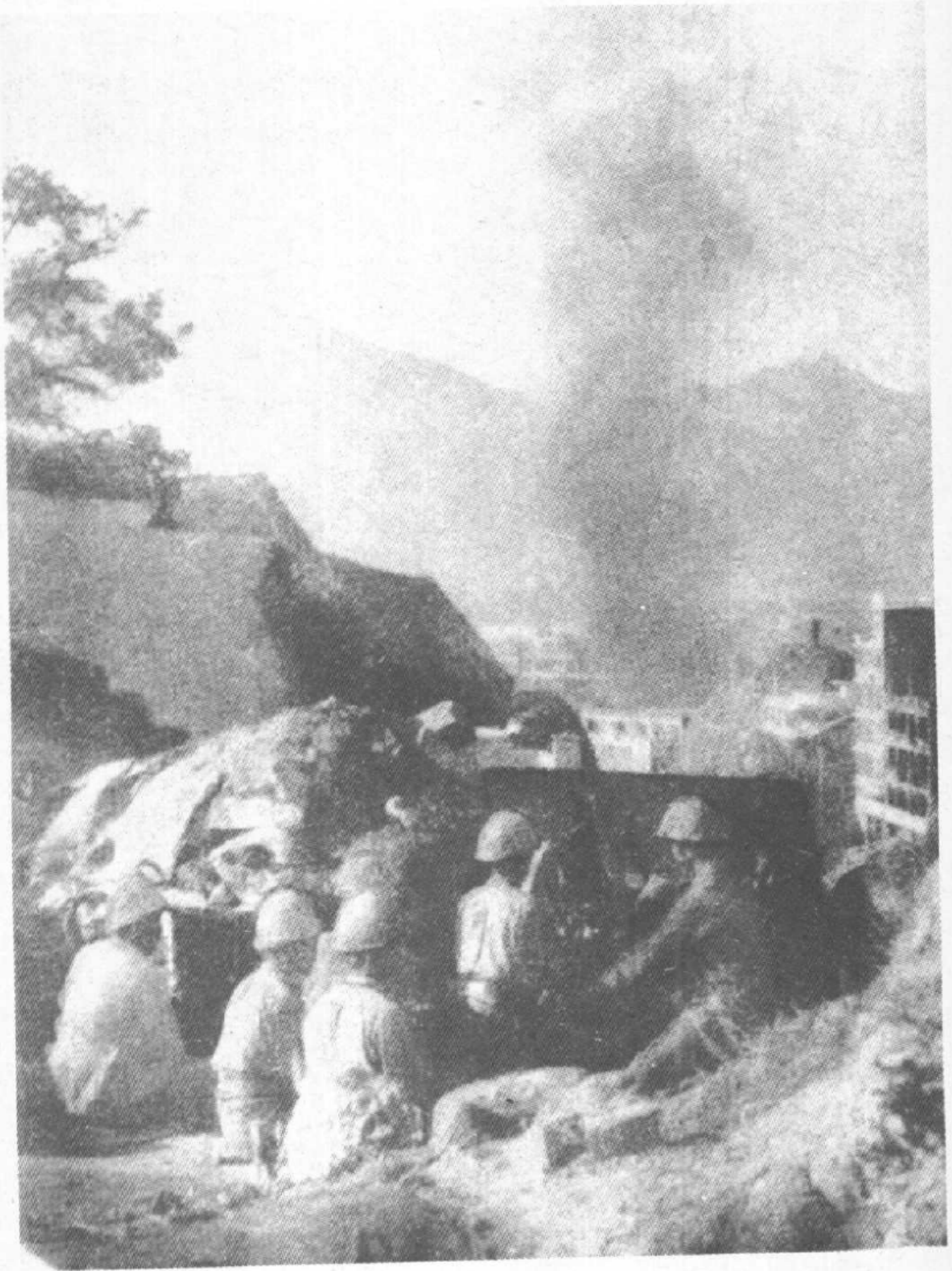
1941年12月9日，日本報章《朝日新聞》發表了日本軍隊對香港進攻之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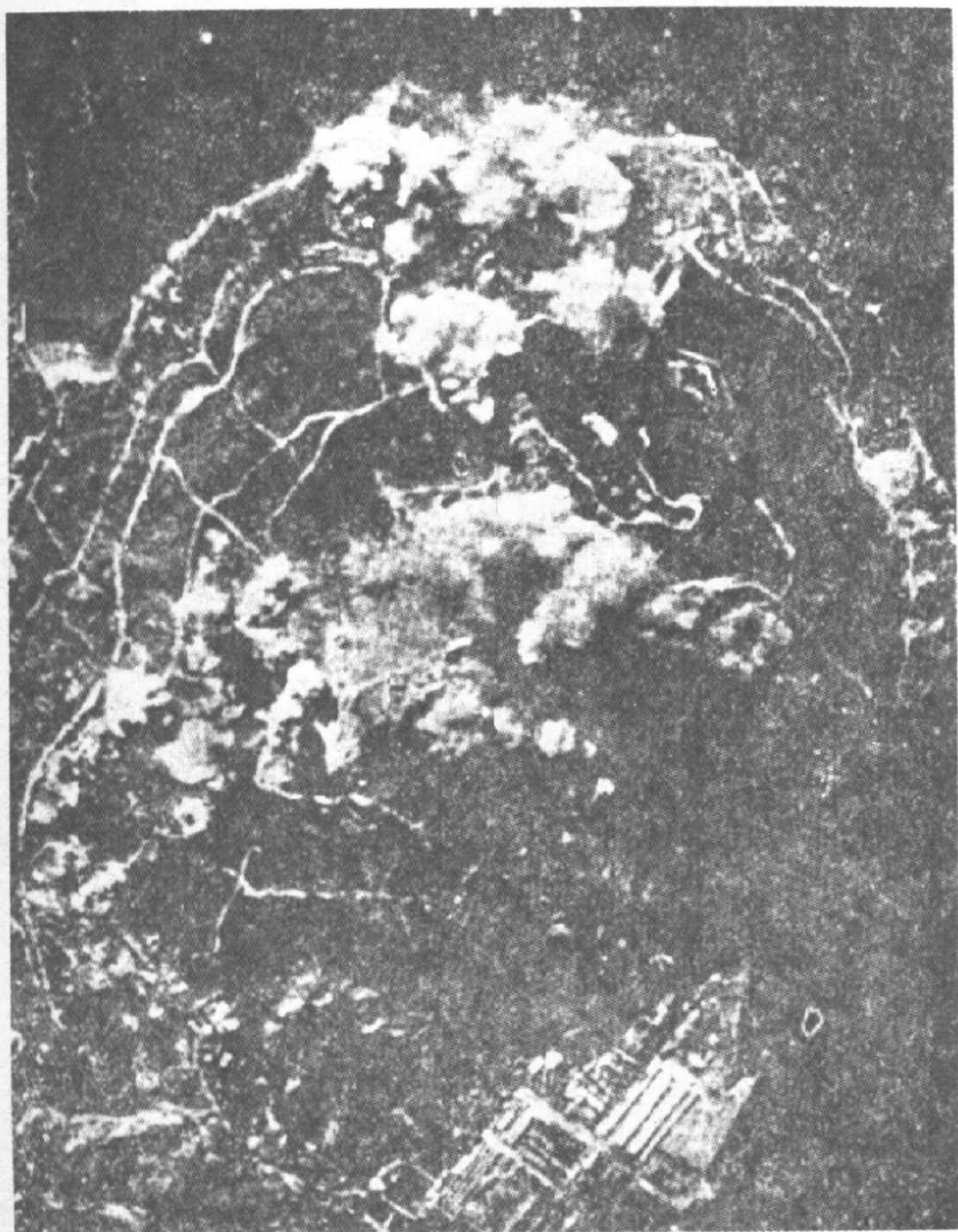
日本人描繪的香港附近地區作戰形勢圖。



日軍正搜查一名投降的英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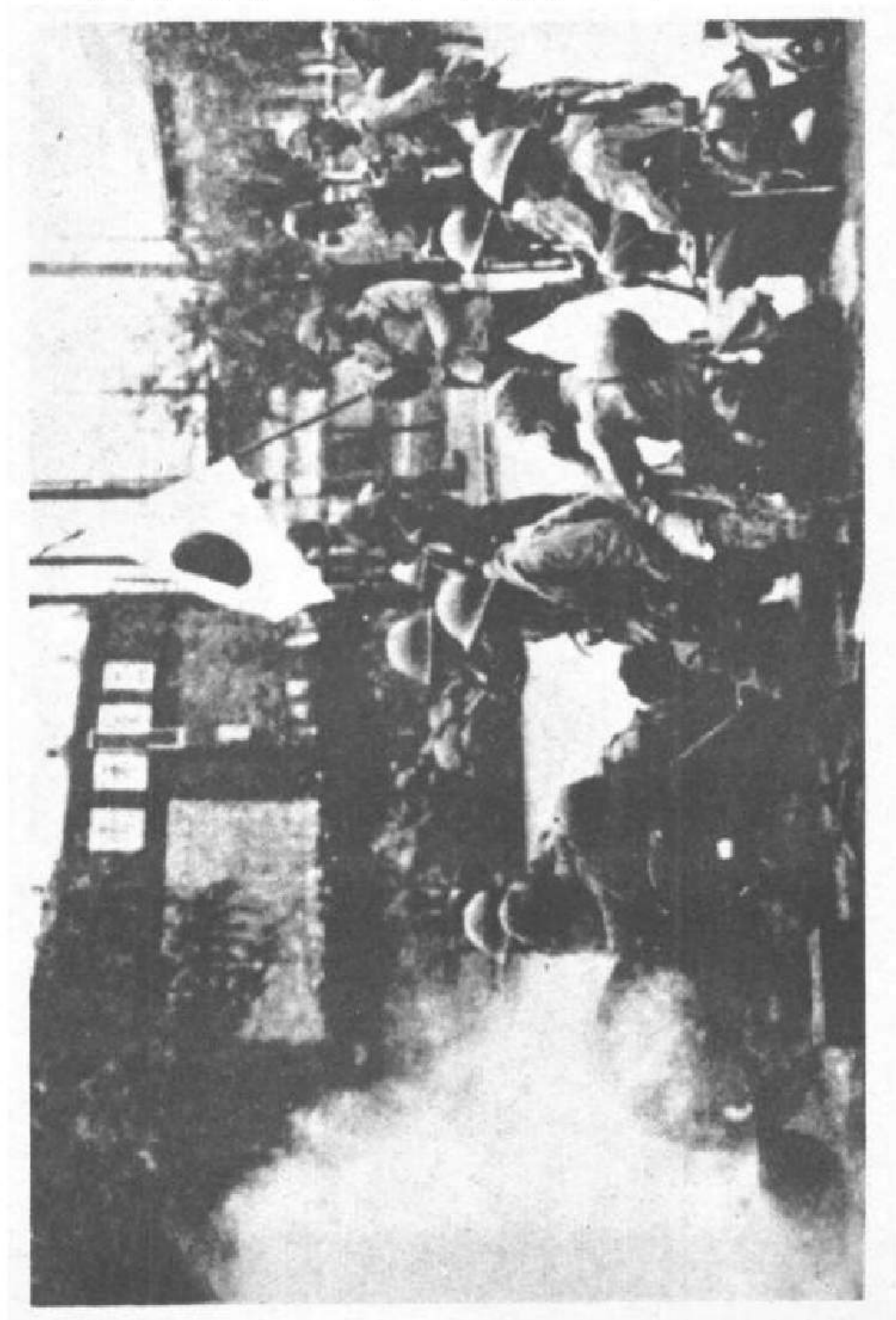


日軍晝夜不停地炮轟香港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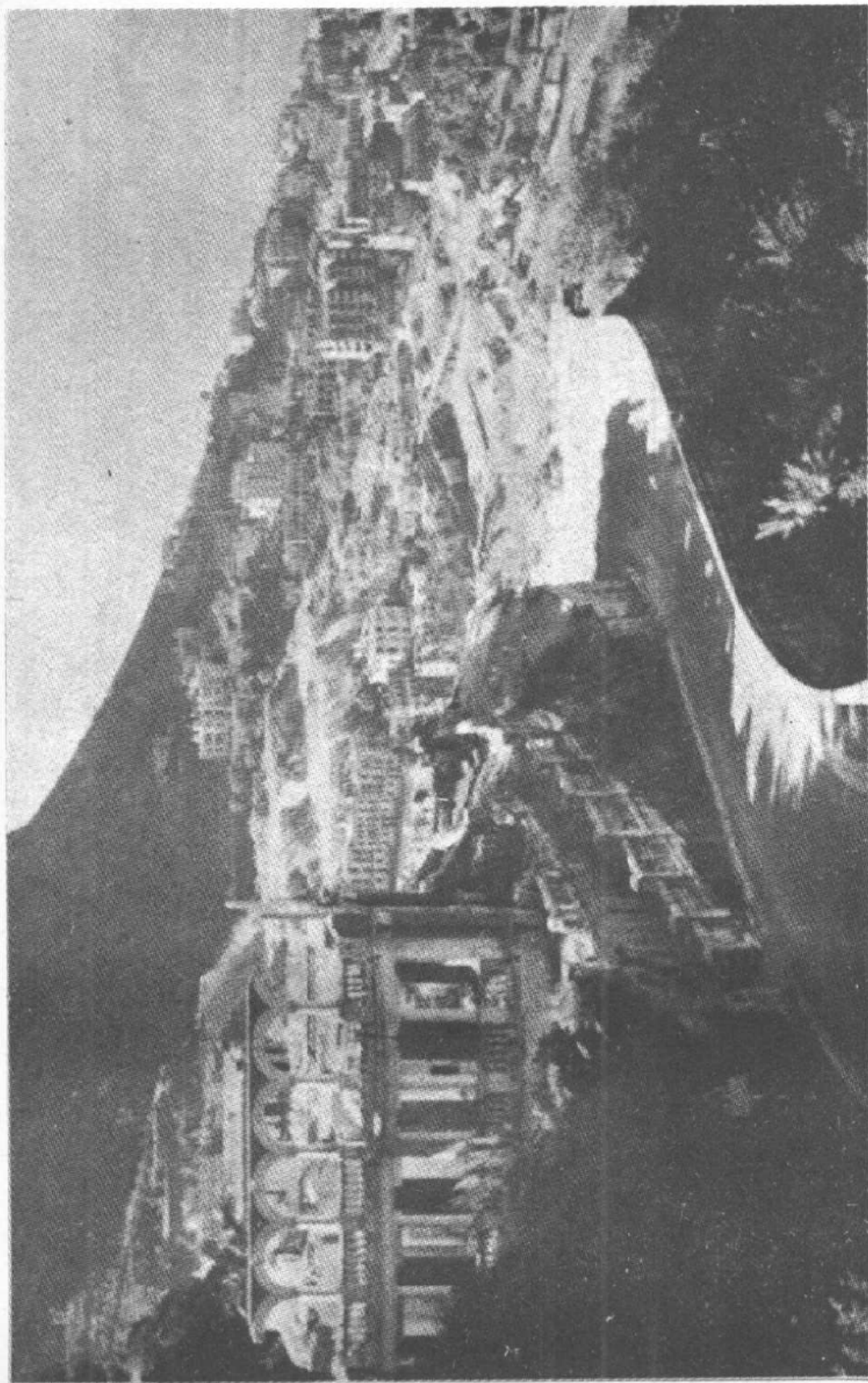


日軍佔領九龍半島後向港島英軍炮轟和轟炸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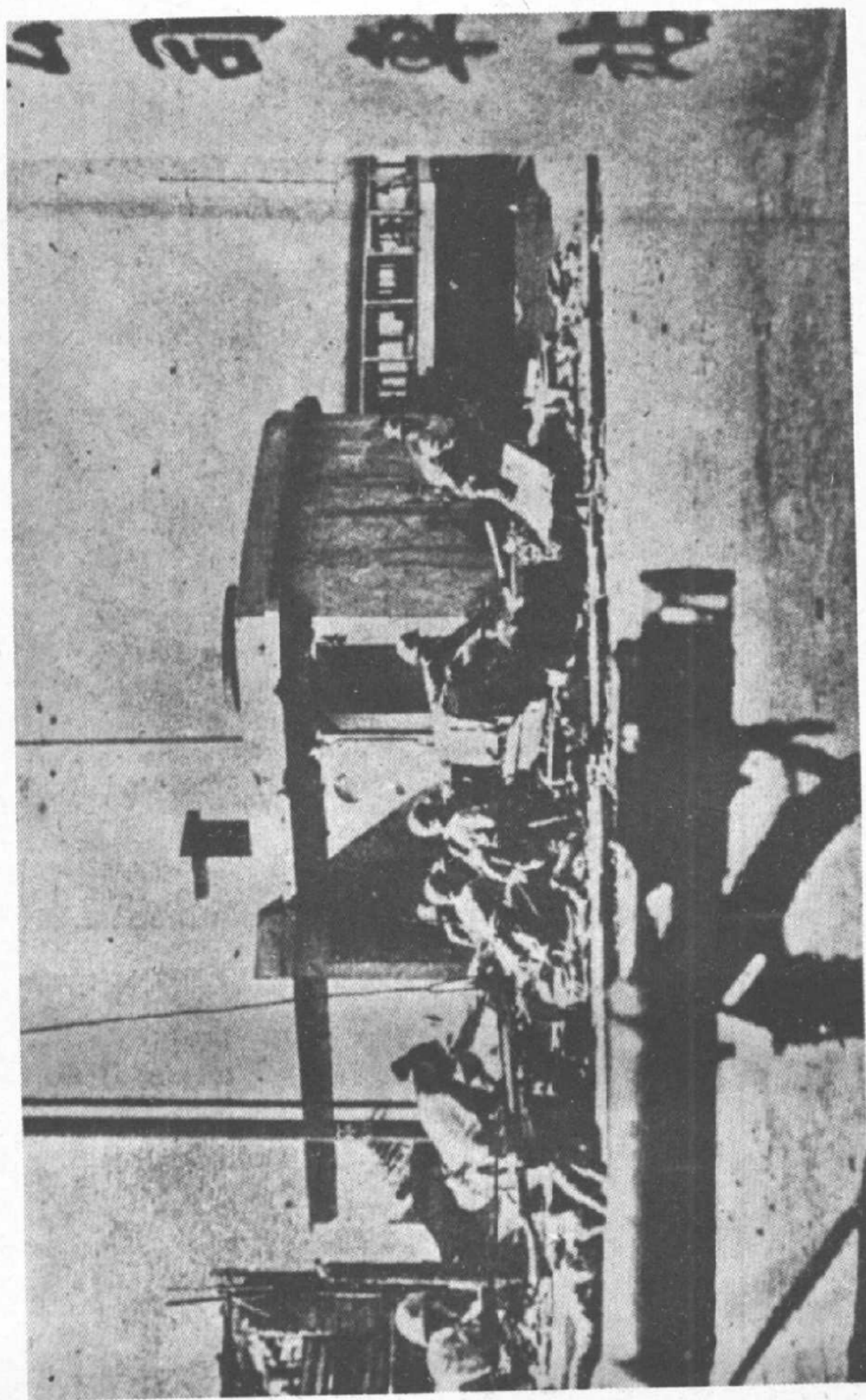
發動轟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攝)
在佔領九龍後，日軍不時用小鋼炮向港島方面



經過連日轟炸後，港島半山區一帶到處都是頹垣敗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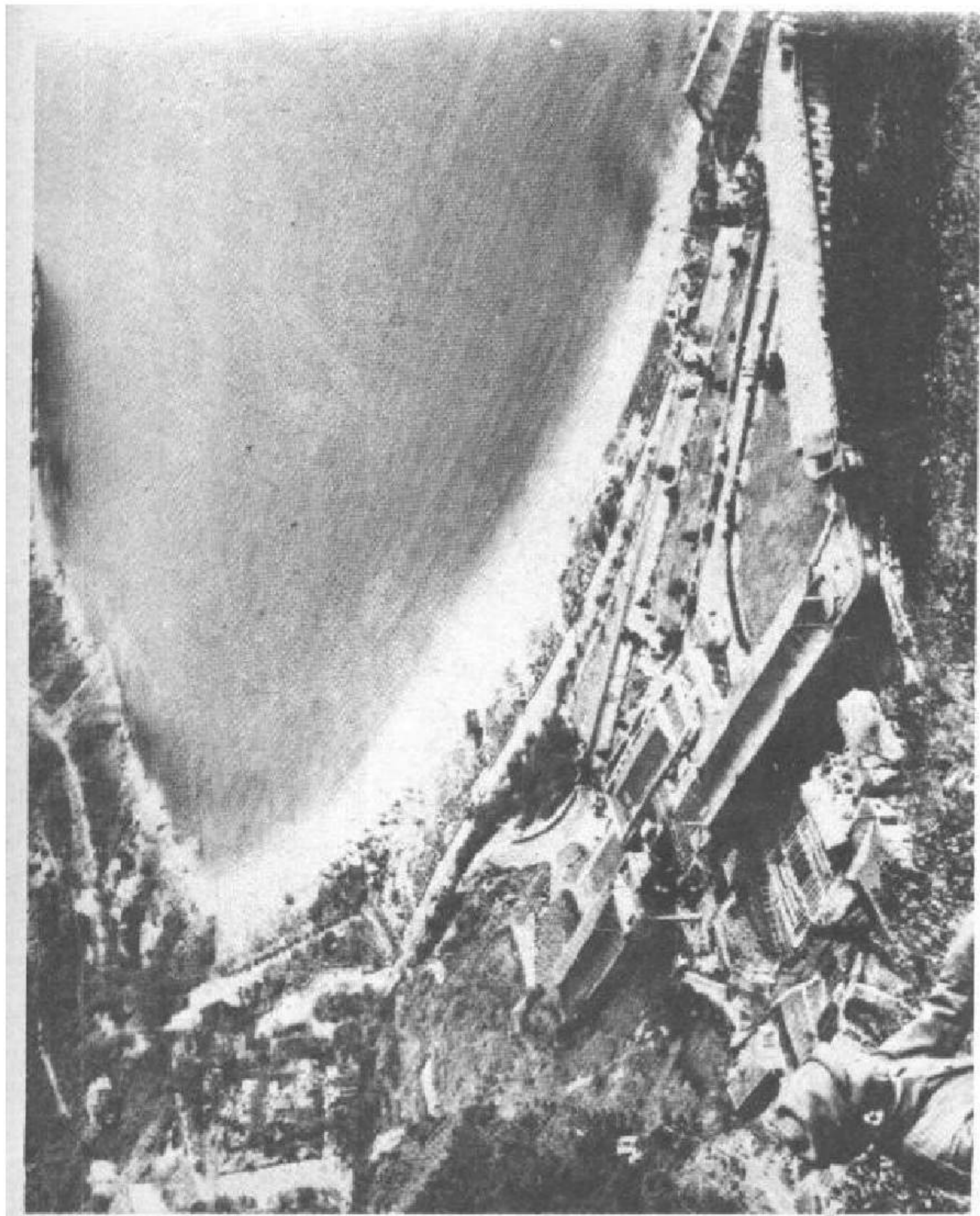


日軍在港島街頭作戰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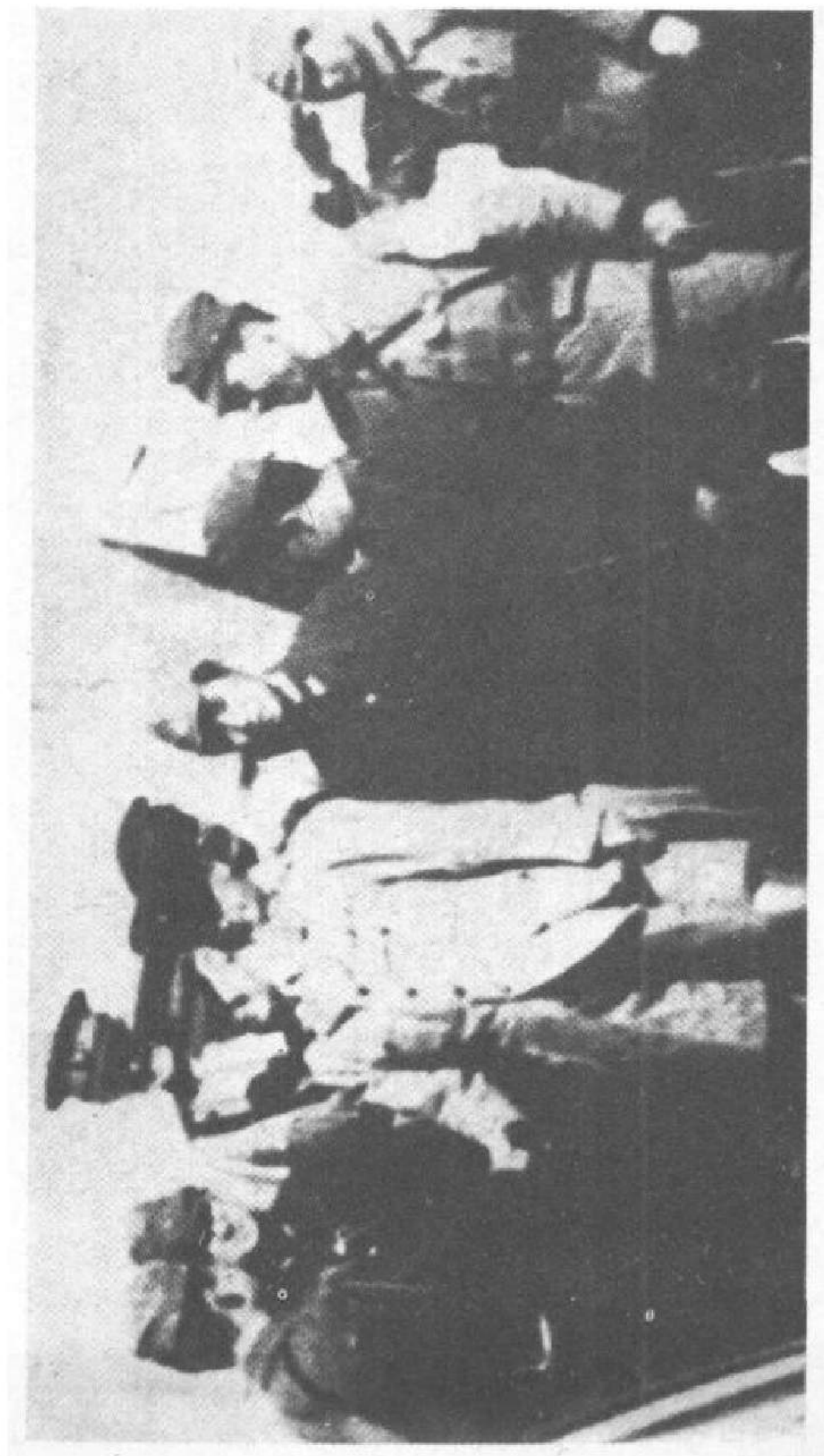
的臨時指揮部淺水灣酒店的山坡上。

田中久一將軍（左下角者）於進駐港島後，坐在當時的日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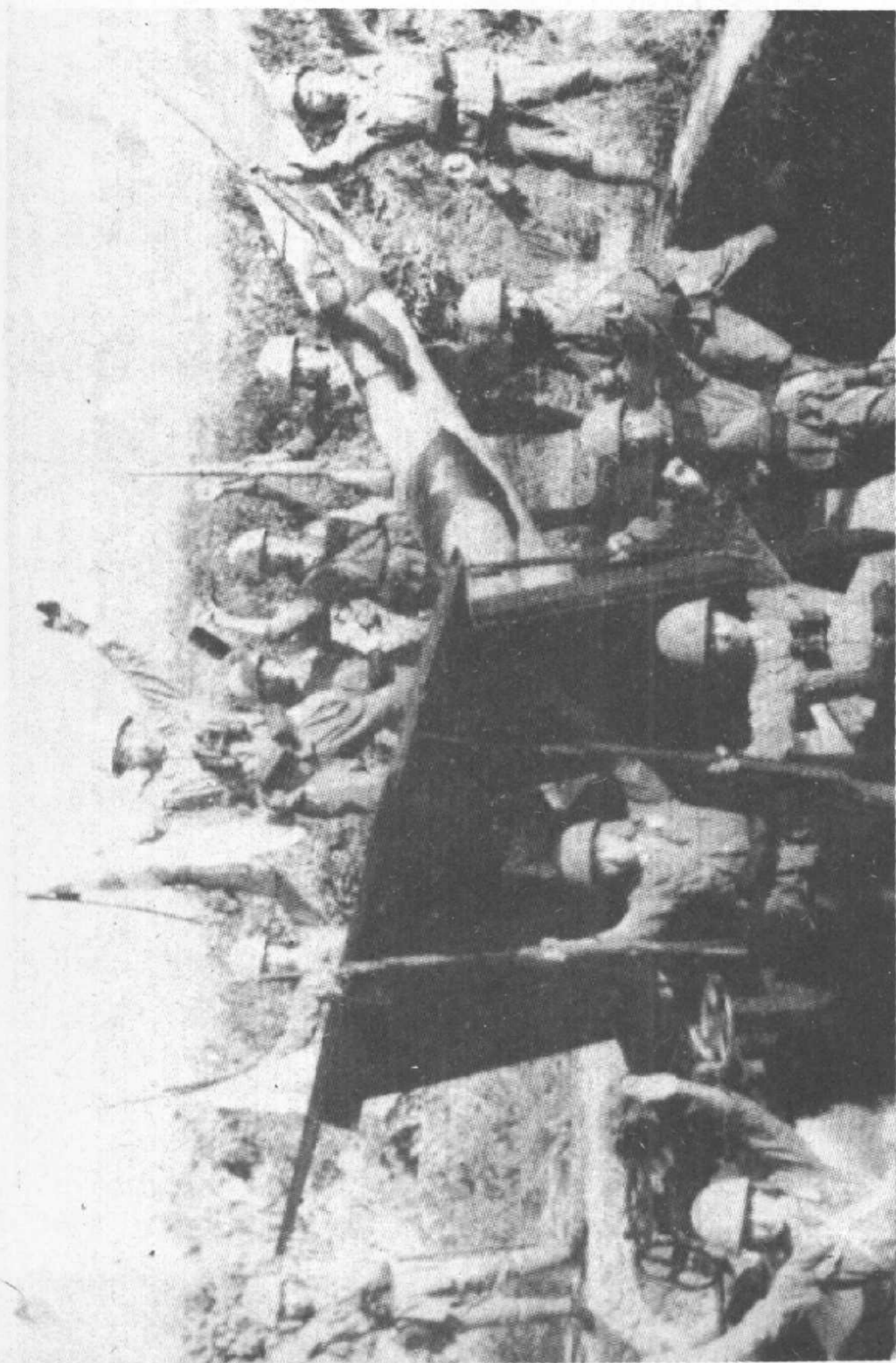


將領握手時的情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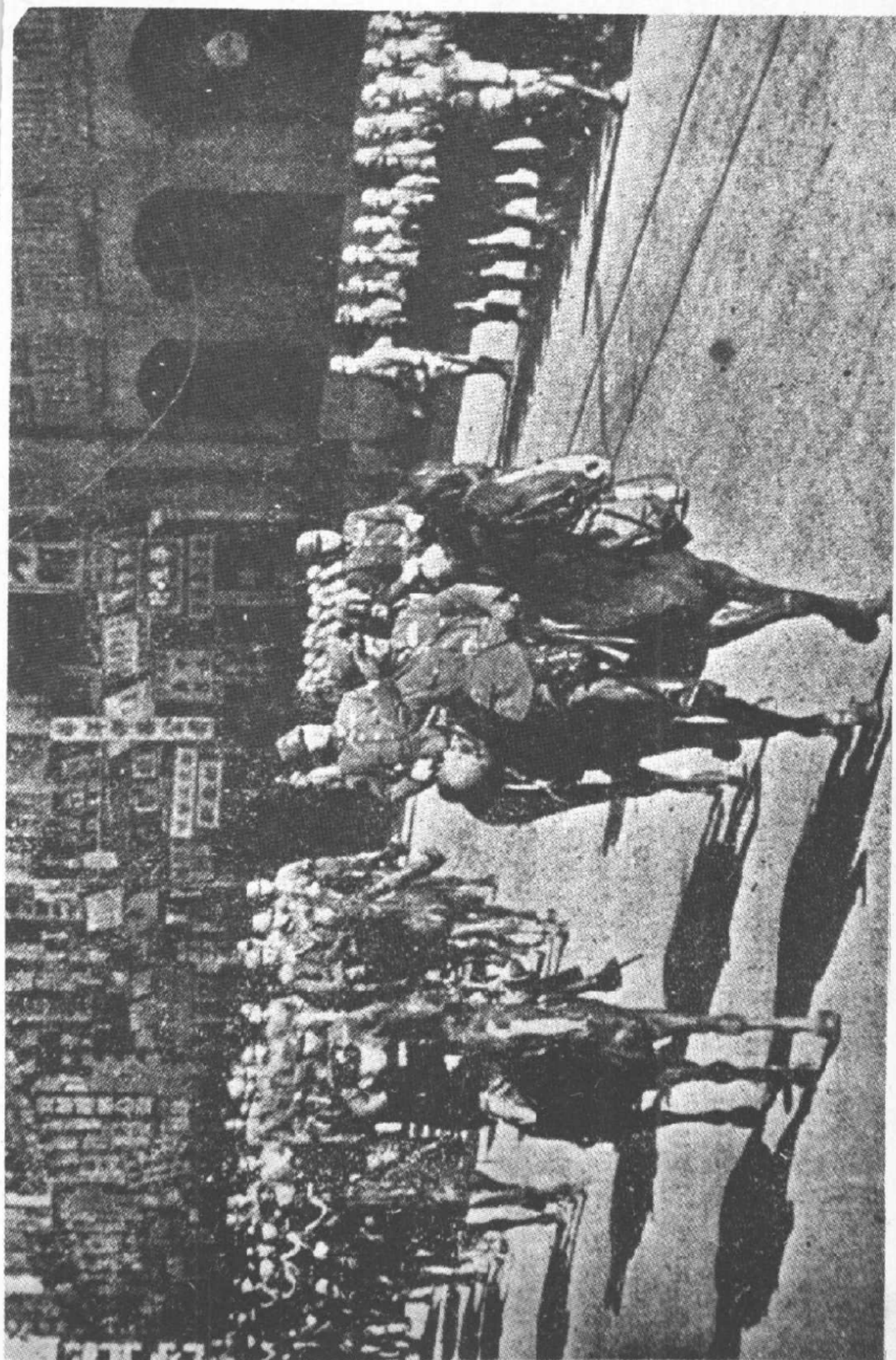
香港駐軍司令馬爾比將軍在宣佈港島投降後，與日軍



日軍獲悉港軍投降後，歡喜若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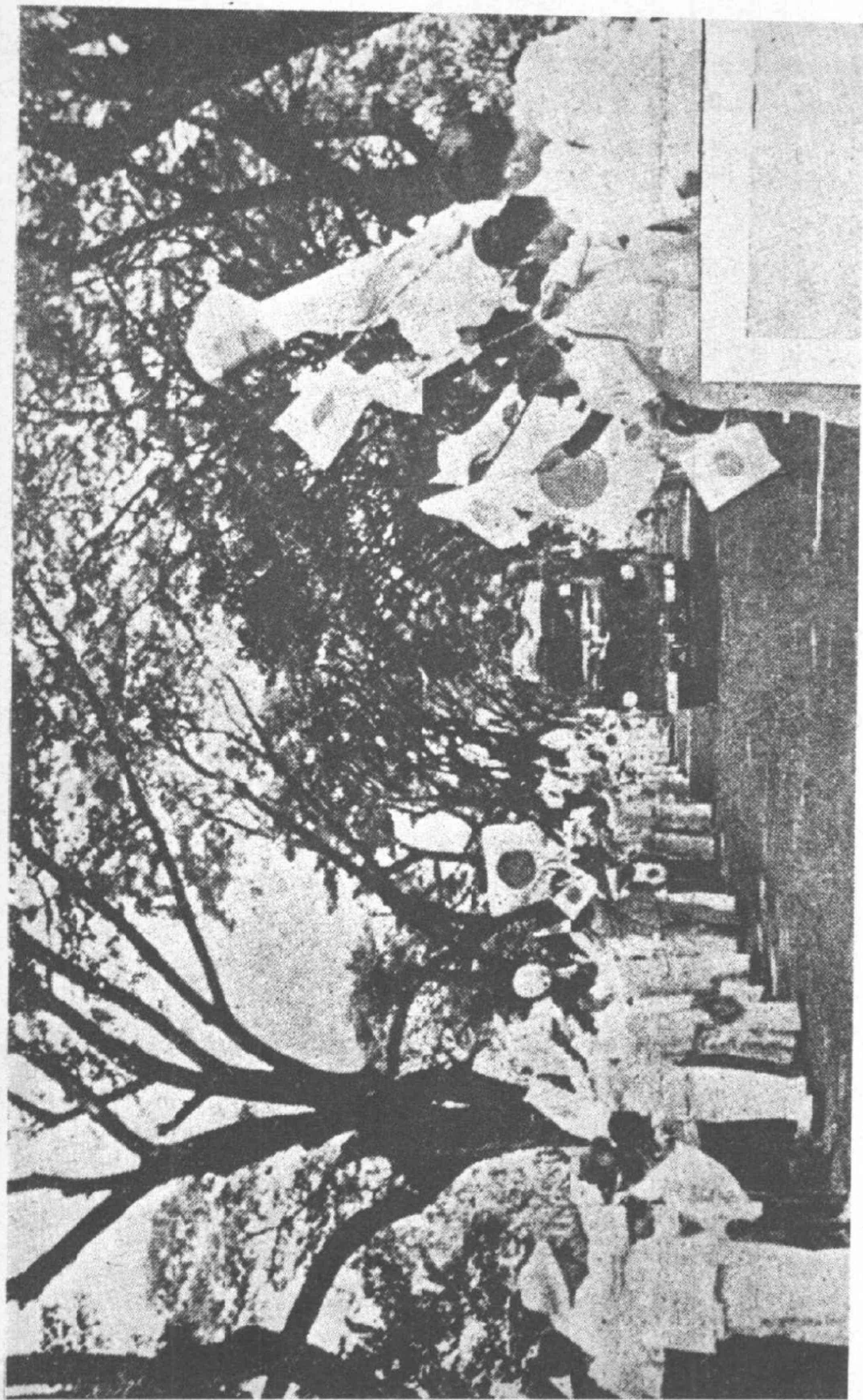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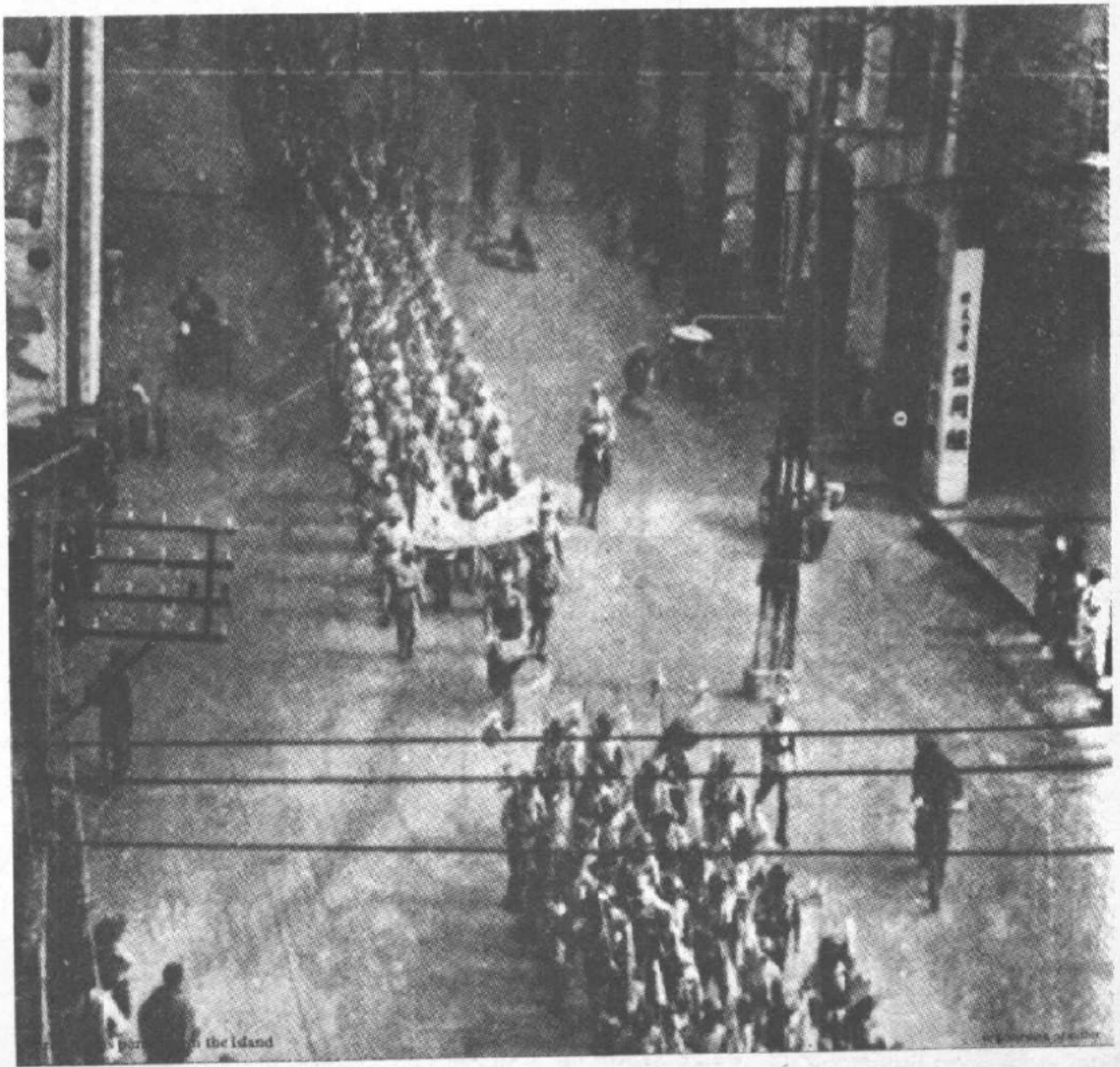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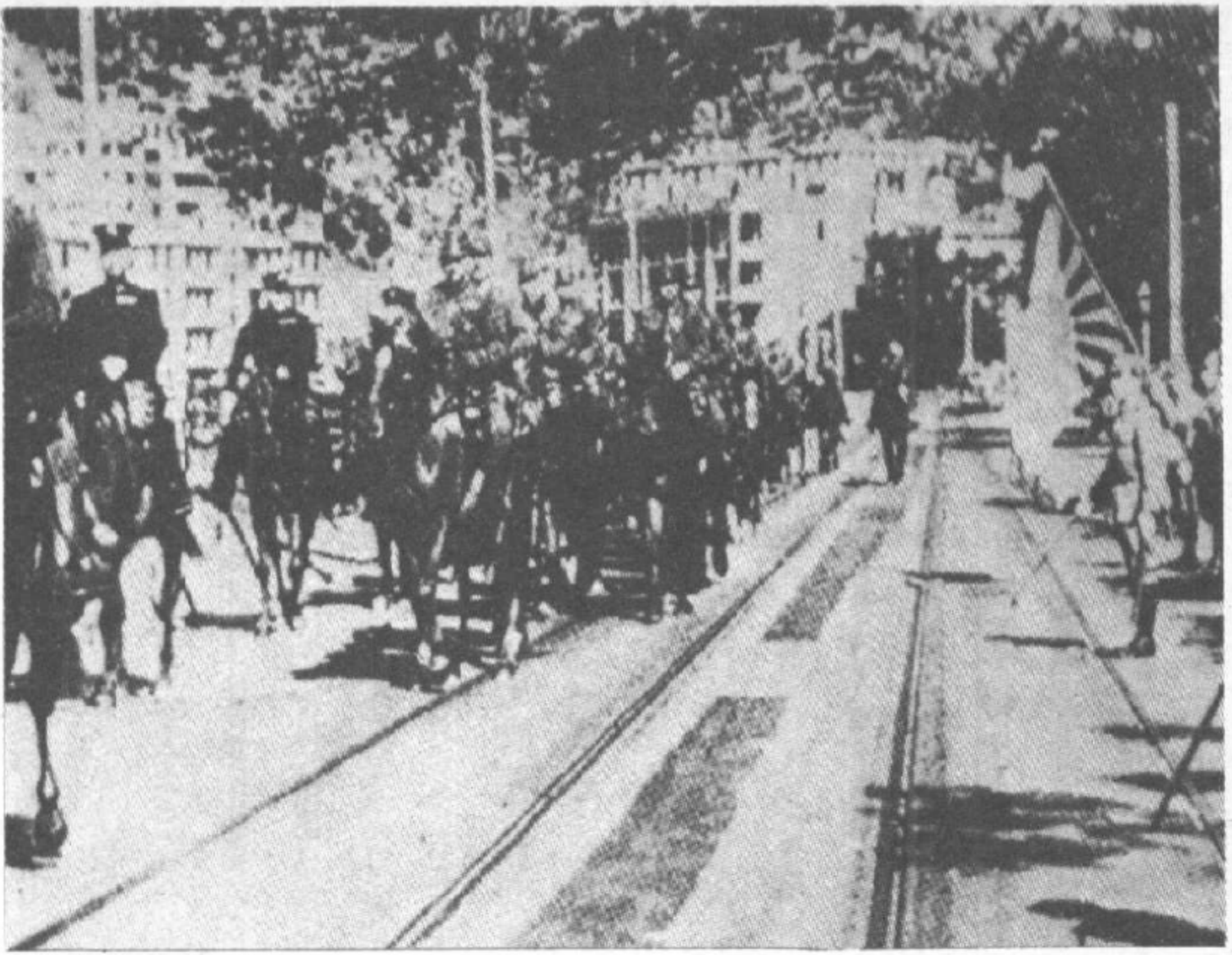
日軍列隊操過香港皇后大道中的情形。



揮着「膏藥旗」夾道歡迎。

日軍舉行「入城式」，在彌敦道上，「順民」們揮





圖上下：日軍列隊操過港島街頭時的情形。（1941年12月26日）



戰敗的英軍被日軍解除武裝後解往戰俘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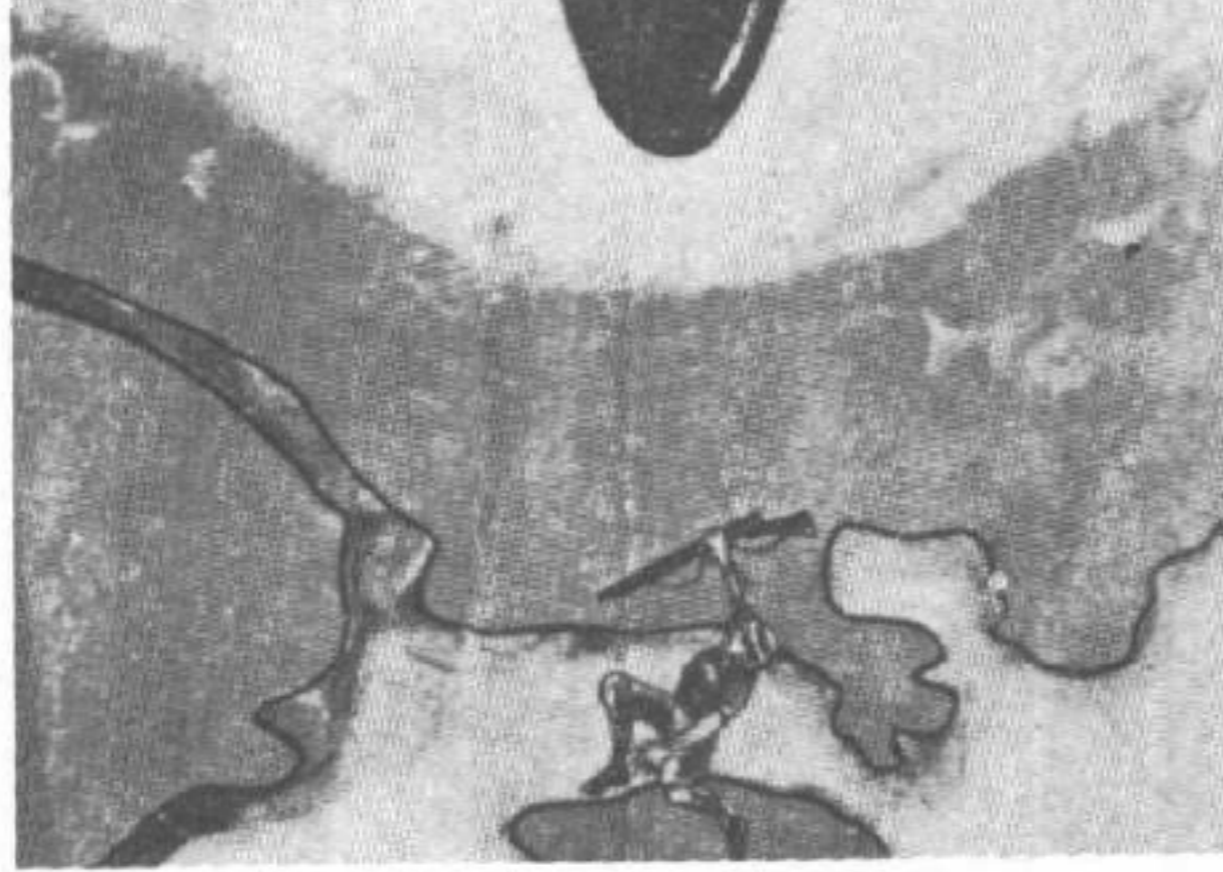
港軍在日軍看管下，列隊進入深水埗戰俘營。(1941年12月30日)

STOP USELESS RESISTANCE

When the Japanese forces make its attack, Hongkong cannot be escaped from the most fierce bombardment from the Japanese Air Armada. Even with an aid from the local force, it is certain that Hongkong will be crushed into pieces from the air.



British officers, we appeal you to consider the very fact. Do not let your men in meaningless resistance. Remember the Japanese Forces will guarantee the lives and things of those who will surrender.



日軍誘勸港軍投降的傳單。



頒授給英勇作戰日軍的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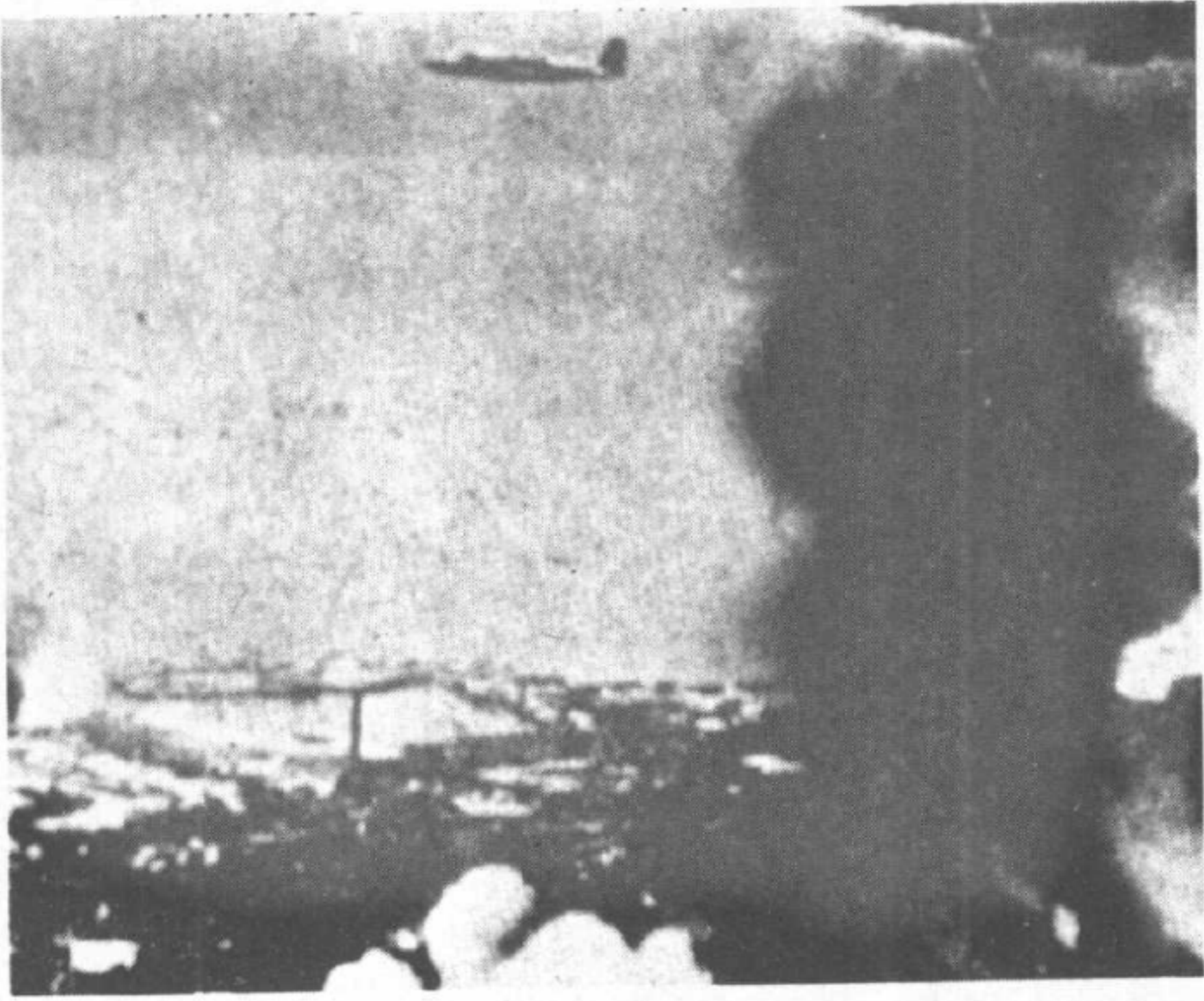
日軍進攻香港情況

葉德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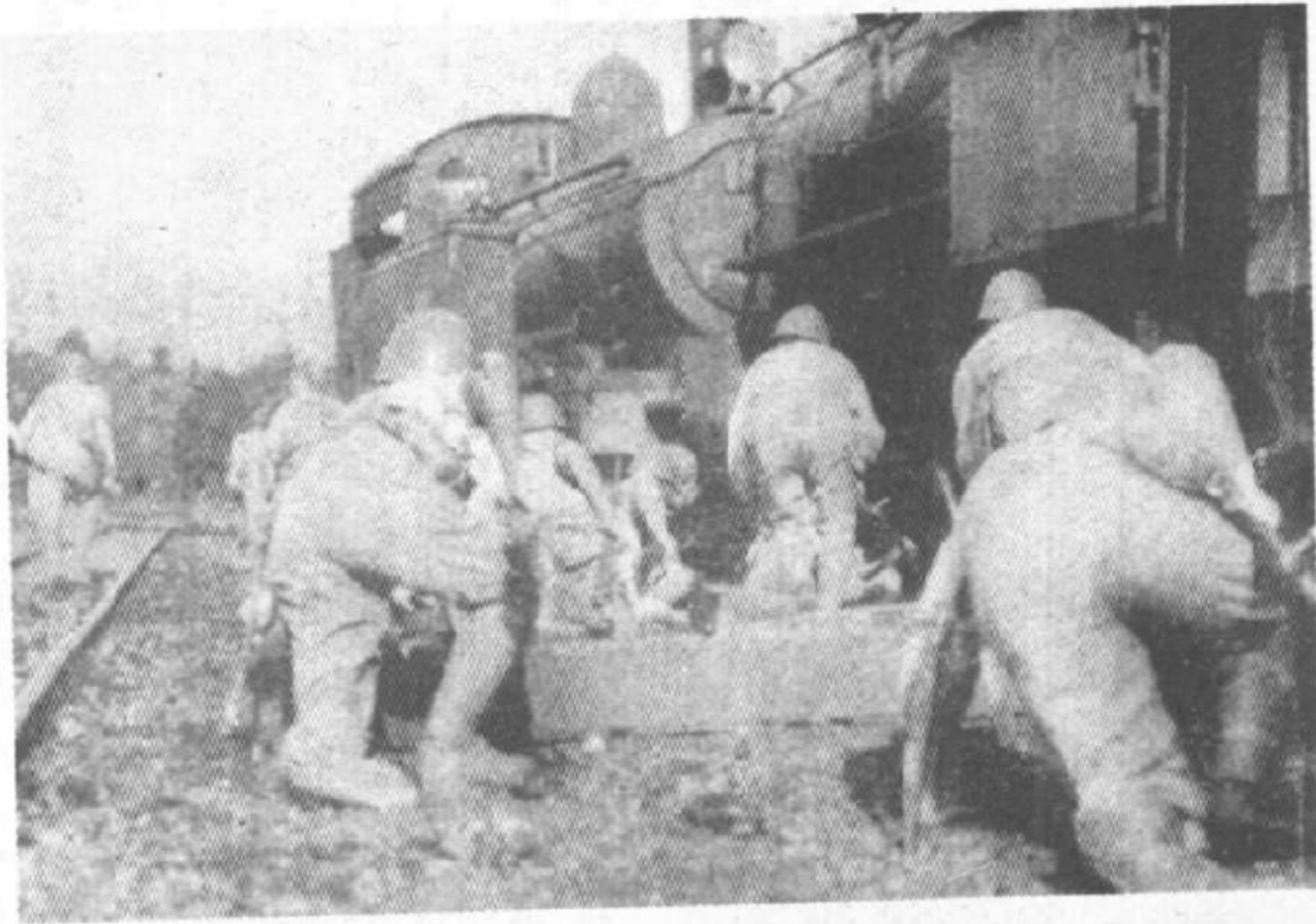
早在1937年12月，日軍已對深圳進行轟炸，並在新界東北之大亞灣登陸。1938年10月中，廣九鐵路中國段被日軍攻佔，而廣州也隨即落入日軍手中。雖然，日軍在佔領廣州後不久即知會港方，解釋日軍的推進是「有限度」的；但是日軍侵港的意圖已表露無遺了。

1941年12月5日，三營為數約六萬人的日軍在距離深圳河邊境僅八哩的地方集結。到了12月8日零晨四時四十五分，日本正式向英、美宣戰，並隨即於早上八時卅分空襲啟德機場。在卅六架護航機的掩護下，日軍的12架轟炸機迅即將香港僅有的五架飛機炸毀，而在短短五分鐘之內，便取得香港的領空權。隨後，日機更大舉轟炸加軍的據點及重要的交通設施。一時間令香港陷於火海之中。同時，日本陸軍亦從邊界分東西兩路入侵香港，向着青山公路和城門砲台推進。到下午六時卅分，150名日軍乘舢舨在大埔東南登陸，並迅即佔領城門河谷和銀禧水塘，而港軍則撤守沙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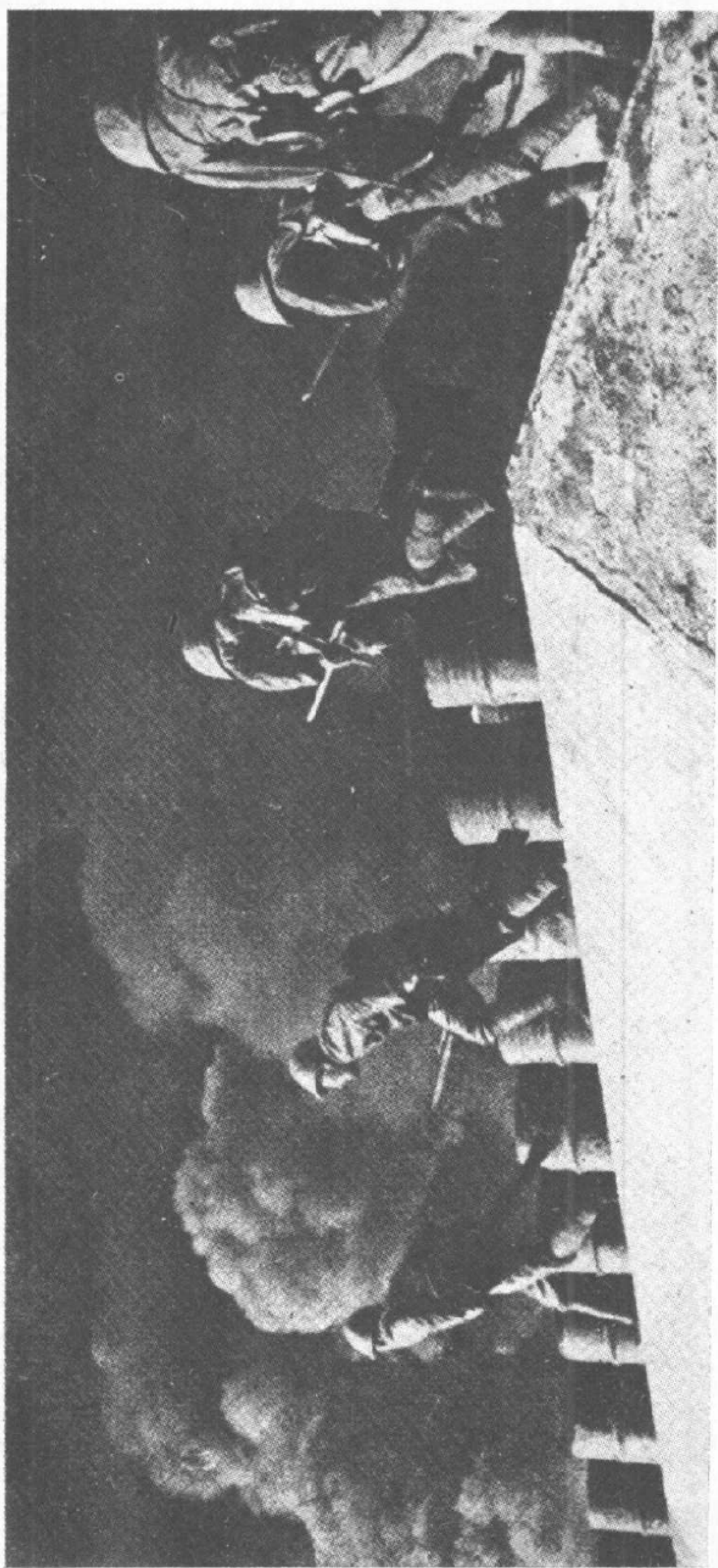
12月9日，雙方在城門砲台發生激戰。到10日下午四時卅分，皇家蘇格蘭兵團退守垃圾灣防綫。11日早上七時，日軍進攻垃圾灣防綫，遭遇到兩營蘇格蘭



日本軍機在香港上空巡視和轟炸。



日軍沿邊境鐵路進攻新界。



北角油庫被炸，着火焚燒。



日軍正如狼似虎地，向香港方面發動攻勢。
(攝於1941年12月)

軍隊的還擊，雙方發生激烈的肉搏戰，結果該兩營軍隊的指揮官均告陣亡，次日，馬爾比少將遂下令各單位撤離九龍，退守香港島。

港軍退守港島後，即重新進行部署，盡力防止日軍登陸。13日早上，一艘掛有白旗的小船載着幾名日軍軍官和三名英籍的女人質，渡過維多利亞港，向港督遞交一封勸降書，並協議進行五個鐘頭休戰，但港方拒絕投降。到下午，雙方又再度激戰，日軍的轟炸機頻頻轟炸港島的重要據點。17日中午，又有兩艘日軍小艇渡海勸降，但港督以「不準備對該問題作出答覆」為理由，再度拒絕日方的請求。經過兩次「和平任務」失敗後，日軍的228、229和230部隊約7500人遂於18日晚十時分別在北角、太古、鯗魚涌等地登陸港島。港軍防不勝防，而在短短數日的戰鬥中，防衛即告瓦解，雖然邱吉爾在二十一日稱「港軍絕不會投降」，但是港督楊慕琦終於在聖誕日——12月25日下午6時30分正式向日軍投降。自此，香港便完全落入日軍手中。

香港的黑色

聖誕日



大戰前夕，位於畢打街的告羅士打酒店佈滿了聖誕燈飾，一片昇平景象，誰想到戰爭頃刻間發生！



1941年初的香港一角。



1941年，擔任進攻香港的日本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中坐者），正在與部屬商討作戰計劃。

香港的黑色聖誕日

· 魯言 ·

距今四十一年之前，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面臨一場大浩劫，即日軍攻佔香港的勢態已如箭在弦上。但是當時香港英國當局對於日軍南侵的動向，還有幻想，以為香港可以倖免，這種情緒，香港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醫生所著的《香港外科醫生》一書有所描述。該書是他的回憶錄。他在書中第92頁至93頁「兇兆」中寫道：

日軍於一九三八年佔領廣州及華南沿海地區，並以部份軍隊駐於香港邊界。在形勢上，有伺機而動之可能。

香港居民，在此種威脅下，生活達三年之久。這是使人耽心和苦悶的歲月，我們想着日軍可能侵港，但無法作出任何結論。因其時英日兩國外交正常，日本似無向英國動武之意圖。居留香港之英國人，則對香港之防衛，具有樂觀看法。事實上，英國在香港本島及九龍半島，已適當的構築了防禦工事，似乎英人以佈防來表示必守此一遠東的要塞。而一般英人以為英國所顯露之決心，

當能阻嚇日本軍之輕舉妄動。

在此一時期，我依然每逢週末到新界行獵，記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的一日，我偕同我的好友，當時任香港副警司之斯葛君，同乘遊艇飛鳳號前往將軍澳；次晨，於早餐後，我們携獵犬登岸，從事狩獵。

那是晴朗的好天氣，甚至連獵犬也感到興奮，我們登上半山，獵犬已搜索得鷓鴣的巢區，我立即舉槍，斯葛君則以攝影機為我的射擊留影。

就在此時，一隊軍用飛機出現於天際，巨大的馬達震動聲吸引了我，我凝望着問斯葛君：

「這一隊軍機，好像有任務地飛行，是嗎？」
斯葛君回答我：

「我早已得知，但不能預先相告，今天有加拿大軍一批乘運輸艦增防香港，此時所見的軍機，當是為這批加軍護航的。」

這時已是十一月，距離日軍進攻香港不會超過一個月，身為香港副警司的斯葛先生，還這麼輕鬆和李醫生行獵，可見當時的英國人，對香港的看法，是多麼的樂觀了。

在新界港島築起遠東馬其諾防線

究竟當時英國人對香港的防禦，為甚麼這樣樂觀呢？因為他們在新界構築了一條防線，這條防線模仿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俄國在我國的旅大四周所築的防線。因為旅順大連的地形，和香港九龍十分相似，而日俄戰爭時，旅大戰役，使得日軍的乃木大將的兩個兒子葬身其中，日方稱這一戰役為「屍山血海」之戰。當時英軍沿邊界佈防，在所有高地建築砲壘，儼然一條遠東的馬其諾防線。他們揚言，即使日軍進攻香港，至少也要付出當年日俄戰爭攻打旅順大連一役

的代價，而且可以固守香港半年。

日軍方面對香港當時的佈防，也惴惴於懷，他們當真以為香港英軍所佈的防線，與旅大俄軍當年所佈置的一樣。日人伊藤正德在他的《日軍戰史》一書中，有《香港攻略戰》一章，開頭也這樣寫着：

日軍攻打香港的準備，是在開戰前一年又五個月，即在一九四〇年七月進行的。當時大本營認定香港在未來的日子裏，非攻佔不可。故於一九四〇年七月派遣重砲兵主力——重砲兵第一聯隊、獨立重砲兵第二及第三大隊、以及由北島驥子雄中將率領的砲兵情報第五聯隊南下，秘密地準備攻擊香港英軍要塞。

當時香港英軍參謀長卜克查少將曾經揚言，英軍準備堅守香港，至少可抵抗日軍半年，將要媲美日俄戰役中的旅順之戰。北島中將的重砲佈置，是有理由的，但是，後來事實證明，這是以牛刀去殺鷄。

日司令官酒井隆亦認為香港可固守半年

對於香港英軍當時的佈防，日軍的情報非常準確。當時，由於英國希望保持在華的利益，曾屢次向日本讓步，例如對香港華文報紙的檢查，對抗日言論，一再嚴加限制，對日僑在港的活動，處於放任態度。因此日本特務能獲悉英軍防線的一切情形，伊藤正德在《日軍戰史》中，將英軍佈防香港的情形，寫得非常詳細：

香港的英國軍隊正在把香港和九龍作要塞化的備戰，在維多利亞山上，向海的一面，裝上二百門的大砲，向着九龍的一面，築了由碉堡與地道陣地為主的高地防線，守軍一萬多人，儲備又足。日本方面也認為卜克查的堅守半年起碼的言

論，絕不是虛張聲勢。

日軍當時並不知道英軍的如此佈防，只是當作一種「嚇阻」的姿勢。他們並不如李樹芬醫生的精明，他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一般英人以爲英國所顯示之決心，當能阻嚇日本軍之輕舉妄動。」

至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是怎樣進行他們的「香港攻略戰」呢？且看伊藤正德的敘述吧：——

爲此，担任攻打香港的日本第二十三軍的司令官酒井隆中將，不得不慎重其事，調動了由伊野忠義中將指揮的第三十八師團的第五十一師中的步兵第六十六聯隊、第一砲兵隊、第一飛行師團的第四十五戰隊；此外，又由親政一中將率領的第二「遣華艦隊」也從海上進攻。

佐野忠義當時估計，也是以爲要化半年時間才能擊敗香港的英軍，故此一切計劃，亦朝着半年作戰的目標去進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這支強力的砲兵，開始攻打香港了。當時他們發揮的實力，竟是因爲英軍的迅速的潰敗，牛刀未能大試。直到兩個月後，進攻班丹島才發揮他們的實力。

香港，想像不到這樣快就被攻下。僅化了十七天的工夫，只化了日軍所估計十分之一的日數。

步兵在砲兵的掩護下，攻入九龍新界。第二二八聯隊的坼喉隊長若林東一，到英軍主要陣地二五五高地附近偵察，發現英軍的佈防的虛弱本質。於是在九日黃昏時分，若林東一率領他的步兵，向城門水塘進攻。日軍的主力隨即沿着城門水塘，分兩路奪取九龍半島。到了十二日，就完全將整個九龍半島佔領了。

伊藤正德是日本人，他的《日軍戰史》是根據當時日軍軍方的資料所寫成，記述的只是日軍方面的行動。至於當時香港居民在這段災難的日子裏怎樣過活？感想如何？還是看看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醫生在

他的《香港外科醫生》的敘述吧：

日本飛機空襲香港之清晨，我正在養和醫院之宿舍中早餐，忽然聽到巨大的震響發生，首先，我意味到爆炸，到廊上察看，發現九龍的啓德機場區，爲濃烟籠罩。我付度這是空戰的演習。

我相信，當此時，除了政府的防禦當局外，一般人皆不會發覺日軍侵略香港已經開始。

隨着啓德機場的被炸，日軍兩師團，由中國邊境循陸路進攻九龍新界，那個區的英軍在衆寡懸殊下無力抵抗而退却，於是，日軍乃長驅直入。

中午，我獲得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電話，他告訴我，香港已被侵略，進入了戰爭中。

敵人的到來太快，也太突然了。香港當局雖然早有了戰時部署，但無人能預料戰爭是這樣開始的。因此，最早得知戰爭的，該是被炸彈所傷害的人。

香港的防軍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失掉了與大陸毗連的九龍半島。其後，日軍以九龍半島爲基地而隔海炮轟香港本島。同時，海空軍也出動進攻。日軍所襲擊的目標相當準確，那是日本早有圖謀，在戰爭發生以前，偽裝遊客的日本間諜，已取得必需的資料，繪成圖表。

九龍半島的全部淪陷是十二月十三日，此時，日軍向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發出最後通牒，脅其出降，而被香港總督拒絕了。

於是，日軍對香港本島之進攻，益趨猛烈。

這時，臨海炮戰極熾——香港防軍以九龍碼頭及倉庫屯儲軍用物資極多，爲避免敵人利用，集中火力轟擊。而日軍炮火則集中於銅鑼灣之油庫等目標。

當油庫燃燒，濃烟彌漫全港之時，日軍遂藉以渡海，作敵前登岸。

日軍首先登陸的地點，爲香港本島東陞之鯉

魚門，這是香港與九龍之間最狹隘之海峽。兩者相距，僅約五百碼之譜，該方面之炮台，先為日軍重炮所夷平，而日軍亦隨之渡海登陸，佔領此一重要據點。

於是日軍再向香港總督發出脅令投降通牒，但仍為楊慕琦爵士所拒絕。

日機散傳單勸港島英軍投降過「聖誕」

關於日軍攻佔九龍半島之後，一面炮轟港島，一面勸降的情形，范基平先生，在他的《香港之戰回憶錄》中，曾有較詳細的敘述，筆者當時也在香港，雖曾親受這一次災難，但與其作自我的回憶的記述，倒不如引述可靠的資料較為傳真。《香港之戰回憶錄》中有「派發傳單，日軍勸降」一節，載云：

十二月廿二日，日軍用飛機發出中英文的勸降傳單，內容詞簡意賅，當時我曾目睹，但已不能盡憶原文。大意是說：這場戰爭的結果早經預定，英軍的投降只是時間問題，現在聖誕即將到來，皇軍勸你們速作決定，立即投降，以免無謂損失，你們不僅已經筋疲力盡，而且十多天來連飯也沒有好好吃過一頓，你們若非執迷不悟，便該放下武器，接受和平，那末聖誕前夕，你們便可吃一頓熱騰騰的豐富晚餐，而一切其他問題，也可以從詳計議。

傳單的文字相當動人，尤其是所謂「一頓熱騰騰的晚餐」，特別富於吸引力！楊慕琦總督當然不會受「一頓熱騰騰的晚餐」的誘惑和影響，但是他考慮事實，的確無法再戰，並且他早已奉到英廷的密電，命令他體察情形，處理和戰大事。乃於十二月廿五日下午，宣佈投降。

是日正式停火，全港一百萬軍民於「和平」之

中同慶聖誕。這天的晚餐當然是聖誕晚餐，英軍有沒有吃到一頓熱騰騰的豐富晚餐則不得而知，但各人家裏的晚餐，絕大多數既無火雞，亦無蛋糕，「平安夜」的歌聲只是回憶。聖誕老人不見露面，這個聖誕也是我有生以來最黑暗的聖誕。

港島英軍投降「平安夜」遍地餓殍

黑色的聖誕，豈止無火雞無蛋糕可食，甚至連飯也沒得吃的人已是成千成萬。在這方面，范基平先生不及李樹芬醫生的深入了。《香港外科醫生》第99頁至100頁，描述戰爭時期，即一九四一年「聖誕節」前後的情形如下：

從日軍佔領區逃出來的人，敘述日軍之殘酷行爲，使人恐怖和憤怒難安，而在大轟炸中的香港，形同人間地獄，車經灣仔，親見屍體堆積如山，由貨車裝運往葬，我奇怪這些屍體何以無臭味發出，乃停車而往觀察，我發現這些屍體的足和掌，是蒼白色，腿脛僅剩皮骨，這是餓死者，見之悚然而復惻然。

由於炮轟與轟炸日以繼夜，居民多不敢外出，餓死的貧民，其居處陋隘，屍體無法留於屋內和生人共處，因此人們將死者拋於街頭，這是街道上屍骸縱橫的原因。

在當時的情形之下，棺殮是非常艱難的事。

在亞熱帶之香港，十二月間的氣候，有時亦會是相當寒冷的，飢餓者號寒，因而加速其死亡。此時，香港政府舉辦公共食堂以饗無食之貧民，先擬徵用一般餐館，但其容量有限，更且排隊者立於寒風之下，多有不支倒地者。排隊費時，吃過一頓後又須再排隊了。

這時，我出任糧食接濟委員，我們鑑於公共

食堂欠週，大家商量，將食堂改設於各區之曠地，這將可容納得較多，並可避免房屋受轟炸所遭致死傷。但是，我們的估計却錯誤了，日本飛機對放曠地上的人，一樣施予殘害，因謀一飽的貧民，受到傷害，死亡的數目，可以百計。

疫癘總是隨戰爭而來的，當香港保衛戰的最後階段，霍亂與瘧疾及其他的傳染病，可怕的蔓延着。對於醫生的救治工作，增加了無窮的負擔。那時的香港街道，完全談不上有公共衛生，垃圾因無人清理而堆積街頭，溝渠阻塞，污水四溢，到處都有腐屍，蚊蠅以此為溫床而迅速滋生繁殖。甚至在醫院的手術間中，也為蚊蠅的滋擾而損害到工作。

這就是當年的一幅黑色的圖畫，早在「平安夜」之前，已經餓死了數以千計的勞苦大眾。他們在和平時期，已是日搵日食，到工廠去做工的，幹搬運工作的，拉人力車的，做小販的，一旦在砲火連天之下，工廠關門，街上沒有行人，從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廿四日這十多天裏，很難支持下去，他們相繼成了餓殍，未餓死的，那能希望吃火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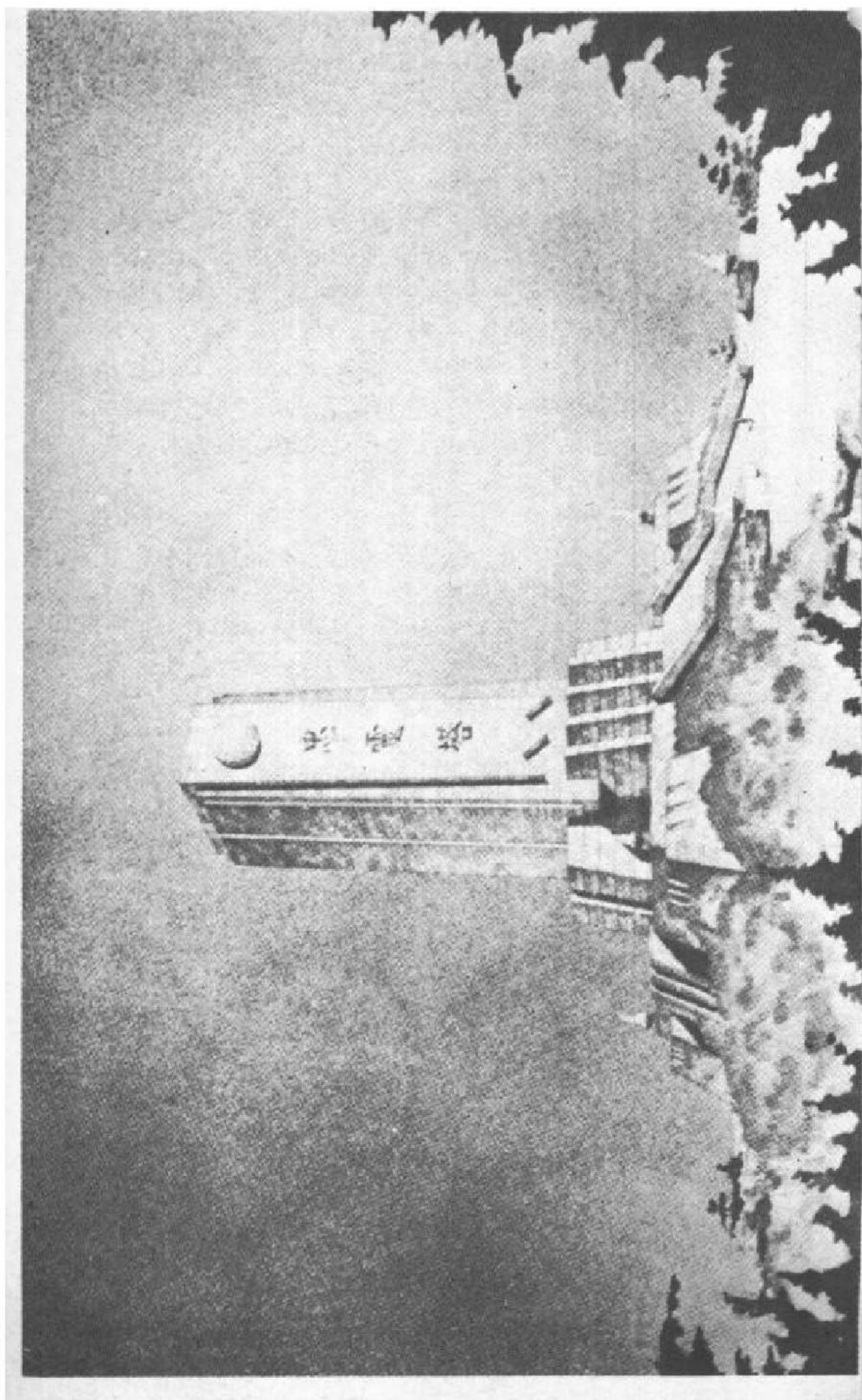
建「忠靈塔」及發行軍用手票

據日人伊藤正德在《日軍戰史》中記載，日軍攻佔九龍半島，是由日軍第二二八聯隊的坼喉隊長若村東一佔領城門水塘後長驅直入九龍市區而擊潰英軍的。至於攻打香港本島，也是由若村東一率領他的坼喉兵。泅水自北角登陸，佔領了黃坭涌水塘，然後迫使英軍投降的。

日軍對若村東一視如香港攻略戰的「大功臣」，曾頒了兩次獎狀給他，認為他是戰役中的決勝者。這個攻佔香港的小頭目，却在一九四二年日軍攻打紐西

後不久，日軍便投降，而英軍於接收香港幾個月後，將其炸毀。

而建的，該塔位於金馬崙山上（即今金鐘兵房對上的山峯），但建成「忠靈塔」是日本佔領軍為紀念在「香島攻略戰」中戰死的官兵



蘭時喪了命。

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的儀式，是在九龍尖咀半島酒店內舉行，日軍由酒井隆中將受降。當十二月十二日日軍攻佔九龍時，即以半島酒店為大本營。是以受降儀式也在半島酒店。當楊慕琦簽了降書之後，即行解下軍刀，脫下那高而帶結的帽，算是解除了武裝。從此，香港被改名為「香島」，一九四一年也改為「昭和十六年」，而香港的街道，也換上了日本天皇的名號，如皇后大道中，改為中昭和通，德輔道中，也改為中明治通。半島酒店也改為松本大酒店。總之，一切都日本化了。

雖然英軍投降了，但並不意味着抵抗就停止了。當時活躍於香港新界的使日軍聞之喪胆的東江游擊隊，就是堅持抵抗的主要力量，曾給日寇以重大的打擊。

當時香港的日本總督，最初由酒井隆以軍政府姿態統治，到一九四二年二月，酒井隆調往攻打太平洋的班丹島，香港始正式設總督。第一任日本總督為磯谷廉介，其後於一九四四年，磯谷廉介調往台灣，而以南支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兼任。田中久一既是第二任日本總督，也是中國抗戰勝利時的投降將軍。

日本佔領軍又為了紀念他們在「香島攻略戰」中戰死的官兵，特地在金馬崙山上，建一座「忠靈塔」，作為陣亡日軍紀念碑。這座「忠靈塔」所在的位置，是在現時的金鐘兵房上面的高峯上，面對海軍船塢。但這座「忠靈塔」建成之後，還未開幕，日本已宣佈投降，它在英軍接收香港後幾個月，即以炸藥炸毀。

英軍投降後，酒井隆即宣佈日軍所使用的「軍用手票」為香港合法貨幣，港幣二元兌軍用手票一元。軍票是當時日本侵略軍在發放軍餉時的貨幣。共分兩種形式，一種是將日本國內的貨幣加蓋紅條，把「日本銀行兌換券」七字蓋銷，另印一行紅字在票面上，大字為「軍用手票」，其下有「大日本帝國政府軍用手票」細字一行。另外一種為正式的原版軍用手票，

上印「大日本帝國政府」，及「軍用手票」等字。

軍票有別於日元，因日元是由日本銀行發行的法幣，軍票則是由日本政府發出的全年儲備的軍餉，故當時軍票不能在日本國內流通。它是屬於經濟金融掠奪的一種手段，即在每侵略一地，即強行以軍票購買物資，強迫商人使用，藉以達到以戰養戰，就地取材的目的。

後來磯谷廉介接任總督，宣佈停用港幣，港幣兌軍票又由二對一改為四對一。即四元港幣，換一元軍用手票。

關於日軍佔領香港期間，香港居民所受到的苦難的情形，真是罄竹難書，手頭上有一本戰後第二年出版的《香港年鑑》內有「香港淪陷大事記」一章，爰引於後，以作本文的結尾：

香港淪陷大事記

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係於民國三十年即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晨開始，而香港則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淪陷，至民國三十四年即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英海軍夏慤中將率領英艦隊入港之日止，淪陷期間共為三年零八個月又二十五日，茲將關於淪陷期間之各項大事，編錄如次，用誌不忘。

軍 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午九時四十分，敵空軍開始襲港，先向金鐘兵房投下第一彈，隨而太古船塢、九龍啓德機場、印度兵房、及九龍城外樓宇均被轟炸。

戰前越入港界被收容於集中營之華軍數百人，於是時配械出營，參加戰鬥。

敵軍循青山道前進，一部繞過城門谷前進，因防衛力單薄，開戰僅三天，九龍半島英兵被迫撤回香港，整個九龍半島遂告陷落。

深水埗，旺角，油蔴地一帶匪徒乘機發動，大肆搶劫，殷商富戶多被搶，損失甚重。

英軍退守香港後，港九交通遂告斷絕。

九龍半島英軍撤退時，自動將各重工業工廠炸毀，如九龍船塢、電燈廠、青洲英坭等均被炸，一部份機器受損壞，敵軍佔據後，修理復用。

英日兩軍隔海砲戰。

二十一日黎明，敵在港島北角之筲箕灣，及七姊妹等處登陸，攻佔金馬崙山，英軍退守黃泥涌峽，跑馬地一帶曾發生劇戰。

守香港英軍於戰事最危急時，先後將銅鑼灣各處所貯煤油自動焚燒，並發砲將油蔴地佐頓道煤油庫炸燬，兩岸煤油焚燒，火光冲天，數日始息。

香港各處亦發生搶掠，饑民遍地，政府發存米施賑。

二十五日，港督楊慕琦宣佈停戰，香港陷落，敵總司令酒井隆中將在半島酒店設軍政府，暫兼民政。

一九四二年二月敵成立香港佔領地總督，以滙豐銀行大廈為總督衙署，由磯谷廉介任總督，軍政府裁撤。酒井隆離港。

一九四二年夏秋之間，盟機開始轟炸香港，翌年轟炸益緊，目標注重船廠及海面敵艦，紅磡九龍船塢，被炸多次，最後一次被炸損壞最重，紅磡各防空洞亦中彈，洞內所貯煤油焚燒數日，紅磡小學校學生死二百餘人，樓宇損壞在三分二以上，為戰事期間港九受戰火摧殘最重要之一角。

一九四二年春間，敵計劃擴展九龍飛機場，將九龍城外太子道及宋王臺一帶屋宇工廠數百間強行拆卸，劃入機場範圍，西貢道附近各村落亦被殃及，居民喪失家屋耕地，流離失所，慘不忍言。

九龍寨城，爲築自前清嘉慶年間之數百年古跡，及富有民族性之紀念物宋皇台，亦於是時被毀。

一九四三年後，盟機轟炸益爲頻繁，太古船塢，及東區海軍船塢均被炸損壞甚重，民居亦有被誤炸而受損壞者，其損壞最重者爲灣仔乍菲道一帶，中環如威靈頓街皇后大道等處及九龍深水埗旺角等處亦略有中彈，海面敵船，中彈沉沒者多艘。

一九四四年，戰事日緊，是年二月間，東京敵酋將磯谷調任台灣行政司長，而以南支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總督，加強防衛力量，準備負隅死戰，但至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沿島及緬甸戰線之敵已全部崩潰，是年八月十四日香港敵酋奉到東京訓令，舉城投降，戰事遂於是日終止：

八月三十日，英海軍中將夏慤，率領艦隊到港，市民燃炮竹夾道歡迎，極爲熱烈。

九月九日，舉行受降典禮，敵派岡田少將代表呈遞降書，我派潘華國將軍率軍事代表團來港參加典禮，所有敵軍留港物資，均由盟軍指定交與我國接收。

民 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五日敵陷香港後，即在半島酒店設軍政府兼理民政，令港九市民組自警團，暫維治安，并採行區役制，將香港劃爲十二區，九龍劃爲十區，初名區政所，後改區役所，每區設正副區長各一人，系長若干人，在敵酋指揮下，管理物資配給、戶籍調查、以及市面衛生、人口往來等地方事務，敵另設以敵人任所長之地區事務所統轄之。

敵軍政府成立後，首先宣佈行用軍票，軍票對港幣比率，定爲一比二，至一九四二年十月，改爲一比四，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一日宣佈禁用港幣，限人民於一定期間將所存港幣向台灣銀行照一比四之定

率兌換軍票，違者殺無赦。

敵又威逼被收容於集中營之滙豐銀行副主任英人海地（Hydo）簽發五十元以上面額港幣，隨將海地殺死，光復後，此項逼簽港幣，曾宣佈停止流通，未幾解禁，與其他港幣一體通用。

關於米糧配給，敵將商民存倉米糧盡行沒收，而以每人每日六兩四之定額，廉價配給市民，至戰爭中期，香港受嚴密封鎖，糧食漸起恐慌，乃將配給制度更改，普通市民停止配給，只配給與為敵服務之公務員及為敵生產之工廠工人，與為敵建築防禦工事之坭工，米價由是飛漲，每斤由數元漲至二百餘元，無食而餓死者不可勝計，餓殍載途，目不忍睹。

人民出入口概受限制，凡欲離港者須領取渡航證或歸鄉證，渡航證可再回港，歸鄉證則不能。

敵佔港後，軍政府佈告，港九包括新界在內，居民估計一百九十餘萬人，要疏散百分之五十，指定廣九路為陸路步行歸鄉線，水路絕對禁止通行，其不及離境者，則派憲兵在街上亂捉途人，捉得後先送集中營，派船強押出境，押往何處隨意所欲，許多因無錢銀衣物攜帶而中途冷斃餓斃者不可勝計，此種強迫疏散，在戰事末期為最慘，竟有流之荒島而聽其自生自滅者。

敵總督部成立後，即組織「華人代表會」，及「華民協議會」，當會員者，多數英政府時代之紳士，其任務只為代達民意，並無權力。

一九四二年春，敵計劃將灣仔洛克道一帶劃為日人居留地，將此處樓宇一百六十餘間封佔，限居民於三日內盡行遷出，居民被迫於風雨之中扶老携幼狼狽搬出，淒慘萬狀。

敵設家屋登錄所，迫令全港屋業繳費登記，其被指為敵產者，則不准登記，產業沒收。

一九四四年夏間，因燃料缺乏，電力廠不能發電，全港電燈，停開數月，頓成黑暗世界，電車亦停開，

後敵將電廠煤爐改造，斬伐山柴代煤，電燈電車始告恢復。

裕禎公司，為敵總督部之賣毒機關，烟土由熱河以飛機運來，准烟民領牌買烟，并開設售吸所，實行毒化政策。

全彌敦道之酒樓餐室等食物館，被敵人強禁停業，損失不貲。

東華三院，因敵政府不肯補助經費，租項又復短收，擬變賣屋業不成，幾將停閉，後由各總理捐資維持，勉渡難關。

一九四四年二月田中久一兼任港督後，大開賭博，藉抽賭餉作戰費，港九兩地，賭場林立，有賭城之稱。

文 化

敵欲實行其奴化教育，在九龍設教員養成所，投考者數十人，考得後，經過六個月之訓練，即派赴各校任教員。

敵組東亞文化協進會，招引無聊文人任委員，但無公款，無事可辦，僅存虛名而已。

一九四二年春，敵報導部因洋紙缺乏，迫令各報合併出版，全港報紙只有五家。

一九四二年春，南京偽組織派員來港，設立中央通訊社，翌年被敵禁止解散。

敵在總督署樓下，設記者俱樂部，每星期招待各報記者，指示宣傳方針。

戲劇受嚴格統制，影片經嚴格檢查後始准放映。

敵設東亞學院，引誘青年人入學，另編奴化教科書實行奴化教育。

經 濟

淪陷初期，金價每兩五六百元至千元，迨港幣禁用後，改用軍票兌換，價格漸漲，至戰爭末期（一九四五）春夏間，漲勢更銳，最高每兩可兌軍票十八萬元，至一九四五年六七月回降至每兩十一二萬元，繼續降至三四萬元。

市面找換舖改名錢莊，由敵經濟部指定營業，但至戰爭末期又勒令停業。

日敵劫奪英政府時代之商人存倉貨物，用以向外地交換物資，以維持本港糧食及日用品，但至一九四三年倉貨漸竭，外貨來源漸少，物價立即飛漲，市面經濟，遂發生嚴重恐慌，無法維持。

交 通

一九四二年夏間，廣九路雖以勉強修復分段行車，但除新界尚可載客外，其餘只供軍用，海面交通，上海間有輪船開行，但至一九四三年已完全停航，澳門、廣州、廣州灣，除間有輪船開行外，更以機帆補助交通，統歸內河運營管理。

一九四二年春，敵軍將渡海小輪局部恢復，統一碼頭改作軍用，只開放尖沙咀碼頭，船少客多，極為擁擠，至一九四四年夏間以煤炭缺乏，小輪改燒木油，航行緩慢，陸上電車巴士，曾停行數月，電報時斷時續，至一九四四年春夏間起，只限於本港尚可通郵，內地外洋各處，已片紙不通。

電話仍通，但收費貴，按金巨，且商場冷落，用者無多。

雜記

敵在金馬崙山巔，建築「忠靈塔」一座，工事歷兩年，建築費甚鉅，大部工程已完，但未開幕。

一九四五年春，敵恢復港九警察，將憲兵與警察權限劃分，仍歸金澤憲兵隊長統轄。

敵厲行戶口制，每樓每戶須將居住人口多少，及戶主姓名，詳記於一木牌之上，懸之門首，名戶口札標，每區設隣保班長若干人，管理街坊事務。

敵徵營業稅，及飲食稅、娛樂稅，營業稅任意估值徵收，商民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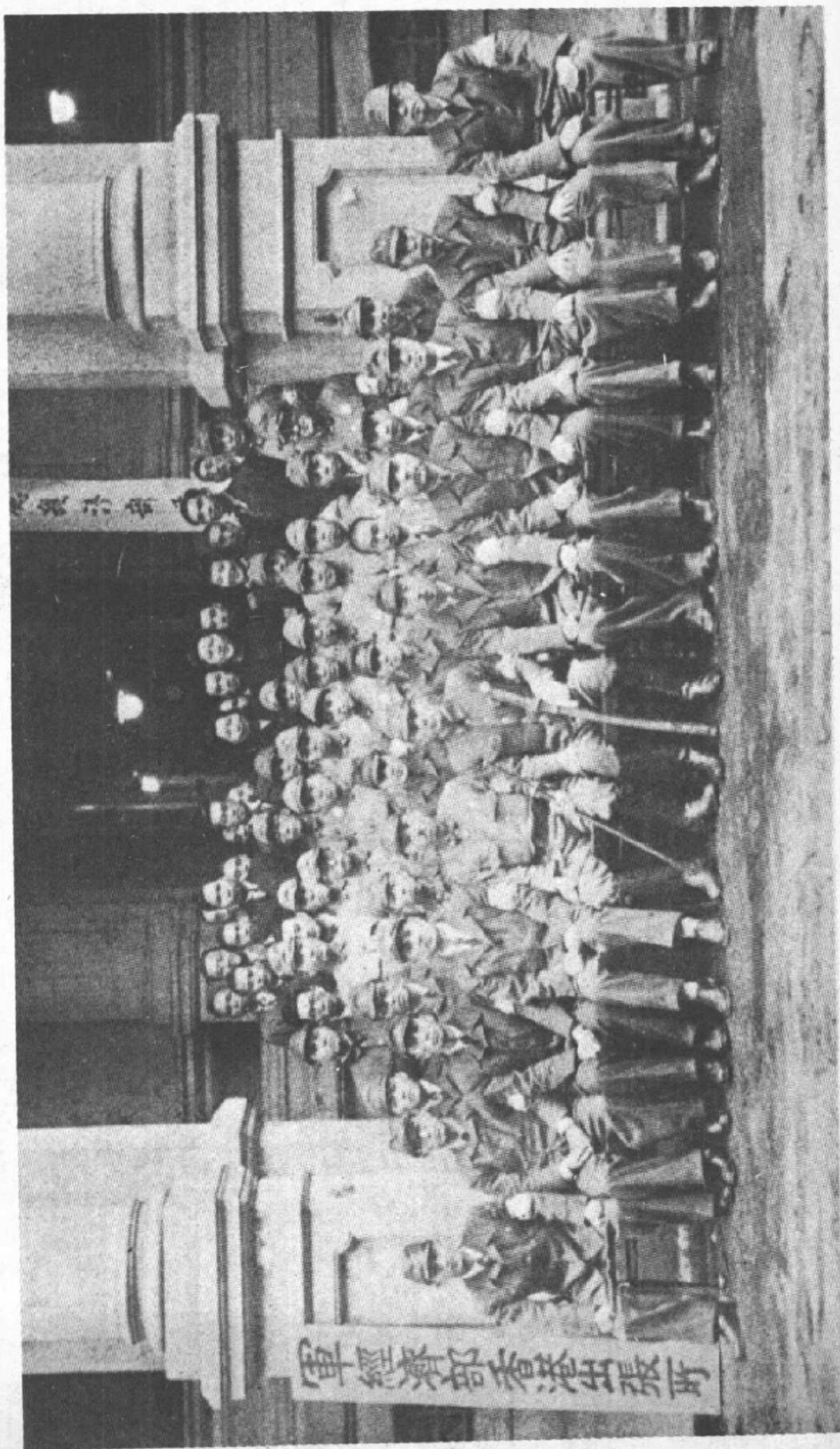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冬，敵財閥集鉅資，組興發營團，壟斷糧食，凡往粵省內地購米，須憑該團執照，米糧運到香港，該團有優先收買之權，凡收買入口米糧，只給成本及微利，貨主不得抗拒，以遂其囤積居奇之毒計。

一九四五年敵將投降時，將劫來之物資，如棉紗、紙料、香烟等，任意送贈附敵漢奸以酬其勞。

日治時期
的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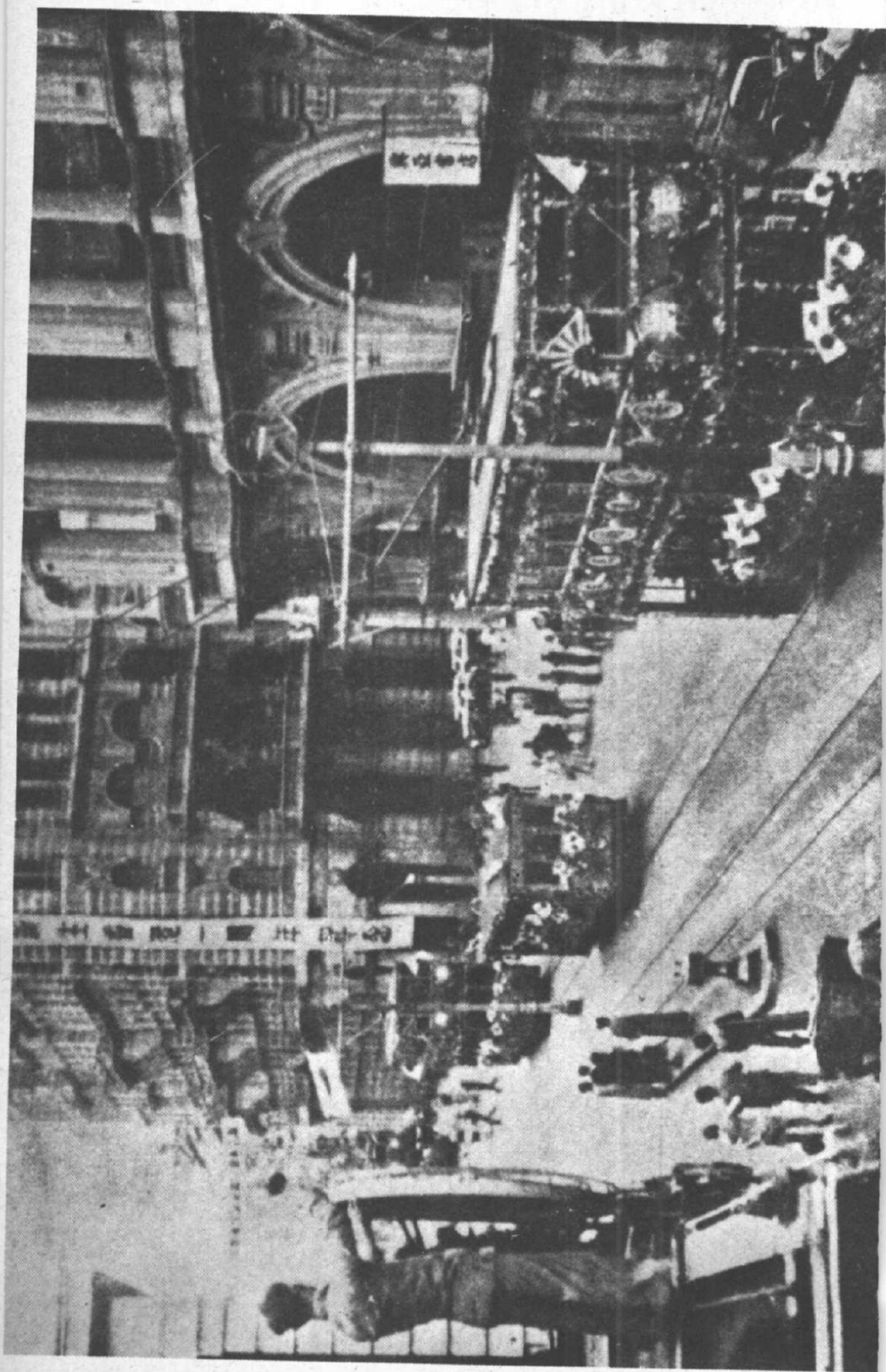


日本香港軍政府經濟部全體行政人員合攝。



輔道中遊行，電車是由日軍裝飾的。

為紀念日軍攻陷香港一周年，佈滿日本旗幟的電車，在中區繁盛的德



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軍馬牽入凱旋門的情形。看那衣香鬢影的熱鬧場面，令人想像郭子猷便是當時的著名騎師。圖為一九四二年冬，一場冠日治時期，日軍爲了點綴昇平，急於在香港恢復賽馬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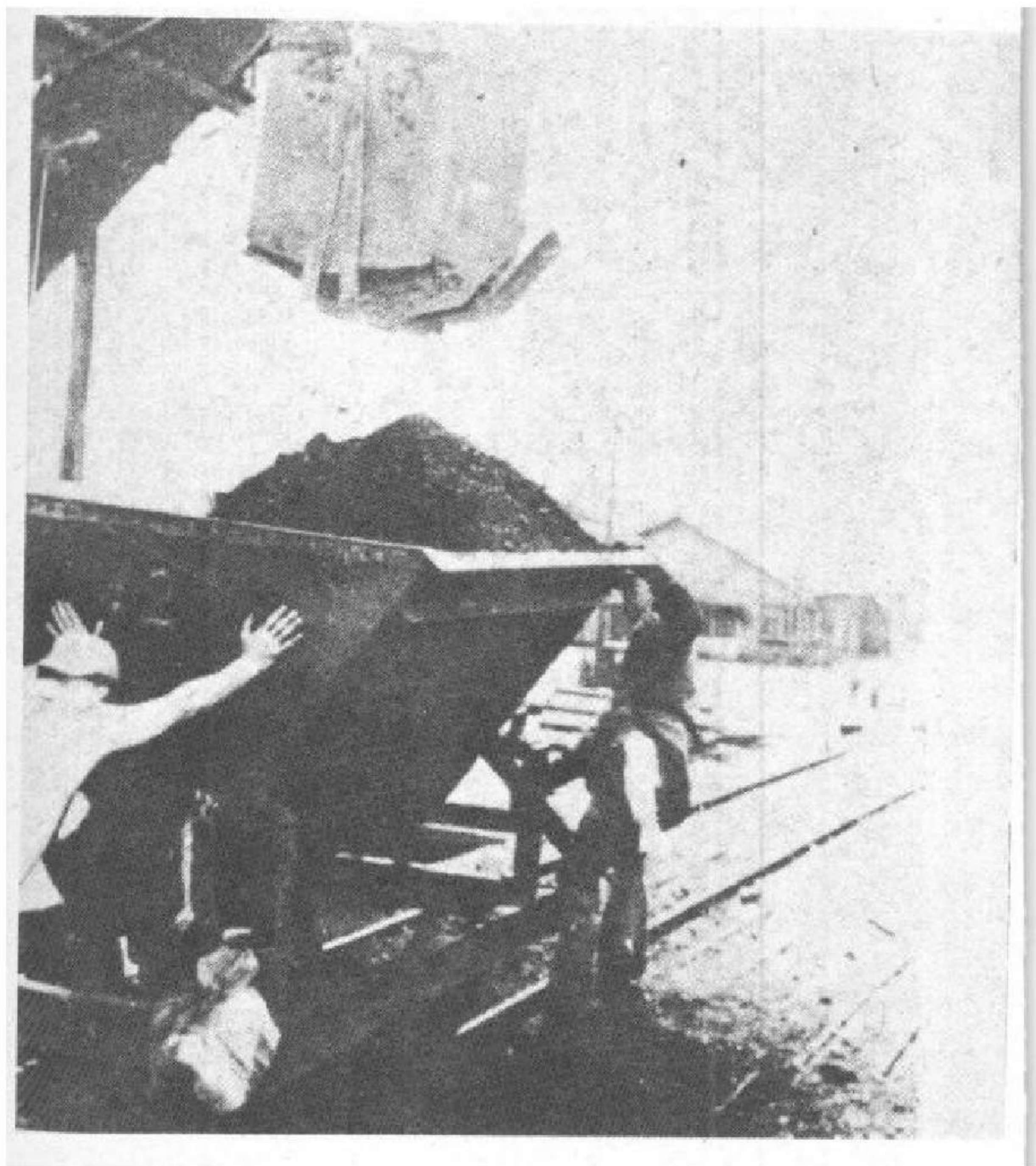
右下角為滙豐銀行負責人的親筆簽名，此人於事後被日軍殺害。

圖為日軍佔領香港後，迫令滙豐銀行發行的十元「迫簽紙幣」。



東江游擊隊，到處襲擊日軍，這是散伏作戰時所攝的。





落入日軍手中的戰犯，真是連奴隸都不如。圖為一名盟國戰犯，在日本替日寇開取煤礦時的情形。

日治時期的香港

葉德偉

日軍的行政措施

香港失陷後，日軍控制下的「香港新聞」即宣佈「香港的統治方式將不會與韓國及台灣類同，而會視作一個堡壘看待。」由於香港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而且又是中國軍需品的主要補給站，故日軍佔領香港後，即調派25,000人分駐各地要塞，而其艦隊亦在港海不斷巡弋。另外，日軍更加建砲台及防禦工事，以便應付盟軍的反攻。在整個日治期間，差不多在每週的報章上都有刊登演習和呼籲市民提高警覺的新聞，由此可見，日軍對警衛工作是相當重視的。

爲求取鼓勵某些中國人合作和支持，日軍於1942年1月1日成立了「地方行政部」，名義上是「保障」華人以及非敵人的生命財產。10月，日軍召令了一百三十三名有地位的華人到半島酒店開會，解釋日軍攻港的目標是攻擊英國及其盟友，而並非中國人；又謂中日乃屬同一民族，故應該合作。到了1月21日，日

軍政府將港九劃分爲十八個「區政所」（港島十二個，九龍六個），而每個區政所均由一名華人管理。此後，舉凡工商、醫療、福利、糧食配給、戶口調查等都由區政所辦理，而所有的區政所則歸由日軍之「地區事務所」統轄。

1942年2月20日，東京正式宣佈香港爲日本佔領地，於是軍政府的職務遂告結束。日本司令部正式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爲香港總督，而平野茂則爲副督。

任命發出以後，原位於九龍半島酒店的軍政府司令部即行解散，而在中區滙豐銀行另立總督部。總督部成立後，即解散由中華廠商會所組成的「新生委員會」（按：該委員會成立於42年1月12日，乃是一個代表市民的組織，主要的工作是反映市民的意見和心聲），而改立「華人代表局」（Chinese Representatives Council）和「華人合作局」（Chinese Co-operative Council）前者共設議員三人，而後者則設21人。兩局的首長均由工商界名人出任，職責與「新生委員會」大致相同。

1942年3月10日，日總督部又成立了「地方法律辦事處」及「公平法庭」。到了28日，又修訂了「佔領地（香港）法例」，規定所有人境、離境、居留、經商的人士一律都須要得到香港總督的批准。稍後，再頒佈了「出入境法令」，規定離港人士必須填報申請，詳細說明理由，取得渡海證或回鄉證後方可離境。這個法令，目的是爲防止國民黨高官（日軍通常誘使他們出掌行政職務）、抗日的愛國分子和共黨黨員離境。

雖然，日軍一方面竭力防止上述人士離境；但爲求易於駕御華人和解決糧食不足的難題；故又成立「遞解部」（Repatriation Bureau），大量驅散華人離境，

並期望將香港的一百六十萬人口減至六十萬。1942年1月，日總督部頒令「所有沒有工作或居留證（俗稱「良民證」）的人士，都必須離境。同年7月，日軍又驅使一些飢餓窮困的人士到大陸去。到了43年3月，由於糧食問題日漸嚴重，日軍的政策亦顯得更為強硬，在街頭大肆捕捉市民，用船強行將他們送到廣東沿岸，然後丟下不顧。據估計，被無理驅逐的華人平均每日達一千多人。

日治時期市民的生活情況

在日軍統治香港的期間，市民的生活是困苦悲慘的。在糧食嚴重缺乏以及生命毫無保障的情況下，大部份的居民都在恐懼和飢餓中渡日，日軍取得香港後，即封閉各個倉庫，不但不許商人提取貨物；還對進行請願的十三名華人代表恐嚇，聲言請願是不服從總督命令的行爲，再犯即立予斬首。這種壓制民意的手段，令居民甚感不滿。

1942年8月，日軍又以興建五百間「慰安所」（軍妓營業居住的地方）爲理由，限令灣仔大佛口一帶的居民遷出，日軍並同時配上刺刀，逐戶拍門，強行迫令居民搬出。

在日治初期，居民每人每日可獲得六兩四錢的米糧，這僅可供餬口之用。到了1943年，因糧食問題日益嚴重，日軍仍嫌「六兩四」太多，遂進一步減少配糧限額，故令很多人餓斃。

醫療方面。港島的瑪麗醫院被闢作日本陸軍醫院，而東華東院則被用作爲日本海軍醫院。至於有病的本港居民，則只好到廣華醫院和一些私人醫院就診，如

寶血醫院等。

港日停戰後，各行各業亦逐漸回復正常。公用事業方面，電力於1月11日恢復供應，私用者每度的收費為26仙。食水於同月24日開始供應，當時每100加侖的費用為15仙。後來水費減至每千加侖45仙；但每個家庭需要繳交25元軍票的保證金。

交通亦於一月間逐漸回復正常。1月10日，中環至尖沙咀的渡海小輪恢復行走。同月25日，四綫巴士亦陸續開始行走，車費最少為五個仙。到了27日，西環至銅鑼灣的電車綫亦相繼投入服務；至3月18日，全綫電車才完全恢復行走。纜車在6月5日才復行，但票價比戰前貴了十倍。火車雖然照常服務，但班次極不穩定。

1942年1月22日，郵遞服務亦回復正常，不過服務範圍只限於日本、台灣、中國、澳門、滿州國和中南半島之內；而掛號及包裹服務則一直未恢復。至於電報服務，亦在同日恢復，但只局限於廣東、日本、仰光等地。

日軍的血腥暴行

所謂「寧做太平狗，莫作亂世人」；人在戰爭中的價值真的是連狗也不如！港人在日軍眼中，自然也是狗都不如。

在日治期間，居民每天通常在天未亮時便要到「米站」輪購「六兩四」。由於每區的米站只得一、二個，故輪購的人龍便延綿數條街。日軍通常站在人龍旁邊，不時的使用槍托、皮靴向人龍亂打亂踢。有時，因過份擁迫，有些人便會被擠出人龍，而當他們欲迫回去的時候，則往往被日軍強指為「打尖」，男的輕則毒

打，重的則當場斬首；而女的通常被迫令脫光衣服，赤裸示衆，有時，一些婦女因受不了這種侮辱而即行自殺！

另外，在日總督通令禁止使用港幣後，日軍便大肆搜查，一經發現居民依然藏有港幣而未兌換的，則施加酷刑，毒打、「灌水」（把污水或辣水灌入腹中，然後踏受灌者腹中，使水從口鼻噴出）、「老虎橈」、「脫指甲」、「夾手指」、「放飛機」等，無奇不有，被施刑者往往因抵受不了痛苦而死亡！

日治時期的金融

日軍佔領香港後，即於12月26日大量發行日本軍用手票（簡稱軍票），並宣佈一元軍票的面值等於港幣二元（按：1942年10月一元軍票更擴大至可換取港幣四元，其後比率更大）。自此，軍票即成爲香港合法和通行的貨幣。

日軍爲求進一步套取中國和澳門物資起見，又另發行爲數一億一千九百八十萬，面額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及五百元之滙豐銀行紙幣（又名「迫簽紙幣」）。到了1943年6月30日，更限制停用港幣，迫令市民將港幣兌換軍票。日軍搜刮得大量港幣後，便到當時的澳門售物。這樣，港幣的作用便全由軍票所取代。

另外，日軍政廳經濟部又命令銀行組織「軍公認錢莊會」（按：總督部成立後，易名「錢莊同業公會」），並許其中的28家銀號在1月18日復業。當時，這些銀號的業務範圍只限於買賣大洋（國幣）及港幣（按：軍票不准買賣），而銀、鎳、銅幣則只准買入，不准賣出。

銀行方面。日軍於1942年1月，命令部份外商及華商銀行臨時開放三天，並准許個人的活期及儲蓄存戶提款，每戶提取全額以不超過三十元為限；至於提取者，則只限於「中立國」人士及「中立」華人。還有，當時規定個人存戶每月只許提支港幣300元以內，而國幣存款則不許提支。至於商業存戶，需先填報「預令拂戾許可申請書」，並附同「從業員洽料明細書」，交由銀行轉送日軍政廳經濟部核准後，始許提支。而商店僱員則每人每月只限提取50元薪資。

至於那些「非中立性銀行」（按：指英、美、荷、比、法等交戰國的銀行），日軍則逐一進行清算。1942年4月11日，日駐港總督授權「橫濱正金銀行」清算滙豐、渣打、有利、華比等四間銀行的資產，同時命令「台灣銀行」對萬國寶通、大通、美國運通、友邦、安達、荷蘭小公等銀行進行清算。總督部又命令以上銀行的債權人，須在1942年4月13日至27日期內，向各有關銀行辦理債權登記手續。接着，又清算英屬通濟隆及新沙宜銀行、比、法合辦之義品放款銀行、中央銀行、廣東銀行等。1942年6月15日，日總督部批准被清算銀行的港幣存戶，首期可提取百分之廿的款項；不過，若提取超過五千元以上者，則加以限制。

總括而言，日治時期金融的特點很多。其一是金市、銀市、滙市、股市的活動均告停頓；其次是港幣成爲了黑市商品；此時澳門已取代了香港地位，成爲投機家的樂園。而香港的物價則急速上升，通貨膨脹問題嚴重，民生困苦。

抗日組織

在日治期間，反日活動幾沒有止息過。由於日軍對香港進行突擊戰，令大部份愛國分子都未能及時逃亡，加上日軍佔領香港後，即封鎖碼頭、鐵路，並大肆搜捕反日份子；使這些人士更難逃離香港。幸好，兩支反日隊伍均先後協助愛國分子逃亡，這問題才得以解決。

香港陷落後不久，中共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即加入香港的抗日活動，安排愛國分子偷渡回國，並進行偷運物資，襲擊倉庫，攻擊日軍哨站等地下活動。

另外，一支由外籍軍人組織成的隊伍——「英國軍人援助組」（British Army Aid Group；簡稱B. A. A. G.）亦從事協助軍人逃亡大陸的活動。該組織原本是隸屬印度德里（即今新德里）的英國情報總部；在香港失陷後，才在廣西桂林設立總部，而活躍於惠州一帶。該組織的成員約一百人，包括歐籍軍人和家屬，主要的工作是協助集中營的戰犯逃亡，並安排他們偷渡離國。

到1942年上半年止，兩組織共協助了近二十萬人離開香港，而他們主要是從海路偷渡回國的。當時，偷渡客的逃亡路綫主要分為兩條，一是由元朗入南頭，然後再北上太平入廣州，另一路則由粉嶺入隆關，而多以惠州為目的地。（見圖，第257頁）

雖然，該兩支游擊隊並未能大規模對在港日軍作戰，但他們的零星戰術卻使日軍終日疲於奔命。

集中營內的外籍人

1942年1月8日，日軍出版的英文報章聲言一共俘虜了11,241人，而他們分別被囚禁在深水埗、亞皆

老街、馬頭涌、赤柱等營房內。由於日軍並沒有履行「日內瓦戰俘協議」，給予戰犯適當的看待和照顧。因此，集中營的生活是相當困苦的。

41年12月27日，日軍將7000戰犯囚禁在深水埗兵房內。由於過份擠迫以及糧食不足的關係，故很多人因此患上痢疾而死亡。日軍有見及此，遂將二千人召離集中營，分配到各個營地內，並配給一些牛肉給囚犯。另外，又准許囚犯親友攜帶食物包裹到營內，情況才逐漸轉好過來。除處理一切的營內雜務外，囚犯通常會被運往外地替日軍工作。

1942年9月，700名囚犯被押解到日本的工廠和煤礦區工作。九月廿七日，一艘日本船在押解1816名囚犯途中，被美艦魚雷擊沉，結果有1092人死於此次事件之中。

不過，被囚於馬頭涌營房的印度籍戰犯，他們的待遇則較深水埗兵房囚禁所好得多。一部份屬星加坡、馬尼拉的印籍軍人更獲得釋放，返回他們的家鄉。至於一些肯為日本人做事的士兵亦立即獲得釋放，故此到了日軍投降的時候，難民營內只剩下了三名印籍士兵。

1942年1月20日，日軍又將所有敵對國戰犯的家屬一並囚禁在赤柱的平民拘留營內。被拘留者約三千人，其中荷、比籍的約佔60人、美籍的約為291人（其中十二個是不足三歲的嬰孩）、英籍人士則佔2325人（其中91個是不足三歲的嬰孩），他們大多是軍眷家屬，而兒童則約有三百人。由於營地狹小，居住環境十分擠迫，加上又缺乏營養食物和衣服，故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拘留期間，有682人患上瘧疾。

大部份被囚禁的人，均處於飢餓和疾病的交侵底下。故到香港重光的時候，幾乎三分一的囚犯均患上

疾病，而一般體重都比戰前消滅了幾十磅左右。

人口總清查

日軍在佔領香港幾個月後，曾經搞了一次「人口總清查」，在這次「清查」中，曾經殺了不少人。這次「清查」，在香港、九龍、新界三個地區同時舉行。那幾天，漢奸報紙上，和在街頭上都刊登或張貼了以日本「香港總督」磯谷廉介署名的「曉諭」，說什麼「清查人口關係社會之安寧與秩序，事體重大，對於軍警執行職務，必須徹底合作，毋得故違」。密偵（便衣特務）們和區長們（當時日本侵略者把市區分成若干區，設有區長）也到處散佈空氣，說要搜查「抗日份子」，弄得人心惶惶。

這一天，所有交通，包括海上小輪全部停止，市面上一切行動完全停頓，人們被迫留在家裏不准外出。街上只有日本軍車和一小隊一小隊日軍穿梭往來，到處呈現一片白色恐怖的氣氛。

到了上午九時，各個家庭的大小大小都要照日寇的規定，由家長率領，在門口排隊站立，並且不准攜帶任何物件，等候日軍前來檢查。那時，人們住的雖然是三、四層高的舊式唐樓，但每層樓住三、四家人，連同地下舖位，一幢唐樓至少也有十來家，幾十口人。大家排成長長的行列，互相連接。於是街道兩邊，出現了一道道人龍。人們內心都惴惴不安，不知道會有什麼災禍來臨。

乘着軍車的日本鬼子，這時便開始站在人們的面前。

一個日軍隊長，跟着幾個日兵，還有個通譯，成爲一組，到了每一戶，便喝叫：

「戶主的有？」

作為戶主的家長不得不應了一聲，站了出來。

日寇打開了一本「戶籍冊」，叫着一個一個人的名字，被叫的要大聲回答。點齊了人數，是相符的，這批日軍便入屋搜查，名為防止有人藏匿，實際上是翻箱倒篋，甚至撬開抽屜，把稍為貴重一點的東西，都劫掠而去。

一位老香港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時說：「有一家人，因為一個老太婆是癱瘓了的，不能走動，這家人以為這樣的病人不用在門口站立，便沒有同她下來。不料日軍進屋看見了，硬把這老人家拖出來，從樓梯摔到街上。老太婆已經風燭殘年，又身患重病，怎禁得這樣的摧殘，結果是當場死去……

又有一家人，有個孕婦，剛生下孩子，不能行動，躺在牀上。喪盡人性的日本鬼子，也把她架起來，扔到街上。這個不幸的女人死了，連初生的嬰兒，也遭受到虐殺。」

有些人家，因為有一個家庭成員沒有趕得及回來，點名時不在，便被日寇指為抗日份子，全家人拉去刑訊，吊起來毒打，夾手指，灌辣椒水，婦女還被凌辱，造成許多家破人亡的慘劇。

在清查期間，有些人不慎，誤過馬路，被日軍看到了，舉手就是一槍，當堂橫屍路上……

諸如此類的事實，不勝枚舉。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這次「清查」中，被殺害和被捕失蹤的在二千人以上！

數千香港青年埋骨於海南島

日佔時期，香港的生活是苦不堪言，許多青年人都想離開香港到外地發展。可是四周圍都是日軍的天下，想離開香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那時，剛巧日軍要在海南島石碌地方開挖鐵礦，需要大批勞動力，便在香港招募工人。

他們開出很優厚的條件，許多急於離開香港的青年人都上當了。他們雖然知道「日本仔」的話不可信，但總覺得海南島比香港大得多，有活動的餘地，便貿貿然報名到海南島去開礦，等到知道事實真相時後悔已經嫌遲了。

當年日本人用欺騙的手法，分三批地收買了七千名壯丁到海南島去，就是利用了有些人以為到海南島求生較易的想法。日本侵略者迫騙青年海南島去，實際是要為日軍開鐵礦，築公路，建機場……

被騙的青年「報到」之後，一律住進名為臨時收容所的集中營，以後就不准外出。到了某日出發，日本侵略者就用大卡車把人們載去碼頭落船。這些船，都是非常舊式、簡陋的。一落到船，就遭受難以描述、難以容忍的虐待。日本兵站在艙面，用皮鞭抽打，槍托頂撞，吆喝着：

「下去，通通的下去！」

「……」

這樣，把人們硬塞到船艙裏。一個本來只能乘載一百數十人的艙，竟塞下了幾百人。船艙裏密不通風，又濕又臭，任何人都難以忍受。要想到艙面透透氣嗎？日本兵持槍守住艙口，有誰稍為動彈，便加以無情地毒打。人們連睡下的地方也不夠，只能擠迫地挨坐在一起。經過了四天地獄一般的熬煉，船才緩慢地到達目的地。在這四天內，受虐待、疾病折磨而死的已不

少，死了的人都被敵兵拋下海去餵鯊魚。一般病倒的更在半數以上。到了海南島，人們就立刻被驅趕到工地，強迫下礦、修路，這些苦工，勞動強度大，吃不飽，又受折磨，加上水土不服，不到一個月，死亡的便達到四分之一。其他的人，在後來的日子中，身體越來越差，而受到的迫害越來越重，死亡數字也不斷增長。到了日寇投降時，這批人能夠達運地生還的不及三分之一，而能回到香港的，就更是寥寥無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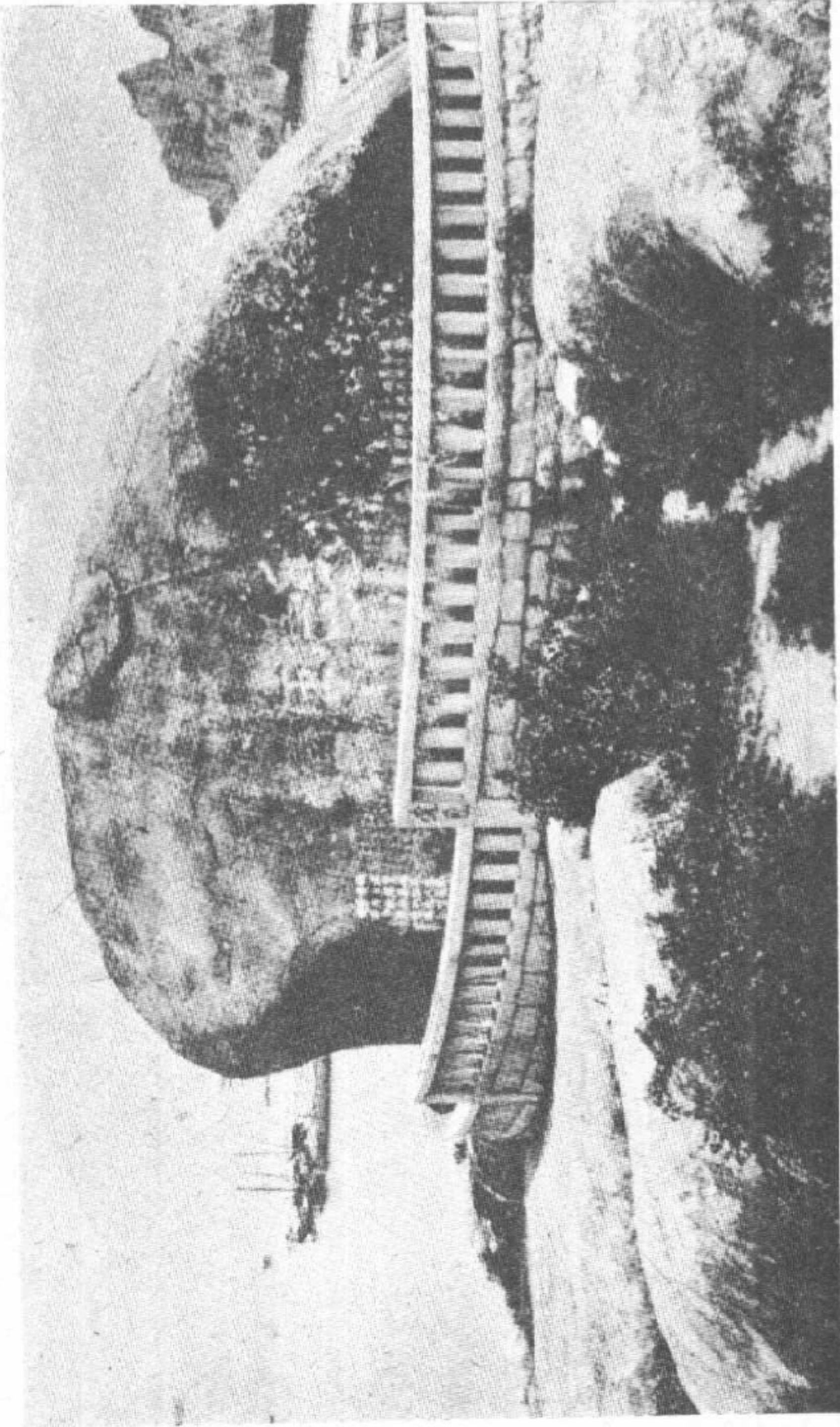
宋王臺的變遷

宋王臺位於九龍灣兩岸，即九龍城以南、啓德機場之西，亦即馬頭角的西北部一個被稱作聖山（Sacred Hill）的小丘山上。這個小丘高約114呎，周圍長數百呎。山頂原本有三塊大石，疊成品字形，而其中一塊石是刻有「宋王臺」三個大字，據說這是二帝的車駕離開九龍後，本區居民為紀念他們而刻的。

1860年的北京條約簽訂後，使九龍半島割於英國，港府就銳意發展本區。十九世紀末，商人開始在聖山採石，用以供建築材料用途；因此在1899年2月時，何啓律師代表民意，請求立法局立例禁止，以免這古蹟受到破壞。於是通過「保存宋王臺條例」。而政府也同時在山麓豎立石碑，刻上「此地禁止採石以保存宋王臺古跡」等字樣。

1915年，政府擬拍賣該地，於是陳伯陶、賴際熙和數位太平紳士代表民意，籲請政府永遠保留該地區，以保存史蹟。結果，港督梅軒利爵士准予保留。

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後，於是在1943年1月9日，日人把聖山炸毀了，而刻有



1942年春，富有歷史紀念價值的宋王臺，因擴建機場工程而被日軍拆毀。
圖為二十年代時的宋王臺。

「宋王臺」三字的巨石，則僥倖地還能保存，但已堆疊於草莽之中。

1945年，香港重光，港府當局依從趙氏族人之請，在聖山原址(現已為啓德機場一部分)西南數百呎外，即譚公道之西，建「宋王臺公園」；並把巨石削成方形，移置於園內，而且更刻有「九龍宋王臺遺址碑記」一石，以說明這段古跡的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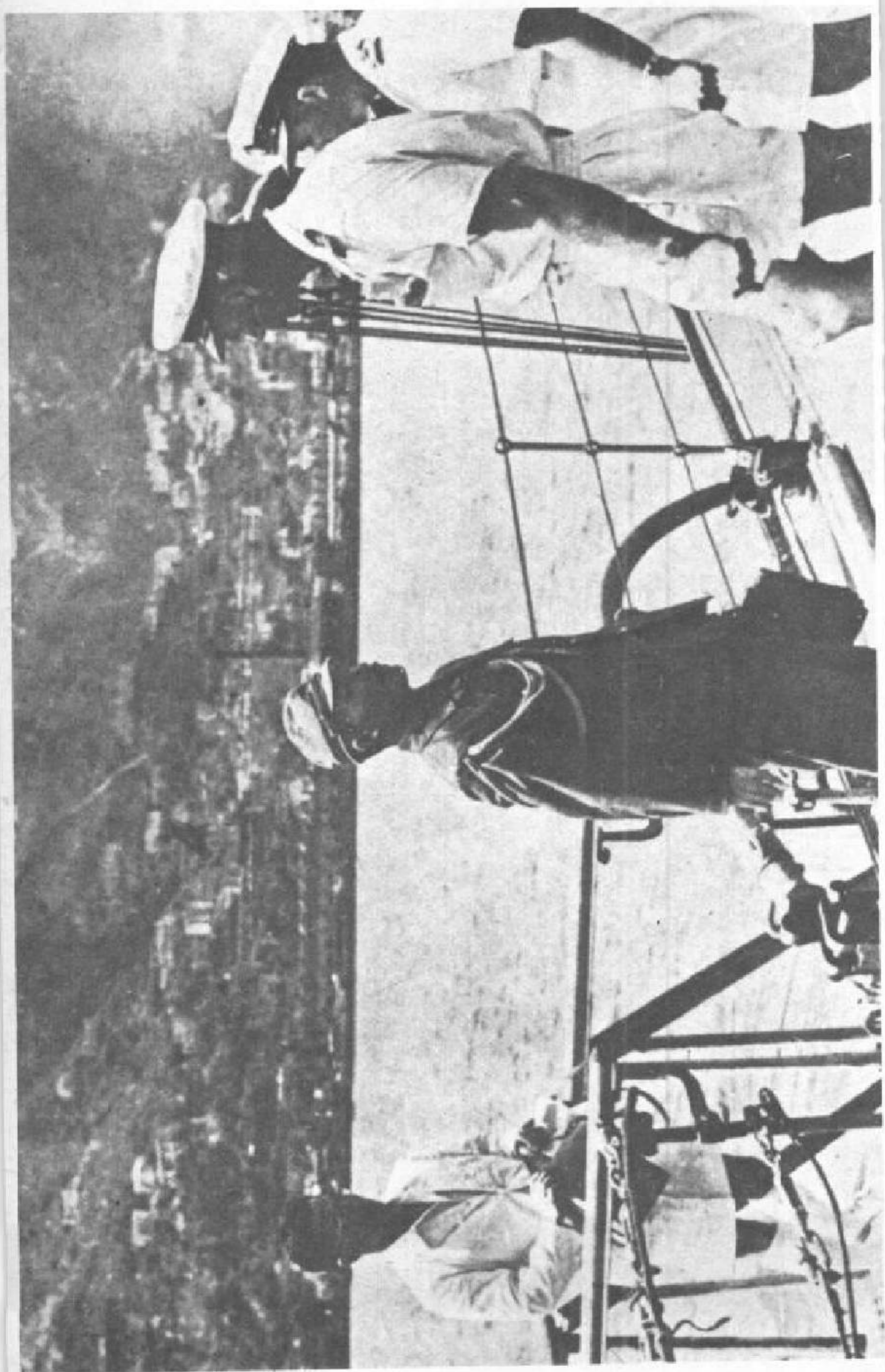
香港重光



1944年10月16日，一架美國轟炸機（頂上）與一架日本戰機（圖中靠左）在香港上空發生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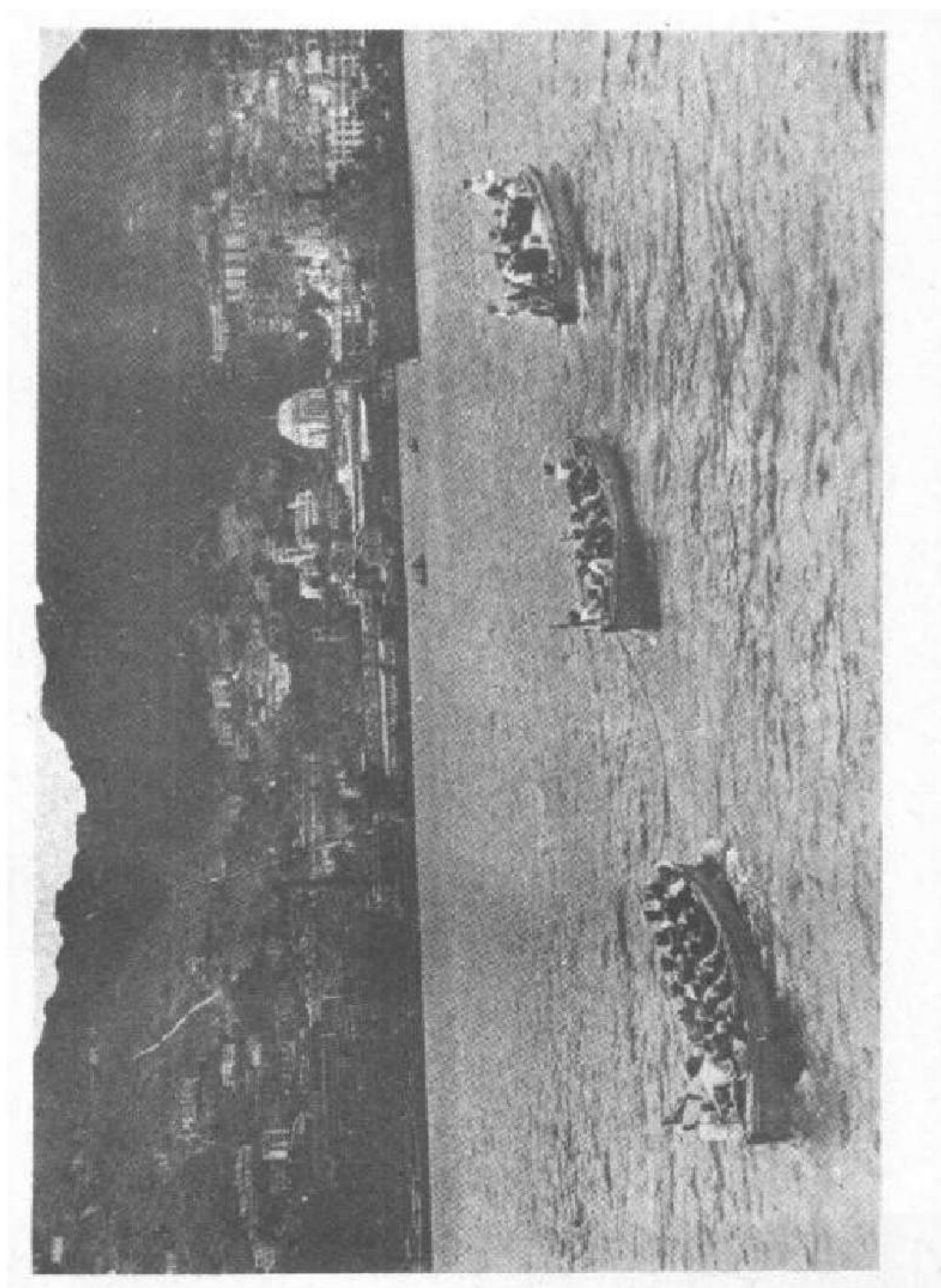
香港。圖為日軍代表上艦與他交談時的情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卅日，英國夏慈將軍（右方較高者）率領艦隊抵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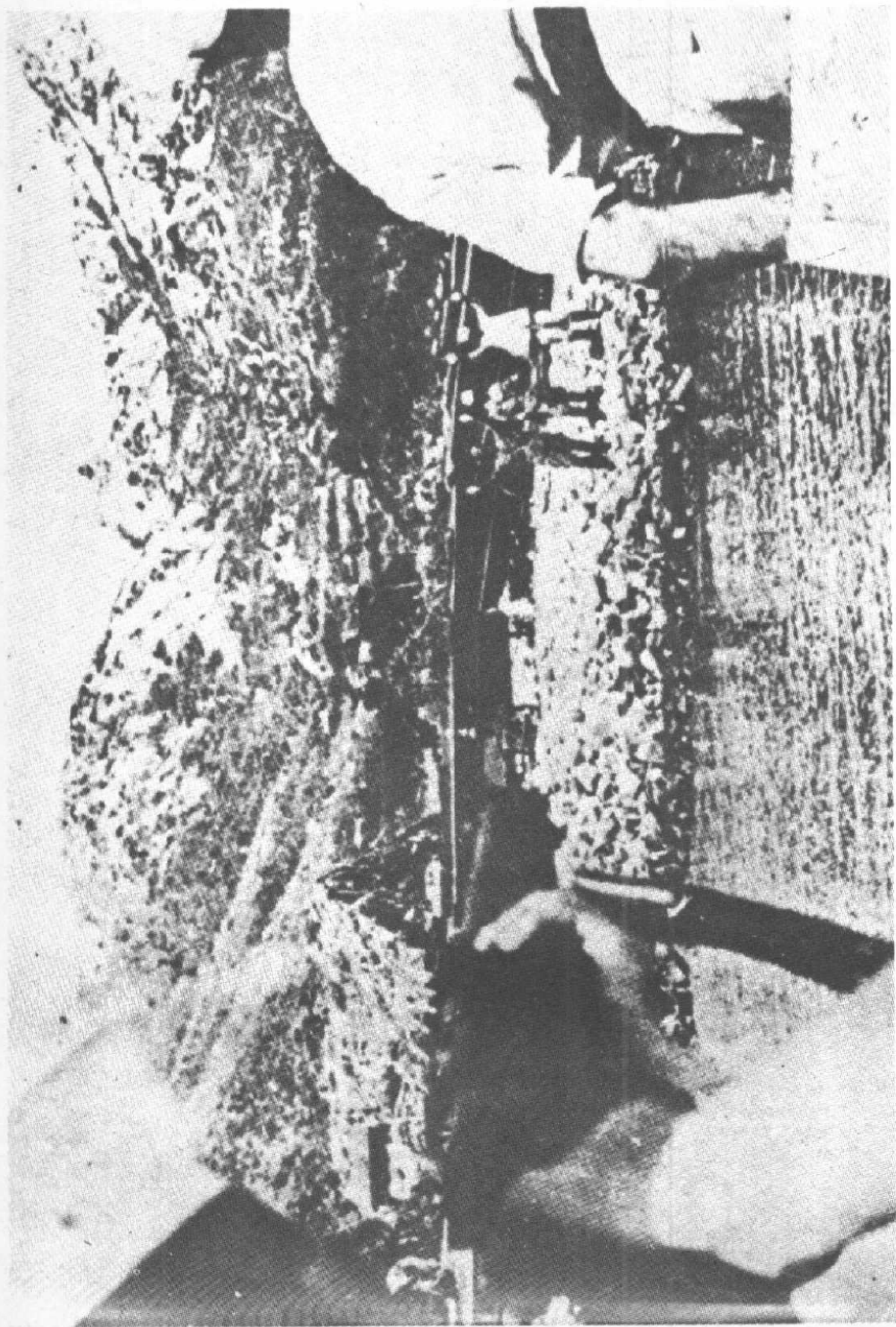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八月卅日)

英國皇家海軍坐小艇前赴港島接收日軍的統治權。



駐防索客灣的日軍部隊向盟軍投降。



若き人々へ!

嵐は強い樹を作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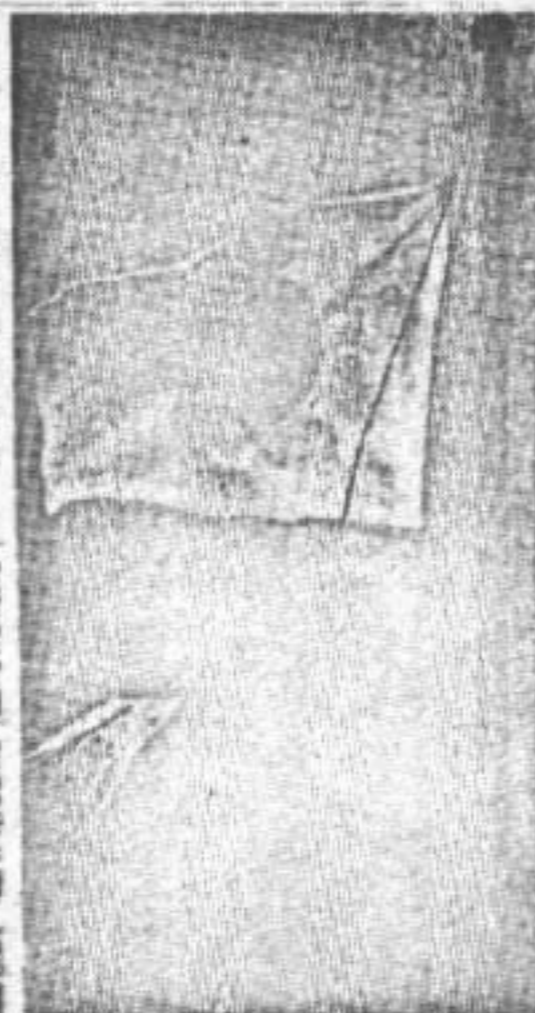
日本の希望はたゞ君達

一億手をつなげ苦しく長い荊の道



く仰と光御の世き暗を上聖 哭働我に日の史歴きし悲・前城宮

宮城前、悲き歴史の日、我ら働いて泣く。聖上の世は、光と仰ぐ。暗き世を、上へ。...



行く手に敵の三つの眼

今より不足勝ち 同胞助けて戦後かう

軍機厳守 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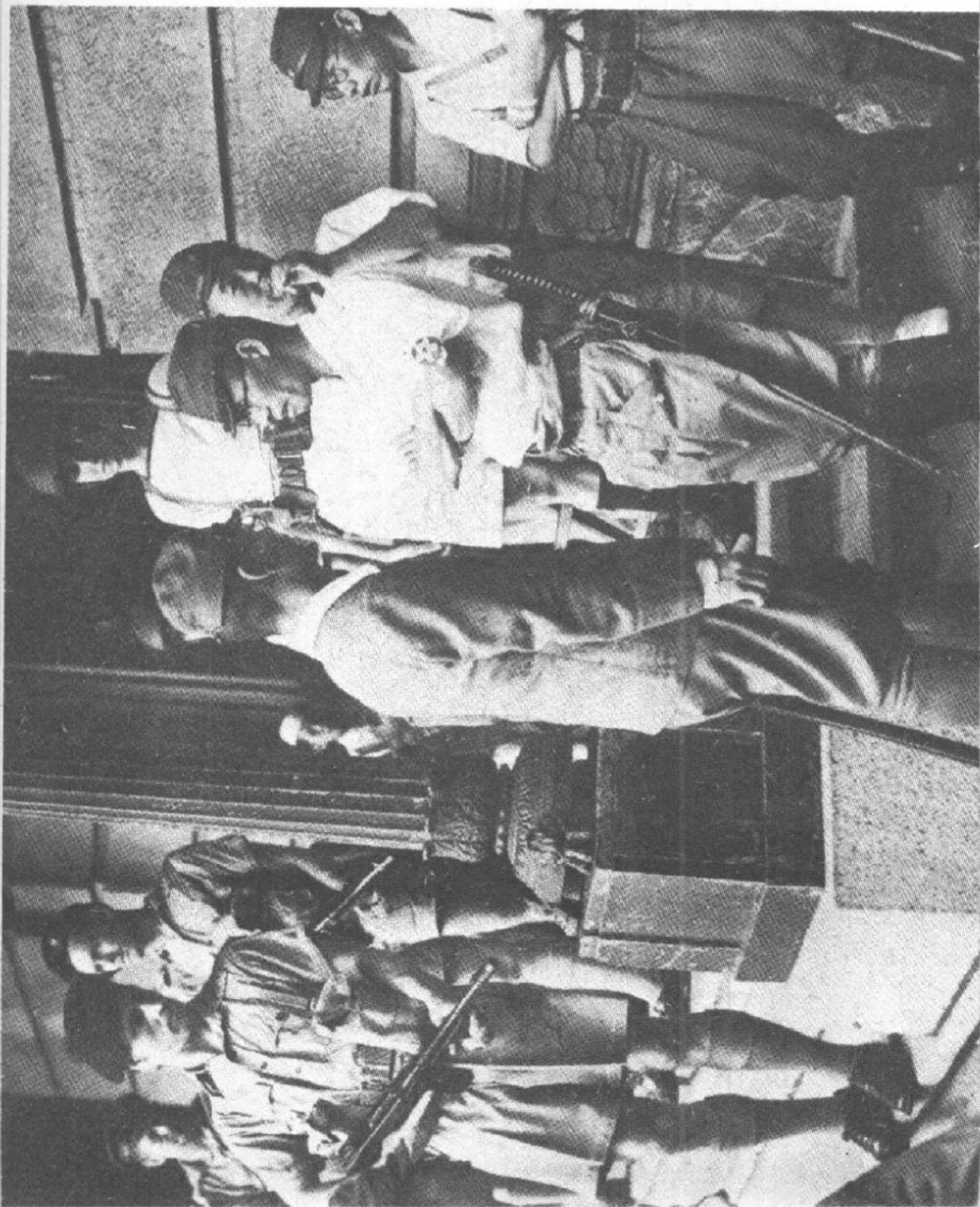
結束一秩序護ら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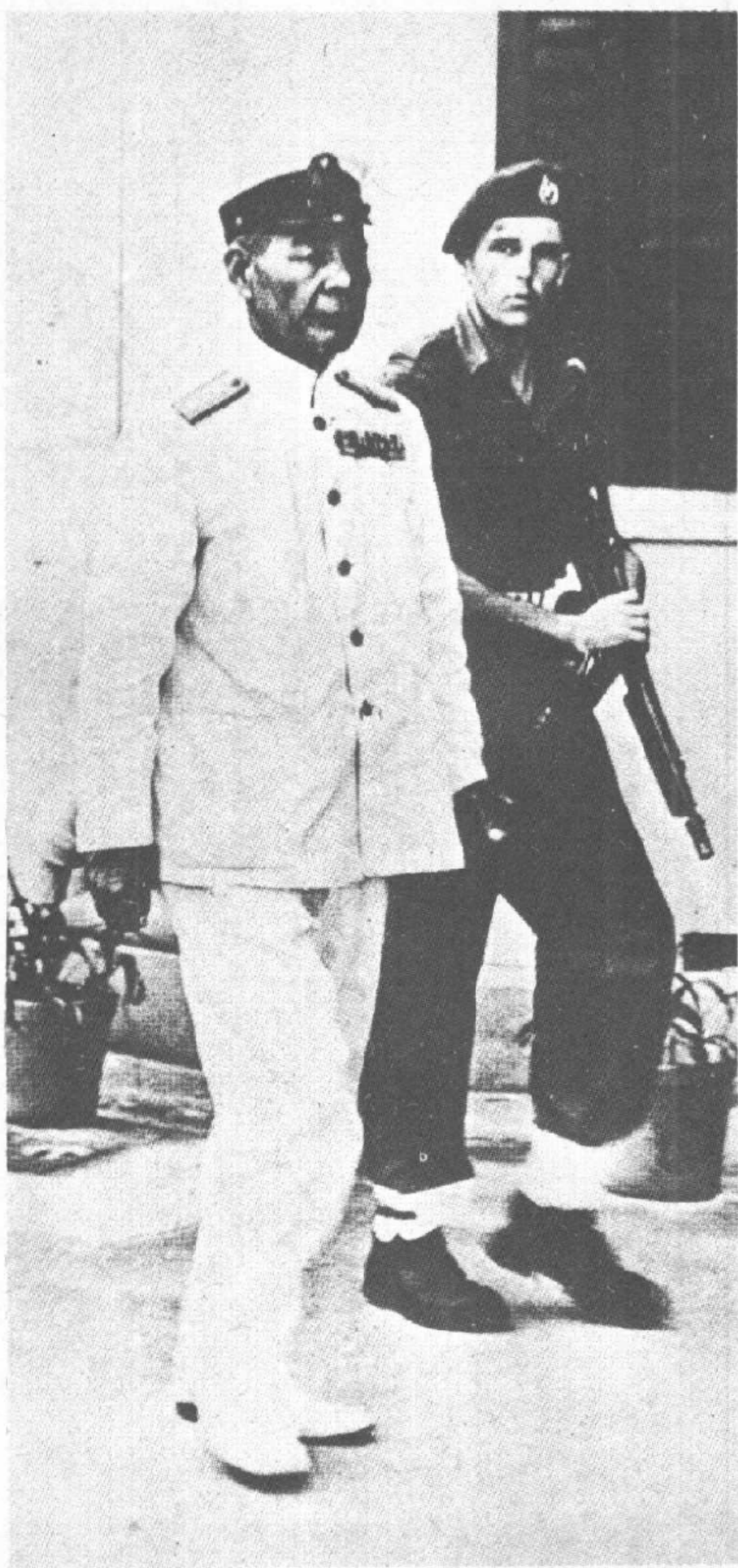
引繼いで踏止まる

秩序恢復の目ざす歩む者

1945年8月15日「朝日新聞」報導了日本宣佈投降之消息。

淪為俘虜的日軍，在英軍的監視下，仍擺出一副傲氣。





日本海軍中將藤類太郎在一名英軍押解下，前赴港督府簽署投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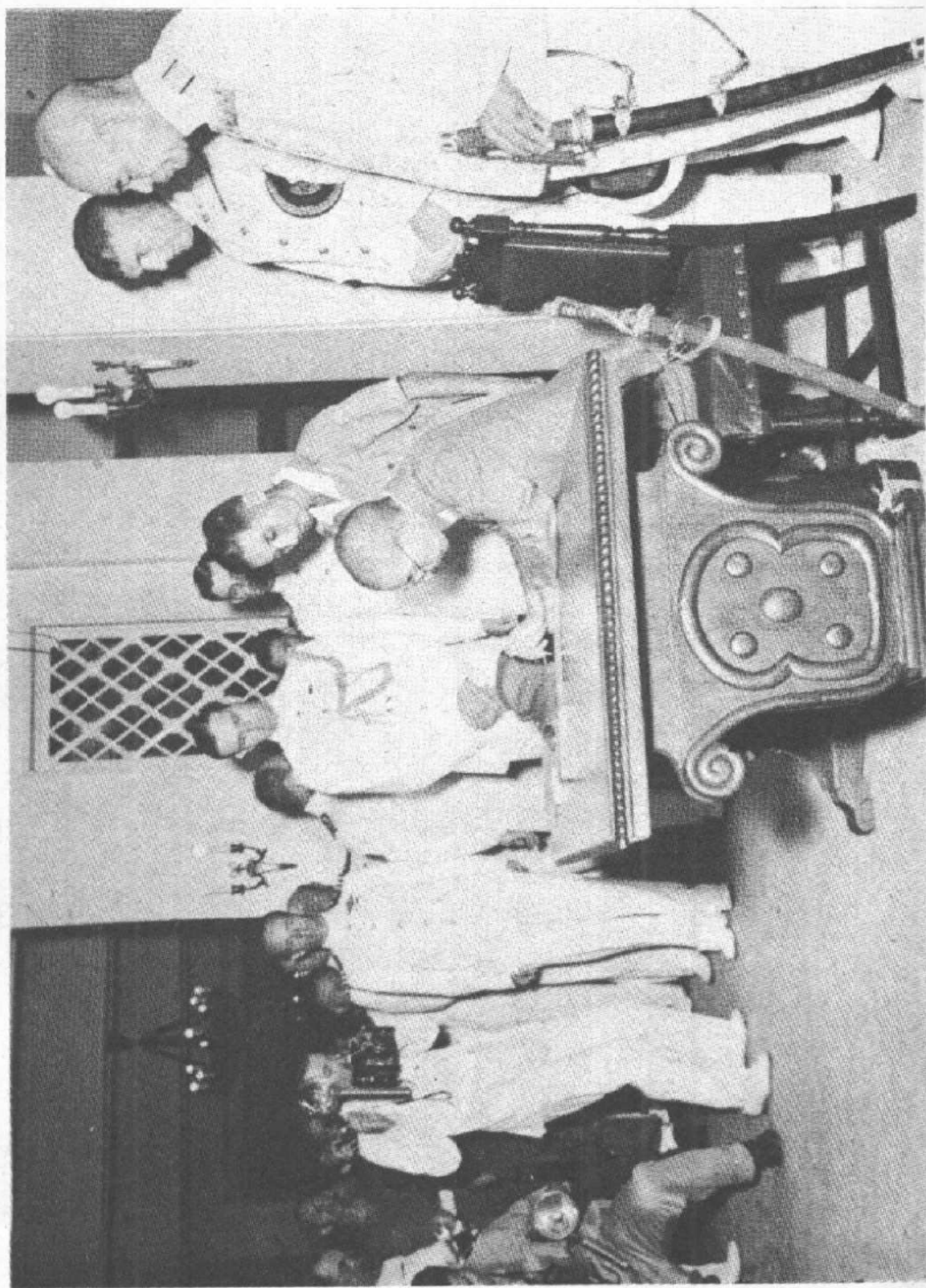
圖中所見者為港方代表。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港、日雙方代表在港督府簽署投降書。



投降書。

日治期間出任香港防衛司令的岡田梅吉陸軍少將在簽署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We, Major General Umekichi Okada and Vice Admiral Mitsuro Fujita, in virtue of th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o the Allied Powers of 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and all forces under Japanese control wherever situated, as proclaimed in Article Two of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signed in Tokio Bay on 2nd September, 1945, on 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Headquarters, do hereby unconditionally surrender ourselves and all forces under our control to Rear Admiral 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 C.S., C.B.E., and undertake to carry out all such instructions as may be given by him or under his authority, and to issue all necessary order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effect to all his instructions.

Given under our hands this 16th day of September, 1945, at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

In the presence of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n behalf of the Commander-in-Chief, China Theatre.

海軍中將

藤田類太郎



陸軍少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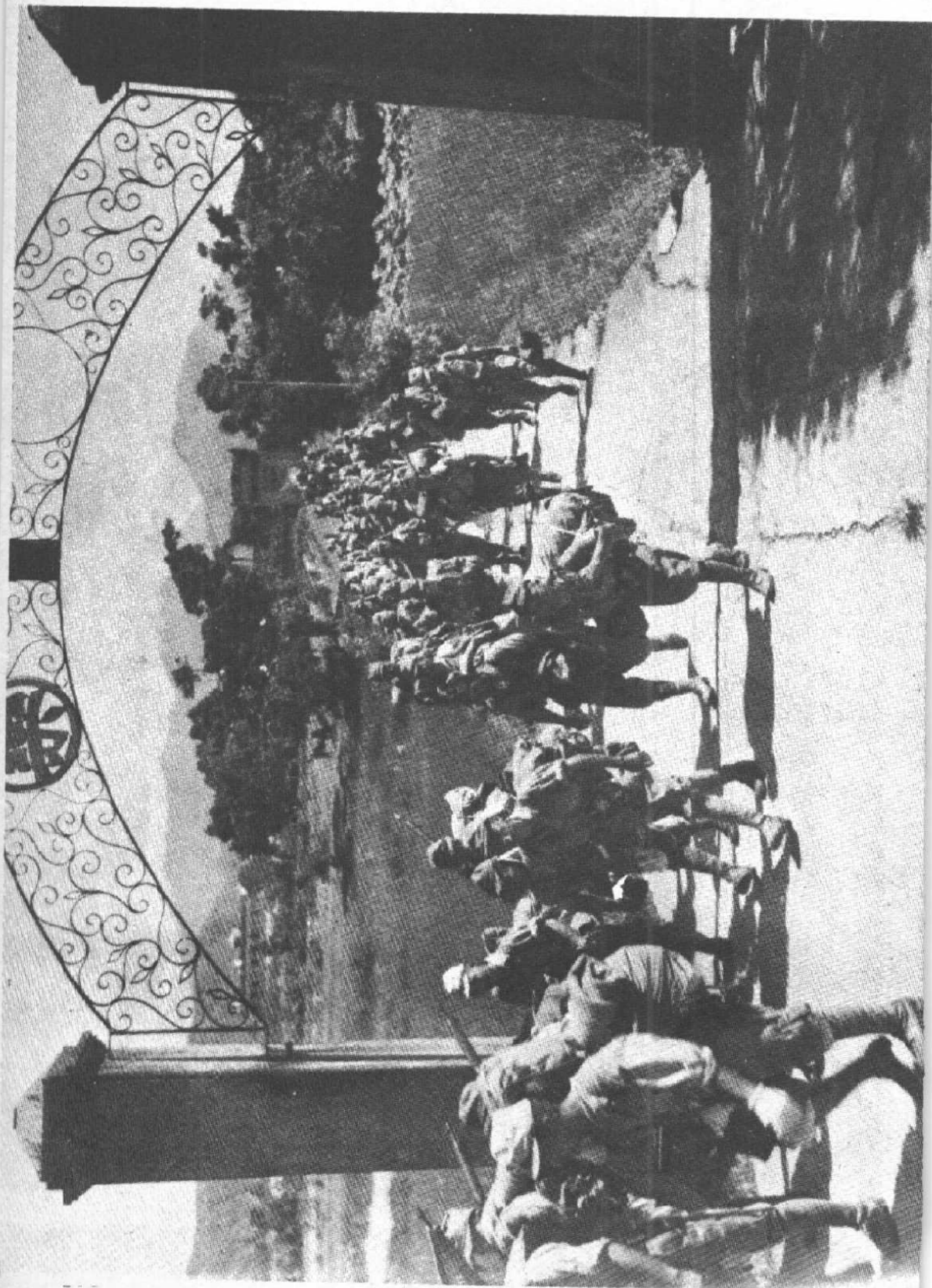
岡田梅吉

港、日雙方所簽署的投降書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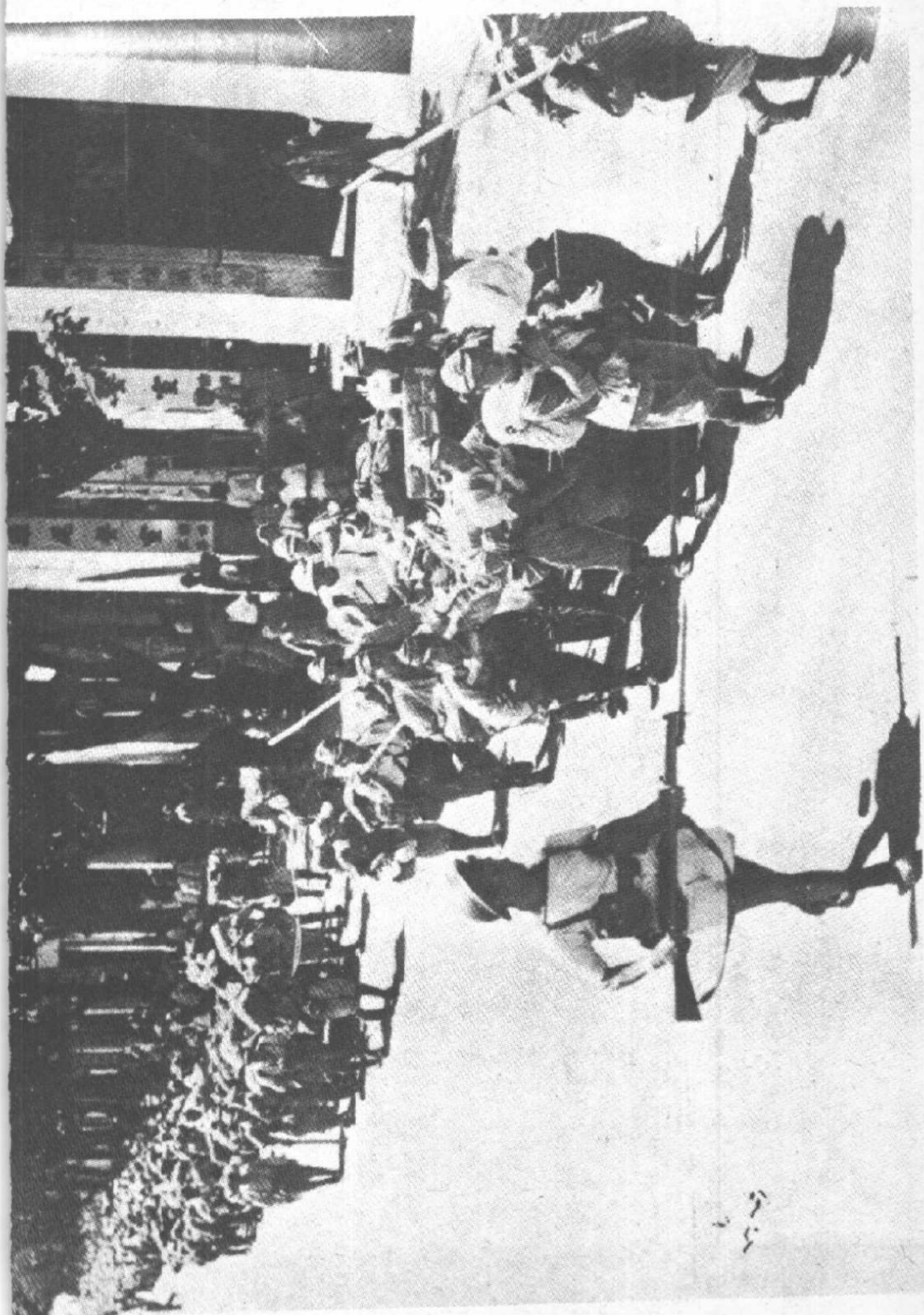
投降書簽妥後，岡田少將將佩劍交與港方代表，表示正式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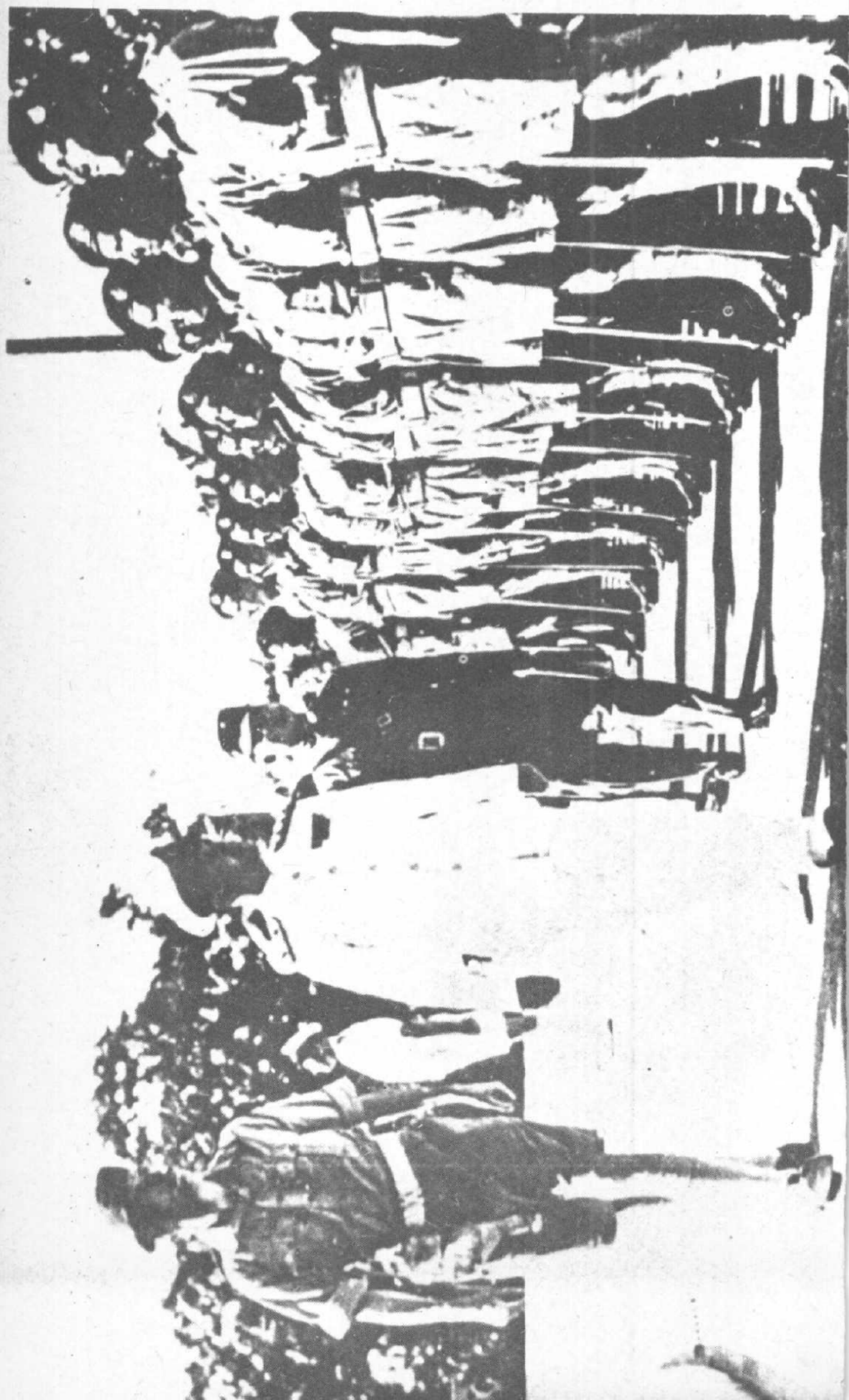
駐防新界邊防的日軍撤離粉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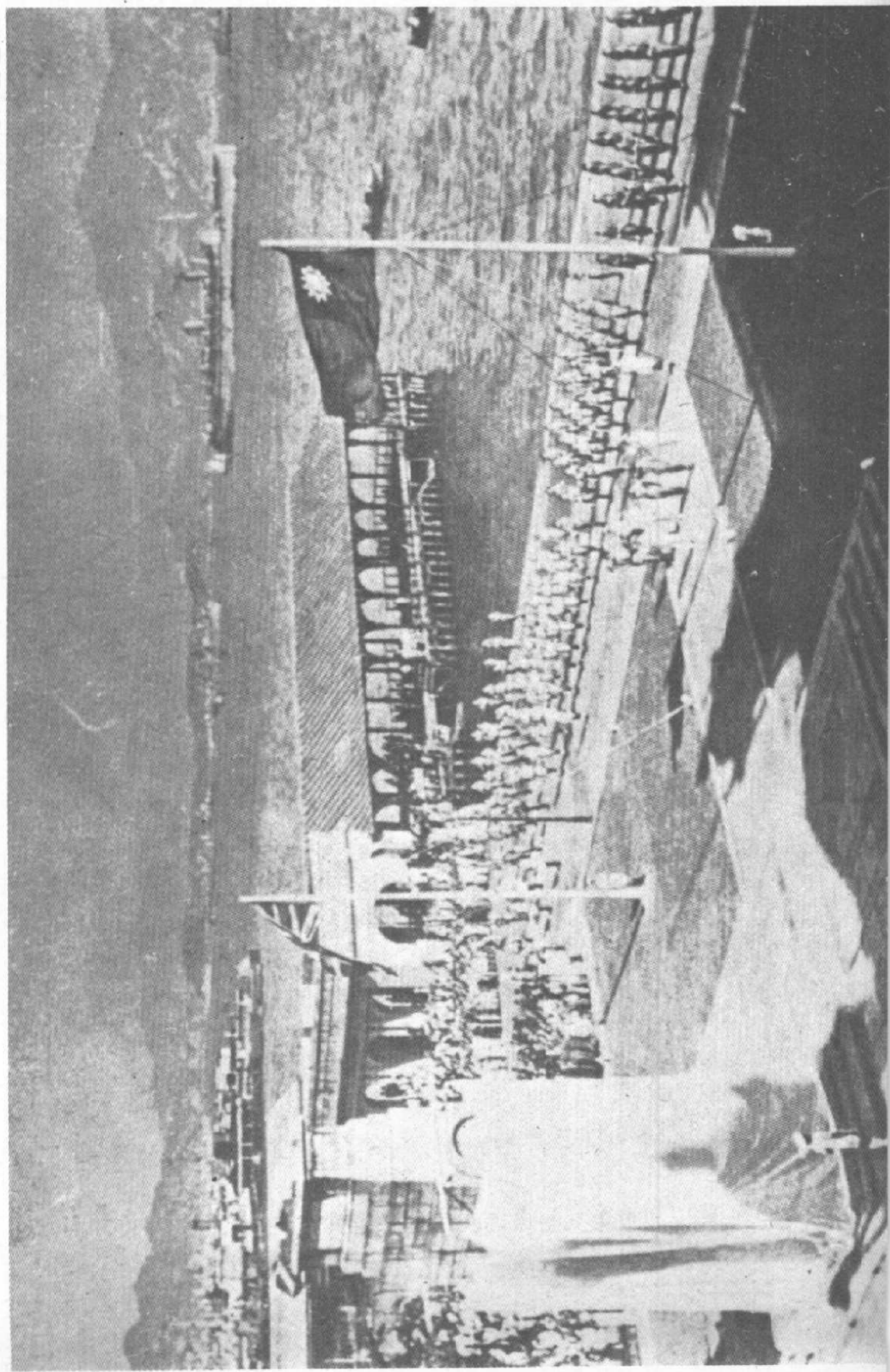
戰敗日軍被押解離港時的狼狽景象。



夏慤將軍在檢閱駐港英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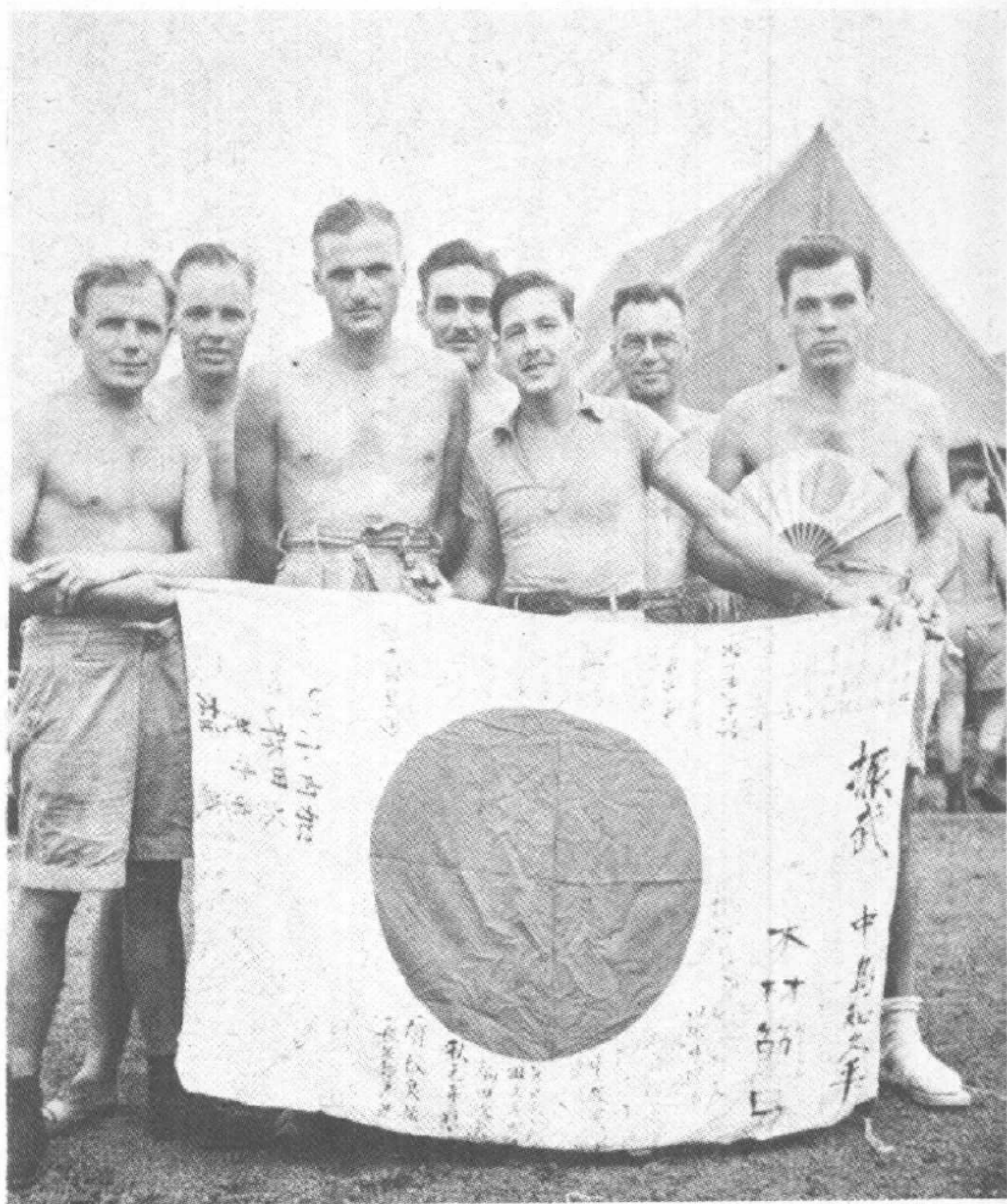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九月盟軍在今皇后像廣場舉行勝利紀念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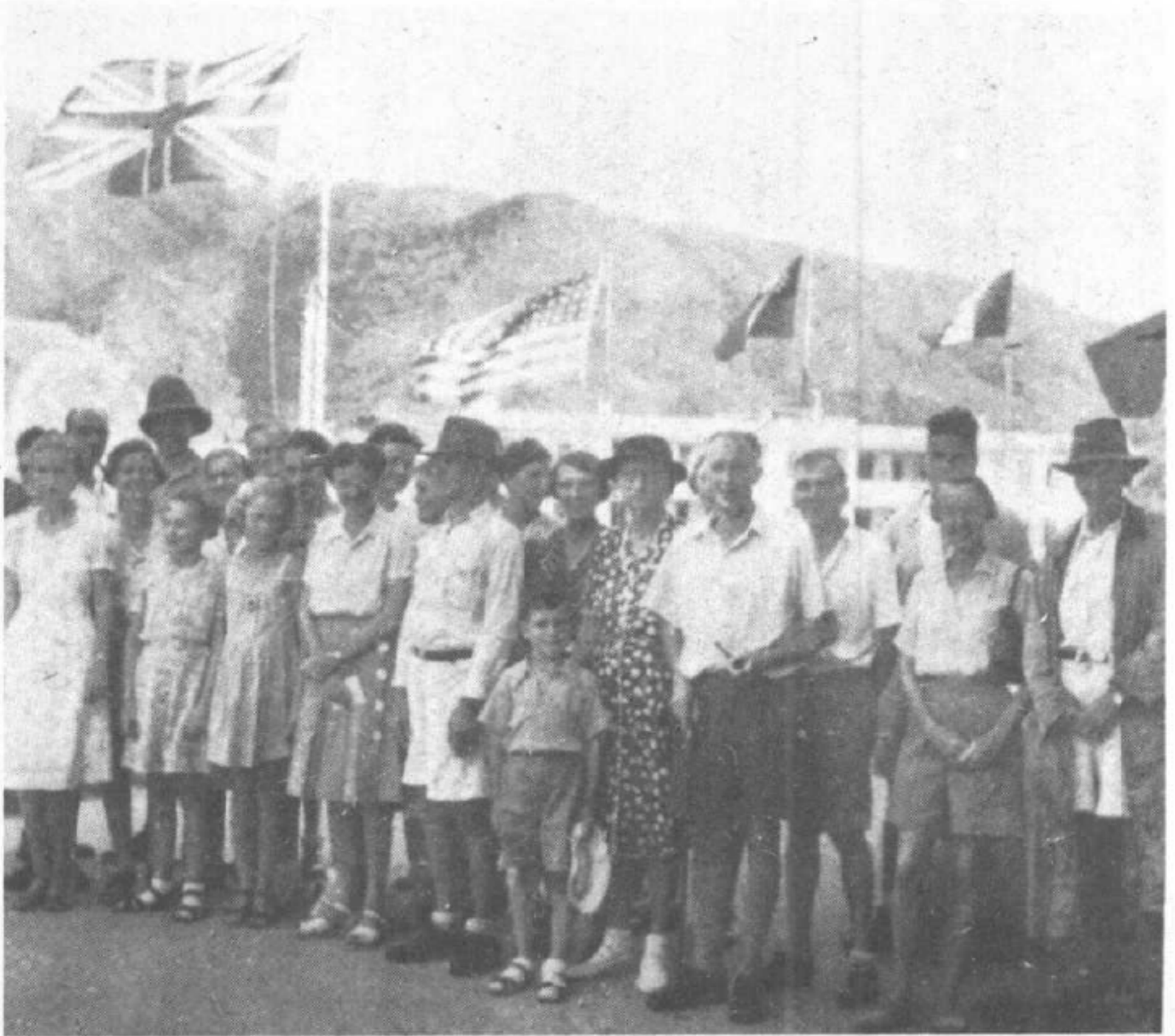
戰犯得悉獲得釋放後，歡喜若狂。



剛被釋放的戰俘手持勝利紀念品，拍照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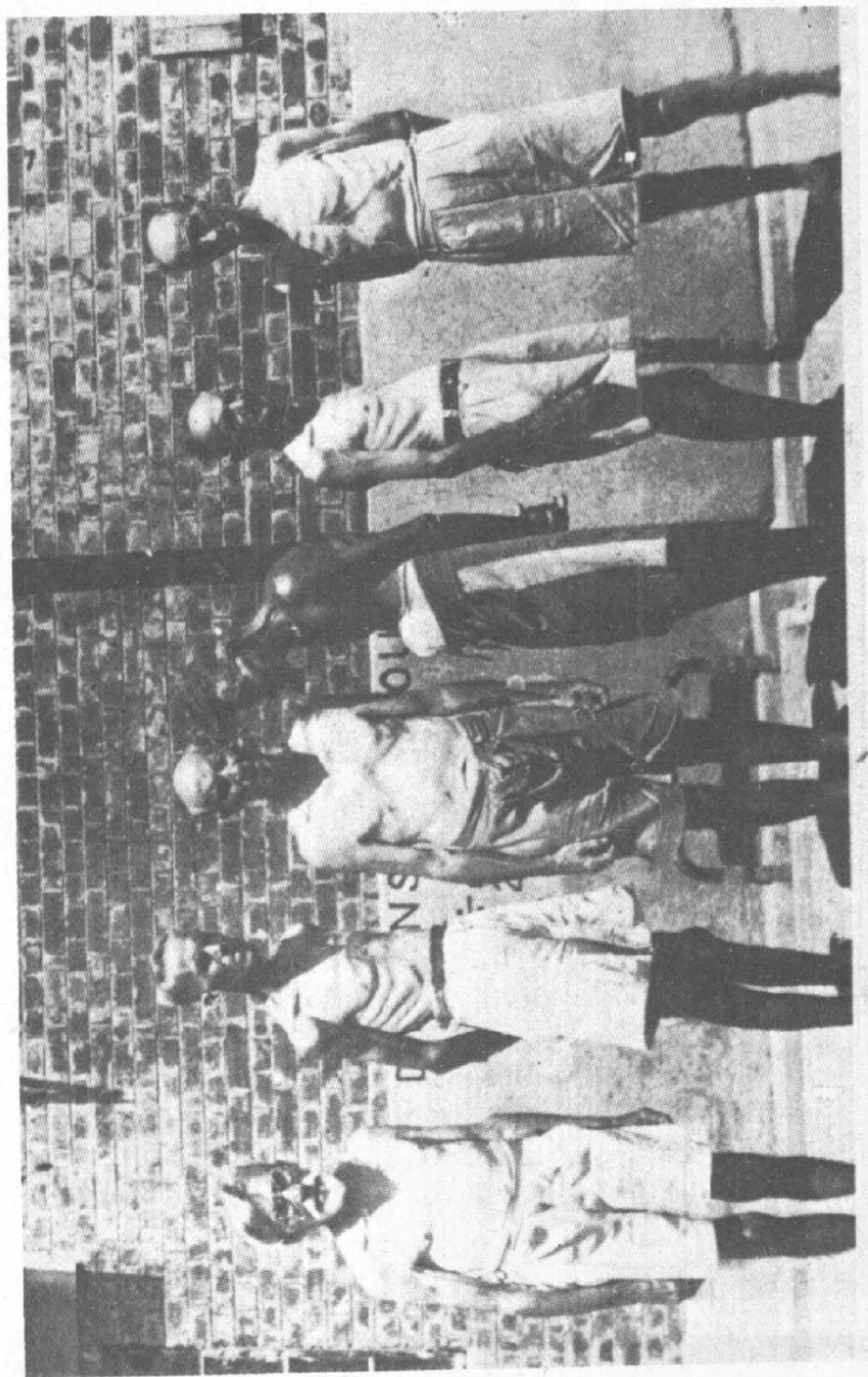


重獲自由的戰犯獲得分發香煙。



被拘禁的英籍軍眷離開赤柱拘留營，重過新的生活。

被囚禁多年的戰犯均顯得消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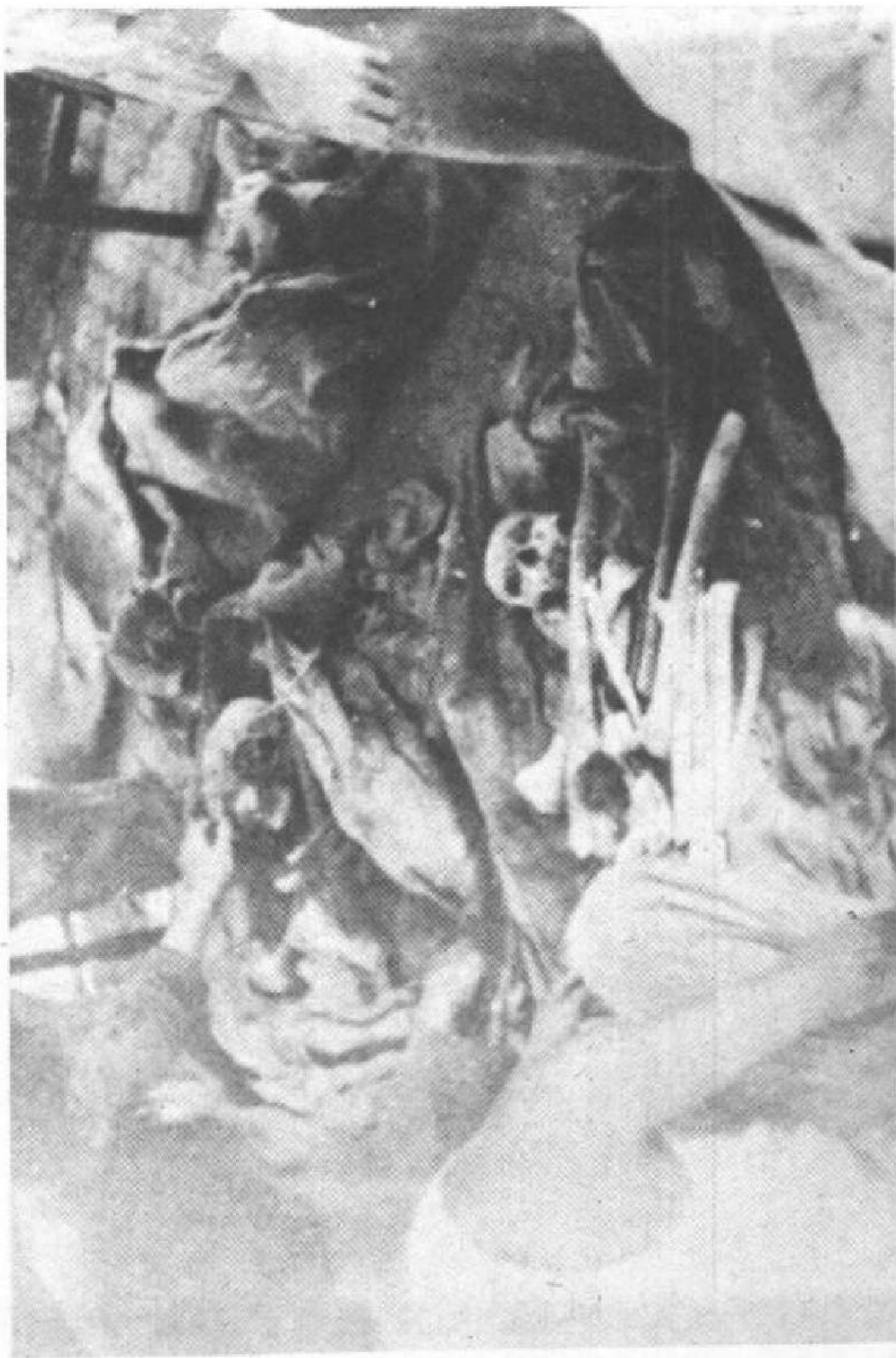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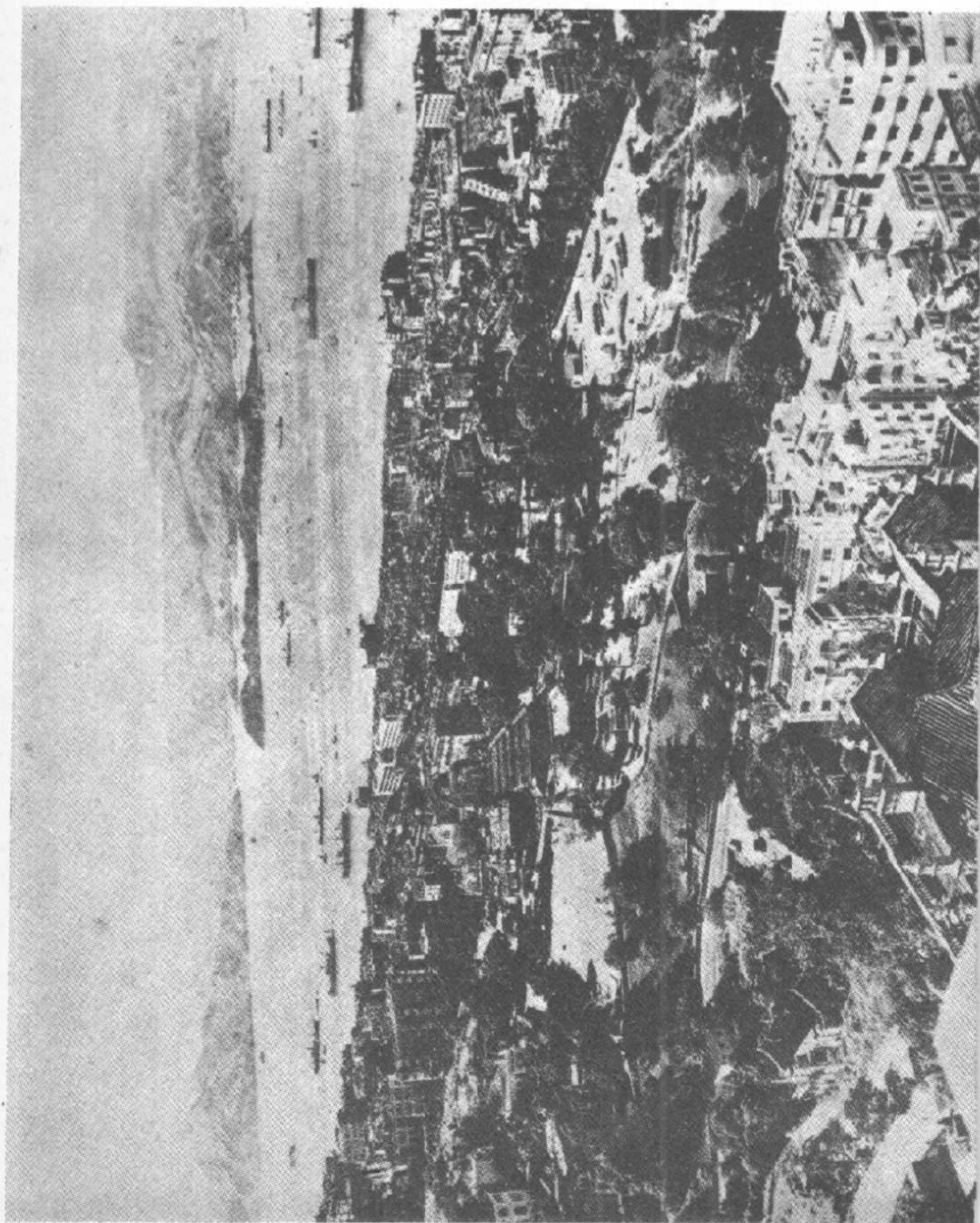
戰俘所受到的待遇，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且非親身感受，實難體會。圖為一名患上極度營養不良的戰俘，在接受治療時的情形。

骨。

人士慘被殺害。圖為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所發掘到的加拿大士兵的骸
在日寇三年零八個月的殘暴統治期間，無數香港中國人和外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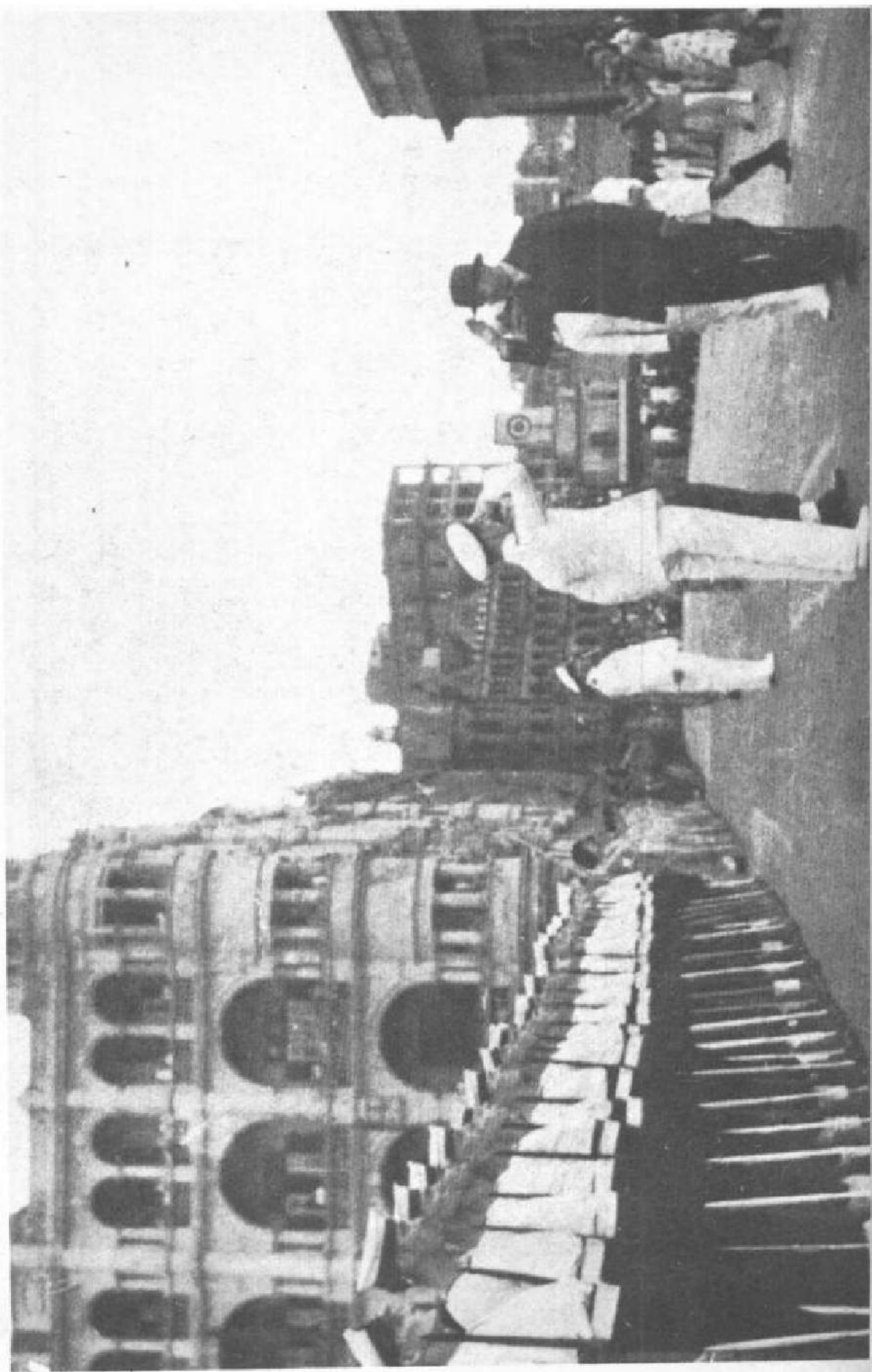


戰後的香港市中心及海港遠眺。（攝於一九四五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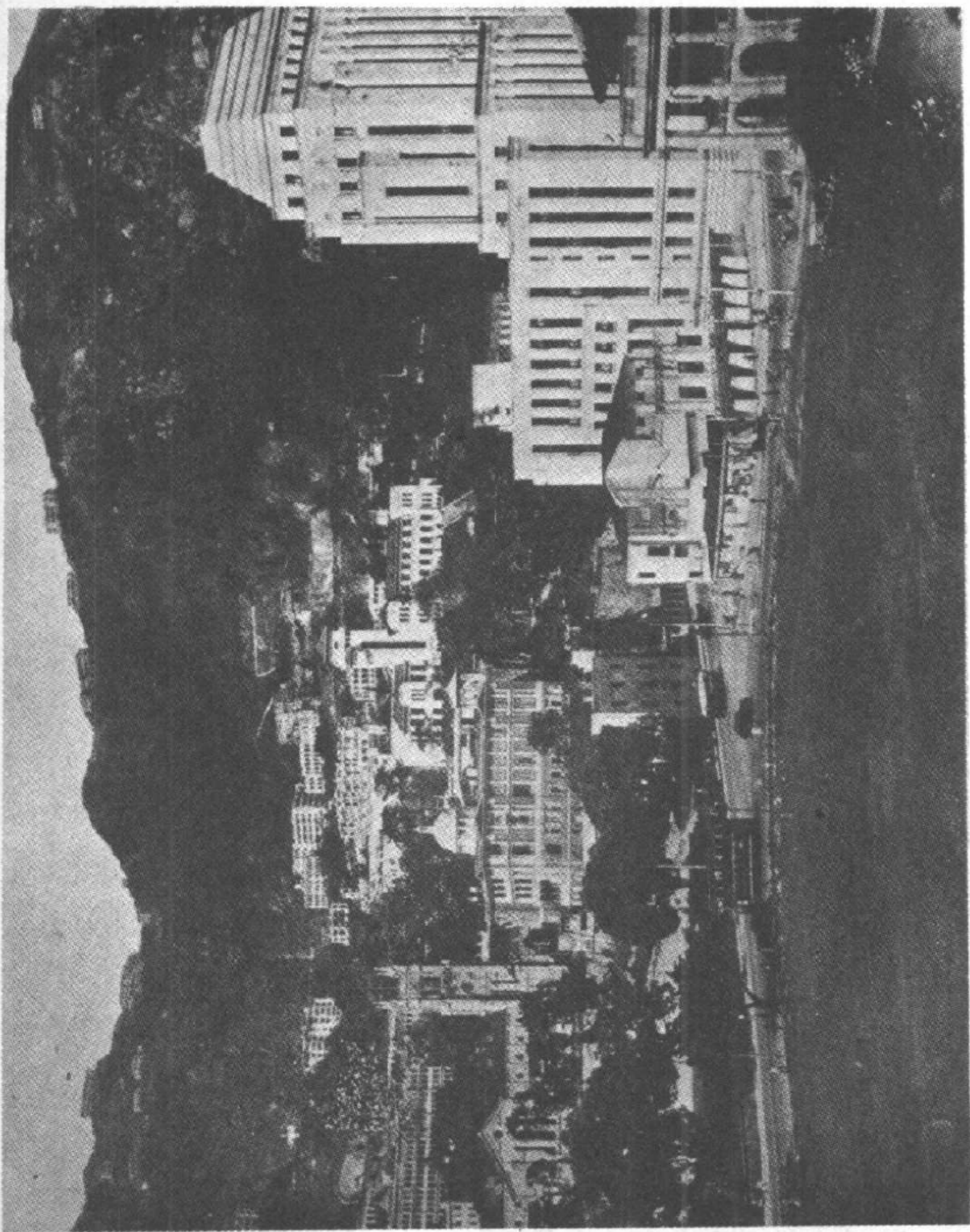


圖爲他登上碼頭後，受到港軍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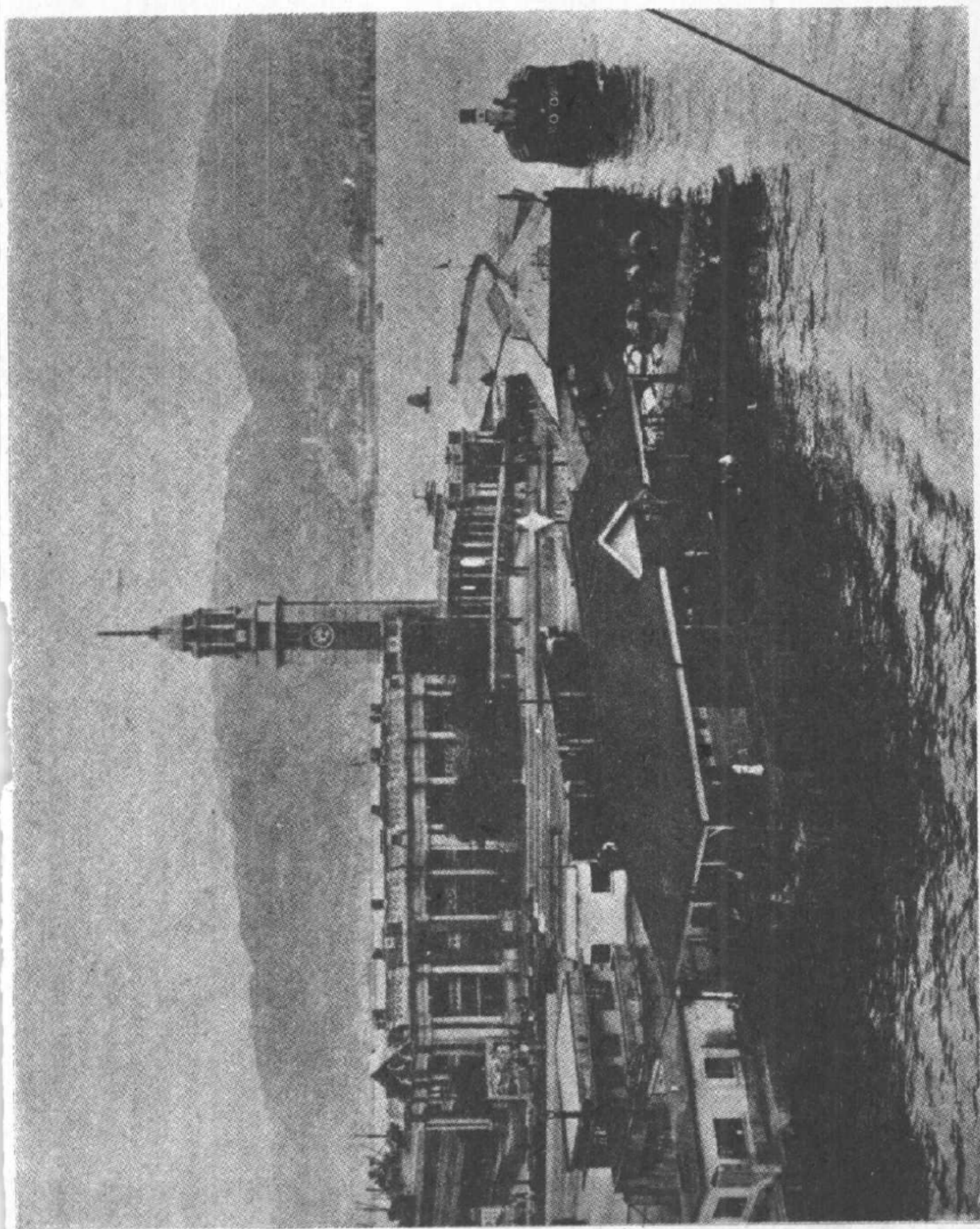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年四月卅日，港督楊慕琦（戴黑色帽者）重返香港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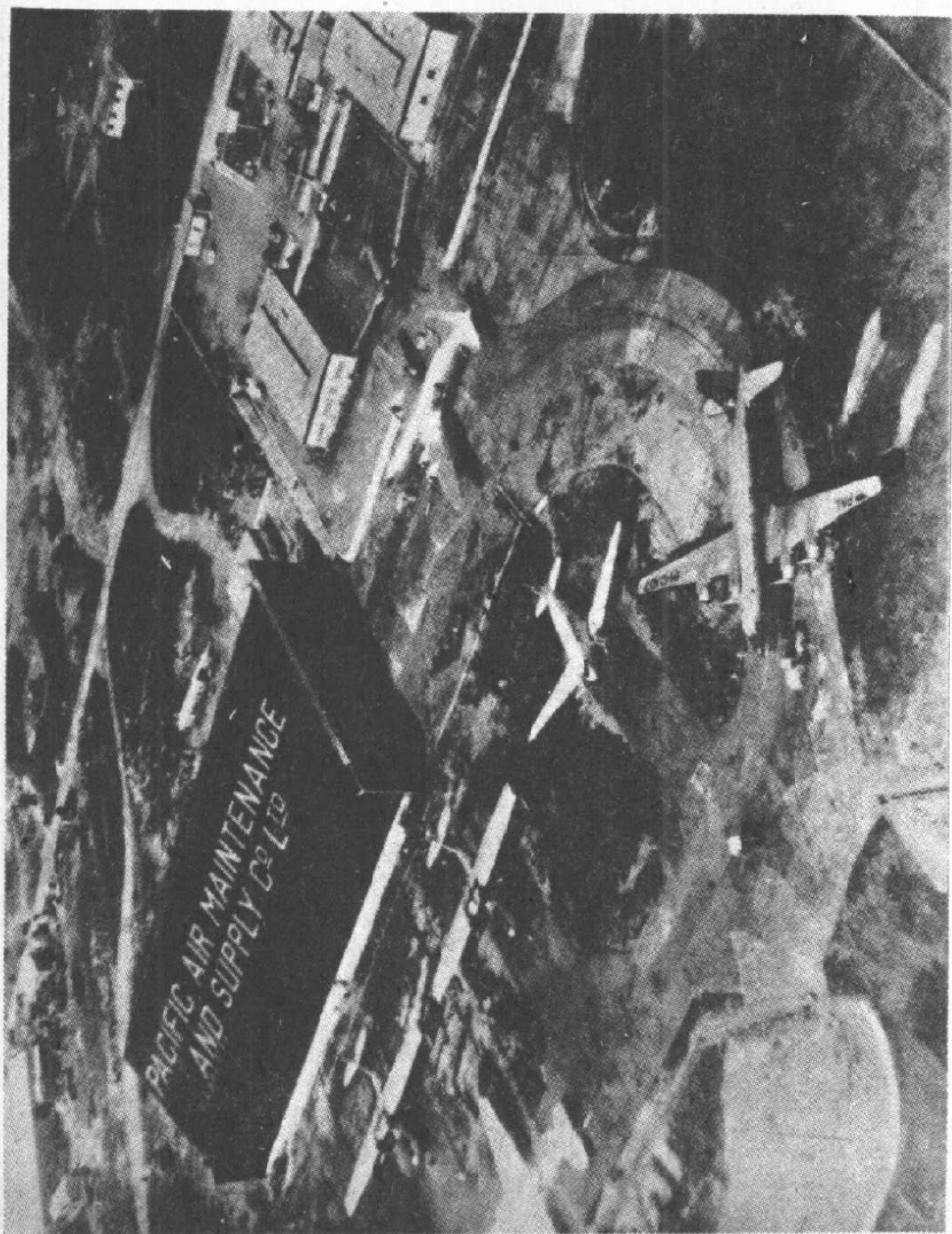
戰後的香港中環一景。那時，中國銀行和希爾頓酒店仍未興建。



戰後的九龍尖沙咀碼頭一瞥。（攝於一九四七年）。



戰後的啓德機場。（攝於一九五零年）。





香港動植物公園入口處的華人國殤紀念碑。

香港重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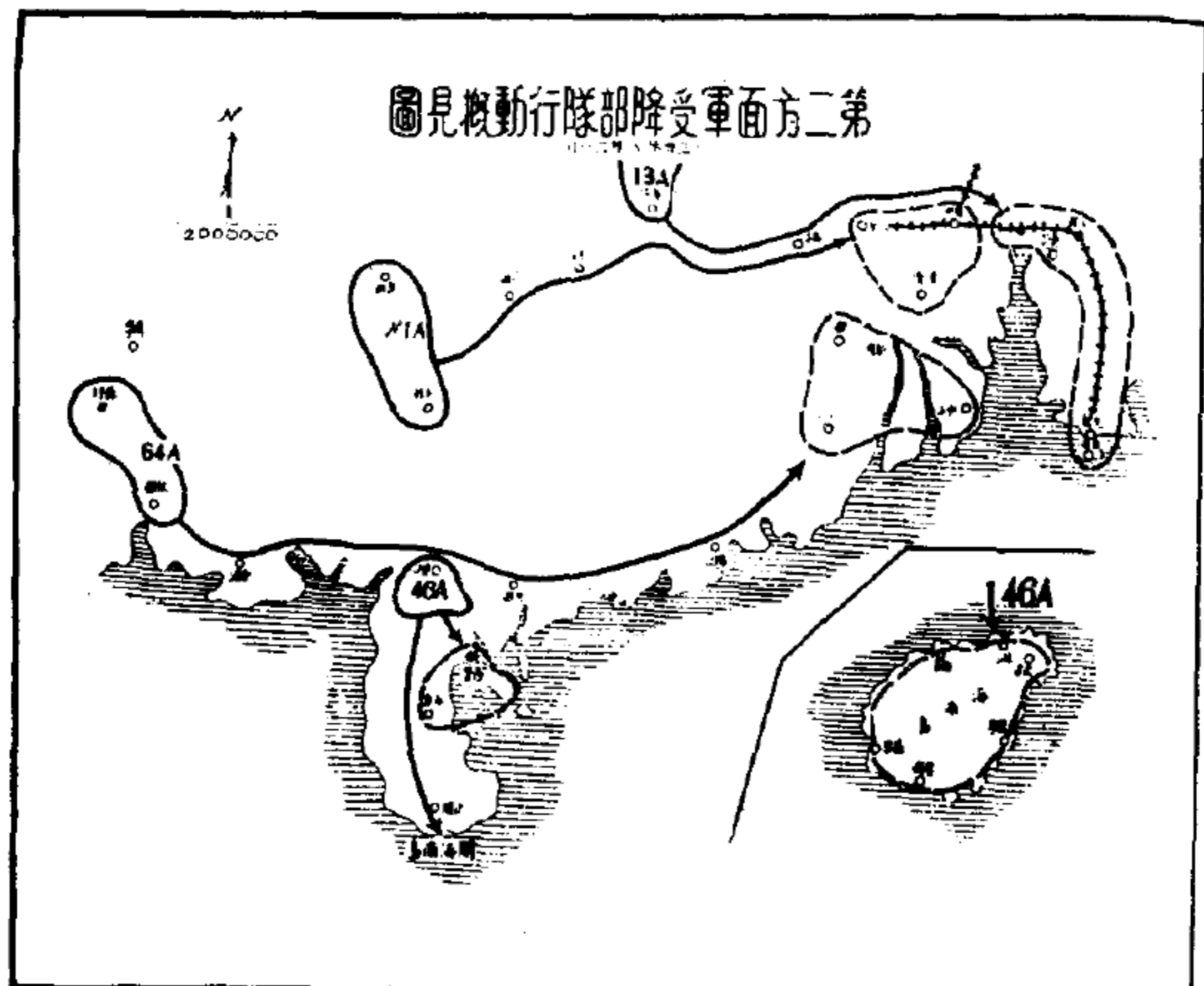
葉德偉

經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日子，香港重獲自由的曙光總算漸漸顯現。

1945年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爆發，使自譽為「永打不敗」的日軍面臨崩潰的邊緣。三日後（八月九日）當另一顆原子彈投下長崎之時，日軍的失敗已可說是無可避免了。

終於在八月十四日，日皇裕仁向議會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解除武裝，向盟軍投降。十五日，日皇又透過電台，命令所有日軍應即向盟軍所屬軍區將領投降。消息傳到香港後，市民歡喜若狂，奔到街上；而駐港日軍則黯然神傷，目無表情，不過，直至八月三十日，當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愨少將率領艦隊抵達香港後，香港才算正式脫離日軍的控制，而日軍在港的統治也才告結束。

原本，香港是屬中國廣東作戰區的第二方面軍所統轄，而由於盟軍並沒有將香港劃為特別戰區，故駐港日軍所屬的華南支派遣軍第23軍理應向中國軍隊投降；不過，由於國民黨部隊正忙於接收內地的日軍佔領區，故蔣介石在八月卅一日才下令第二方面軍轄下



的十三軍從梧州入香港接收九龍（見圖）。因此，當中國軍隊抵達香港時，駐港英軍早已接受了日軍的投降。

1945年九月十六日，中、英雙方代表在港督府接受日軍簽署投降書，內容如下：

「簽立降書人岡田陸軍少將和藤田海軍中將，茲根據1945年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簽定投降文書第二條所載，任何地域所有日本武裝部隊和日本轄下的部隊，均須向盟國無條件投降。因此，我們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國大本營，以及我們轄下所有部隊，謹向夏愨海軍少將無條件投降，並負責履行海軍少將或其授權人所頒發一切指示，和發出一切必要的命令，俾能予以實施。」

簽署儀式過後，日方的岡田陸軍少將解下身上配刀，以示解除武裝；而駐港的日軍亦逐批撤離，由飛機載返日本。自此，夏愨少將在港成立軍政府，英國人的勢力又重新返回到香港來。

戰後的恢復工作

葉德偉

戰後軍政府的措施

夏愨少將接管香港後，即於九月一日，頒佈「軍政府統治公告」、正式宣佈成立軍政府，統理一切政務。同時，又頒佈「委託權力公告」，授權予軍政府，行使統治權。軍政府成立後，即極力恢復香港的秩序，重建經濟。軍政府一共進行了八個月的統治，直至港督楊慕琦於四六年四月卅日重回香港，成立地方政府後，軍政府的統治才告一段落。

軍政府的首要任務，在於解決市民的生活。故成立後不久，即印行「配米證」，憑此證市民可獲配米五斤。接着，又實施「日用品公價」制度，固定主要日用品的價格，如白米二毫一斤、麵包每磅五毫、豬肉每磅二元、食鹽一毫五仙一斤等。這樣，物價便得到平抑，而市民的生活也獲得保障。

另外，軍政府又頒佈「發行鈔票銀行權力及合法通用鈔券及滙率公告」，目的是限制使用軍票，及授

予軍政府發行鈔票的權力。又由於當時在市面流通的貨幣不敷應用，故軍政府在已印成的1000元軍票上加印「香港政府一元」的英文字樣，接着，亦以同樣方法，在汪政權所發行的一千元和五千元的儲備券上加上「香港政府五元」的英文字樣，暫時充當港幣，以便作應急之用。此外，軍政府又加速印發五分和十分輔幣，以解決供不應求的情況。同時，軍政府又頒佈「延期付款公告」，希望藉凍結所有戰時的各項債務，以減少港幣的流通量。

戰後樓宇的重建計劃

重建和修補戰時受破壞的樓宇是戰後政府一項重要的任務。據估計，戰時被破壞或損毀的各類樓宇共達二萬多所（見表），令約近17萬人無家可歸。這些樓宇大多是在盟軍進行反攻空襲時所破壞的。

損毀 情況 屋宇種類	完全損毀	部份損毀	總數
外籍人士住所	1,808	400	2,208
高級華人住宅	569	162	731
華人住宅	8,079	8,217	16,296
寫字樓	301	169	470
工廠	274	141	415
貨倉	155	361	516
			20,636

1946年七月十九日，港府正式表示將不會負起重建損壞的私人樓宇的責任；但則答允在特殊情況下，政府將會替那些沒有經濟能力的業主重建屋宇，或替屋主重建屋宇後收回特別費用。同時，政府亦表示不打算發行公債作為重建費用，而必要時亦只會向銀行借貸。

1948年，政府共批出了3041個重建計劃，而所涉及的樓宇共達4824間。其中包括修補2909間舊房屋，513間外籍人士屋宇，1119間華人住宅，52間工廠等。

戰後政府的各項措施

戰爭結束後，由於物價上升了數倍，故政府便通過批准加薪的建議。大抵而言，低薪的公務員獲加薪二倍，薪金在每月一千元的高薪公務員加薪三成，而每月一千五百元的加二成。

另外，港府又進行遣散軍隊的工作。當時，政府將香港義勇軍及香港皇家海軍部隊列為三類，按照情況而給予遣散費：

- (一) 凡在整個淪陷期間被囚禁的，則給予全數薪金，假期和津貼；
- (二) 凡能逃走而加入聯軍的，則按照職位和服務給予遣散費；
- (三) 凡逃亡而又仍留在香港的，則給予98天薪金作為遣散費。

到45年十二月底為止，被遣散的軍人約為二千五百人，他們大部份均乘機離港前赴澳洲。除了340人暫時留港協助處理行政事務外，只有120人還留在香港。此次遣散，港府一共花了二千多萬元。

戰後金融和貿易

日軍投降後，軍票的面值即一落千丈，軍票對港元的自由兌換率由港幣一元兌250、500、1000、2000元不等。到了1945年九月廿四日，軍政府正式宣佈日本軍票無效。自此，港幣回復已往的法定地位。1946年四月，軍政府鑒於市面流通的貨幣不足，故承認日治時期所發行的「迫簽紙幣」，當時在市面流通的共達一億一千三百五十萬元。到了八月十五日，立法局通過了「1946年銀行紙幣及政府債券條例」，作為承認「迫簽紙幣」的立法程序。

至於其他金融活動亦逐步回復正常。外匯市場於十一月十二日恢復買賣。到了十七日，股票亦回復交收。直至十二月底，所有金銀貿易亦陸續回復正常。

至於貿易方面。戰後，香港的對外貿易隨即恢復。由於工商業未能即時恢復，故47年的出口總值只有十二億元，而同期的入口總值則為十五億元。到49年底，貿易總額為五十六億八百萬，比47年增加了38%，逐漸恢復了常態。

戰後的中英關係

日軍投降後，接收香港的問題一直為中英雙方所關注。當時，很多人以為香港必然會重歸中國政府的管治。但當夏愨少將於八月卅日接受日軍投降後，當時的國民政府並沒有作出反對的表示，反而默許了英軍的行動。

1946年八月，陳策將軍代表國民政府來港進行訪

問。翌年四月，港督楊慕琦到廣州進行了官式訪問，並代表英國政府頒授CBE勳銜給陳策將軍。接着，新任港督葛量洪亦於同年八月及十一月先後到廣州進行官式訪問。另外，在葛氏訪問廣州的同時，當時的廣東省主席宋子文也曾到香港進行三天訪問。

除了外交訪問之外，雙方亦在很多問題上達成協議。在1947年底的財政協議和48年一月的海關協議中，英國政府表示會盡力協助中國掃除走私活動和控制金融；另外，英政府亦答允給予中國在香港的海關設置收費站。此外，雙方的政府代表亦曾就邊境問題在沙頭角舉行會議，結果同意將原有的邊界標誌重作改變。

不過，在這段期間，也發生過一些衝突事件。雙方關係第一次受到考驗是當一名售賣花生的中國小販被香港一名警員擊斃後而產生的。事後，該名警員被判處無罪釋放，因而引起廣州市民不滿，並聯合一致抵制港貨。不過，事件終於並沒有擴大，而杯葛行動不久亦平息下來。

接着，「九龍城清拆事件」又告發生。事緣是由於港府欲收回九龍城一些樓宇興建公園。這項行動引起了居民不滿。居民認為九龍城在1860年的條約中規定是由中國官員管理，故港府是無權清拆該地。最後，由於英國方面的態度轉弱，事件才得以平息下來。

戰犯的下場

戰後，一個令人爭論不休的問題隨即產生，那就是軍事法庭憑什麼標準去判定「叛國罪」呢？依照英



陳策晚年時的照片。

國的法例，所謂「投降者」乃是指那些與敵人進行任何類型軍事上的合作或協助敵人加強對淪陷區統治的人，犯了上述兩項的人，均可稱得為犯上叛國罪。

在軍政府施行軍法統治的八個月內，一共有31人被提控於軍事法庭，結果其中一人叛國罪名成立，被判處死刑。

1946年五月一日，地方政府成立的那天，一共有29人，其中包括一名女子，被提控於軍事法庭，結果，有21人被判入獄。總計46年五月一日至47年五月一年內，被起訴而判罪的共有29人，包括15名中國人、7名歐籍人士、6名印度人和一名日本人。

另外，香港被盟軍選定為海南島和台灣戰犯的起訴中心，而所有此等戰犯的聆訊過程都在香港公開進行。1946年七月，港府聘來了一位日籍律師替日戰犯辯護，總計被起訴的日戰犯共129人，其中21人被判處死刑，29人被判處十年以上的監禁，而57人則被判少於十年的囚禁。至於香港的第一任日督磯谷廉介中將在南京被判處終身監禁，而第二任日督田中久一則於廣東被處決。

戰爭帶來的傷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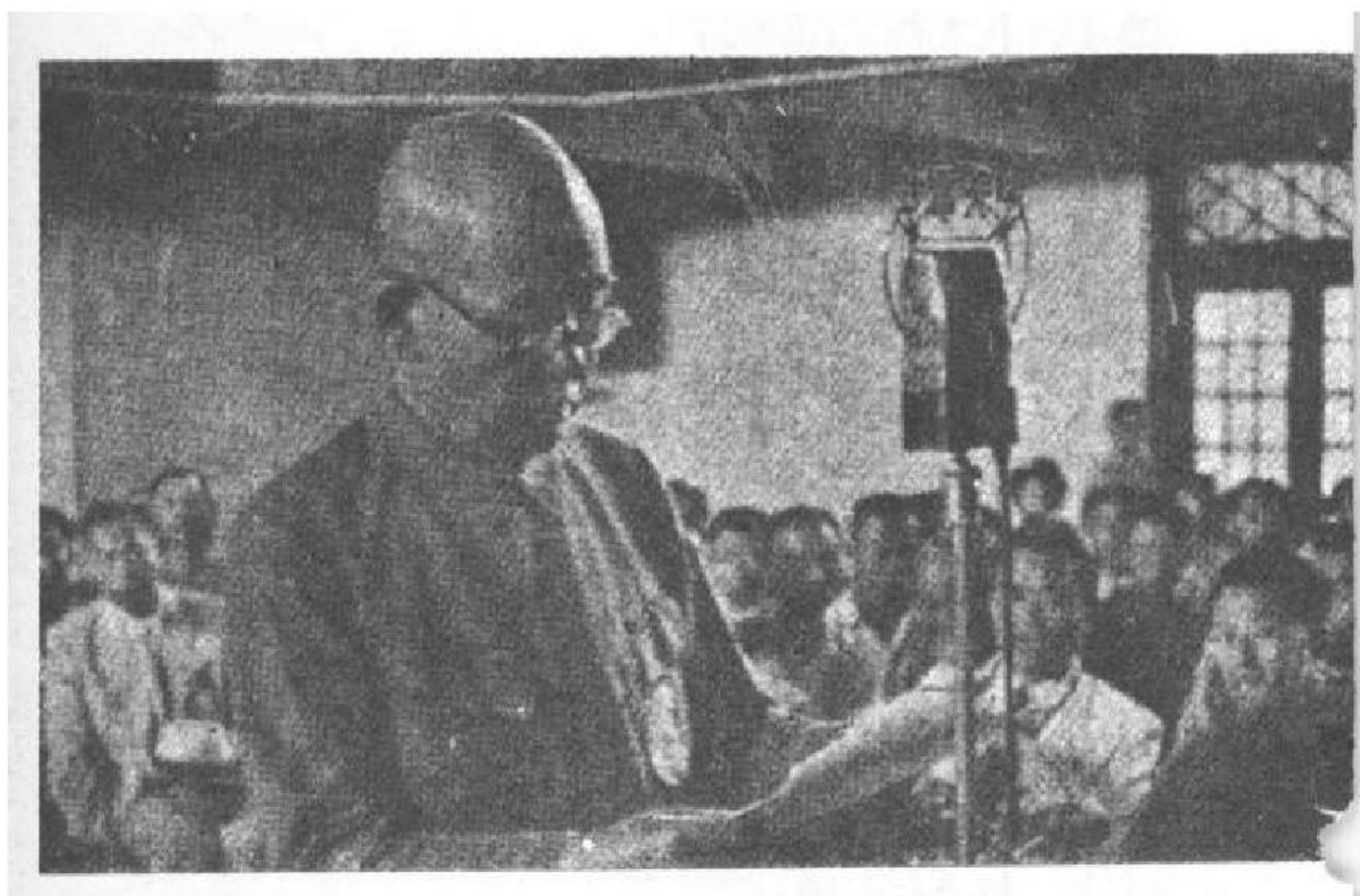
香港防衛戰的傷亡數字，並沒有一個正確的數字可尋，但從各方面的報導和估計，則略可推知這場戰爭的傷亡數字。

根據東京防衛廳的戰史單位（War Division of the Defence Agency）統計，在41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三日期間，在九龍半島陣亡的英軍為165人；而在十八至廿五日港島的戰鬥中，英軍的死亡人數則為



被判終身監禁的第一任香港日督（1942—1944）

磯谷廉介。



1947年7月8日，這位曾任香港日督的戰犯磯谷廉介，以違反和平及人道罪名被起訴公審。圖為磯谷自讀其答辯辭之情形。

1555人。也即是說，英軍總共有1720人在作戰中死亡。

但領導英軍作戰的陸軍總司令馬爾比少將則指出在對日的戰爭中，英國陸軍共有2114人死亡，2300人受傷，而海軍方面則有119人死亡，148人受傷。同時，他又指出日軍約有675人死亡，二千多人受傷。

不過，據41年12月29日，日軍控制下的《香港新聞》的報導，則謂日軍有1996人死亡，6000多人受傷。但日本駐英大使則又謂日軍只有683人死亡，1413人受傷。

從以上這些數字，可見英軍的死亡人數約在2000人左右，但日軍的死亡人數則因差距太大，無法確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日軍的死亡人數必定是超過600人。

至於市民方面，有關人士估計，戰時約有四千人死亡（這不包括因病或飢餓而死的數以十萬計的市民），3000多人受傷。

香港淪陷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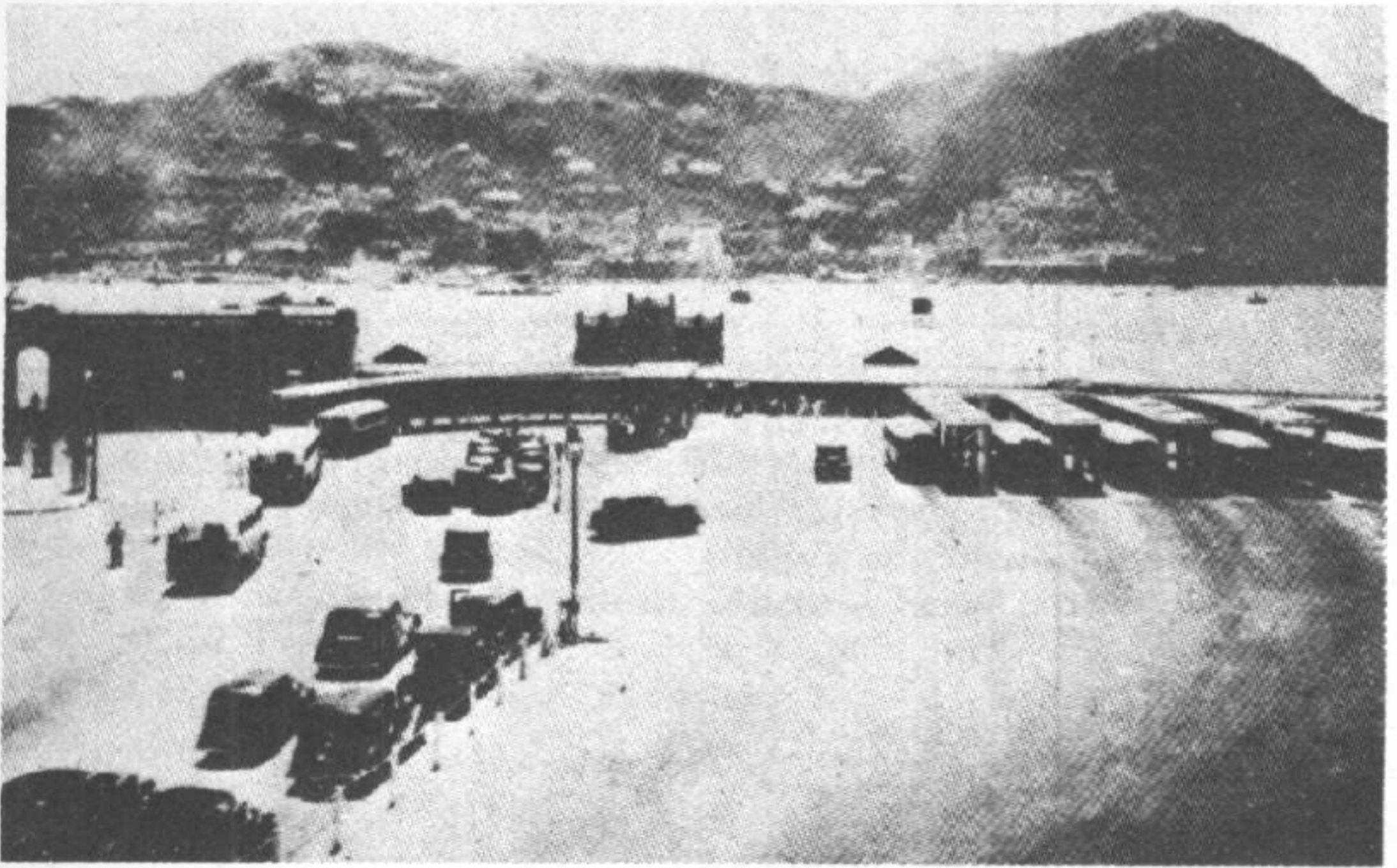
· 唐海 ·

一 寧靜的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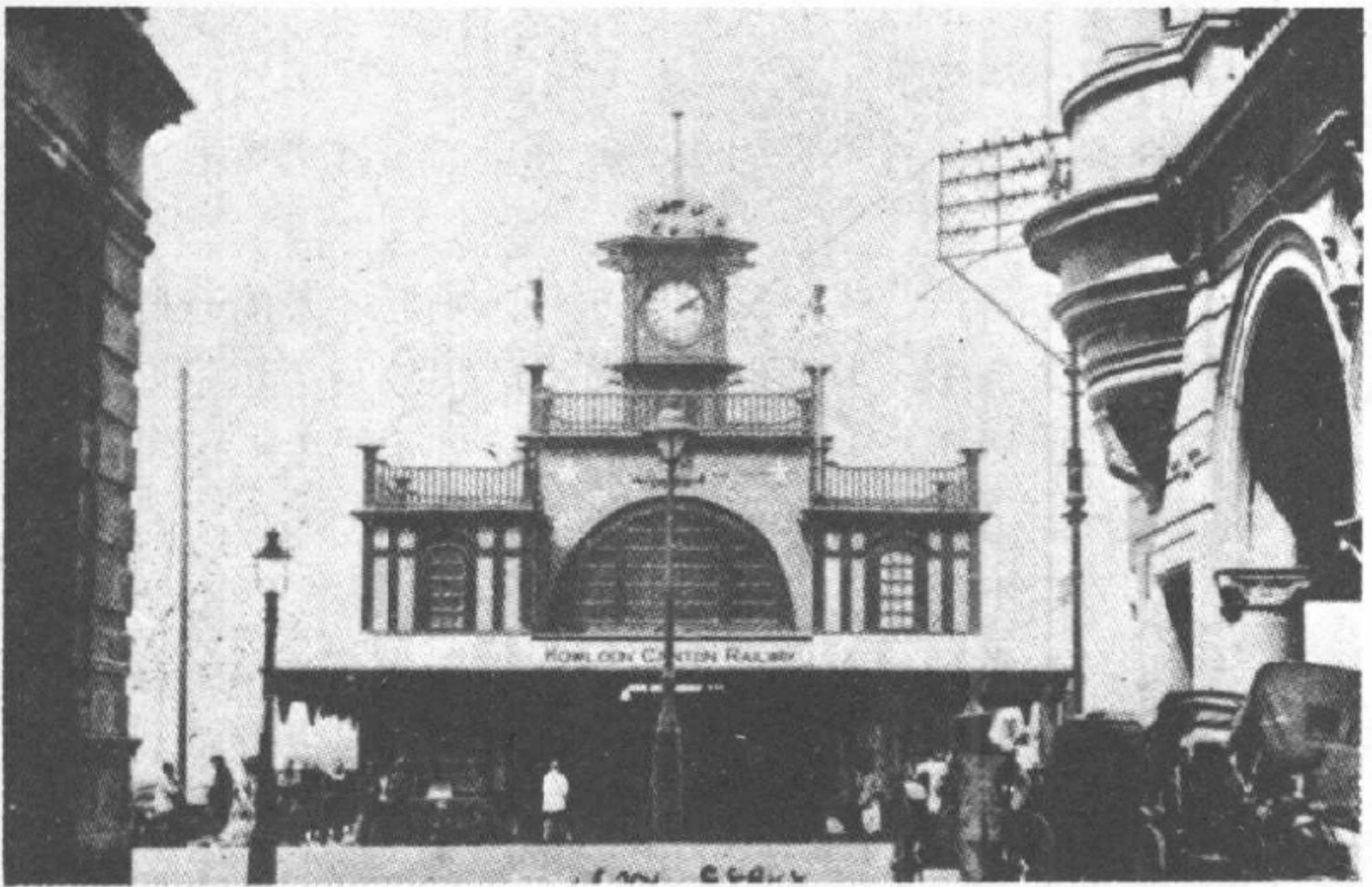
「在非洲的沙漠裏，有這麼一種駝鳥：當牠遭遇到敵人而無法抵禦時，牠就把牠的頭部深深埋入在沙漠裏——雖然牠龐大的身體還依舊暴露在外面，牠以爲自己看不見危險，危險就已經不存在了。這種把頭部藏在沙內裝作看不見危險的駝鳥生活，就是香港的人民生活。」

記不清是那一位外國記者，曾經在抵達香港一個時期後的廣播中，說明他對於香港的印象時，用了上面這樣的一個譬喻。他指出香港人民的安定生活，不過是一種駝鳥式的生活，危險正潛伏在四周，但，自己却裝着看不見，不理會。

裝着看不見，不理會，不想到漫天烽火的戰爭，香港確是安定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是一個星期日。休假日特有的安閒，表現在電影院滿座，酒吧間堆滿了客人，舞場裏不停的發散着爵士音樂上，四周找不出一絲的戰爭氣息；只是近二三天來香港政府在



戰前的九龍天星碼頭。



戰爭前夕的九龍尖沙咀火車站。

舉行開玩笑般的防空演習而已。沒有人想到戰爭會在明天清晨就光臨到這安定了一百年的海島上，更沒有人想到這一個休假日將是香港和平舒適生活宣告終結的最後一個休假日——渡過了這個平和的休假日，明天就面臨着戰爭！

還不足三個星期就到聖誕節了。會打算盤的商店老板，紛紛在作怎樣趁聖誕節做一筆好買賣的準備，賀年片五顏六色的放滿在玻璃櫥窗裏，「聖誕節大減價」的旗幟，飄揚在人行道上觸目的地方；一個百貨公司已經用棉花紮起雪白鬍鬚拿着襪袋的「聖誕老人」，陳列在門口；郵政局催促那些預備寄聖誕禮物到美國去的先生小姐們：「如果不在這幾天內將禮物寄出，恐怕會無法把這些禮物遞送到你親友手裏。」因此，它特地敬告這些要寄禮物的朋友們，×××號郵船就在這二天內開出遠離香港了。

天氣是那麼暖和，「中國內地怕正在下雪呢！」過慣舒適生活的香港寓公，他們正慶幸這裏沒有寒冷的冬天；「莫干山是避暑所在，但香港却是避寒的好地方。」還用不到吃火鍋，還用不到在西裝上再加一件秋季大衣，誰會想到現在已經是嚴寒的冬天呢？

一些好動的年青朋友們，他們消磨休假日的辦法，大多是作一次小小的旅行，目的地多半是在九龍郊外；搭一個鐘頭的火車就可以抵達新界，或者元朗、粉嶺。帶一些麵包、牛肉、水果、糖果，圍坐在草地上，吃着帶來的乾糧，呼吸一些鄉間的新鮮空氣，高興時在草地上互相來回的追逐，或者打一個時候的排球，厭倦了就躺在草地上，仰望着蔚藍色的青天。這一個星期日裏，有許多商店職員組成的旅行隊，搭趁火車去逛了這些地方；更有一些中學校的男女同學們，他們



淪陷前夕的畢打街，這是當時香港的金融、商業中心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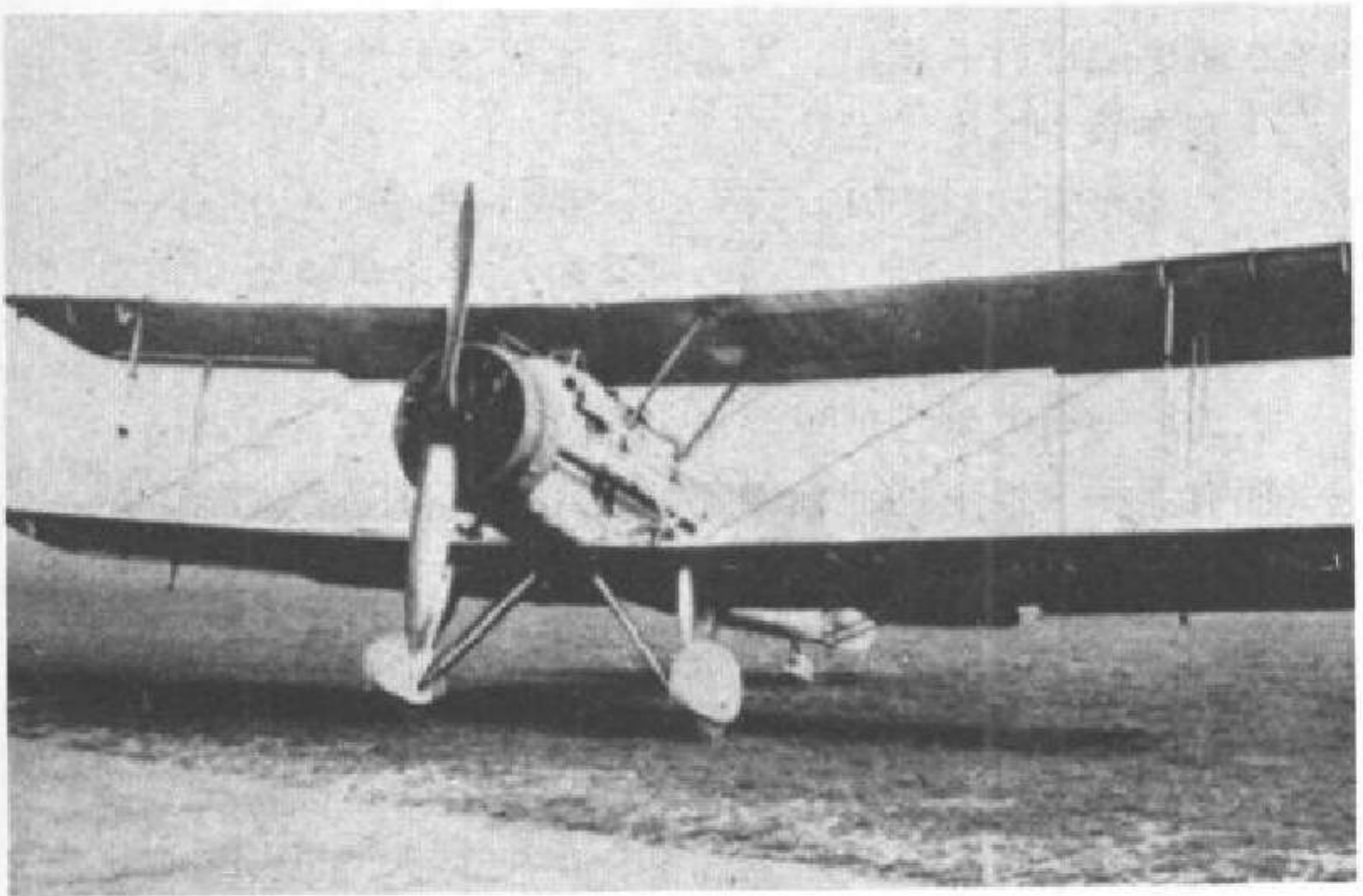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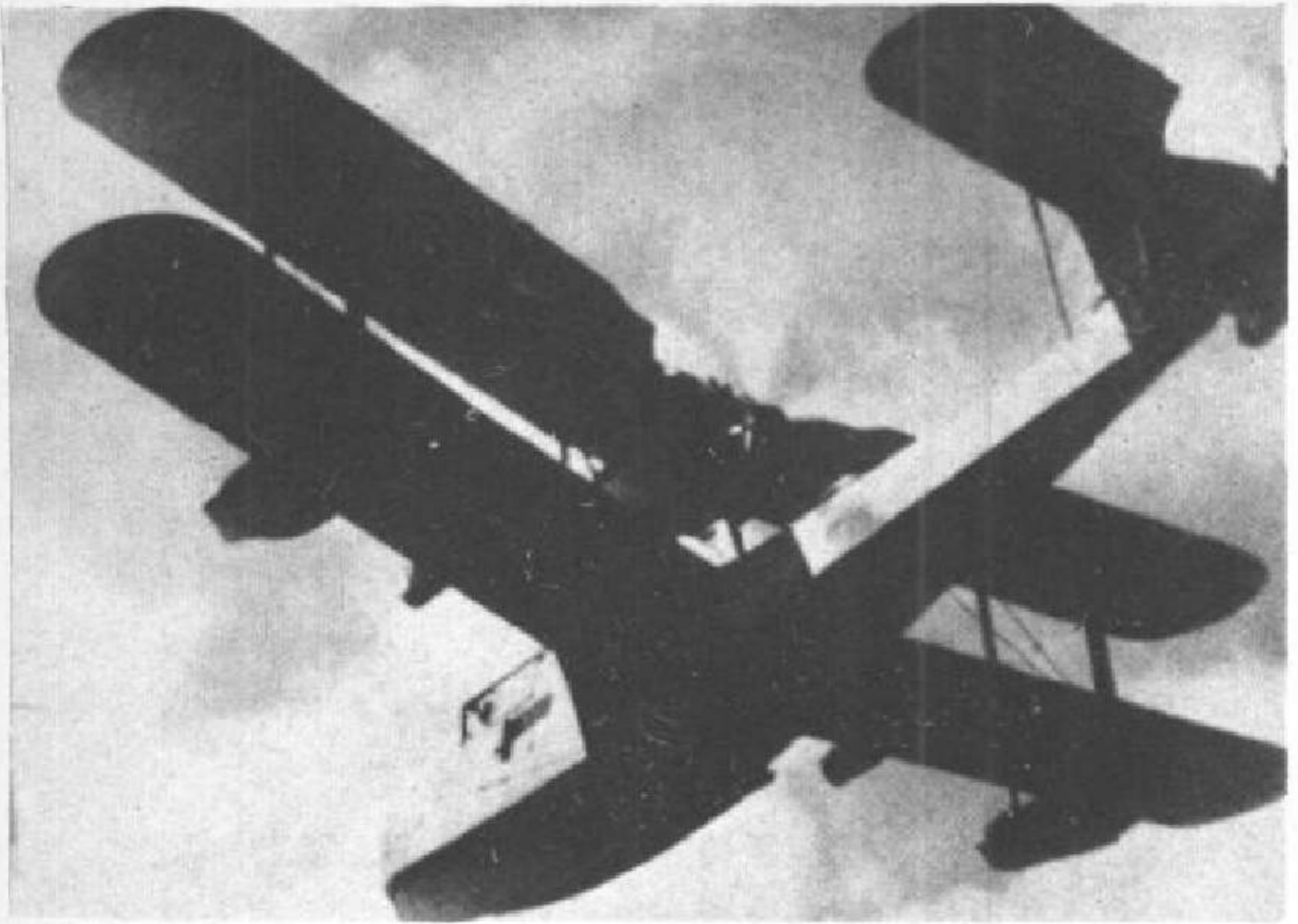
由老師領導，帶着鍋、碗、菜、肉，在山邊樹林裏煮起飯來，辛苦了幾個鐘頭後，團團坐在一起野餐，他們爽朗的笑聲和嘹亮的歌聲，很久還盪揚在這寧靜的山邊。

這一個星期日，記者和一些朋友們也作了一次這樣的旅行。因為搭火車誤了時間，就趁了擁擠的公共汽車去了小西湖，那算是九龍的一個名勝地；在那裏曾經碰見了許多男女學生在嬉笑中追逐，在和平寧靜的空氣裏渡過了休假日。

回到香港，已經天快黑的時候；一個討論日美戰爭會不會爆發的座談會正在熱烈地舉行着，大家根據各方面條件看起來，日美戰爭是一定要爆發的；但不至於在短期內。因為，誰人竟會料想到野村，來栖正在華盛頓舉行「誠懇」的談判，而派遣他們的政府却正在作戰爭的準備呢？

前幾天，香港政府的華人代表曾經作過一次廣播，他用不起勁的口吻，代表香港政府勸告市民疏散。沒有具體的疏散辦法，沒有說明已經迫近的危機，市民們對於這樣的勸告可以說很少有人去理會的，他們已經有過一次以上的疏散經驗——起先是慌張的離開了香港，結果是平靜無事，又回歸了香港。以前被疏散到澳洲去的英國官員的太太們，她們還三番兩次要求回到香港來會晤她們久別了的丈夫；香港的丈夫團和澳洲的太太團，都在設法利用無線電廣播互相問安；澳洲的太太團還曾經用了許多理由來說明非回香港不可的道理。

晚報上用大字標題刊出了羅斯福總統呼籲日皇停止戰爭的電訊，並沒有引起這裏很大的注意；夜晚的馬路上依然能夠看見開到香港不久的加拿大兵和皇家



香港淪陷前夕，駐港空軍中隊轄下的兩架戰機。(上圖)為水陸兩用戰鬥機；(下圖)為俯衝轟炸機。

士兵，穿着皮靴響亮的過市，他們依舊進酒吧間跳舞場，和平日一樣，在安排他們的休假日。

據說在最後一場電影——九點到十一點的時候裏，在各電影院的銀幕上，都映出通告士兵即刻歸隊的告白，接着不久，香港總督又下緊急命令召集義勇隊入伍；但那消息除了報館和義勇隊有關的人士知道外，全香港九龍一百六十萬以上的人們，有的正在跳舞場裏沉醉於爵士音樂，有的則在電影散場後還坐在咖啡店裏；有的游山旅行奔走了一整天，已經倒在床上度過休假日最後的幾個鐘點，準備明天九點鐘，依舊上他的辦公室；做小販的還嘶破着喉嚨在叫賣，苦力們在高樓邊的水門汀上睡着了；戰爭開始爆發的時候，可以說香港還正在睡夢中呢！

二 「真的？還是假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七點鐘，我起了床。九龍彌敦道上是和平時一樣的寧靜：公共汽車已經有了，但來回的次數很少；小汽車偶然的掠過，並不足以妨礙彌敦道上的安靜；幾家食品店鋪已經陸續的卸下了店門，穿著乾淨的白色工作衣的伙計，還是倚着店門，閒着瞧住過往稀少的行人。

沿着海邊的兒童公園、草地上，我緩緩的踱着。剛吃過早點，拿着早上才送來的報紙，坐下椅子打開來，第一條大標題還是羅斯福呼籲日皇停止戰爭的消息。才一刻，忽然聽到隆隆的飛機聲，一陣猛烈的炸彈爆炸聲跟着響起來，高射炮亦隨着發出聲音了，炸彈與高射炮聲連成一片，割破了早上寧靜的空氣。



淪陷前夕，位於淺水灣的海防炮台。



當時另一門防衛港海的大炮。

幾個散坐草地椅子上的人，立即站起來向着落彈方向看過去，那面已經冒着黑烟起火了。不一刻，一輛疾駛的救火車掠過我們的前面，異樣的喇叭聲，怪刺人耳朵，我正猶豫着想回去，旁邊一位穿西裝的青年朋友像感嘆一樣的說：「好逼真的防空演習啊！」

才一刻，又聽到了飛機聲，高射炮重又響起來，我趕緊的躲在一間大酒店的樓下；那裏早已站滿了許多外國人和少數中國人。沿馬路住宅裏的外國人，男的女的，有的站在大門口，有的倚着窗門望住外面，不安和恐慌滿堆在他們的臉上。一個年老的英國人，用英語罵着一個正在路上奔跑的男子，他高叫着趕快躲到房屋地下去，炸彈每響一下，他便自然的將身體擺動一下。

「是防空演習還是戰爭爆發呢？」

大家互相觀望着，互相訴說着各人不同的意見：一個肯定的說，「有百分之七十是防空演習」，他爲着證實他的觀點，舉了一下今天早上的報紙：「報上一些都沒有說起戰爭已經迫近了啊！」但，另一個反駁了，認爲這也許是戰爭爆發，「假的演習決沒有那樣逼真的，那邊近啓德機場的房子不是起火了嗎？」

近飛機場方向的房子確實已經起火了，遠遠的，已經可以望見冒起的黑烟。「是戰爭爆發呢？還是防空演習呢？」「是真的？還是假的呢？」沒有人願意這是戰爭的來臨，希望它仍是防空演習的倒着實有許多人。

那個大酒店的一個華人賬房，他匆匆從另一個地方跑回來，急促的話聲變成了斷斷續續，他用英語向大家訴說，「七點鐘，七點鐘，戰爭已經到了……。」

「戰爭」！這是一顆小炸彈，在每一個人的心底爆發

開來。這一句話的威力、遠超過在附近爆炸的炸彈！

當我回到彌敦道的時候，一些已經開門的店鋪，紛紛在重新上起店門來，路人都帶着一個震盪的心，匆匆的走着，站立在馬路邊的聞人特別多，他們都在探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真的？還是假的？」

警報解除了以後，無目的的路人像有緊急事在心裏那樣跑着，看到一個熟人，立刻就問：「是真的？還是假的？」回答大多是很模糊的。住在屋裏的人，紛紛跑出來，看看街上的動靜。街上依然是熙熙攘攘的有許多行人，間或有一輛急駛的軍用車在人叢中飛快的掠過。許多人準備立刻從九龍過海到香港去，但是平日只要八分鐘就可以過海的所有輪渡渡口，都已經不准市民們自由來往了，停立在輪渡口等待過海的有一大堆人，因為現在才九點鐘，照平日習慣，正是上寫字間的時間啊！

官方還沒有正式發表戰爭已經爆發的告白，但，靠近啓德飛機場附近的居民已經紛紛向尖沙咀碼頭那個方向逃來了：他們帶來了證實戰爭的消息。他們不僅看到了丟炸彈的飛機上有兩塊大紅的膏藥，而在他們附近的房子，已經有好多處中彈起火了。

大早，近飛機場的居民們還多在睡夢裏，輕輕的警報聲，並沒有把他們從牀上喊起來，忽然，一顆炸彈從頭上落下來了——日本飛機師的技術就是這樣的不高明，目標在飛機場，炸彈却落在附近的民房裏，於是一些還在牀上沒有起來的人，還沒有弄清楚那裏來的敵人，就被炸得血肉橫飛了。

近飛機場的居民們證實了戰爭的消息，於是立即有人想起了九龍還有幾家日本人開的商店，當大家擁到日本商店門口的時候，只見店門是半掩半開的，門

板有的已經打破了，據那些商店隔壁的鄰人說：大清早就有香港政府的警察匆匆的來敲門，但裏面連一些回音都沒有，於是警察們就動起手來，劈拍一陣衝進屋裏，已經找不到一個人影，原來那些日本僑民已經跟隨着他們的領事，在昨晚乘最後一次離開香港開往廣州的輪船全部溜走了。

這時候店舖已經沒有交易，一些急於要貯藏一些糧食的人，便四出找覓熟悉的店舖。不用說貨價立刻漲了，賣一些東西給你還得要很大的面子。店夥急忙忙的，有時候多給了貨物，有時候又少算了錢。馬路上已經有政府的防護人員穿着制服來回的走着。人們可還是亂得一團糟，在來回打聽戰爭是不是真的爆發了的消息。

因為九龍沒有報館，所有的報紙全部集中在香港，香港和九龍間交通隔絕了以後，這中間的距離似乎是無法計算了。九龍的居民們眼巴巴的等望着香港方面報紙的號外，但一直等到晚上，還沒有聽到「號外」「號外」的叫賣。

於是探聽消息的多集中在警察和防護人員身上；可是他們一樣的答不出所以然來。他們只知道香港有戰爭了。和九龍相連接的新界敵人怎麼樣？香港以外又怎麼樣？是不是日本已對英美宣戰了？這些，都沒有人能作一個詳盡的回答！

警報一次接連一次的叫着。這一次才解除，馬上第二次又接上了。飛機老是在新界那方面打轉，警報是在新界見到了飛機時候發出的，由新界到市區的飛機航程不過幾分鐘，因此，一次長長的解除警報還沒有完了，而短促的緊急警報又接着響起來。市民們是來不及逃避的，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躲在四層或者三

層樓下面，坐在扶梯上悚悚的發抖。他們都是在這個天堂似的海島上安定了好幾年的，大都沒有遭遇過戰爭的磨煉，一旦猝然爆發了戰爭，他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比較平安些；炸彈每響一下，他們便慌亂了一下，膽小的女人嚇得哭出聲來，她們擠在屋角裏，怨恨地下沒有洞讓她們鑽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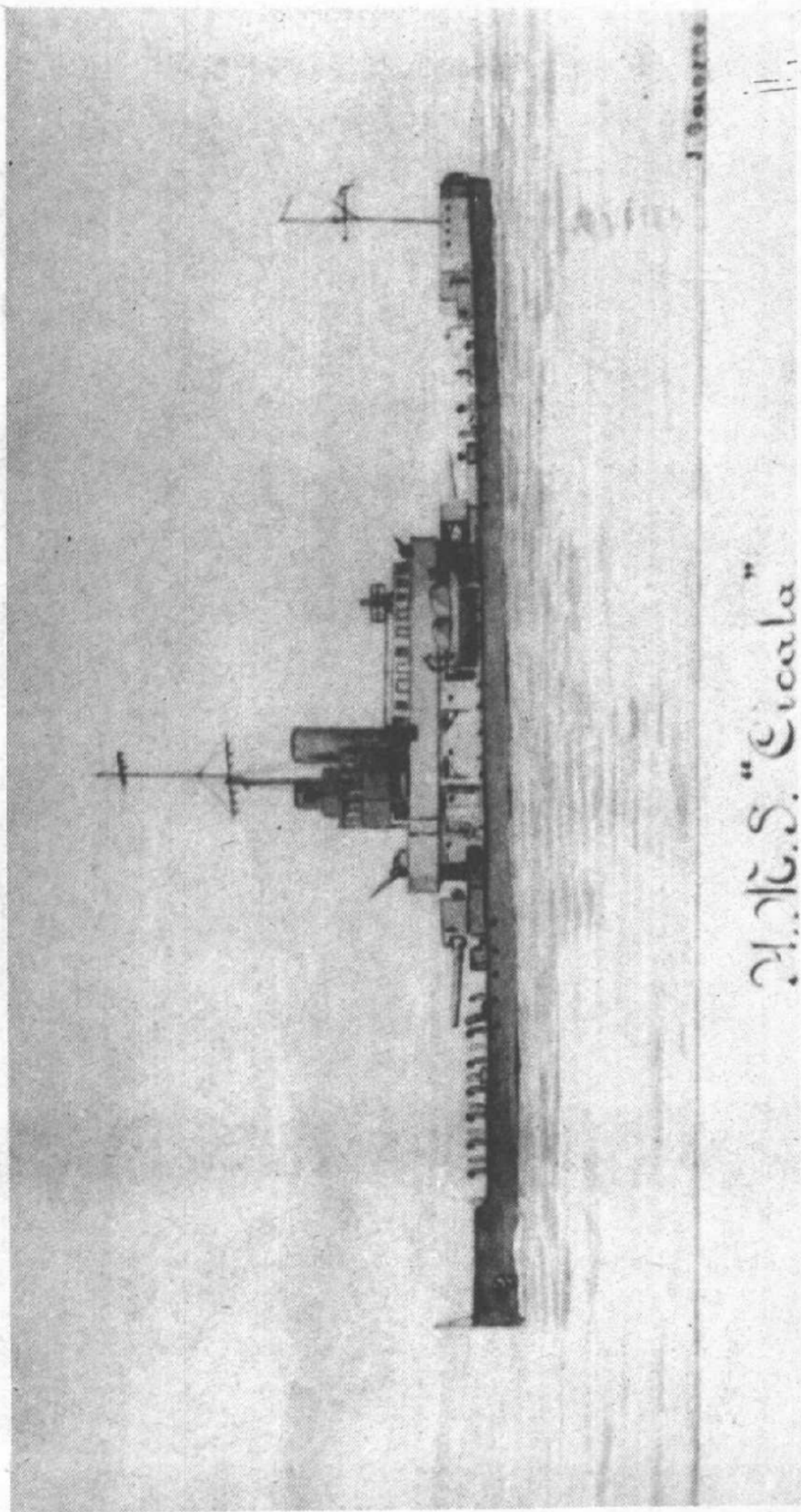
我在一個朋友那裏收聽上海的德國電台廣播，一口很地道的國語，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報告今天世界上發生重大的變動，日本已對英美宣戰；日本的軍艦正向珍珠港突擊；上海日軍威迫黃埔江中的英美軍艦投降，炮戰在進行中，同時，日軍已經越界開入了公共租界，還說市民秩序良好，表示歡迎。最後她報告香港已經第一次遭到了空襲，日本飛機在啓德飛機場投下了炸彈……

三 夜晚的九龍

這是香港戰事爆發後的第一個夜晚。九龍的居民們奔跑了一整天，這時候多關在墨黑的屋子裏；街上沒有路燈，屋內也同樣沒有耀眼的燈火，用黑布包了又包的暗幽幽電燈下，各人在安排自己的命運：有的覺到自己的住所不妥當，就趕緊帶了細軟東西，拖着老母妻子和孩子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不管這裏到那裏的距離不過相差一二里；有的覺到隨他去聽天由命，只要家裏有存糧不至於餓死也就得了。因為今天是戰爭的第一天，沒有戰爭經驗的市民們是無法習慣的，因此到了天黑後不久，扶老携幼的逃難者，在馬路上逐漸多了起來，有的向新界方面走，有的則跑到市中心區來，你來我去，究竟那兒是安樂土，誰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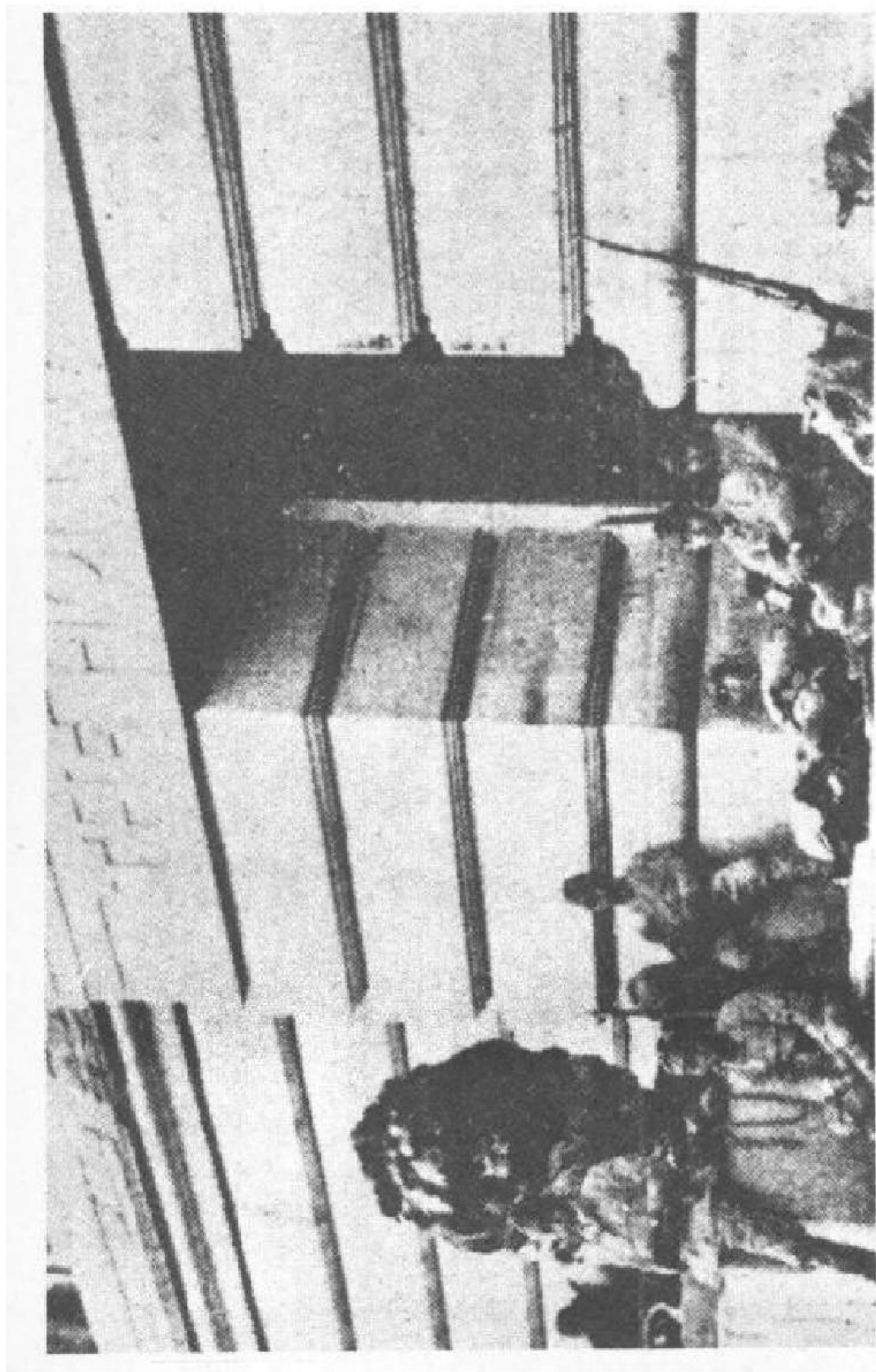
(HMS Cicala 譯音)。

曾在青山灣與日軍激戰的皇家海軍炮艦斯雅娜號



一九四二年以後，這裏是日本總督部的所在地。

一羣日本士兵，提着刺刀，臥立在香港中區滙豐銀行門外。



人家就這樣瞎闖瞎摸的逃着。

夜晚九龍的街道，都是暗幽幽的，這和前兩天防空演習時相同，不過沒有防護人員來施放信號或者燃燒燄火而已。平常，七八點鐘正是街上熱鬧的時候，兩邊店鋪裏明亮的燈光，照映着各色各樣的貨物，霓虹燈時熄時亮的廣告到處都可以看到，電影院門口更是熱鬧的場所，一對對青年男女們高傲的在柏油馬路上踱步；但是今晚，什麼都看不見了：沒有一個臉上帶着歡笑；電影院是冷清清的拉緊了鐵門；大部份的店鋪關上了門，裏面似乎寂靜得連人聲也沒有。除了隔一個時候連接着出現一批批的逃難人羣外，在屋內只聽到一陣皮鞋腳敲打水門汀的聲音——那是站崗的警察或者防護人員在百無聊賴中緩緩的踱步。

公共汽車依舊有，但不知它是否還依照着原來路線走，過了站時高興停就停下來，不然就慢慢的過去了。速度低落得可怕，它由於看不清前面的馬路，只得不時的按着喇叭，按得太多的時候，司機就輕輕的喊：「閃開！閃開！」

我曾經搭上公共汽車沿着彌敦道跑了一次。汽車的速度比步行快不了多少，而且時時停下來，車頭上的電燈僅僅露出了一絲燈光，防護人員就高喊「停車」。車廂裏，有時突然擁上一大批搭客，他們都是防護人員和警察，過了幾站就都下去了。於是車廂裏恢復了原來的寂靜。搭客間彼此很少說話，大家眼睜睜的看着籠罩在黑暗中的車外，慘淡的寂靜，掠上了每個搭客的心胸。和昨晚僅僅相隔了二十四小時，而環境是改變得怎樣不同啊！

這一個白天，似乎特別的悠長。戰爭到來以後，人們就希望它趕快天黑；可是到了天黑又怎麼樣呢？現

約翰後來在黃泥涌峽與日軍搏鬥時被殺。

約翰羅臣 (Johh Lawson) 在港日開戰前會談時的情形。

香港駐軍司令馬爾比將軍 (左) 與加拿大兵團司令



在要怎樣渡過這漫漫的長夜了！沒有消遣的地方，有的只是憂愁和顧慮，窮苦的居民們，他們家無隔宿的存糧，收入却斷絕了，擔心着怎樣才能活下去。因為就在這一天裏，許多工廠和商店都自動的停業了，老闆也不知道躲到了什麼地方。生活比較優裕的人，這時候舒適的生活秩序也早給第一顆炸彈着地的聲音打破了，他們只在擔心會不會把命丟掉，儘是盤算着怎樣才可以活命。

幾家咖啡店似乎還沒有關門，推開了掛了好幾層的黑布，裏面還能看到耀眼的電燈，可是食品已經減少了：牌子上寫着「麵包售盡」，還存有一些點心，其他就是牛奶和咖啡。

咖啡店的顧客，多半換了公務人員，許多防護團或者警察臨時的辦公處就設在那裏。電話已經徵用了，不斷的電話鈴聲告訴着各方面發生的事件。警察署的衝鋒車帶着拖長的喇叭聲飛快的在門前掠過，發出一陣隆隆的聲音。

黑暗的馬路上，時常有軍用車經過，每一輛都裝得滿滿的，有幾次是軍用品，但有幾次却是裝滿荷槍實彈的兵士。新界和九龍市區雖然相隔不過一個小時的火車旅程，但步行却要化去大半天。似乎很有自信似的，前面有許多軍隊在抵抗：英國皇家步兵，加拿大兵以及印度兵，他們都有着精良的武裝，足以抵禦來進攻的敵人。

九龍市區現在成爲戰場的後方了。它是前方的補給綫，聯絡站，但這時候似乎已經因爲疲勞和不安而睡去了。

四 偷渡

九龍和香港間的交通，不知道爲什麼要封鎖起來，官方沒有正式的佈告，只不過在搭乘輪渡的碼頭上站住警察，不准下船而已。如果需要過海的話，一定要拿出「派司」才可以通過，但那「派司」只限於政府公務人員才可以領用。可是另一面，一些小艇仔這時候倒做了好生意，他們一次次搭客過海去，由每個人五毛錢一直漲到了貳元錢。那些船隻似乎沒有在封鎖之列。起先，大輪渡不准搭乘沒有「派司」的搭客時，小艇仔却照樣可以過去，雖然他們的活動，也在警察們的視力圈內。

在當時想起來，這是相當奇怪的事情，可是過後問了一位熟悉香港的朋友，他說：「香港就是這樣的！」關於九龍居民不准過海的理由，有幾種推測，比較有力的推測，這是由於軍事上的需要。但爲什麼禁止對海的居民來往呢？却又說不出理由。有人估計香港地小存糧不多，如果九龍的居民都跑到香港去，那麼香港不是要鬧飢荒了嗎？有的估計得更悲觀一些，說香港政府不久就要放棄九龍。

事實上，在九龍的人不能過海到香港去，而住在香港的人要過九龍來，却是異常的方便。但過來了以後，如果沒有「派司」也不能再回去了。因爲不明白這個緣由，這樣跑到九龍而歸不得的倒有許多人。

因爲九龍和香港的隔絕，僅僅距離八分鐘航程的海岸兩面就起了很大的隔閡。香港方面傳說九龍死了多少人，九龍方面則傳說香港吃了好多顆炸彈。這中間，第五縱隊到處活動。在九龍散佈新界前綫軍事失利的空氣，使居民感到異常的恐慌和不安。

第二天起，小艇仔已經禁止在尖沙咀、油麻地等碼頭公開過海了。監視封鎖綫的英國兵，提出警告，如

果渡海小船再不停止，他們將不客氣的掃射機關槍了。可是警告儘管警告，過海的艇仔還是能夠找到，不過下船的地方換了其他的碼頭，在香港登陸地點不在中環而在西環或者是銅鑼灣而已。這時候過海大多集中在旺角碼頭，一大批過海的木船排在那裏，船夫們都在高喊着招攬生意。

白天不斷的警報，日本飛機不停的在新界方面轟炸，九龍，這時候雖然還有公共汽車，但要完成一段路程，至少要上下五六次，因為才跑了一段路，警報來了，就趕緊下來躲，好久，等警報解除了才開車，可是才跑了一段路警報又響了。因此，搭客就這樣上上落落，跑一段路都那樣不方便，要從九龍偷渡過香港是更困難了。爲了要送一些朋友過海，因此，我有幾次跑到了旺角碼頭。第一天晚上非常順利，僱到了一條艇仔，一些沒有阻礙就偷渡過去了。第二天大早又送了一些朋友過海去，似乎並不見得如何困難，只不過比前昂貴得多了。可是到了這天下午三點多鐘，過海已經比較麻煩了。據船夫說：士兵在海中的封鎖綫上，站了崗，他一看見有船隻過去，就用旗語迫令立即退回，不然他就開槍射擊了。現在艇仔仍肯載客過海，但他們預先聲明退回來的時候，乘客要付給船費的一半。

據碼頭上看守倉庫的警察說：現在船夫們專做收一半退船錢的生意，一方面他們用不到冒險，另一方面退回來收入一半的總數也着實可觀，因此他依舊招攬客人，反正他總不至虧本。

因爲這樣，在偷渡的旅客方面，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要船夫「保險」，船費儘可能高一些，但必須要在香港登陸；如果退回來，則一個錢也不給。那時這

樣肯保險的艇仔，還可以找到。我和另外一些朋友決定在五點鐘偷渡。

四點多鐘的時候，從新界那面傳來的炮聲，已經清晰可聞了，市民們都慌亂的來去，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人力車和出租汽車載滿了逃難者，逃往他們自認為比較安全的地方去。要找一部出租汽車已經相當不易了。照眼前的形勢看起來，敵人如果衝過來，最先的目標當然是九龍，香港在地勢上固然是個孤島，目前它還可享有和陸地隔絕的利益：和九龍隔了一條海。它的陷落當在九龍以後。有幾天日子可拖，也不妨拖上幾天：我們抱着這種方針，決定先一步偷渡到香港。

爲了多帶一些行李，抵達旺角碼頭的時候，天快黑了。我們一起十幾個人，都是一些年輕力壯的大漢，不料就在這個碼頭上遭到搶劫，同時有兩位朋友受傷。

九龍一帶碼頭上的流氓，素來特別多而厲害，戰爭爆發以後，聽說有一些過海旅客的行李被劫，但我們並不掛在心上，自信我們都是一些年青朋友，人多，力大，不把他們放在眼裏，何況現在不過是戰爭爆發的第二天，政府仍有足夠力量來維持治安呢！誰知一到那個碼頭上，突然像排隊一樣來了一大批流氓，第一個就站在我們行李的旁邊，立刻他俯身拿住了一個包裹，向後一塞，不見了，隨後他又提起一隻箱子，我們中的一個朋友就和他爭奪起來，於是這些流氓羣頓時圍了上來，他們裝做勸解、却又紛紛伸手亂搶東西。這時候，我們有一部份朋友已經下了船，那個船夫又在急急的催促開行。被搶走了二三件行李後，一個朋友突然叫起痛來，我們才發現他的胸口出血了。這真是萬分焦急的事情：一面是炮聲已經清晰可聞，

另一面船隻要立刻起行，可是總還不能瞧着受傷的朋友不管，於是只好讓一部份人先過海，另一部份等到明天清晨再設法偷渡。

在歸途上，又一個朋友發覺他背上出了血，一檢查才知道他也挨了一刀。戰爭的第二天、搶劫事件，在九龍的碼頭上以及冷僻的角落裏不斷出現了。我擔心這些數目衆多的流氓，會和第五縱隊有什麼勾結。

這一個晚上特別的烏黑。彌敦道上寂靜得可怕。放過了過海的機會，擔心明晨是不是有艇仔能夠偷渡，黑暗中搭上了公共汽車，周圍是暗沉沉的，在咖啡店的門口經過，偶然還瞥見一絲燈光。

當天晚上就下雨了。雨，似乎更加重了周圍陰沉的氛圍。在天還沒有亮的三點多鐘時，我冒着雨跑往旺角碼頭；雨像注一般不停的落下來，全身都濕了。冒着寒冷在黑暗中趕路，時時遇見一二位穿着制服的防護人員匆匆的走過。炮聲隔不一刻轟響一次，轟聲過後，又是死一般的寂靜。

柏油馬路是溼滑的，一個不留心就會摔上一交。沒有警察的崗位，也沒有特別的戒嚴，除了炮聲時時告訴你戰爭在進行中以外，沒有一些戰爭的氣息。忽然間，聽到了飛機的引擎聲音，有着紅綠白三色燈光的「中航」機，在上空掠過，這恐怕是戰爭後第一次看見自己的飛機吧！

在旺角碼頭，雨還是下得那樣起勁，本來招攬十分起勁的船夫，現在他們簡直無心聽你「過海」「過海」的高叫了。他們只在船艙裏面回覆你「沒辦法」，連準備退回原處不是冒險的航行，也懶得跑了。面對着香港的羣山，炮火在黑暗中耀眼的一閃，很久，才聽到轟然的發出聲音來，跟着是破裂的爆炸聲。

局勢是確實嚴重了。新界那面已經有難民過來，那裏的一個中國警察，昨晚逃到我們住所的隔壁，他把他的制服手槍一起丟掉了。旺角碼頭上，繼續來了許多過海的客人，他們抱一包帶一件的，行色慌張的準備過海。可是望着對海時斷時續的一閃閃的炮火，冒着不停息的雨珠，却連一些辦法也沒有：「不准通過！」

看起來過海是沒有辦法了。現在只有打算怎樣找一個地方留下來。可是我終究有些不甘心，冒着雨去了戰爭後從未到過的尖沙咀碼頭。這時候已經有渡輪開了，警察用鐵絲網攔住旅客，檢查「派司」。回到領發過海護照的青年會，那裏正擁擠了一大堆人。一個人輕輕的告訴我，他知道有船可以過海，通過的地方是火車站邊的碼頭，不過要先找到人，才可以走得成。

終於給我找到一個人了，他答應有辦法僱船，每條船三十元港幣，到了香港岸上後再全部繳付。走到火車站門前，一個印度看守不准我們通過，塞給他五元錢後，就裝作看不見的走開了。

到了第二個門口，一個中國巡捕又亂擺着手，五元錢塞到他的手裏，他也放手了，反而催促我們「快走」，「給外國人看見了究竟不大好的」。這是知心話；等到慌忙的落了船，空襲警報忽然響起來了。

大炮不停息的轟着。幸喜這二天的空襲，市區沒有落彈。敵機時時掠過市空而去，這時四周的高射砲都瞄準着，一朵朵白烟總是在離飛機不遠的地方開了花。我們的艇仔正在海中，一搖一擺的向着香港駛去，船中又正坐着兩個流氓，用威嚇的口吻向我們敲榨，原來在岸上招攬生意的不是船夫，而是碼頭上的流氓，

他們就隨船過海，一路施行敲榨，碰到警察檢查的時候，他們就立刻塞他幾元錢，於是平安的過去了。

戰爭並沒有改變香港警察的要錢習慣，而流氓就老和警察聯在一起。我們的偷渡，不過化了半個鐘點，可是和流氓的談判，一直沒有停止。這一個平日只要八分鐘的旅程，一角錢一個人的擺渡費，現在是一條船就化了八十元代價。如果依戰前黑市，一元港幣合七元國幣折算，一次八分鐘的過海，就化了五百六十元。

在香港登岸的地方在東區。吐了一口氣，似乎生命已經有了保障一般。香港和九龍的形勢，完全不同，街上的店鋪大多還開了門，公共汽車、電車，也照常的駛着，路上還依舊充滿了熙熙攘攘的行路人，給人以一種平和和安閒。報紙雖然都改出了半張，但，比起沒有消息的九龍來，是已經好得多了。

五 慌亂的退却

我們由九龍偷渡到香港是十號，中間隔了一天，十二號下午，九龍就全部淪陷了。誰都沒有預料到僅僅五天功夫，九龍就全部丟失了。誰也沒有想到準備了好幾年的防綫竟是那樣脆弱！

九龍的淪陷是可悲的。它失敗於部隊欠缺勇敢的自信和第五縱隊的搗亂。這一個狹長的半島上的防禦，一般估計至少可以守上一個時候，不至於那麼短的時期就淪陷的，但，因為準備的不充分，部署的慌亂而遭到了失敗。

要守住這扇形的「新界」，地形上的困難確是相當多：從沙頭角到深圳差不多有一百華里以上，而進

攻的敵人數量又遠超過駐軍。那時候，估計防禦新界的英軍、加拿大軍以及印度軍的實力，至少有一萬五千人，以英帝國軍隊的裝備來說，我們是寄予很大希望的。當然，大家明知道守軍是死了一個少去一個，短期內難以增援的。問題是在這個戰爭能夠支持到多久？無疑地，支持時間越久，希望就更大，至少它可以等候中國方面援軍的到來。

「敵人是具有廣大後方的」，這也許是孤軍作戰的英軍所受的最大的威脅。從廣州，敵人大批的載來援軍彈藥和給養，而香港則只能運用貯藏的軍火和給養。但那些陸續貯藏了好幾年的軍用品，依據官方的報告，香港至少可以支持到半年以上。

猝然爆發的戰爭，使香港陷於劣勢的地位，戰爭一開始，就讓敵人取得了主動。因此，新界的防綫一開始就在砲火和俯衝轟炸下向後撤，而敵人則一步進一步的逼近了九龍。

當戰爭進入異常緊張的關頭，香港政府突然想起了被囚已有幾年的我們中國孤軍，發給了槍枝，立刻叫他們上火線。這可以說是香港戰爭中最初的援軍。這一支有五百人的隊伍，曾經在前方進行過無數次的衝鋒；更由於地理的熟悉，作戰的英勇，都使並肩在一起的友軍感到異常的驚佩。由於他們的英勇犧牲，使逐步後撤的防線穩定了一個時候。

當前方正進行着激烈的戰鬥，在九龍市區裏，第五縱隊已經大肆活動了。這些第五縱隊，包括政府中的C級警察全部（香港政府將警察分成A B C D四級。A級英國或法國、美國人，B級印度人，C級廣東人，D級山東人），多數的防護人員，以及數目衆多的流氓，他們在香港九龍都具有幾年以上的歷史。敵探在

戰前，向來被允許作半公開活動的，所以他們的工作早已有了基礎，這些第五縱隊在政府機關服務的特別多，他們的活動也就特別方便而厲害。

九龍英軍準備全部撤退到香港的時候，戰線還在市區以外，但第五縱隊已經在九龍最高的半島酒店上，扯起太陽旗來，同時用手槍不斷的向下射擊，另一面，敵人在荃灣那一線上緊緊的向市區逼近了、在市區外的英軍，忽然發現後路已經給敵人截斷了——因為他們發現了半島酒店屋頂上的太陽旗——在慌亂的狀態下，加拿大軍有一部份作了俘虜。

在鄰近半島酒店的尖沙咀碼頭，本來還駐留了一部英軍，和一部準備在市區裏掩護撤退的印軍。這時英軍大部份絡續撤退過海了，當這一小部英軍，發見半島酒店上已經有了敵人時，也就離開了九龍。在担任掩護退却殿後的印軍通過尖沙咀碼頭時，這些流氓組成的第五縱隊，就佔領了這一帶，他們獲得了英軍遺留的機關槍，不停的向裝運印軍的輪渡掃射，印軍也在船後架起機關槍向岸上掃射。兩方的機關槍閣閣地掃個不停，實際上，九龍市區內連一個敵兵也未曾來到。

香港守軍大砲開始轟擊九龍倉庫了。砲彈也同時落在尖沙咀碼頭上。在香港，已經能夠看到九龍倉庫中彈起火，半島酒店上的太陽旗隨風飄揚。

在這前後，正是九龍市民遭到浩劫的時候。無數的流氓，挨家挨戶的搶劫，像搬家一樣，好的物件都給搬走了。有名的舊貨集中地上海街，流氓爲着搶劫方便，四處放火，趕出了屋內的主人。九龍塘、九龍城、彌敦道、太子道，一些有錢人住的洋房裏，首先遭到了光顧，幾乎很少倖免的。流氓就這樣洗劫了整

個九龍。

在最後一批印軍撤退九龍過後好半天，九龍已經成了流氓的世界：搶劫，放火，加上香港方面的砲轟。這時候才有日本的四個便衣隊闖入了九龍。他們的大部隊不敢貿然深入這狹長的半島，他們擔心這中間也許有什麼花頭。

十二日晚上，敵人便進據了九龍。此後，隔了八分鐘航程的兩岸，就進入了敵對狀態。每天，香港的大砲轟擊着九龍，而九龍的大火，也一直沒有停熄過。那面真確的消息沒有人知道了，七十萬以上的居民，不知他們怎樣度過這暗無天日的生活！

六 焦急的期待

一個四周環海的海島突然遇到了襲擊，連居民疏散都沒有地方。這房屋密接、擠來擁去全是人口的島上，今天却成了前線。人們依舊和平日那樣擁擠的在街上行走，似乎忘記了隔了八分鐘航路的對岸就是敵人，白天警報簡直用不到解除，飛機總在附近打轉，砲彈已經接連的落在房屋上和馬路中了。

電車經過海軍船塢那一段時，特別的飛速，因為那裏是敵人不斷轟擊的目標。售票員在臨近海軍船塢的時候，就高聲的喊：「大家當心，要開快車了！」於是急速的駛了過去。坐在上層的電車上，還依舊能夠悠悠然的望見九龍。平日匆匆來回數量衆多的輪渡，這時候一些沒有看見了，海面上是那樣的寂靜，看不見一個艇隻。

九龍失守的晚上，香港是緊張到了極點。十號晚上第一顆砲彈落在香港以後，這一個海島上就不斷的

落了砲彈。差不多全被房子佔滿了的市區，每一層房子裏都住滿人的，一個砲彈落在屋子上，總有幾個人碰上彈片而死去。敵人的大砲起先是不斷的轟擊山頂，隨後就無目標的濫轟了。當半山區高山區平日最闊氣的住宅裏的居民，都紛紛搬下山來的時候，市區裏也着了砲彈了。這些砲彈有從兵艦上發來的海軍炮，有從九龍陸地上發來的小鋼砲——陸地上發來的數量佔了多數——噓噓轟轟以及破裂的爆炸聲，停一回，響一回，像瘧疾一樣，不停地發放著。

九龍失陷的晚上，失望和恐慌傳播了整個香港。一個孤島的防禦戰能夠支持多久，這是無法想像的。何況九龍僅僅只守了四五天的時間呢？官方正式的佈告民衆，英軍現已退出九龍，「我軍已退入一鞏固及完備的堡壘內繼續作戰」。就在這個完備的堡壘內住了八十萬以上的人民，他們沒有武器，沒有戰爭常識，但，他們却不得不在雙方的砲火下過生活，和這完備堅強的堡壘共一個命運。

香港和九龍之間的戰爭，就在十二日晚上開始。港方的砲壘確是發揮了充分的威力，一個重砲彈發出去以後，房屋裏的玻璃窗就振盪得響起來了，一次又一次的發砲，轟擊着九龍的敵人和海外的兵艦。

可是敵人已經近在眼前了，現在是怎樣抵禦他偷渡過海，必須在海中擊沉他偷渡的船隻，才可以保衛這堅強的堡壘。沿海邊一帶已經築起不大牢固的鐵絲網來，幾個水泥築成的碉堡裏，塞滿了機關槍，英國兵、印度兵都在沿海一帶佈防。

香港是整個被包圍了。海外，沒有雄厚的艦隊可以擊退敵人的海軍，陸上，敵人已經佔據了整個九龍，空中，在香港上空活躍的不是英國的飛機，却是敵機



日本佔領香港後，將維多利亞女皇的銅像拆下。

在不斷的俯衝轟炸。現在唯一的期望寄托在中國軍隊身上：希望他們立即開到九龍的敵後，來解救香港之圍。

佔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中國人，被圍在香港，期待我們自己隊伍的來臨，比什麼都焦急。當九龍失守前夕，香港政府在香港大酒店公報目前的形勢暫趨好轉，華軍正大舉反攻趕援香港的時候，中國人看了都興奮得跳起來，一見面的時候，就互相以這個興奮的新消息相告，隨時有人說起華軍開到了深圳，逼近九龍的興奮消息。

關於華軍「趕援香港」，成爲人們注意的集中點了，大家總先詢問中國軍隊到了那裏，然後再詢問香港有沒有敵人登陸。報紙的渲染也特別的厲害，以不可靠的消息，刺激香港的市民。《國民日報》上曾經有過這樣自認爲確實的消息：說是有人從香港大廈的屋頂，用望遠鏡看到新界的那一個方向，已經開到中國的先頭部隊，拿着青天白日旗逼近九龍了。

與此同樣的宣傳，在報紙上不斷的出現，政府倒不過簡短的說明香港和華軍保持密切的聯繫，這正和記載香港戰爭勝利消息一樣的不確實，使市民感到短時期興奮後的空虛。每天在激烈炮火中想起了中國軍隊爲什麼不趕快的到來，在發恨的時候，埋怨報紙不應該「車大炮」！

當敵人的炮彈比較稀落的時候，於是有人說：一定是中國軍隊已經到了敵人的背後，所以敵人的大砲都向後射擊，香港的威脅已經減輕了。街市上盛傳着中國飛機猛烈的轟炸九龍，敵人的大砲一定給飛機炸掉了。每個人都在計算報紙上刊載的中國軍隊到達的地點：一回兒在深圳，一回兒到了沙頭角，從深圳到

新界有幾里，從新界到九龍有幾里。於是計算明天中國軍隊一定要抵達尖沙咀碼頭了。

「要是中國軍隊能夠到達九龍，我一定連放鞭砲三天！」

「要是中國軍隊能夠到來，他們要什麼我就給什麼。」

「一看到中國軍隊，我就立刻跟他們走！」

中國人幾乎全部把希望寄托在趕來援救香港的華軍身上，對英軍的防禦似乎已經失却戰爭開始前的信念。這不能錯怪他們，因為九龍的失陷，造成了一般人的悲觀心理，沒有人相信香港能夠支持到好久，而失陷後的恐怖，更緊啣着每一個人的心。

香港的戰爭，雖然是英國對日本的戰爭，但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却是中國人。這個戰爭似乎又確和中國人沒有什麼關係般，香港政府從沒有考慮到利用廣大的人力來支持這個危難的局面，沒有進行必要的動員工作，人民和軍隊根本還是隔離的。除了中委陳策將軍發過告民衆書以及華人代表有過宣言，請我們同胞支持戰爭外，政府就沒有切實有效的方法，把這龐大的人力加以組織運用。因此，在戰爭中的市民，除了儘可能自管自躲避砲火外，什麼都絲毫不相干了。這樣多的人力沒有被利用，這麼多的力量遭到了忽視，這不能不說是香港政府最大的失算，也是香港所以淪陷得這麼快的原因之一。

「殖民地的主宰者，是不相信殖民地人民的力量」的。我想這樣的話在今天不應該適用於英國，但香港這樣快的淪落，香港政府沒有好好的利用人民力量，這無疑是很大的損失。

七 在香港大酒店

告羅士打大廈和滙豐銀行是香港二個最大的建築物。後者在戰爭一開始以後，政府就徵用作了公用機關，前者因為建築的鞏固，就成了避砲彈、躲警報的好所在。這是一連有九樓的大廈，在低層的走廊裏作了人民的避難所。

許多從九龍過來的華人，以及近海邊被砲火轟得無法居住的華人，他們都集中在這裏，帶着被頭，背着箱子，將水門汀的走廊全部佔滿了，他們把整個家庭都設在這裏，買一些乾糧，度過這砲火連天的日子。

大廈底層的香港大酒店，本來是香港最高貴的旅店之一，必需衣冠整齊的紳士，才有資格跑進這闊氣的大酒店。這裏什麼都比其他酒店貴了幾倍，原因就因為這個地方是高貴的。平時它是有錢的太太先生們集會的所在！

戰爭一開始，其他酒店飯堂都加價了，可是高貴的香港大酒店却依舊是一律照常，因為這是避難的好地方。因此，酒店裏擠滿了無數的客人，這些客人大多是不喝茶也不吃晚餐的，他們不過藉着這個地方作為暫時的避難所而已。酒店的旅店都早已給有錢的太太先生們租滿了，連租一塊房間外面的走廊都沒有了空位。在有錢的避難人中間，造成了這樣一種風氣，全香港似乎只有告羅士打大廈是最安全的，那麼住在香港大酒店是最保險了，所以爭先恐後的將所有旅店裏的空隙都租去，準備避過這突然到來的災難！

於是空下來的就只有餐廳了。在餐廳裏坐滿了吃茶或者喝咖啡的客人，他們是一天到晚不叫茶房來計數

的，從早上坐起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晚上就蜷屈在椅上打一個瞌睡：這是比較幸運的一種。多數的避難者，因為來遲了找不到位置，有的坐在水門汀上，倚着餐廳上的柱子，有的就佔住了一個角落，一家人圍坐在一起。

這些避難者包括英國人、美國人，和荷蘭人，他們大多剛由九龍逃過來，一時找不到住處，於是先擠到香港酒店去。香港酒店擠滿了人，在窗戶外蒙蓋着雙層黑布的餐廳裏，電燈依舊明亮的照耀着，散發出耀眼的光芒。砲聲炸彈聲在這屋裏聽起來，似乎減少了恐怖，連警報的尖叫都不易傳進來，只有當許多人擠到屋內的時候，才知道外面又發警報了。

報紙上一致稱頌過香港酒店的華人司理，因為正當戰爭爆發的時候，酒店的西人經理剛在某地休養，而管理事務的是華人司理，他允許穿得不太整齊的華人避入香港大酒店，他又允許他們在酒店餐廳裏渡過砲戰激烈的長夜。報紙指出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情。華人司理究竟是中國人幫助中國人，如果是西人在管理這個人酒店，那麼許多華人都要因為沒有穿着整齊的衣服或沒有錢，而被驅逐出來。

酒店裏還是充滿了穿得華麗的小姐太太們，她們依舊高高的坐在檯子上，吃着豐富的晚餐，她們還怪這樣菜不好吃，那樣菜又缺少了味道，伙計們在她們的差遣下，不停地在人叢中穿來穿去，一手端菜，一手推在前面，叫着：「對不起！」「對不起！」

十二日晚上，香港因為九龍失守顯得異常的緊張，砲彈在香港酒店門口落了好幾顆。英國軍隊在門外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在沙包後面作了「準備放」的姿勢。一回兒，英國偵探忽然檢查酒店裏的客人，有二

個馬上給英國兵帶走了。那些剛才還怪「大菜」味道不好的小姐太太們，這時候她們擠在男人的身邊東東地發抖，有幾個在低低的禱告，叫着：「上帝」。

人多，餐廳裏人聲嘈雜，一個砲彈落在門口，把玻璃窗震碎了，玻璃向四處飛開來，話聲頓時停止了。許多人都伏在地上不敢起來。跟着第二砲又來了，爆炸聲後，玻璃又飛了起來，有的臉上給玻璃劃破了，血不斷的掛下來，有的手上脚上都出了血，血臉血手的人，隨處皆是。沒有人笑，人們都伏在地上，靜聽着裂帛般的爆炸聲。

砲彈向另外方向射擊了以後，伏在地上的人才絡繹的爬起來。英國警察來檢查客人們的「派司」，沒有「派司」的就立刻被趕了出去。餐廳空閒得多了。可是那批被趕出的人羣——他們多是中國人——在砲火猛轟下，不知道到那裏安頓去了。

中外的新聞記者，大多集中在這裏，互相交換探聽得來的消息。砲火雖然阻礙了出外活動的機會，但，每一遇到暫時停止的時候，大家就迅速的拔腳出去了。許多報紙改出了一小張，主要是本港的戰事新聞。砲火越轟得厲害，有幾個同業越是意外的高興，他們願意在炮火下鑽來鑽去，却不願生活過的死一般平靜！

敵人的大部隊還沒有深入到九龍半島，要立刻趁勢過海是不至於這樣快的。不過，香港是被包圍了，此後抗戰的局勢將更困難，我和朋友們握一握手預祝着我們還能夠活着相見。

八 觀戰東山台

東山台是香港東區跑馬地直上的一座小山。由中環經過灣沚，通過灣沚夾道的叉路，沿着軍用柏油路直上，便到了這風景優美的半山區。這裏後面倚着大山，正面對着九龍，大海就在不遠的地方。平日，這裏都是闊氣的住宅區，一幢幢漂亮的洋房，散落在山麓，山巔及半山間。

這裏離市區有幾里路，但，住在這裏的人，在平日是很少走路的：他們每家都有一輛或一輛以上的汽車，可以由底下上山來一直開到家裏。因為市區裏包括出租汽車及私家汽車都已經徵用了，爲着怕被政府徵用，他們的汽車都停放在自己的汽車間裏。

靠了一個朋友的幫助，我來到了這裏，準備在這裏住上一個時期。起先，沒有估計到這裏的房子是那樣突出，暴露在九龍敵人的前面，但，俗話「既來之，則安之」，反正到處都會落彈，到處一樣會遭到空襲的危險，於是就住了下來。

這裏的空氣似乎比較安定，好一些的洋房底下，都有自己的地下室，有錢的人就根本不想下山，何必冒着飛來飛去的砲彈和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呢？怕流氓會出來騷擾，於是預先出錢組織了保衛團，沒有槍，拿着木棍在到處巡邏。據說東山台的保衛團有十多個人，他們本身就是流氓組成的集體，不過現在作了保護富人的保衛團而已。他們在上坡下坡的石級上裝起了木柵欄，在通行汽車的柏油路上，則整天有兩個團員，輪流值班。

上山來的路上，要經過插滿白色十字架的萬國公墓，花園和參差的樹木點綴在裏面；公墓是冷清清的，看管公墓的人也不知上那裏去了。公墓下面就是跑馬地：一個廣大的草場，安放著賽馬時的跑道。現在，

這個曾經萬頭攢動的賽馬場，也是冷落不堪了。雄健的馬匹，精悍的騎士，都不知逃難到什麼地方去了。草場上有時候也停放着許多輛卡車，有時候却又全部開走了。白色的洋房是那樣耀眼，附近就是香港防空司令部，爲着這，敵機曾經在這裏丟下了幾顆炸彈，把跑馬地裏的草地，挖去了一大塊。鐘樓上的大鐘，還沒有停止，它依舊能夠對這一帶的居民報告正確的時間。

因爲從這裏上山的柏油路，是一條軍用公路，它便成了運輸一切給養到山後香港仔前方去的要道。汽車的騷聲整天不斷的喇人耳朵。這些汽車，不時載過帶着鋼盔的英國兵和印度兵，有時候是一大車白麵包，一大車沙袋，或者是一滿車的中國苦力。

一個駕駛機器腳踏車的交通員，一天至少要來回四五次，他帶着航空員的帽子，一付大手套，背了一袋公文，飛快的駛過。這樣子是夠威風的。用機器腳踏車來作通訊工具，比起我們內地抗戰艱苦的物質條件，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了。支持香港戰爭的差不多全是近代的機械和武器，照理它是應該能夠支持一個較長的時候。

這是一條彎彎曲曲的馬路，轉灣抹角的地方特別多，汽車速度却又特別的飛速，差不多整天整晚都有汽車相通，沒有出過一次事，這不能不讚美他們技術的高明。晚上，就憑着這些熟練的技術不停地駛來駛去，不會在狹隘的路上相撞、翻車、或駛下了山谷。

近馬路的地方都是樹木，樹木把馬路掩蔽起來了。運輸汽車，靠着它的幫助，不至於暴露目標。晚上，車燈也不准開放，因爲洩漏了燈光，很可能招來敵人的砲彈。

我們屋後就是這麼一條軍用路；更沒有預想到除了這個突出的小山，後面所有的山上，幾乎全都是香港守軍的砲台：轟擊九龍那面敵人陣地的大砲，大多是從我們山後砲台發出去的。香港所有的山頭上，幾乎都裝有大砲，最高的太平山大砲，是用機器吊動的，大砲深藏在山中，發放的時候，才將它吊至洞口，然後依舊吊了進去，以免被敵人發現而還擊。

屋後砲台上每隔一刻發射一次大砲，強烈的震動着整個房子。這面砲台發砲不久，對面陣地的大砲，就向這個方向還擊了，呼呼的砲彈飛過了以後，隨即就是裂帛般的爆炸聲，砲彈落在距離不遠的山腰的岩石上，第一砲是這個地方，第二砲還是這個地方，說不定一連幾砲都落在一個地方。轟完了這一塊地方，砲彈就落在另一塊地方的山石上，於是一連又是幾砲。這樣慢慢的挨過去，漸漸遠離了我們的屋子。

這是相當緊張的一個時期。有時砲彈的爆炸，把泥土和石塊飛進屋裏來，如果敵人的瞄準稍稍斜了一些。那麼，我們這個暴露的屋子，就立刻中彈了。幸喜敵人沒有把我們這一個屋子作為目標，整個屋子裏的人，就以這樣自慰着。

敵人的砲彈並不大，這也是使這一帶的居民，依舊能夠安居的原因。他們使用的大多是小鋼砲，砲彈不過比兩磅熱水瓶大了一些，而它的破壞力也並不強。如果砲彈恰巧的落在屋上，碰到四五層的水泥鋼骨建築，最多給它穿了二三層，我們在地下，依舊可以平安無恙。這並不是我們自己安慰自己：就在離我們房子不遠的洋房，一連中了三顆砲彈，它在屋頂上穿了一個洞就爆炸了，躲在地下的人，一個也沒有受傷。

敵方砲轟的時候，多半在白天，時間多在上午九

十點鐘，和下午三四點鐘之間；轟擊的時間，最長的有一個鐘頭以上。一到晚上，香港方面的砲火便發揮威力了，轟然的聲音，隔不幾分鐘就是一響。因此，我們這個屋子裏很少有安靜的時候，一聽到「咚」的一聲，知道敵方的大砲，已經向我們這個方向轟擊了：於是趕緊從三樓四樓急急的跑到地下，等到砲聲過後，才回到樓上去，晚上也總要下樓三四次，提心吊膽的連睡覺都不安定。有時候，滿以為這次砲轟已經停止了，不料才回到樓上，又得趕緊跑下來，因為敵方的砲彈又來了。整天整晚都這樣的上上下下，有時連吃飯都沒有時間，很少有安定休息的時候。

白天，從這裏瞭望九龍，沿海邊一帶看不見人影，海中也沒有小艇往來，兒童公園裏依舊放着幾輛來不及撤退過海的汽車——港方的大砲，能夠威脅駐紮九龍的敵兵，他們也不敢暴露自己的目標。九龍的商民，現在要躲避英國方面的大砲了。幾天的相隔，就劃出了淪陷區和自由區，在敵軍統治下的九龍同胞，他們不知如何過活呢？

一到了晚上，這裏是最好的觀戰場所。敵方的動靜，偷渡時的攻守，這裏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十二日以後，九龍方面的汽油庫大火，一直沒有熄過，火光籠罩下，依稀分辨得出九龍的房屋來。敵方的大砲，遠放在九龍城後的山頂上，一發砲的時候，就看見山後火光一閃一閃；香港的砲彈落在九龍時是一朵很大的火花，落下了很久，才聽到爆炸的聲音。

每一個晚上都是敵人準備渡海的時候，香港守軍嚴密的監視着海面，防守着沿岸。海面上出現了一個艇仔，守軍就立刻掃起機關槍來，同時，砲台的大砲也向海面轟擊，使敵人的船隻迫於砲火而無法渡海。

幾次，從銅鑼灣那一面，香港的探照燈明亮的出現了，一條白色的光芒射照在海面，偵察海面上的動靜，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過了一刻，探照燈熄了；不久又亮起來，搜索潛伏在海面的敵人。

戰爭之夜是值得欣賞的：一閃閃火光不斷的在山間出現，而一朵朵火花又不斷的落在海的對面；九龍的大火遮滿了半邊天空；探照燈白色的光芒像一條長蛇那樣搖擺着，可惜和我們在一起的沒有畫家，不然，他一定能夠得到真確而又動人的戰地速寫！

九 「和平之門」關閉後

在砲彈飛來穿去之下生活着，神經是很少有時間鬆弛的，當雙方砲聲停止了以後，覺到四周分外的安靜，宇宙似乎也在不斷地擴大。

雙方暫時停止戰爭，似乎就只有二個半天。一次在九龍淪陷後的第一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一隻插着白旗的小艇，從九龍油麻地碼頭向香港方面直駛，起先，守軍用機槍掃射，艇上就亂舞起白旗來，等小艇在香港靠岸了以後，雙方的砲轟就停止了，頭上也沒有俯衝的飛機，這一個上午是安靜的：那時正是敵方要脅着港督私人秘書李氏夫人，一起勸誘香港投降的時候。到小艇重又回返到九龍不久，砲戰立刻又開始了，這是敵人誘惑港督投降的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公報告知了市民。第二次是一個下午，時間在第一次誘和後幾天，搖着白旗的小艇，又從油麻地碼頭向香港方面直駛過來，小艇過海了以後，雙方砲聲又停止了，一直到晚上港督拒絕了投降，又發生了砲戰。

那時候香港的態度，依舊十分強硬，港督楊慕琦

爵士曾經警告過敵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過海來，香港將不客氣的射擊了。「和平之門」就這樣緊緊的關閉了。戰爭一直繼續到敵人在香港登陸後幾天爲止。

局勢越來越嚴重，敵方的大砲和轟炸集中在銅鑼灣一帶，飛機整天不離香港上空，在黑暗衝天的區域裏轉來轉去。銅鑼灣的汽油庫發生大火了，敵方的砲彈和炸彈還是不停地落在這一帶，炸彈聲和砲彈聲多得難以分辨出來，爆炸聲幾乎震破人的耳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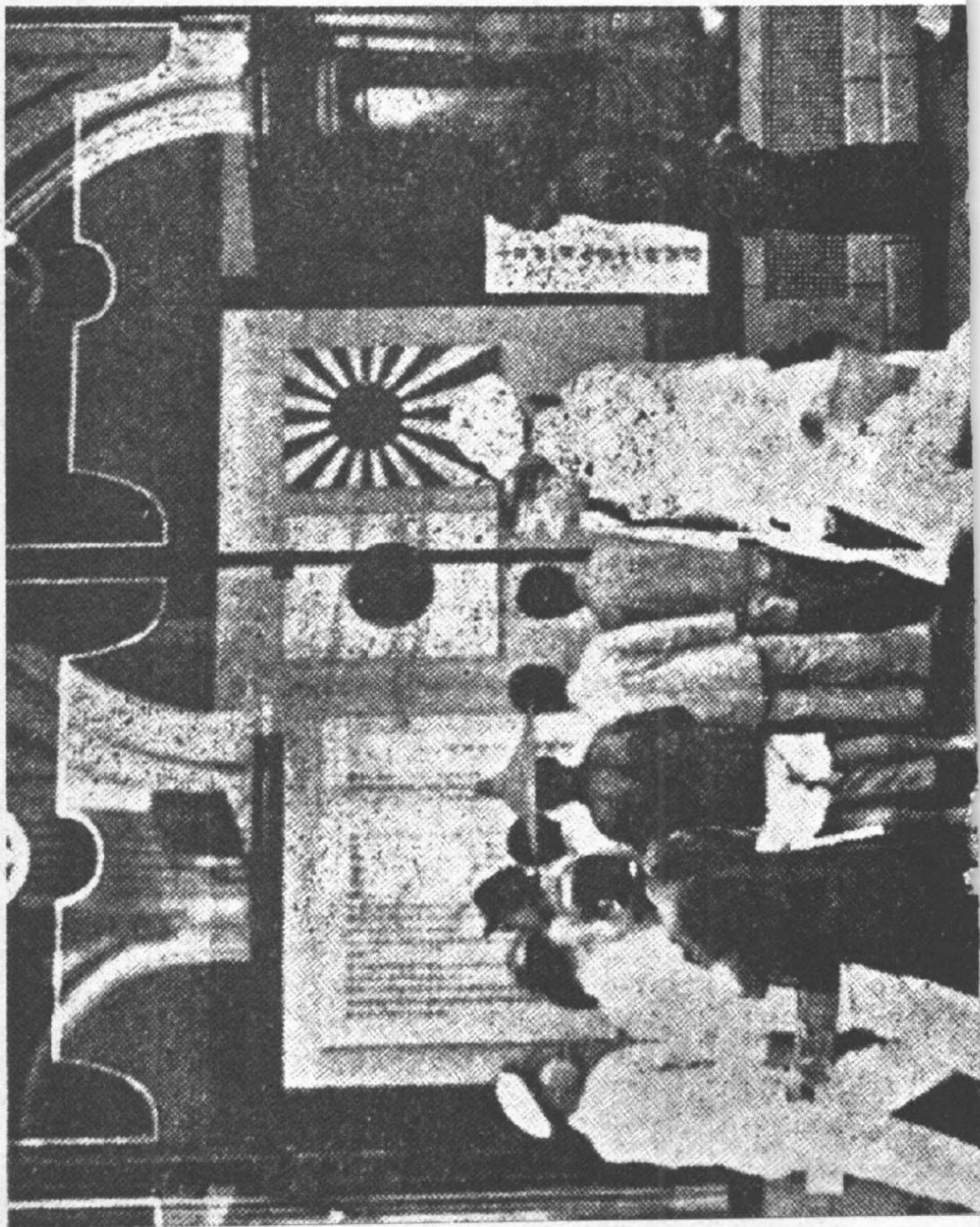
銅鑼灣大火的地方，從東山台看過去是異常的清楚，看見的已經不僅是火光了，劈劈拍拍的木材爆裂聲隨風吹過來，火勢隨着風向不斷的擴大，晚上，整個東區的房屋，都在火光下映照過來。清晰的機關槍聲，這時候不停的響着，回聲使山谷間起了共鳴。

就在這樣的夜晚，在火光下，敵人大批的渡過了海。猛烈的砲火和轟炸，使香港守軍無法在沿海邊立住腳跟，漫天黑烟籠罩住海面，香港的駐軍失去了目標，筲箕灣和九龍距離最近的地方，敵人已經從那裏過海登陸，由那裏逐步向銅鑼灣推進

這時候機關槍替代了大砲，滿山谷都響着清晰的「閣」「閣」「閣」聲，香港砲台上的大砲，已經轟不到逼近過來的敵人了。孤島的保衛戰從此進入了巷戰階段。

九龍方面的砲彈，可還是不停的飛過來：中環，灣沚，各處的街市上，已經落下了許多顆砲彈，這漫無目標的轟擊，使每個人惴惴於什麼時候砲彈會落到頭上。市區裏的電車全部停駛了，公共汽車作了軍用卡車，沿東山台下山至灣沚夾道的軍用路上，已經中了許多顆砲彈。電燈柱子被打斷了，燈泡玻璃碎屑散滿在地上，樹木橫倒在馬路邊。一個包裹不知誰遺忘

市民在軍政廳門外閱讀日軍的佈告。



在那裏，連地上可以檢到的東西都沒有人要了。隔了不遠的萬國公墓門口，一個才幾個月的嬰孩，被丟在四周無人的草地上，孩子的小眼睛張開着，兩隻手向空抓着拳頭，他沒有哭，他在傻看着天。這本來是條整天來往軍用車的路上，現在却很久才有一輛從身邊擦過。呼呼的砲彈，不停的在頭上飛過，爆裂聲跟着響起來。一個英國兵推着一輛沒有汽油的機器腳踏車，從山上下來，他慢慢的走着，看看正在燃燒的汽油庫，忽然，他用勁的將車子向路外一推，立刻，車子便落到山谷裏去了，發出「嘭」的一響，他向下仔細的看了看，整一整背上的槍，拖着遲緩的步伐，慢慢的向山下去了。

十 買米和領飯

在這一個島上，現在是任何一處都可以中彈了。逃來逃去反正逃不出這一個範圍，有錢的，平日生活優裕的寓公，這時候他們最忙碌，在山頂上住，覺得砲彈不斷的轟在山上，太危險了，到了山下又覺到不安靜；有人說：「西環砲轟得很厲害」，於是就到中環，可是中環老受敵機的轟炸，於是立刻去到東區了，誰知道東區砲火也是同樣的猛烈，於是只能隨便住下來了，托菩薩的福，或者是只有祈禱上帝保佑他們的安全。

平常沒有錢的人，在砲火下，他們還得出來謀生活，要是砲彈落在附近，他們就隨便在那個房屋下蹲下來，假如落在較遠的地方，那麼，他們就根本不理會，一樣的來回做一些小買賣，靠着這樣他們才不至於餓死。

十一日晚上和十二日這二天裏，有二萬多人陸續由香港偷渡去了九龍，他們大部份是香港的流氓以及碼頭上的苦力，這些人是準備去九龍發橫財的。在英國軍隊已經撤退，敵人尚未到來的一個時期裏，他們拼命的四處洗劫，在凌亂、慌張下，他們便發了橫財！

可是香港的窮人太多了，僅是香港島上就有八十萬以上的人口，絕大部份都是靠每天收入來活命的，一旦發生了戰爭，平日職業都被砲火轟掉了，這一大批人的生活，怎樣解決呢？這是很大的問題，因為儘管軍事上得到了很大的勝利，如果不能設法使後方安全，一切還是沒有辦法的，搶劫，騷擾，搗亂，都是戰時不能忽略的事情，這一點，香港政府在戰前倒的確是預先準備了的。

「糧食」是這近一百萬人最大的事件，在這一個沒有生產只有消耗的孤島上，現在只有靠存糧來維持了，這是最先引起市民恐慌的事情。戰爭才爆發了一天，市上立刻就沒有米賣了，米店都關上了門，貼着「白米沽清」的條子。政府派出了警察，發出限制米店一律不准漲價的命令，規定政府將分派白米給各個米號，以限定每人數量購買的辦法來安定人心。

米價的黑市，已經增加到和官價相差二倍以上。政府規定一元錢能買到白米七斤，黑市裏則僅能買到一元錢二斤，因為購買的人實在太多了，米店沒有辦法來應付這無窮盡的客人；同時，政府的官米又很少能夠送到，米店却把門緊緊關上了，這就有了指定地方，由政府直接發賣官米給平民的辦法。

儘管黑市的米價不斷的漲，可是一切能夠買到的糧食，都給人買走了，現在市面上只要有能夠替代糧食的東西，包括麵粉，麥片，麥子……什麼都給人搜

買一空，不計較價錢，只要能夠搶買到東西；於是食品店，麵包店的門口，又都陸續貼出了「貨物全部沽清」的條子。

沒有辦法買到糧食的，留下來一條路，就只有去「擠」官米了，在灣仔，購買官米的地方在東方大戲院，天還沒有亮，鐵門口已經擠滿買米的羣衆，他們提着袋，帶着籮，拼命的擠，亂闖闖的一大堆，可是那時候戲院裏冷清清的看不見有一個賣米的人。

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排隊依次序，人，就是那樣擠着。整條馬路都給買米的人們擠滿了，過了規定賣米的時間，却依舊看不見賣米的人。

警報響了，敵機在附近丟下了炸彈，這成千千萬的飢餓羣，他們連動都沒有動，因為稍稍移動一下，後面的人馬上擠上來，替代你的位置，因為腳沒有地方放，人就可以腳不着地被擠得臨空站起來，鞋子被擠掉了，不管它，人被擠得發痛了，不管它，汗流滿一臉了，不管它，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夠買到一元錢米，來填飽肚子，帶回去養活了一家人！

這的確是相當淒慘的，在賣米就要開始的時候，裝來了一大卡車中國和印度的警察，一個英國人帶着隊伍，他們一下車以後，立刻在步槍上抽起刺刀來，又馬上分散向這龐大的飢餓羣走了過來，刺刀就那樣在人叢中亂搖亂晃，一面喊着「走」！「走」！小孩子被擠倒了，年邁的被摔在地上，人就在他身上踐踏了過去，慌亂的奔跑，使人與人傾軋起來，滿地都是鞋子和米籮。一直把人驅逐到離開戲院很遠才停止；問一聲：「這是爲什麼呀？」據說這是「維持秩序。」

刺刀維持了秩序後，應該開始賣米了吧？可是還沒有。警察在四周用槍刺攔起來，其中幾個拿着皮鞭指

揮羣衆，必需要一個接一個的排隊，稍有一些不入眼，立刻皮鞭就猛烈抽下來了；人的行列一直排過了二三條很長的馬路，是一條無尾的長蛇向四周漫延過去。僅僅賣了幾個鐘頭，說是賣米時間已經過去了，這樣最多只賣到四分之一的人，戲院的鐵門又重新拉上了。

這是出錢買米的一個鏡頭，這些買米的究竟還能夠拿出一塊錢來，更有一些連一塊錢都沒有辦法拿出來的，他們都等候在平民飯堂的門口。這些平民飯堂，在戰前香港政府就已經準備了的，無數個大鍋子，無數個大灶，連廚子都曾經登報招請過，戰爭一爆發，這種平民飯堂就立刻開幕了。平民飯堂的辦法，是規定施飯時間，到了那個時候，只要等候在那裏的人，都可以領到一大勺白米飯和一勺菜，足夠一個人飽食一餐，領飯的人數，隨着戰爭的延長而一天天增加，在灣仔的食堂，每天有一萬以上的平民，得到了這樣的飯菜。

這不能不讚美香港政府的賢明措施，有了這樣的飯堂，曾經使無數萬的平民，得到了活命的機會。

平民飯堂的秩序，似乎比購買官米的地方要好了一些，他們雖然要等候很久的時間，但結果總能夠拿到一勺飯，因此，他們都先後的坐在地上，靜靜的候着輪到自己。

敵人就是那樣無恥而殘忍的：正在一天早上施飯的時候，在九龍，他們發現了這面有這麼長的人羣，大砲彈不斷的向灣仔平民飯堂的方向轟過來，第一彈落下來就炸死了幾個人，血肉隨着塵埃一起飛起來，可是這些領飯的平民，僅僅是騷亂了一陣，依舊站住自己的位置不動，跟着，第二彈又落下來了，砲彈將飯鍋連白飯一起轟掉了，又有幾個流着血倒在地上不

起來，這樣，接連的砲彈丟落在這裏，領飯的平民和廚司們才慌張的逃開。

飯堂的鍋灶，都被砲彈轟得四分五裂了，這擁有一萬以上平民的食堂，他們靠着活命的場所，就這樣給殘忍的敵人破壞了。以後，因為砲火的猛烈，灣仔的平民飯堂沒有重新恢復過，靠着領飯過活的平民，真不能想像，他們怎樣渡過這一連串長的日子！

十一 飢餓的平民

東區從筲箕灣敵人登陸了以後，已經是巷戰的場所了，一些喜歡誇大的報紙，包括《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等，這時候還在扯謊說登陸的敵人已經被殲滅——事實上，敵人的援軍，正源源不斷的由九龍裝過來，英方的坦克，已經在馬路上四出巡邏了，異常響的聲音，帶來了恐怖。漫天的黑烟，籠罩在銅鑼灣。

一個穿黃色長褲的中國人，在跑馬地附近走路，英國兵突然向他開了一槍，原來英兵以為穿黃色制服的敵人，已經遠繞到英軍的後方了。馬路上架起了機關槍，在晚上，一發見對面有了人影，英國兵立刻無目標的掃起機關槍來，作戰的不沉着，香港的防禦戰，恐怕很難繼續到多久了。

可是沒有作戰的時候，香港一定準備守上一個時期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等待援軍的到來，這可以由香港貯存的糧食軍火等地方看出來。就在銅鑼灣附近地方的軍用倉庫裏，堆足了無數萬包的白米，和堆得像山一樣的罐頭牛肉，這些，都是準備留給軍隊作戰時用的。軍用罐頭牛肉的製造，一定經過很長的時期了，陸續的製造，陸續的貯存，到戰事發生時才拿出來應用。

可是這樣多的米糧和食品，並沒有到動用的時候，英軍已經撤退這一帶防綫了，沒有時間來搶運，也沒有時間來破壞；因為撤退得是那樣匆促，這些東西就丟落在敵人那面。這是一個很大的倉庫，如果拿這個倉庫裏的米糧，分配給平民，那不知能夠填飽了多少人的肚子，可是，現在却落在敵人手裏。

一些肚子餓的慌的平民們，他們就冒着砲火，一個個鑽入到倉庫裏去了，這些跑入倉庫裏去搶糧食的，包括各色各樣的平民，他們有做工的，有做小販的，有商店裏的職員，紛紛跑到砲火連天的地方；那時候日本軍隊還沒有留意到貯藏這樣多東西的倉庫，於是二個人拖着一袋米，一個人背了一大箱牛肉，他們都陸續的出來了。

等到第一批的搶到了東西，第二次轉身再去的時候，搶東西的隊伍是格外加長了。因為牛肉罐頭堆積得太高，而偷東西的又是那樣慌亂，幾個心急的就在底下挖起來，這樣將上面的罐頭搖動了，一瞬間大批的罐頭倒下來，三個人就這樣給罐頭牛肉壓死。

這時候，敵人已經發現無數個人在這面倉庫裏搬運東西，立刻有一個哨兵到門口站起崗來，起先，胡亂的放了一陣槍，將這些搬運東西的嚇跑了，於是那個哨兵就在附近踱來踱去；可是只要等敵人一轉背，原先沒有走，躲在附近的平民們，就飛速的穿入到倉庫裏，然後第一個就拖了一袋米出來，才出門口，已經被敵人發現了，立刻一槍，將那拖米袋的平民擊斃，於是敵人轉過背去；躲在旁邊的第二個又立刻穿了出去，使勁的將這包米向外拖；敵人轉過背來，一槍，又將第二個擊斃了；這時候，這一包米已經拖到馬路中，第三個不管敵人的射擊，又竄了出去；終於以二個人的死亡，這一包米拖到馬路這一面來了。

儘管敵人在射擊，可是始終趕不走搶白米和牛肉的平民，打死了一個連看一眼都沒有時間，又鑽入了倉庫裏；拖到半路就被打死的，沒有死的就竄過去接了他搶出來的東西。敵人弄得沒有辦法了。就在倉庫門口架起機關槍來，一看見預備竄入倉庫的平民，就掃射密集的機關槍，以不停的掃射，守住了這躺滿死屍的倉庫大門。

這時候，無數包的白米，已經在街上叫賣了，罐頭牛肉一聽聽的隨處皆是，到處都充滿了沒有招牌紙的軍用牛肉，他們用生命換來的東西却以很低的價錢出賣給他人，牛肉每罐最先標價是一元八角，可是貨物不斷的湧到，市價竟跌落到每罐六角。

靠了他們拼命的搶劫，東區這一帶的市民，都買到了便宜牛肉，有許多家買到了比較便宜的白米，在鬧糧食恐慌的時候，他們的確救活了一些人，此後，這些平民又搶了沒有人看守的英美烟公司大堆棧，白錫包，黃錫包，海軍牌，強盜牌香烟，一時充滿了市面。

十二 砲彈插曲

因為砲彈的亂飛，曾經出了一些笑話，有幾個人正在一個室內辦公，突然，一砲飛過來，穿過了南面的牆，一直飛向北面的牆，又穿通了北面的牆，飛出去了。這一個不速之客竟來作這樣一次嚇人的短期拜訪，等辦公的人丟去筆桿的時候，不速之客早已完畢它的拜訪日程了。於是，看着南北兩面的砲洞，相互的發楞。

另外有一個朋友，一清早他還睡在床上，突然，

附近一個很響的爆裂聲把他驚醒了，他才睜開眼睛，看見一朵很大的火花落了下來，跟着是一個使他頭腦震昏的爆炸聲，他以爲這一下可真的完了，許多塊堅硬的東西和塵埃一起，都打在他的身上，他輕輕的舉起左手，左手還能動，他又搖搖右手，右手也並沒有壞，他用手揩去了臉上的塵埃，摸到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依舊存在，這時候，他忽然發瘋一般跳起來了。原來他一些都沒有受傷，他抬頭看一看屋頂，屋頂上是一個大洞，磚瓦木片散滿了各處，可是彈片却一塊都找不到，不知道都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十三 防空洞

「如果香港沒有在戰前建築好鞏固的防空洞，這一次戰爭中不知要枉死多少人呢？」一個朋友對我說過了這樣的話。

香港的防空洞，的確是偉大的。它穿過了整座山，由這面穿到那一面，洞口都依次序編了號碼，當一個初次走入防空洞的人，假如要找某一個洞口的話，他是一定沒有辦法找到的，因爲一進入山洞以後，左右前後都是一條條相彷彿的通道，他會在這樣的狀態下，迷失路途！

防空洞的建築，差不多化了幾年的時間，四周都用水泥澆平，一個個通空氣的鐵管，插滿在兩邊，大通風機用馬達發動，在不停地轉動，使新鮮空氣能夠不斷的流進來；已經裝好了電燈，晚上，一盞盞燈光在洞中亮起來，照耀着這有着數不清洞口的大山洞。

要看山的大小，才能決定整個防空洞能夠容納多少人。跑馬地的防空洞，至少可以容納四五萬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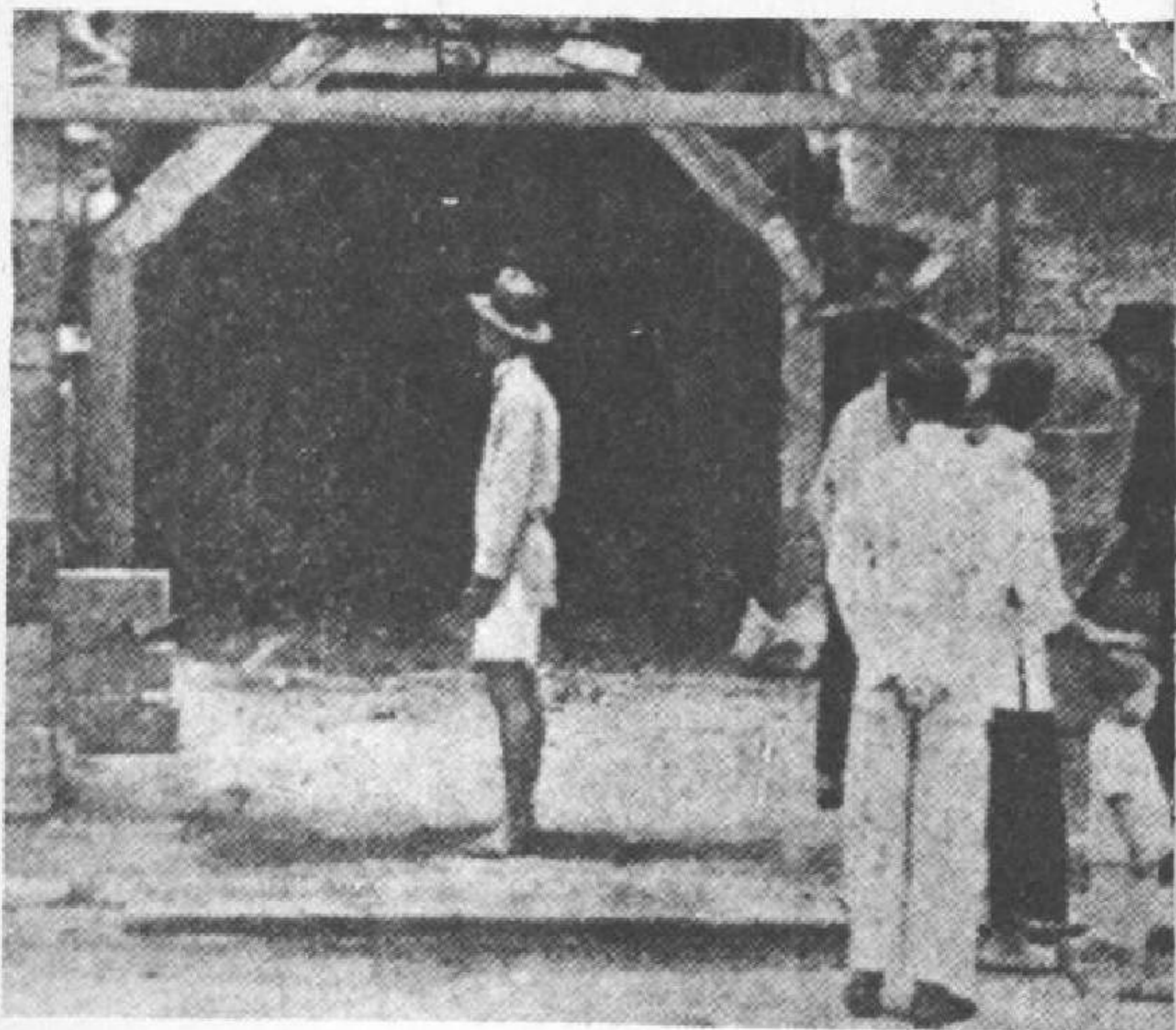
口的號碼，從七十號起，一直到一百二十號以上，這裏面曾經住過無數萬的避難者，包括男女，老幼，成爲一個龐大無邊的大家庭。

當大砲和炸彈，不停地轟擊東區的時候，當巷戰在附近激烈進行的時候，稍稍有辦法能夠維持幾天生活的人，他們都躲到防空洞了，背着帆布床，木板或椅子，紛紛的在洞裏找到一塊地方，安頓下來以後，人就一直坐在那裏，不再出來。

膽小的，坐在最裏面的地方，比較膽大的就坐在洞口。在裏面，因爲人實在太多了，空氣是那樣污濁，一陣令人作嘔的臭味，只向鼻子裏鑽，但，就在這樣地方，鋪板，布床，椅子、席子，安排得沒有一些空隙，人們多用手帕打鼻子嘴巴一起蒙住，或者乾脆不管一切蓋上毡子，整天整夜睡覺，他們有的是八日戰爭開始那一天就「入洞」的，一個星期，十天，他們都沒有回家，吃飯、睡覺、一切生活就都在洞裏。

這裏防空洞不像內地，警報來了以後，才擠滿了人，警報解除了，人就立刻跑空了。在香港，整天砲戰空襲下，戰爭後幾天，連警報都懶得再放了，住在洞裏的人口，是很少流動的，他們把家裏最貴重的東西，一箱箱，一包包都帶到了洞裏。除了出洞購買吃的東西，或者大清早回家煮了一次飯外，此後就不再出去了，讓炸彈，大砲在洞外轟着。

白天裏大砲炸彈在洞外轟，人們就坐在自己的包裹上，看看書、談談天，帶着布床和木板的，他們都比較舒服，因爲他們已經有一個地方能夠躺下了。在這裏，寂寞倒並不覺得，因爲，左右前後面對各色各樣的人羣，一天裏所發生的事件，都已經足夠解決你的無聊了，誰都是帶着不能焦急的心，才來到防空洞的，這樣，一整天，一整晚，倒也過的相當迅速。



戰爭期間，位於灣仔莊士敦道的一座防空洞。

人，實在是太擠了，特別在晚上的時候，七點鐘，防護人員關閉了洞門以後，人就不能自由往來。這樣一直要到隔天的清晨。睡覺的辦法，大多就是倚着水泥的牆壁，坐在水泥的地上，馬馬虎虎打個瞌睡就算了，能夠將兩腿伸伸直，算是最舒適的享受。因為一到了晚上，連留出來走路的行人道也全部給人睡滿。腳稍稍伸一伸，立刻有人叫：「喂！這是我的身體」！如果要大小便的話，由洞口跑到洞中間，來回至少一個鐘頭。在暗幽的燈光下，你只能一面走，一面喊：「對不起！」「對不起！」一個不小心，你就會踏着人的頭顱或者肚子上，雖然你一百個小心，可是你還得闖了一二次禍，受到被你踐踏朋友並不厲害的責難！

在家裏生活過得舒適的，他們起先一两天整晚的不能睡覺，因為周圍彼起此伏的鼾聲，已經足夠擾人清夢了，可是時間長久一些就會慣了的，在疲倦萬分的時候，什麼地方一樣的會睡去，這正和在洞中心空氣污濁不堪的情形一樣。起先，一跑進這裏，就馬上覺得難受，簡直要作嘔，可是過了一些時候，就聞慣這種作嘔的臭氣了，也就並不覺得特別的難受。據住在裏面很久的人說：「你要活命的時候，什麼事情都能夠忍受，何況這樣一些臭氣！」也許這是有理由的。

「吃」和「飲」，是防空洞裏幾萬人最大的問題，大部份人解決的辦法，完全依靠販賣食品的小販，這些爲着想賺一些錢的小販們，他們冒着猛烈的砲火，在中環，或者在相隔有幾里的地方，買了食品來，然後以一倍或二倍的價錢，賣給躲在防空洞裏的人們，他們說明這些東西，的確比他販來的地方貴了一倍或二倍，可是他們說：「這是拼命換來的！」中彈片而死去的，最多是在行路的人，所以小販和苦力在這次戰爭中死得特別多。

他們販賣的東西，多是可以充飢的食品，其次是飲料加罐頭，食物包括：飯、白粥、麵包、粽子、餅乾、饅頭和餅……飲料是汽水、牛奶、可可、茶和水，罐頭食物則最普通的就是搶來的軍用牛肉，其次是沙丁魚，也有腐乳、醬瓜、竹筍等。這些，都是店舖裏的存貨，經過小販的搶購，然後再來防空洞出賣的。

事實上在砲火連天的情形下，買賣的地方只有防空洞了，也只有這麼多人的地方，才能消耗掉大批東西，小販們的數量太多了，這些包括女人、孩子，在平日多沒有做過生意的，爲着怕挨餓，他們才冒着砲火的危險來回奔波，也感謝他們的奔跑，這無數萬人的生活，才能在洞裏解決！

有許多本來是住在附近的，他們解決吃的辦法，是一大早就出洞回家，急急忙忙的燒飯。因為早上砲聲疏落，等到燒熟了飯，帶着幾個熱水瓶的開水，他們回來了，這樣，就以一頓煮熟的飯，支持了一整天。也有在洞門口搭起一個小小的灶，買一些搶來的米，就在那裏燒飯，不過這種比較少。有女傭人的主人，他們依舊是一日兩餐，茶水也不愁缺乏，因為這些都由傭人們在砲火下去張羅的。

最感困難的是飲料問題，起先，還能夠在門口買到茶和洗臉水，後來，因為自來水管跟着電燈廠炸壞也被炸破了，這樣就斷絕了來源。人，往往就是這樣的，越沒有水喝，就越想喝水，那時候，一個熱水瓶的開水，可以賣到五元港幣。我看見一位有孩子的年青爹爹，在猶豫了一下後，終於掏出錢來買了，他說：「沒有辦法，孩子要喝！」

這時候，已經開始吃井水，這種水在平日，是用於抽水馬桶的，現在是只有借它來解渴了，連拿到一些井水都比較困難，很多人拿着空杯子，整天在想喝水而找不到水喝。

自然，汽水和牛奶，生意大好了，可是，這些早已被人囤積起來，他們並不預備做買賣，不過為解決自己飲料的問題多囤積幾瓶而已，汽水、牛奶，就被這樣的小囤戶買完了，於是留下來的就只有忍耐。

幸喜斷水的時間，僅僅只有兩三天，每個人都還能找到一些液體或流質的東西來喝，大家生怕這個戰爭會繼續多久，那時候，吃的，喝的，什麼都有了問題，為着這樣，我和一個朋友一起買了近三十聽的軍用牛肉，準備在沒有食品可以買到充饑的時候，作為飯吃。

衣服可以丟，一切東西可以丟，可是吃的東西是

不能丟的，因為這樣你才能夠避免砲彈的轟擊，繼續生活下去！

十四 一零三號防空洞裏

這一個龐大的家庭——防空洞裏，住着各色各樣的人物，靠近在一起的日子久了，彼此熟悉起來，大家親密地作為鄰居，一起共着患難。

僅僅是一二天的時間，彼此就會成功一個很好的朋友，互相照應着，互相關懷着，這也許是戰爭中才如此的，因為當砲彈炸彈轟得緊的時候，大家的命運都是相同的。

大家都把自己住的洞口號碼記熟了，我們住的是——一〇三號。假如這時候有人問起我們住在那裏，我們立刻回答：「防空洞一〇三！」

一〇三號洞裏的朋友，絕多數人都沒有估計到戰爭這樣快的到來，香港本來是一個內地到南洋或回上海的必經碼頭，有許多要回內地以及要到上海去的旅客，他們也都被困在這裏，他們是恰巧遭遇到這海島上的戰爭，深深的怪着自己的命運，從老遠老遠的地方，特地來趕上這激烈的戰爭。

他們的懊惱聲是不斷的；有的怪自己為什麼不趕快一步，有的因為想在香港玩一個痛快再走，結果碰上了戰爭，他們最耽心的是這個戰爭不知要延長到什麼時候；如果日子久了，他們的旅費用盡了，將怎樣生活下去呢？

更有一批更懊惱的旅客，他們本已搭趁輪船離開香港了，到了快進吳淞口的時候，輪船忽然從新掉頭又向香港倒駛回來，起先他們說：「我們不相信輪船會倒駛，但，等事實證明的時候，早已沒有辦法了！」

於是他們咒罵那些船上的駕駛員、船主，「他們雖然接到香港電報，要立刻駛回，但，總應該在已經快抵達上海時，將上海的客人用小艇裝進口，可是，船上的人就那麼死板，那樣死呆！」這樣，依舊叫他們回到香港，碰上這倒霉的戰爭。

這有一批從天津來的旅客，他們的故事是太笑話了。他們原來的目的地在上海。有一個煤礦工程師，從天津帶了他的姪女兒，準備回上海參加他兒子的婚禮，可是英國的輪船就這樣直駛，經過上海却一直未停留，將他們一直載到人地生疏的香港，他們袋裏帶的是一些淪陷區用的敵方軍用票，和偽準備銀行的鈔票，可是香港用的是港幣，可以說在香港登岸的時候，他們連一角錢的港幣都沒有，輪船丟了他們以後，便什麼都不理會的駛走了，這沒有港幣，又沒有親戚朋友的旅客，要他們去找誰呢？

戰爭就是這樣：將平日的一切生活習慣，什麼全改變了，有許多事情簡直連想也沒有想過的，這位年老的工程師和他的姪女，到達的第二天，香港就爆發戰爭了，幸喜碰到了一家好心的避難者，他們就帶他們在一起，這樣才暫時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問題。

幾乎，每個人都有一篇逃難的經歷，而又都是各不相同的，撇開了洞外的飛機大砲，相互間就這樣的談着。白天，因為多了一些臨時的避難者，他們大多就蹲着或站在洞門口，將洞口的光線，全給塞沒了，於是：「蹲下來！」「蹲下來！」的喊聲，就從洞裏一直喊到了洞外。

洞口是小販的集中地，貨物都一堆堆的排列在那裏，有時候偶然也能買到一些巧克力和其他糖菓，花生米一到的時候，馬上就被人搶完，悶在洞裏太久了，人們就常出洞口來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可是，砲彈總不能使你站在洞外有多久的時候，一刻兒又在頭上呼呼的響起來，於是只能退回到洞裏去，一些年老的，他們根本就不隨便走動，連洞外都很少出去，他們已經習慣了安心的坐着。

時常有一個和二個被彈片傷了的人，抬進到洞裏來，他們淌着血、一路呻吟着，進了防空洞裏的救傷站。一個晚上，一個病死了的人，從裏面一直拖出來，於是在死人拖過的水門汀上，睡在上面的人們就起了嚙嘛以至睡不着覺，一個女人剛出洞門，忽然，一個砲彈飛過她的頭上，突然嚇了一跳，她就倒在地上不再醒過來了；一個男人，——是她的親人吧?!撫着她的屍體，眼淚不斷的滴着，可是過一刻，他不管女人的屍體就偷偷的走了，也許是他出不起錢購買棺材的原因。這一個女人的屍體，躺在防空洞外有三四天，最後，恐怕它發臭，由防空洞裏的居民出錢，才將它搬走。

垃圾堆裏丟了二個死了的小孩，當巷戰正激烈的時候，地上發現了許多沒有人拾的防護人員用的鋼盔，敵人已經逼近了跑馬地，一個報紙還在作這樣俏皮的問話說：「香港登陸需要移民證的，爲什麼日本人就這樣不顧法律，沒有辦理入境的手續，就在香港擅自登陸呢？」

十五 「謠言！」 「謠言！」

敵人從銅鑼灣那面來，現在已經快到跑馬地了，住在防空洞裏，不曉得外面的情勢究竟怎樣，敵人是不是已經衝了過來。

防空洞上面山頂上，裝有一門大砲，當敵方沒有發砲的時候，上面的砲台，就一砲一砲轟了出去，也

不知道砲彈落在那個方向，轟的一聲，防空洞裏就似乎輕輕的有些震動。

敵人快逼近的時候，落在山上砲台的砲彈特別多，有時有四五個砲彈，同時落在山上，發出一連串的爆炸聲，這是敵方的排砲，在轟擊着這面的砲台。

這樣時候，多半在夜半，因為爆裂的聲音太響，把一些住在洞門口的人都嚇得跳起來了，慌亂的向裏面直鑽，而睡在裏面地上的人，又都躺着沒有起來，於是鬧得天翻地覆。

機關槍聲已經在洞門口聽到了，這時候，謠言也特別的厲害，這些謠言的來源，多半出自看守洞門的防護人員，他們常常報告一些不可相信的消息。

這些防護團員，一部份是跑馬地的馬伕，一部份是平日就閒着沒有事做的流氓，再有一部份是中國當局臨時組成的，這是比較可靠，他們每天可拿到港幣二元，他們的工作就是維持防空洞裏的秩序，使洞口不致阻塞，而當飛機來的時候，將閒在洞門口的人，都趕入到裏面。

一方面敵人逐漸的迫近了，洞裏這無數萬毫無抵抗力量的羔羊怎麼辦呢？另一方面傳說大批流氓要洗劫這個防空洞，因為他們知道這個防空洞裏有這麼多的人，裏面一定有大部份帶着自己所認為最貴重的東西。

如果要洗劫防空洞，那是十分可能的，只要他們來了一批人，把所有的洞口都守起來，不准任何人往來，同時拿着武器，依次序一個一個的搶過去，反正你逃不出這個洞口，跑來跑去總是這一塊地方。

大家就心流氓的來臨了，貴重細小的東西紛紛在自己坐位附近藏起來，鈔票也都分別的安放好，以防即使來搶的時候，只要給流氓看見時，他要什麼，就

給他什麼，不給予絲毫的抵抗。

事實上這種時候抵抗只會使自己陷於不利的地位，地方狹，人多，你不能斷定那個就是搶犯或強盜；即使你明明看到這個是搶犯，他手裏有的是武器，你有什麼本領以空手和他相拼呢？

這些看守洞口的防護人員就第一個靠不住，他們說不定就是來搶東西的強盜兄弟，說不定他正準備內應來一起動手。

那些日子大約在廿二日，廿三日到廿四日。洞外不遠的馬路上，機關槍子彈已經橫飛了，巷戰在附近激烈的進行，時常有回家煮飯的女傭，給子彈打中流着血又回轉防空洞來。做賣買的小販也減少了，住在防空洞裏的人沒有誰再敢出去，因此如果來一次洗劫的話，那只有將所有的東西送給他們。

耽心了好久，幸運的，是並沒有來。此後倒是一隊英國兵進入防空洞休息的時候，嚇壞了一些人。

因為這裏前面就是巷戰的前綫，有一小隊英國兵，他們來這裏暫時休息，當他們剛剛到來的時候，洞口的人就立刻逃進來，他們以爲日本人到了；那一小隊英兵大約有八九個，都背着槍，就坐下來。一個拿出一把梳，很艱難的梳着頭髮，大約他已經很久沒有梳了，頭上的塵埃不停的落下來，一個把槍交給旁邊的人，他自己就脫着衣服；一個從袋裏掏出一瓶酒，張着嘴大口的灌下去，幾個則躺在地上，一直沒有起來。

他們還時常爽朗的笑着。一回兒站起來走了，一出洞口就上起刺刀，過了一條馬路，弓起背走了過去，他們又到前方去了。

馬路邊，人行道上砌成的石塊，都算作沙包，英國兵和印度兵在這一面露出了一頂鋼盔，眼睛監視着

不遠的地方，機關槍就清晰的叫着。

英國兵出去了以後，馬上有人傳說，不久防空洞口要架起機關槍，防空洞一定會改做戰壕，於是英國兵就躲到這裏來。

跟着傳說又來了：說如果英國兵躲到了這裏，敵人一定會用機關槍向洞裏掃射的，於是住在洞口的就遭殃了，聽到了這話，即刻有人搬家，他們都搬到空氣令人作嘔的裏面去。

有人想出了好辦法：他寫了許多張紙條：「華人避難室」，「華人防空洞」，貼在每一個洞門口，據他說這樣即使日本人來了，也可以分辨得清，不至於亂闖的掃射機關槍。

廿四日的晚上，巷戰進行得更激烈，這一面放了一排子彈，跟着那面也回了一排，幾乎全部是機關槍了。步槍聲是聽不到的，擲彈筒的聲音，小鋼炮的聲音，一回兒在柏油馬路上駛過聲音很響的坦克也在附近出現了，這許多種類的砲彈、子彈就都在離洞口不遠的地方飛舞，隔一條馬路的對面就是巷戰的戰場。

一個在半山洞口的避難者，他不經意的抽了一枝烟，立刻一陣密集的機關槍向那個洞口掃射了，因為來不及逃避，有十幾個人中了彈。這個消息傳到了其他洞口的時候，有時有人偶然的開一次電筒，就立刻遭到了無數個聲音的咒罵。

洞裏，空氣緊張到了極點，要和平日一樣安穩的睡去是不可能的，有人傳過來的消息：隔開我們兩個洞口，已經有日本兵了。因為二個日本兵受了傷，他被他們同伴抬進防空洞裏，防護人員立刻給他包紮，日本兵叫他們不要聲張，因為這時候英國兵就在很近，他們怕會給英國兵抓住的，那些防護員極力討好日本

兵，招待得十分殷勤，據說日本兵送給了他們一些香烟，同時一個廣東人在大談日本人來了不用怕的道理：

「只要我們不得罪他，怕什麼？日本兵又不是吃人的老虎，怕什麼？」因此他叫大家安心一些，如果日本兵來了，事情倒好了。

這時候確實有人希望日本兵早一些到來，中國軍隊到了那裏克復什麼地方的消息，被報紙說得過分誇張了，而結果青天白日旗並沒有在九龍發現，使他們的情緒低落了。另一面香港支持不了多久，這是誰都明白的，因此，他們以爲這樣飛機大砲的轟擊，還不如早日停戰的好，索性將敵人打退了，中國軍隊收復九龍，英軍渡海和中國軍隊相會合，這是最高興最盼望的事情，不然就索性淪陷算了，因爲只有在戰爭結束了以後，才能允許人從陸地上逃跑出去，離開這充滿着恐怖的海島。

在戰爭過程裏，報紙多拿市面的謠言和民衆的願望當作新聞，而真確的消息却很少透露出來。廿五日《華僑日報》到了防空洞的時候，它說明港島形勢已趨好轉，中環和東區的交通已經恢復，同時在銅鑼灣一帶的敵人也多半被殲，似乎說得有聲有色，香港局勢的確已經好轉的樣子，可是就在報紙到了後不久，敵人已經佔領跑馬地，第一個日本兵已經在防空洞裏出現了。

十六 黑色的聖誕節

十二月廿五日上午，本來是香港熱鬧狂歡的聖誕節，今天我們得在周圍都是砲火的防空洞裏，渡過這熱鬧的節日了；我們以爲這個戰爭至少能夠支持到年

底，趁着聖誕節，也許敵人會來一個猛烈的進攻。

失利的消息雖然不斷的傳來，可是我們終究沒有親眼看到日本兵，還以為這是不可靠的謠言，不料在大家都沒有提防的時候，一個日本兵突然從裏面黑暗處走了出來，由一〇三號洞口出去了。

那個日本兵撇開了上身的制服，穿着馬褲，一隻手拿着手電筒向四處亂照，另一手按住了手槍，急急的走着，他沒有停步。這向香港進攻了十八天和我們作戰了五年的敵人，終於和我們面對面的出現了。

敵人佔領了這裏，畢竟給證實了。但，附近一帶是否還有英國軍隊呢？我們不知道，這時，機關槍的聲音聽不到了，敵方的大砲還在向中環那邊轟着。

第一個敵人出現了以後，一〇三號洞口就有敵軍隊伍來回的通過。一個拿槍的哨兵，站在洞口外的屋角邊，許多人好奇的往外看，閃閃躲躲的，那個哨兵舉槍向洞口一指，跟着向天就是一槍，那些看熱鬧的立刻倒退了回來。洞裏，老年人在咒罵這些人招惹事非，說不定會闖出亂子來，「日本人有什麼好看呢？」

稱呼日本人的慣語「日本仔」，這時已經不用了，「皇軍」替代了它。那些守門的防護團員一個也不見了，他們不知躲在什麼地方。

女人們嚇得瑟縮發抖，有幾個臉色也變白了，熱鬧的防空洞裏，這時喧囂的聲音忽然低了下來，大家都靜靜的等待着，似乎等着什麼禍患的到來。一個手上帶錶的，走出洞門口，正巧碰上過來的敵人，「皇軍」很習慣地把他的右手拖住，然後捲起他的衣袖，動手解脫錶上的帶子，周圍看到的人很多，誰都沒有哼出一些聲音。

是不是這樣的平安過去了呢？「皇軍」要有什麼

舉動沒有？他們要怎樣對待這羣毫無抵抗的羔羊呢？

隔了有一個時候，洞裏的居民，忽然紛紛的走了出來，他們帶着箱子、拖着被包，背着帆布床，也有端着椅子的。怎樣的，他們都預備回家去了嗎？可是外面的大砲還在轟呀！

拉住了一個人，問他上那兒去？他低下頭來輕輕說：「裏面在趕，皇軍不准人住！」可是等許多人從一〇三號洞口出去了以後，站在屋角的哨兵，立刻舉起槍來瞄準着，不准走過去，於是那些人就擁塞在洞口，進也不能，退回去又不敢。

以後是不停的脚步聲，凌亂的踏着，向那面看，只能見到黑壓壓的人羣，不斷的擁到另一個洞口去。脚步聲繼續了一個多鐘頭，稍稍的停息了一回，就聽到日本兵用着生硬的廣東話高喊：「快！」「快！」

輪到在洞口的我們走出來的時候，差不多整個防空洞裏的人都被趕空了。這時候，我才看見一個日本兵，高高的拿着一盞馬燈，對溜走過去的人，就提起燈來照一下你的臉上，然後經過他的身邊走出洞去；另一面站着二個背着步槍上插刺刀的日本兵，他們不時的喊着「快！快！」或者突然橫了一下槍，喊着「八格耶魯！」

這樣的聲音和這樣的姿態，我記不清在那個戲劇裏見過的。帶着一箱乾糧，我走出洞口去——「這真是在演戲嗎？日本兵究竟要我們扮一些什麼樣的角色呢？」

才出洞門，一陣密集的機關槍聲傳過來。「敵人是不是準備把我們這些人都掃死呢？」我懷着一顆忐忑的心跟着前面的人走去，心裏明知道敵人對付香港華人的辦法，一定是採取懷柔政策——這從幾次飛機

上丟下的傳單可以看出來；可是儘是這樣的趕，究竟怎樣處置我們這些人呢？

扶老携幼背着行李的人羣，一批接着一批的經過敵兵指定的路線。沿線站滿了哨兵，一隊憲兵坐在山石上，像看什麼把戲那樣瞭望着，他們有些帶着眼鏡，有些嘴唇上留了一撮小鬍鬚，年紀有老的，有年青的，也有十六七歲的小兵。

也許那時候，他們就在用他們久經訓練的眼光，在留意經過的人羣。走在我旁邊的一對年青夫妻，男的忽然被憲兵叫上去受檢查，連衣服都解開了，一面還用廣東話盤問他的姓名、年齡、住址和職業，在下面的他的女人，看着丈夫沒有下來，起先發抖，後來急得哭出聲來了，眼淚掛滿了她的臉上，她走又不是，站下來又怕，不知怎樣辦才好。

一個憲兵用廣東話對她說：「不用怕！不用怕！」可是她的眼淚還是掉下來。

拐過了一個小坡，那是一個工廠的草場。啊！那一個很大的草場上，已經全部給防空洞的居民坐滿了，被頭箱子安放在旁邊，人，就在那裏不動的靜候發落，當我們到達的時候，草場上已經沒有了地位，領路的日本兵就把我們帶入工廠裏。

那是四周都有窗戶的房子，但，因為好久沒有人住了，空氣異常的鬱悶。看守我們的日本兵拿出一盒英國香烟，抽出好幾枝來分散給我們，坐在前面一個不想吸的，對他搖頭，他就在鼻子裏哼了一聲「唔！」立刻那個人把烟拿過來了，他還替人點洋火，裝作很和氣的樣子。

關在這裏做什麼呢？沒有人敢問他。許多人擠在一間屋裏竟沒有一些聲音；大家就是呆呆的坐着，你

看看我，我望望你，等待敵人的處置。

這樣坐了快半個鐘頭，看守我們的日本兵，招手叫我們出去，於是我們就提着行李跟着他走出屋子，他指定我們坐在大草場的一個角落裏，同時做手勢叫我們坐下來，不要動。

一定是要開一個羣衆大會吧！說不定喜歡吹牛的日本新聞記者，已經用鏡頭在拍攝照片了，在這一羣人的照片底下，他一定會寫明「華人歡迎進入香港的皇軍」。

砲彈還是呼呼的從頭上飛過去，砲位就在我們不遠的地方，幾架有膏藥旗的飛機，在近處低飛，大概飛機上早已發現這樣龐大的目標了，如果來一個炸彈，真不敢想像有多少人遭殃，可是，它僅僅在頭上盤旋兩週，然後又飛向九龍的方向去了。

大家呆坐着，差不多又過了一些時候，一個紮有憲兵布條的留小鬍鬚、帶指揮刀的日本軍官，在一個角落裏出現了。他帶着二十多個背槍的步兵，他指定一小隊日本兵自東至西的在人叢中穿過來，另一隊自南至北的穿過去，這就成功了一個×字形，步哨站滿在人羣的中間，荷槍監視着。這樣也許容易控制住這無數萬的人羣，一發生什麼事情，就馬上能夠將事情解決。

隨後，那個留小鬍子的憲兵隊長就在×字形哨兵的中心站起來，旁邊，一個帶眼鏡穿中山裝的廣東人也站了出來，憲兵隊長講一句，那個廣東翻譯就解釋一句，說的是：「香港戰事是對付白種人的，把東亞人的香港收復了，回到東亞人的手裏，中國人可以一些不用害怕，皇軍決不殺害中國人的。」

訓話完畢了以後，依舊讓我們坐在草地上。這時

候人們偷偷的說起話來。大家猜想掃射危險是沒有了，說不定要把這麼一大批人裝運到筲箕灣銅鑼灣那面淪陷區裏面去。當時香港戰事還在灣仔星島日報館附近進行，雙方還都在敵對狀態中。

可是這批人裝去了以後又怎麼呢？裝回到那裏做什麼呢？這是想不出理由來的，敵人決沒有這麼傻，要找一些麻煩事來養活你大批的人羣。

×字哨移動了，凡是臨近的日軍都作了嚮導，我們得跟着他走路。誰知走的還是照原路回去，他又把我們重新送入了防空洞。

真像逃出了命一般，回到了防空洞，如同回到了家裏。共過患難的朋友們互相慶幸着沒有碰上什麼意外，而大家都能夠不吃一些苦平安回來。

那時已經下午了——這真是一個不吉祥的聖誕日。炮聲已經停止，飛機也沒有再丟擲炸彈，機關槍也不叫了。據說中環有一輛掛着白旗的汽車駛到跑馬地這面日軍的司令部裏來，等到那輛汽車回到中環，第二次再轉來的時候，香港的命運就決定了：六點鐘雙方簽了字：「停止戰爭」——這百年來的統治者，就從此失去了它的統治權了。

巷戰就僅止於灣仔星島日報館爲止。這十八天來的香港保衛戰就在聖誕日結束了。此後，百萬以上的中國人，和在香港的英美荷僑民及士兵，他們的命運都將陷入悲慘的境地，在殘暴的敵人統治下，度着不可知的俘虜和順民生活。

十七 行路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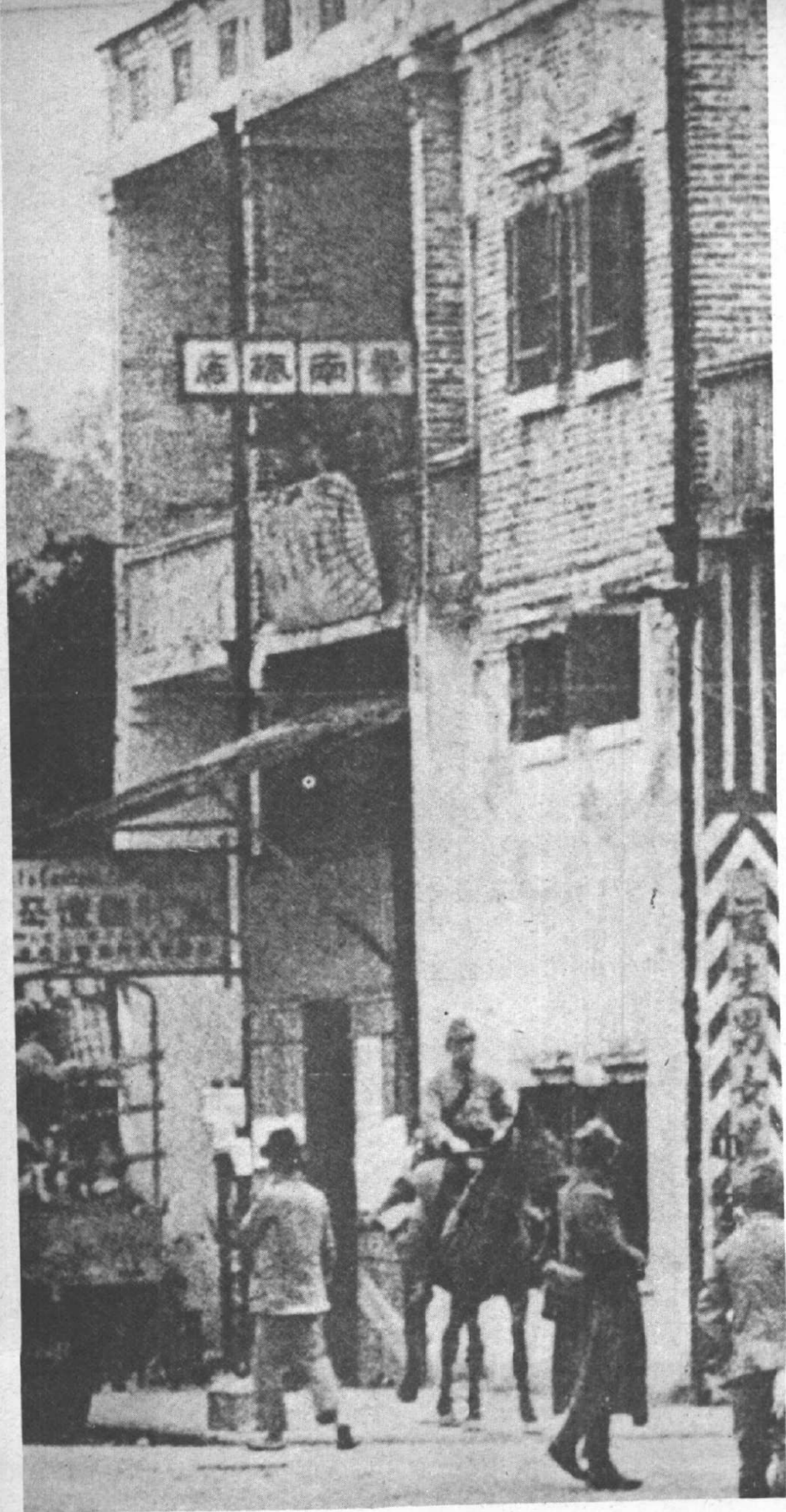
「皇軍」的搜查，差不多繼續了五六個鐘頭，回到了防空洞以後，居民們起先慶幸着沒有吃一些苦回來，但，不久想起敵人到了以後，是不是還要在防空洞裏住下去呢？大家擔心晚上會挨搶，女人們則害怕敵人會在半夜三更，把她們拖了出去……

於是大家都預備回家了。可是出了洞口，又給站崗的哨兵趕了回來，步槍聲像開玩笑一般，隔不一刻便響了一下，馬路上連人影都看不到，現在能夠通行的路綫，只有筲箕灣、銅鑼灣敵人佔領的區域，住在那裏的居民，可以立刻回去，住在跑馬地一帶的却絕對不能通行。一個常說「皇軍來了不用怕」的廣東人，他解釋這倒是「皇軍」的好意，因為，如果他們肯放你過去，那裏正在巷戰，「你不是白白去送死嗎？」

因為被搜查時的慌亂，而且當時也不知道「皇軍」究竟是什麼意思，很多人丟失了東西。因為他們全部貴重的家產都集中在這裏，要在一剎時立刻搬動，當然困難得很，走在前面的力氣不夠，拖不動東西而落下來時，就給後面的拾了起來，前面的也不想索回失物，後面的隨便一轉動，就在人叢中消失了，使丟了東西的失去視綫。

一些笨重的東西，當時是根本無法理會的，回到了防空洞，丟失東西的人，又四處的找尋起來，弄得要安靜的坐一下都不可能：「一個帶包裹的人落了水，在水中他拼命喊救命，可是人家將他救上岸以後，他就記起他的包裹了！」這時候防空洞裏的居民，他們就是這樣的。

這一個晚上，許多人都不能入睡。擠在一起的，依舊有那麼多的人，在黑暗裏，他們都在輕聲談天，不時望望黑黑的洞外。疏落的槍聲，時常傳入到洞裏



日軍在香港街頭巡察。

來，皮鞋腳敲在水門汀上的聲音，正像敲在每個人的心上。

恐怖已經籠罩在周圍，雖然大砲不再發出聲音，也沒有聽到激烈的機關槍聲了，可是十幾天來在耳朵裏邊叫囂的聲音，突然停止了以後，分外的寂靜，反使人感到空虛與恐怖。

晚上平安的過去了，整個洞裏的人，都在整理行裝，準備回家，但誰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跑，什麼地方禁止通行？在洞口張望一下，跑馬地裏正排列了大批的隊伍，不知在幹些什麼；大批的馬隊也排列在那裏，時常長嘶起來，洞外屋角裏的哨兵，依舊站住不動，橫拿着步槍，裝作隨時都準備放的姿勢。

跑馬地上面是萬國公墓，再上去就是我們的住所東山台了——房子似乎還沒有被大砲轟壞，可是那是一條軍用路，又要跑上半山去，敵人是不是會允許呢？要是不能上山的話，我們到那兒去住呢！

感謝防空洞裏認識的一些江浙同鄉，他們叫我們暫時住到他們那面去，他們就住在海邊第二條馬路。他家裏曾經放了二袋米和其他東西，他在擔心會不會給人搶走。

提了一個小箱子——裏面還存放了十幾聽軍用牛肉，我們向洞裏走，穿過了山洞已經繞過敵人的步哨了，在一〇三號防空洞裏生活了五天，現在得向它告別了。

洞裏，依舊留有許多人，他們有的從九龍過來後，一直住在防空洞裏，沒有歸宿，有的家裏房子已經給炸毀或轟壞了，回去也是沒有辦法，他們正在焦急不知該怎麼辦好，人跑空了以後，顯得防空洞格外龐大，而恐怖也跟着增加起來。

因為幾萬人生活在防空洞裏，洞口已經給垃圾、罐頭、果皮、一切污穢不堪的東西堆滿了，如果再要生活下去，這些污穢東西腐化了的臭味，已經足夠使人生病，要講其他衛生是更困難了，洞中生活就這樣結束，這也是一種幸運。

可是，在這幸運的後面，正安排着不可知的危險，我們顧不得了，總還得冒些險，衝過敵兵的步哨。

一出了洞門，天地似乎擴大起來，光綫也特別刺人眼睛，一排排的房屋，都覺得很新奇，隔了沒有幾天，似乎一切變得陌生了。意外的，街道兩面的店鋪，關緊了牌門，劈拍的打牌聲，都從每一家響亮的傳出來。馬路上都是塵埃，磚瓦和彈片，幾個女人就在炸壞了的自來水管裏掏出水來，一桶一桶向家裏送。

前面的一大批人正坐在人行道上，遠遠的那面站了步哨，大約是通不過去，被頭鋪蓋一大堆，放在那裏，幾個女人躲在男人的背後，他們也不前進，也不退後，就躲在這個地方。我們詢問了一下，才知道有人跑近步哨綫的時候，敵兵就舉起了槍，不然，就是開玩笑般向天一槍。

一個年老的男人，正在附近行走，忽然給敵兵拉住，被他用粗大的皮鞋腳發狠的踢着，那個老頭子跪了下來，兩手依舊抓在敵兵手裏。在不遠的地方，一個老婆子也跪在地上，她遙遙的向敵兵叩着頭，合起兩手不停的拜着。現在老頭子還是左一脚，右一脚挨着敵兵的皮鞋，身上、背上，都被踢着了，然後整個的倒在地上。

知道這個方向一定不能通過了，我們見機的回轉了頭，預備轉過另一條馬路，再拐彎到我們那同鄉的家裏。

遠遠又看到另一個哨兵的時候，我們都停了下來，一個稍稍懂得幾句日本話的朋友，他一個人先走近敵兵的前面，他向他一鞠躬。然後請問是不是可以由這裏通過去，起先，那個敵兵橫一橫槍——我們都嚇了一跳，以爲又要開玩笑般開槍了，後來他忽然擺一擺手，表示可以通過，我們立刻走過去了，他也沒有檢查我們的行李。

什麼路上禁止通行，或者什麼路上敵兵不准通過，有大部份是看站崗敵兵自己的高興，善良一些的不給你什麼爲難，擺一擺手就給你過去了，刁滑一些的，他就想出許多辦法，來刁難你，隨便刮你幾個耳光，發狠的踢你幾下，叫你在前面翻一個大跟斗，或者在檢查你的行李時，揀些小巧的東西（包括鋼筆、手表、手帕、毛巾之類）隨手放到自己的袋裏。有時候你跑過第一個哨兵的崗位，第二個却不給你過去了，當你退回去再經過第一個崗位時，他却不允許你回去，於是，你就只能在這一條路上踱來踱去；等待站崗的敵兵忽然高興了的時候，才放你過去。

敵人曾經劃定過某些地方作爲軍事區域，禁止一切外人闖入。一個朋友在灣沚附近，親眼看見一個年青男子，因爲不小心闖入了所謂軍事區域裏，敵兵奔上來就是一刺刀，當那深深插進胸膛裏的刺刀，拔出來的時候，鮮血從刺刀上不斷流下來。日本兵連臉色都發青了，他招呼了二個同夥來，隨便將屍體拖走。那個朋友爲着眼見這件事，有兩天吃不下飯。他說他每想起那刺刀上的鮮血，那鐵青的日本兵的臉，他便禁不住要顫慄起來。

一路上，全是劈拍的牌聲，「他們真都有那樣的閒心思打牌嗎？」碰到一位一直躲在家裏沒有進過防

空洞的朋友，他告訴我他本來不喜歡打牌的，現在家裏他也是不停的打牌：「爲什麼呢？」砲彈飛得那麼緊，機關槍又不停的響着，還加上轟炸，「你要做一些什麼事呢？」沒有什麼能夠解除人們的恐怖，打牌也許會暫時忘却屋外的恐怖，到砲彈落在太近的時候，清脆的爆裂聲一響，大家就一起伏到地上。

躲在家裏沒有進防空洞的，他們佔了居民中很大的比數，他們所以不進防空洞的原因：最多由於找不到地方，連坐一下都很困難，沒有辦法，只能坐在家裏；另一種由於防空洞裏空氣太壞了，怕生病，他們進去了又出來；再一種是丟不了家產，在慌亂的時期裏明搶暗偷的事情太多了，自己如果不留在家裏，那麼一定無法守住這些家產，因此，他們要和家產共存亡。

「我是買那麼一塊地方！」那個朋友又補充着：「那塊地方就是我們的屋頂。我們都這樣想，砲彈雖然多，它不一定落在周圍，即使落在周圍，也不一定落在我這屋上，落到我屋上的話，它很可能穿過一層樓或二層樓就開花了，於是在底下的我們，還是平安無恙，假如真的一直落在我買的那一塊地方的話，那是命運叫我如此了。」

街路上，沒有站着哨兵的地方，來往的人比較多，他們多半在抬水或者閒散的坐在門口看熱鬧。近哨兵的地方，路人就少得多了，敵兵不時開着步槍，使他們不敢走近這個區域。

近街角，靠海邊的房子，有許多間給燒毀了，這些都是炸彈炸壞了的，斷了的橋樑，焦黑的木板，和凌亂的磚瓦，都倒在馬路上。電綫垂掛在路中，或散落在人行道邊。給砲彈打中的路上，挖起了一塊水門

汀，成爲並不很深的一個洞，就在這洞的附近，房屋的牆上，多半有了彈片的痕跡。巷戰激烈的地方，牆上都是蜜蜂窩一樣的機關槍洞，沙包附近總是着彈最多的地方。

路上還有許多顆沒有爆炸的砲彈，很安靜的橫臥在它落下的地方，沒有人去碰它；看到了它，多離得遠遠的，怕它會突然一下炸了開來。

差不多每一家門口，都積滿了垃圾了。幾個星期來沒有掃街的工人，沒有裝垃圾的汽車，使居民只能夠將它堆在門口，馬路中間鋪滿了磚瓦屑、彈片和木片，人行道又充塞了垃圾。平日潔淨的街道，戰後都變成污濁不堪的垃圾世界了。

有幾條馬路上，敵兵正在拉夫，看到幾家開了一扇門的，他們走進去就拉了男人出來，叫他帶了掃帚，在馬路上掃街。因此，當我們經過的時候，看到一些奇怪的掃街夫，有穿着短衣服的，有穿着長衫的，也有穿了西裝打一條大紅領帶的，他們都在敵兵指指點點下，低頭掃着。街道兩面沒有閒人，因爲只要有人站出了門外，敵兵就立刻叫你拿掃帚掃街，沒有人願意做這種倒霉的苦差使，何況有時候還要受着敵兵的責難。

垃圾車已經看到幾輛了，工人們也已經齊集在車上，他們不過多帶了一條臂章，一顆紅的太陽，寫着一行：「大日本軍民政部」，垃圾一堆堆的向車上送，汽車上貼着：「大日本軍特許」的條子。

沒有一家店鋪開門的，好多家的店門倒寫着「被劫一空」的條子，馬路邊也沒有看到一個買東西的小攤子。偶然有一輛汽車駛過了，裏面坐着「皇軍大老爺」，翹着小鬍子。一二個帶着臂章的人，匆匆的走

過。一種是一個紅十字，屬於紅十字會的，另一種光是一塊血紅的膏藥，沒有寫着什麼字。

到了住處以後，仔細的觀察，原來這地方就是我們在戰爭開始時，由九龍偷渡到香港登陸的地方。那面，又正是面對九龍。從三層樓上望過去，海面上已經有渡輪在過海了；也有小艇仔在海面上泛着，九龍的大火依舊沒有熄，濃烟一直冒到了天空，那裏的天文台沒有被炸；也看到綠色草地的兒童公園；火車站上有一個車頭連着車廂停留在那裏。八日早晨曾經在那個公園裏散步，看着平靜的海水；十二日晚上這裏是自由的天地，依舊不屈的抗戰，對海九龍已經是敵人的世界，成了淪陷區；今天——二十六日，香港和九龍已經同一個命運，一樣的落在貪婪的敵人手裏了。

香港最高的太平山頂上，有一面旗子在飄着，對海半島酒店屋頂上，也有一面旗子在飄着。這十八天來的戰爭，已經把香港從天堂帶到了地獄，米字旗換上血腥的太陽旗以後，這平靜了有百年的海島，將整個沉落在血腥裏了。

十八 劫後風光

馬路上在行路的人，每一個幾乎都是慌慌張張的，一個突然跑步以後，其他也會跟着跑起來，——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每一個有家的人，盡可能不走出門口，成天的躲着，一些有事必需出去的，也盡可能縮短在馬路上的時間。

沒有地方買菜，糧食更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水的來源有的地方依舊有，有的地方則滴水不流，因此，常常要跑了幾里外的地方，才能取得水，而一個有水

龍頭的地方，總是長蛇一樣排着許多人。

「排隊」倒似乎已經訓練成一個習慣了，戰爭過程裏，買米買柴以及購買一切日用品，什麼地方都是排隊，都得依先後挨次序，一個跟着一個，沒有人搶先，誰都是耐心的忍受着，至多也不過自己焦急着自己而已，這也許是戰爭裏養成僅有的美德，使平日不習慣於「守秩序」的，懂得了「排隊」！

敵人的哨兵，時常愛開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步槍，就像新年裏小孩子玩爆竹，出其不意就是「碰」的一響；刺刀也成了開玩笑的工具，一些女人或小孩子走過的時候，他就弓起背，裝作衝鋒時姿態，一直衝過來嚇唬人。

被彈片擊斃的死屍，大多還依舊躺在馬路上，幾天來就這樣一直沒有人去理會，死人看得多了，偶然在馬路上看到的時候，也不見得有特別的感覺。在戰爭裏，這有八十萬人口的海島，整天給炮擊和轟炸着，死去了的人有二萬以上。

一些大的店鋪都給封了門，門口釘上「大日本軍陸軍管理」，或者是：「大日本軍海軍管理」的牌子。第一張安民佈告上寫着：「保護華人財產，香港戰爭是對付白種人的戰爭」；可是有許多華人的店鋪都給封了，那都是比較大一些的舖子，包括先施、永安、大新、國貨公司、買賣五金材料、汽車行、汽車材料行，以及資本比較雄厚的商行。敵人的佈告說明幾乎包括所有一切物資都在統制之列，沒有經過「皇軍」的允許，一切的物品，都不能自由搬動或賣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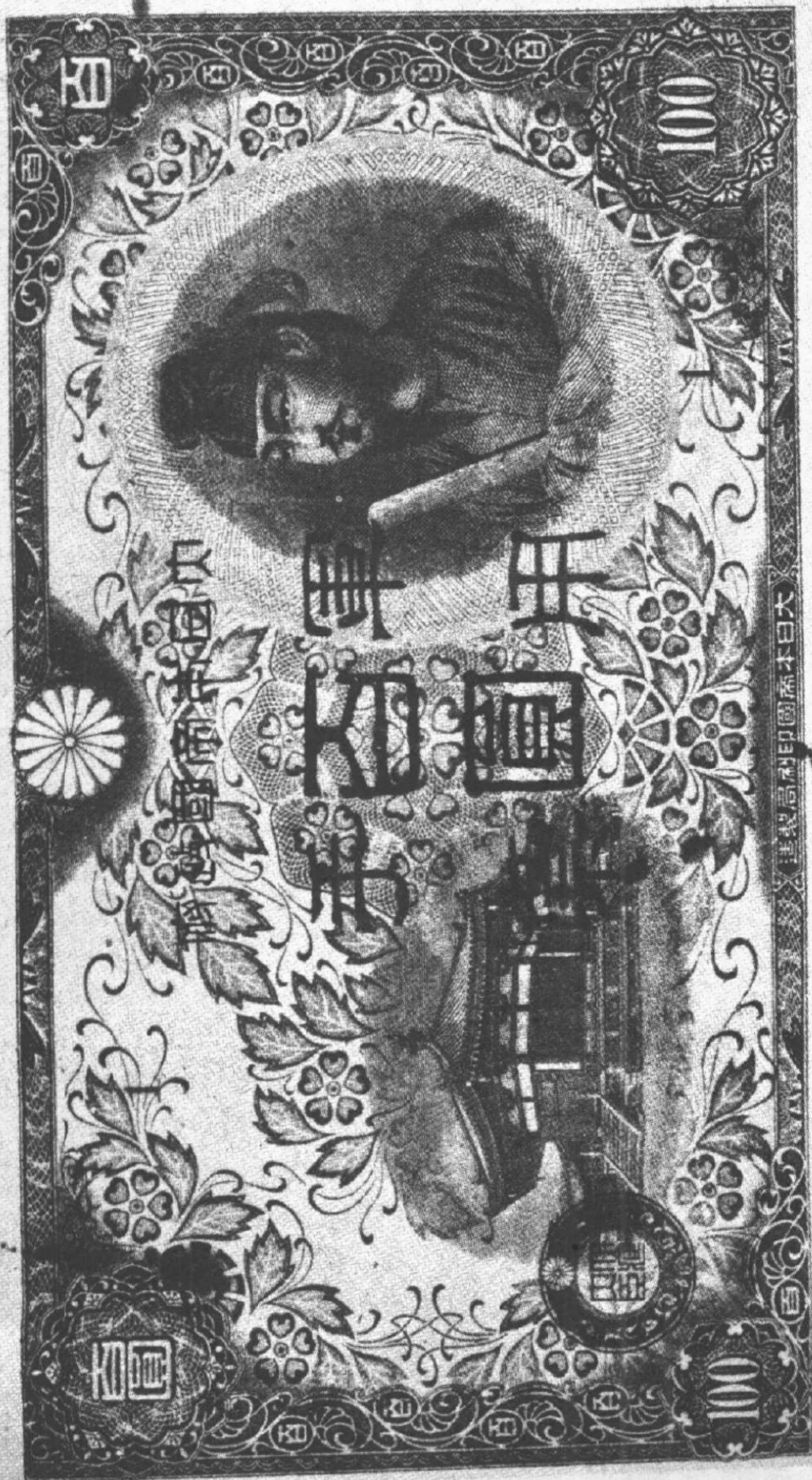
貼得最多最觸目的佈告，是「皇軍」到處，必須一律通用軍用手票，如違者決嚴懲處罪，港幣票面在拾元及拾元以下的方准通用，據說這還是爲了維持一

軍票，為初期日軍佔領香港時所行使者。（原大）

此為將日本通貨畫去「日本銀行兌換券」字樣之



日治期間，日軍所發行的一百元面額的軍用手票。





「皇軍」到處，
香港市民必須一
律通用「軍用手
票」。



般平民的生活，「皇軍體恤中國人」！

電影院門口，都貼上了「大日本軍報導部」管理的條子，已經有貼着「香港日報」大字的汽車，在門前駛過，《香港日報》是敵人直接主持的報紙，八日就被香港政府停刊的，老牌漢奸報：《南華日報》《自由日報》《天演日報》也在同一個時間裏，遭到了同樣被封閉的命運。

可是今天是他們的天下了，他們的主人，已經取得了整個香港的統治權，報紙在一二天內一定會出版的，報紙的忠奸，報人的節操，都會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來，敵人已經宣佈了香港市政由日本軍民政部管理，他們歡迎以前在香港政府工作的公務員，和重慶在港的工作人員，一起向他們那裏報到，以「從優」的報酬，來誘惑人們做漢奸！

「做漢奸」的機會在這時候裏太多了，原來香港政府的許多職員，都陸續去報了到，在同時，他們就得到了飯碗，連一些英國籍的職員，他們也有一部份掛起了血紅太陽旗的臂章。他們已經有了特殊的威力，在見不到敵兵的地方，大搖大擺着。

由東區通到中環的路，已經能夠通行了。二三天以後，敵人的哨兵僅在交通要道口站崗，白天，馬路上又響着廣東人特有的木屐聲了，晚上，沒有電燈，沒有脚步聲，傳過來的只有疏落的槍聲。

沿着平日最熱鬧的皇后大道走上去，人們排成了一條直線，來去都靠在一面走，沒有代步的電車和公共汽車，小汽車駛過，幾乎都是敵人的軍官，「皇軍」的陸軍衣服是那麼破舊的，有許多都打了補釘，海軍軍官草綠色的畢吱制服却異樣的漂亮，馬路上，常常有八九個一小隊敵兵，背着「三八式」，跨着八字步，在市上巡邏。

賭博是敵人進佔香港後，最興隆的事業之一，從最熱鬧的皇后大道起，一直到偏僻的角落，到處皆是，起先，只不過路邊大道上，擺下了攤子，隨後慢慢的擴充了，於是規模宏大的「榮生公司」，「兩利公司」等大賭窟，也都紛紛開了起來，賭客擠滿了每一個賭台，吆喝聲，笑罵聲，時時從賭場的屋子裏送了出來，有時，行路的地方也全給賭徒們擠滿了。賭場是一間緊接着一間，「皇軍」到處，別的職業大多遭了難，而這和「皇軍」不能分離的賭博，却如雨後春筍那樣的勃興起來，如果說敵軍在香港有什麼「建樹」的話，那麼賭博是他們不可抹煞的偉績之一。

海軍船塢是香港中了砲彈最多的地方，牆上有一個被炸了很大的破洞，原先的英國兵營，也中了許多

顆砲彈，一輛被炸壞的汽車停在路邊，有三四顆沒有爆炸的砲彈，散落在附近，在砲戰激烈的幾天，人們經過這一帶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形，就會不自覺的快跑起來，一直跑離了這一個危險區域，才覺得安心，雖然砲彈時常丟落在這個地方，可是那時候英國軍隊照常的進進出出，而且不時有軍用卡車從裏面開出來，或駛進去，他們對於砲轟滿不在乎，屋頂上的大鐘被砲彈震壞了，他們還有餘暇特地爬上去把時間校準。

那個破了的兵營裏，現在還依舊住着英國的軍隊，不過他們已經被解除武裝了，現在他們優閒得很，三二個伏在窗口，看着過往來去的行人，三二個自管自的談天，他們依舊是那樣樂天的，嘻笑聲時常傳到馬路上來。

日本軍隊在海軍船塢附近，他們正在整理一網一網的獵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紮起來的，堆滿了一個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個敵兵在結着小小的票籤，上面寫的是：「神戶……」獵得物聚集了以後，卡車就將它帶到西環的碼頭去，放下了大輪船裏，這些輪船就一直駛回到日本。

我曾經在一個很大的單車行門口，呆看了多時，一輛汽車放在門口，幾個日本兵指揮着苦力，把簇新的單車，從裏面一輛一輛的背出來，搬上了汽車，那一家單車行的老板和他的太太、夥計們，就在門口站着，看日本兵把整部汽車都裝滿了，然後，汽車開走了，又一刻，又是一輛卡車在他的店前停了下來，跳下來幾個日本兵和苦力，於是簇新的單車，又從裏面一輛一輛的搬出來。

老板也只和我一樣，作爲一個旁觀者那樣閒着，似乎這些東西本來就不屬於他一樣，日本兵走了以後，

還得替他看守這些還沒有搬走的東西，如果遺失的話，那麼，老板當然得犯罪——他至少加你一個任意搬動的罪名。

差不多二十五日以後一個時期裏，每個日本兵都很忙碌——除了舉行「入城式」放假那幾天，他們都爲着搜括物資而奔走，傳說保衛香港要塞各種式樣不同的大砲，敵人也已經將它運走了，用於進攻南洋的戰場上。

香港所有的汽車，（包括沒有毀壞的卡車、公共汽車、小汽車）都集中在滙豐銀行附近的草地上，能夠拖得動的，都陸續從各處拖到這裏來集中，草場上擺滿了各色各樣大大小小的汽車，幾個日本兵忙着將米字旗改成紅色的膏藥。

留在馬路上的，還有一些打壞了的汽車，在那些壞汽車上面，也都貼上了「大日本軍管理」字樣，只要能夠搜括得到的，敵人什麼都要。敵人和我們打了五年仗，是從來沒有佔到過物資這樣豐富的城市，這一次香港戰爭，他們可算發了一大筆橫財！

告羅士打大廈下的許多英美商人的店鋪，也都被封閉，戰後曾經和朋友們逗留過好多次的香港大酒店門口，貼着四個大字：「興亞機關」，掛着「大日本軍民政部」臂章的英人、印人和華人，都在那裏進進出出。

中環，馬路兩邊都是小攤子，各色各樣貨物，全部有賣，這些，有的是小販臨時販來的，有的就是原來店鋪裏有的東西，擺成一個小攤頭，做賣買的人，多半因爲戰爭失去了職業，爲着糊口，他們不得不出來做一些小買賣，因此，穿西服的有，穿短衣服的有，還有一些漂亮的小姐們，他們販了一些糖菓，也在四

處叫賣。

這些攤子如此多的原因，在先原不過因為戰爭時，店鋪都無法開門，所以由小販來一些賣買，後來竟形成一個市場了，因此，攤子就越來越多，從罐頭食品起，到酒、油、菜、肉、糖、水菓，和日常的食物，後來連襪衣、褲子、牙刷、襪子、日用品都有，買點心咖啡牛奶的攤子，也一檔一檔的多起來，這就使各處的居民，都集中到這裏來買物，以致塞滿了整條馬路，擠得水洩不通。

可是，在這許多種的食品和日用品裏，米和麵包却是買不到的，偶然的發現了一些麵包，立刻有人搶着買去了，外國太太和小姐們，她們也都擠在人叢裏，在陸續買一些日常必需的東西。

日本兵也常常光顧這些攤子，他們拿了許多東西以後，往往所付的錢，要比貨物的價錢低，他們隨便摸出一些錢來，又隨便作為貨價付給了小販，小販們明明知道已經虧本了，可是又不敢向他們再要補一些回來，忍痛的看着他們把貨物拿走。

碰上這種情況時，這是小販們的不幸，這種「不幸」的遭遇，說不定一天會碰上二三次，因此，他們不得不把物價提高了一些，把一切損失都放在貨物的成本裏，然後賣了出去。

不幸的還是一切要消費的平民！

十九 流氓世界

敵軍在奪得香港後二天，舉行規模盛大的「入城式」：隊伍排列過無數條馬路，包括海軍、陸軍，海軍陸戰隊一起，受指揮官的檢閱；軍樂隊的喇叭吹得特別的響，銅鼓也敲得特別的有勁。

頭上，三四十架飛機，排成隊形，在低空飛過，飛過的時候，丟下了大批傳單，（那還是說明「皇軍」所到處都得使用軍用手票），有一架飛機在九龍上空作種種技術表演，翻跟斗，打圈子，玩了一大堆花樣，就在這個時候，三艘小型兵艦也緩緩駛入香港和九龍間的海面，艦上掛滿了旗幟，算作慶祝的意思。

這就算是「皇軍」規模盛大的「入城式」，算作海陸空一齊進軍。「那難道是日本的凱旋式嗎？」假如他們沒有忘記在地上觀看的一百萬以上的中國人，那麼，他應該知道這百萬以上的中國人，他們都會設法脫離這魔鬼統治的孤島，回到內地去，和作戰已有五年的祖國兄弟，一齊向着今天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敵人作一個致命的攻擊！

「皇軍」在歡天喜地興高彩烈慶祝他們勝利的「入城式」後，士兵們放假尋樂，市民們却因此遭災受苦，這些胡亂喝醉了酒的日本兵，到夜半就四出找尋女人，他們三二個一起，敲打隨便那一家的門戶，沒有人會自動起來開門的，於是這一羣無恥的強盜，就不管一切死命的敲，門板被打得震天的響，敵兵又在門外異樣的怪叫着，這情景的確是可怕的。

女人們躲在各處，敵兵的電筒就到處亂射，給他發現的立刻被拖了出去。這幾個晚上，許多女人嚇得在三四層樓的屋頂上亂跑，瓦片被踏得發出破裂的聲音。很多女人遭到了侮辱，他們有被三個敵人一起輪姦的。

我聽見幾個女人們說過，她們不怕炸彈和機關槍，因為碰上了它乾脆的死掉就是，她們最怕是敵兵的電筒和使人膽寒的敲門聲，甚至一聽到沉重的皮鞋聲，女人們就神經質的跳了起來，趕緊藏到預先設法隱藏

的地方去。有些敵兵是很俏皮的，他在白天看好了這個房子裏有女人進去，或者他裝做沒有什麼目的的突然撞進屋裏來，給他發現了女人以後，晚上就一定來敲門，敲開了門以後，他的搜索也特別仔細和起勁。

毫無抵抗力量的無數萬市民們，想出了一個消極防禦辦法：每一條街，每一幢房子的每一層樓，都預先商定，任何一家碰到敵兵來敲門時，一面裝做不理會，另一面就即刻敲起銅鑼，或者面盆、洋油箱、以及一切能夠發出聲音的東西，這一家敲了以後，那一家立刻響應，於是一家跟着一家，要不了好久，整條街上都發狂一般的響起銅鑼、洋油箱、面盆，碗碰碗的各種聲音了，天翻地覆的鬧着，使來找尋女人的敵兵，感到心寒而不敢再來找事。另一面，第一家發出的鑼聲，也警告了其他的人家，知道萬惡的敵兵又來了，女人們應該趕快的躲了起來。

爲着敵兵的擾亂，香港幾個和敵寇已經有了來往的爵紳，他們把這些情形，報告了敵軍的指揮官。於是敵酋就下令，當市民敲鑼的聲音傳入憲兵耳朵時，憲兵就應即刻派汽車出來，幫忙市民，趕走惹事的敵兵。

但，每晚的鑼聲太多了，幾乎滿街皆是，等憲兵汽車開到的時候，至少已經相隔有二三個鐘頭了。這種敲鑼發聲的方法，效果倒的確收到的，因爲天翻地覆的鬧聲，至少鬧得出來尋樂的敵兵，給打壞了興緒。

這一種方法，也同時用在流氓家搶東西的時候。當香港剛要淪陷，一些躲在家裏沒有出來的人，他們大多碰到了流氓的勒索。流氓們用手槍對準着門口，利斧拿在每個同夥的手裏，如果對方不允許出錢，他們就立刻以武力解決。他們勒索的名目叫做「保護

費」，那一家不願出錢，他們就打爛了門戶，然後進來用手槍抵住你的胸口。

這種「保護費」的數目，完全由流氓來決定。他們非常熟悉你的經濟情形，依你的經濟力量，說出勒索的數目，有幾十元幾百元的，也有幾千元的。因為他們平日都是住在本地的，所以他們清楚地懂得了一切。

當時，東區的幾條馬路上，幾乎沒有一家不出錢的。不過也能夠和他們討價還價：你可以說明所以不能出得太多的理由，如果把他們說服了，他們就答應少拿一些錢走了，不然，他們就死賴住不走，這般恐嚇，那樣威迫，非使你出錢不可。

勒索在敵兵進入的時候，依舊沒有停息，而且也在半夜突然來敲門。他們並沒有因為敵人到了以後而停止活動——雖然，「皇軍」曾經有嚴禁搶劫，否則處以死刑的告示。因此，市民們也用消極的敲鑼辦法來對付，這樣，也收到了效果，因為流氓們懼怕日本憲兵真的駕了汽車來援救！

冷靜街角裏，搶東西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中環，十分熱鬧的地段，時常有流氓突然拿出手槍，抵住你的背心，然後發出命令：「跟我來！」到了比較冷靜的地方，動手搜刮你的衣裝，客氣一些的掏去了錢、手錶、值錢的東西走了，不客氣的連一雙襪子都給剝走。時常，出去的時候穿的是一套漂亮的西裝，回來只剩了一件襯衫和短褲。

堅道上，流氓公開在路上持槍「行獵」，尋得目標後，立刻開始搶劫。背一袋麵粉，提一袋米，這是最容易被搶的東西。一切的食品罐頭，從店舖拿出來，有多半拿不到家中。

沒有米買；雜糧比平日貴了十倍；米每斤買到二元港幣，大麥、玉米、都買到了每斤一元半。假造的麵粉特別多，一個疏忽，買回來就是石灰粉或其他的礦石粉。敵人將香港九十五萬担存米，運走八十萬担充作軍米。有人估計如果這樣情形再繼續兩個月的話，香港一定會發生人吃人的慘劇！

夜半，那一片連接的蔽東西聲音是悽慘的，使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敵軍和流氓的橫行，食品糧食的缺乏，除了漢奸，再沒有人會留戀這恐怖的地獄，恨不得長出一對翅膀來，飛了出去。

二十 再見！腐臭了的香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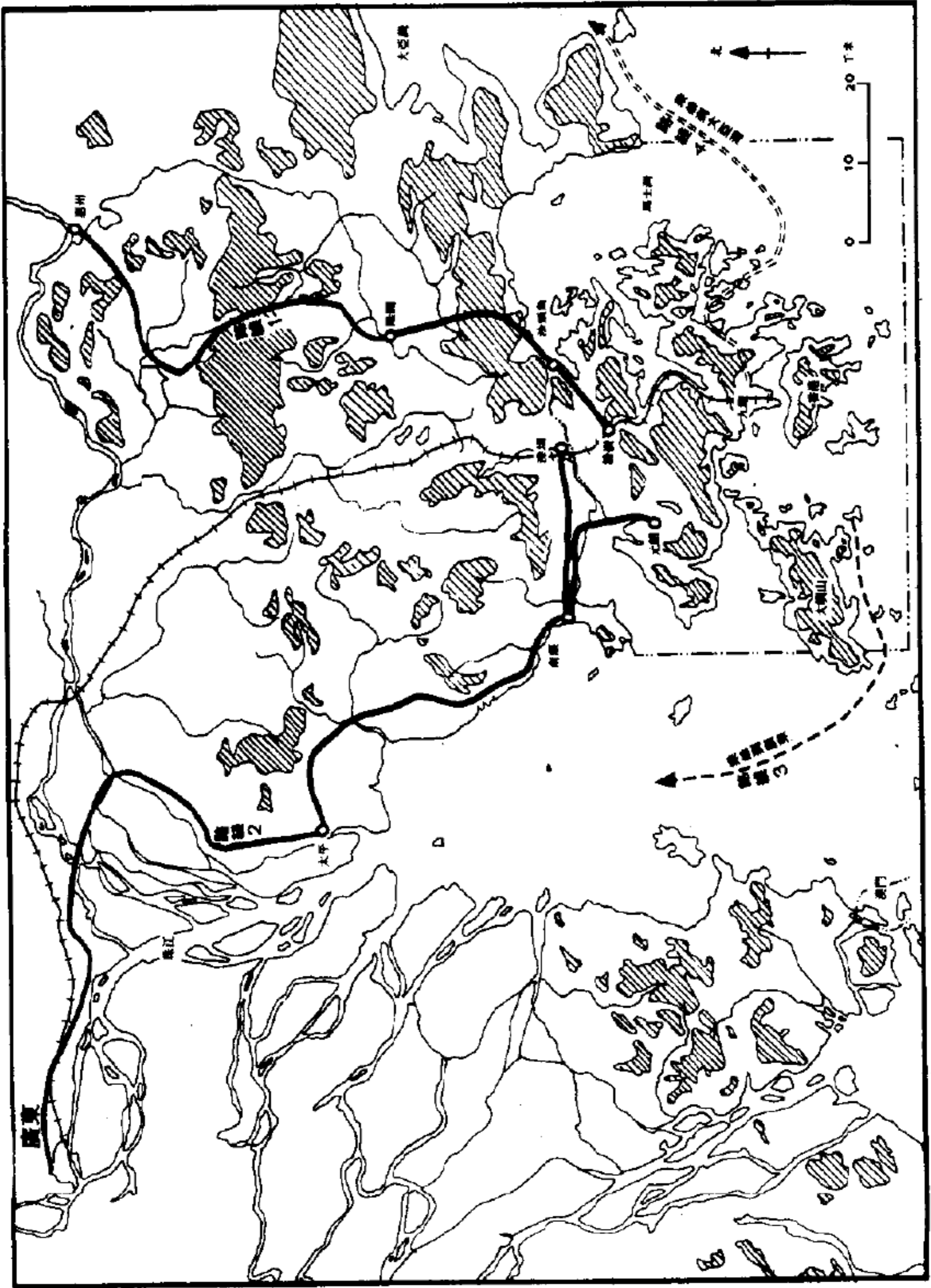
離開聖誕節快有二個星期了——也就是我們已經做了快半個月的順民了。我們知道已經有日本船可以離開香港。那時候，各方面都在喊着「疏散」「疏散」，從九龍沿陸路上可以到淡水惠陽，坐木船可以先到香港外的長洲島再往澳門。

香港是沒有辦法不疏散的。敵人要在一百六十萬人口中，疏散六十萬，這一個疏散工作由各籍同鄉會分別辦理。

疏散的第一步手續是登記，願意回籍的，都先到同鄉會去辦理登記。有一些同鄉會還是爲着奉命疏散而新近成立的。他們願意爲自己的同鄉服務，貼出了佈告，登記回籍人數，然後是僱定船隻，再設法打通路綫。

我曾經跑到江浙同鄉會去參看一下登記的情形：那個辦公室設在四層樓上，登記者從第四層樓的扶梯口站起，一直擠滿了下三層扶梯，然後再拖開了，伸

當年香港市民逃往中國的路線圖。



長到人行道上，到另一條馬路。登記的手續並不麻煩，不過填了一張姓名年齡職業住址的條子，可是人口移動却異常的遲緩，有早上站到晚上的，有一連來了三天沒有登記到的，未登記的人，多半在午夜十二點來到辦公室的門口，後來甚至有人就一直坐在扶梯上不走動，晚上伏在原來的位置上打瞌睡。

每一個同鄉會的門口都是如此。要離開香港的人，真是成千成萬，大家怕在敵人擊敗的時候，英國方面可能會再來反攻，那時候香港將遭到第二次戰爭。當然，這是以後的事情。擺在眼前的嚴重威脅是糧食，不僅價格不斷的飛漲，而且已經到了有錢無法買到的地步；沒錢的根本無法買，有錢的也感到了相當困難。

沒有一個人能夠生活在這恐怖悶人的海島上，誰都在打算走，雖然有許多在離開香港以後的生活沒有把握，但「離開了這魔窟再說」！這已經成爲一般人的口頭禪，也可以說是一個必然實行的信念。因此，一大批，一大批，扶老抱幼，冒着危險，他們紛紛從陸地和海面上離開這魔窟，他們平日都是愛惜自己家財的，今天，他們都是不顧一切的丟去！丟去！不再打算回來。

我曾經碰到一次敵軍憲兵的挨家搜查，那是一月十日我決定離開香港的前一天。東區駱克道近國民戲院一帶，兩面都站起了敵人的哨崗，一輛滿載憲兵的汽車，停在馬路中，不准一個人離開屋子，馬路上也不准有一個行人，於是敵憲兵就挨家的來敲門。一個掛着刺刀的憲兵跑進我們的屋裏來，還帶着一個翻譯，他問我做什麼事的，那裏人？又搜查我的房間。可是他沒有得到一些什麼，在門口用粉筆寫了幾個日本字走了。可是放在馬路中的汽車，在開走的時候，多了

幾個穿學生裝的青年，他們雙手被反綁着，隨着滿車憲兵的軍用車，疾駛而去。

抗日份子是被捕不完的，一百六十萬居民中，那裏去找到他們呢？敵人的搜查並沒有多大的效用，都給漏網了！回到內地以後，抗日的還依舊是抗日的，這只能怪敵人自己的愚蠢，落在他們手裏的抗日份子，全都是平安的遠離了香港，他們都已經早從水路和陸路逃了出去。

我離開香港的一天，是一九四二年第二個星期。從戰爭開始一直到離開香港，整整過了六個星期日。這六個星期裏，我看到的是太多了，許多我想寫的，我不能寫出來，許多我要寫的，我沒有辦法寫出來，因此，我只能寫成了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報告，勾出香港戰爭的一個側面而已！

離開香港的時間是上午十點鐘，經過堅道，禮拜堂依舊送出來沉重而又柔和的祈禱聲，上帝是不是知道這個百年安靜平和的海島，已經改換了主人？它的信徒們，現在作了魔鬼的奴隸！假如上帝真能賜福給人類的話，那麼，我願意祈禱他帶一些慈愛給這個海島上的居民，使他們能夠因為愛而反抗這人類的敵人，因為愛，再重新創造過一個沒有人壓迫人、自由幸福的天堂，那末，我就在臨行前，唸一聲：「阿門！」

一九四二·二·廿五·桂林

我們怎樣帶領文化 界人士逃離香港

王作堯口述

范伯祥 王影整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拂曉，日本陸海空三軍用希特勒的閃擊戰方法，在太平洋同時偷襲了香港、珍珠港、馬尼拉、西貢、新加坡。整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揭開了。

日軍從海上陸上把香港包圍起來，每天炮轟一陣，威逼英軍投降。

一支在新界山區活動的武裝隊

「東縱」游擊隊曾鴻文等進入港九以後，很快就和一些老朋友聯繫上了。在英軍逃跑時，拾得了一些槍枝彈藥，初步組織了一支武裝，在新界山區活動。

曾鴻文到元朗才幾天，就初步站穩了腳跟，我心裏異常高興。立即找周伯明來一同商量，決定由他和黃高陽率領廿多名精幹的武工隊員，往新界支援曾鴻文，並和曾生那邊派去的黃冠芳、劉黑仔取得聯繫。



日軍在河面上搜尋游擊隊。他們被中共東江游擊隊神出鬼沒的行動，弄得困擾不堪。

他們到了元朗後，曾鴻文帶着全副武裝的武工隊員陳兵於大霧山下。老百姓紛紛起來支持他們，一些商人爲了免於土匪搶劫，也紛紛前來要求保護。曾鴻文他們見時機已到，就在元朗十八鄉的大廟裏召開了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大會，號召大家支持抗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此舉甚得人心。此時，在新界、沙頭角、大埔各地都已迅速打開局面，並打通了大陸和香港的水陸通道，肅清沿交通綫的土匪，保證安全，爲開闢港九游擊區掃除障礙。這些武工隊員的工作進展很快，許多共產黨留在香港未及撤退的幹部，知識分子和工人一批批通過這條秘密交通綫回到根據地來，使我們的隊伍也迅速壯大，從原來一千多人擴大到兩千多人，並加強了部隊的政治工作。

曾生那邊派出的黃冠芳、劉黑仔的武工隊也在九龍城以東西貢、瀝尾一帶打好了民衆基礎，迅速站穩了腳跟，伸向了九龍城活動。

日寇萬萬想不到，正在他們節節取勝，驕橫跋扈之際，抗日的游擊隊已像一把鋒利的尖刀，悄悄地插向他們的心臟。

盡一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

一九四一年聖誕節前夕，港督楊慕琦宣佈投降了。

這年秋天我們剛剛建立起來的電台，在這緊急的形勢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直接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及時迅速地掌握國內外的戰爭動向。

無綫電波飛越萬重關山，從延安傳到了我們的收報機裏，傳來了延安交給我們的特別任務：由於國民黨反共倒退政策，致使幾百知名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

士留在香港，你們要想盡一切辦法，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將他們搶救出來。中央將送一部分經費前來，但限於交通不便，暫難送到，望你們先設法籌措，克服困難，爭取完成這光榮的任務。同時，盡量搶救一些國際友人。

任務是艱巨、複雜而又細緻的。元旦前夕，尹林平從香港及時地趕回來了，他風塵僕僕，臉上流露着的依然是沉着、鎮定的神態，但在這急轉直下的形勢下，他顯然有點勞累過度，瘦削的臉上，眼睛顯得更大了。此時，曾生也從惠陽趕到龍華，粵南省委的梁廣、連貫、楊康華等也都先後到來，共同研究搶救文化名人的全盤工作。

楊康華是一位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精力充沛的年青人。他原是中山大學的學生，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學生救亡運動中加入了共產黨。入黨後，就在省委宣傳部工作，他一回來，就擔任了我們總隊的政治部主任，着手抽調香港回來的幹部和一些原來部隊的政治幹部組成政治部。

怎樣搶救文化人士

會議仔細地研究了怎樣進行搶救工作。首先研究了引渡的交通綫，決定利用原有的兩條主要交通綫進行：那些在國內有影響的民主人士，國民黨左派元老等，就從西貢坐船到上洞，由彭澳大隊在上洞接應送到坪山，然後到淡水公開坐船到惠州。其他絕大部分的文化人士，為使他們免受國民黨迫害，則走寶安這條交通綫，即從荃灣到元朗，與難民一起通過淪陷區的日寇封鎖綫到白石龍根據地，然後再設法分散送到

後方去。爲此，我們領導機構設在白石龍。荃灣到元朗，是我們三年來與港九聯繫的路綫，現在作爲最主要的一條引渡路綫。爲了保證這條交通綫上的工作順利進行，我把我們部隊中最能幹的交通員謝儂照、麥容、趙林、沈劍光、王彪等調來專門負責這條綫上接送文化名人的工作。



石龍附近一帶，警衛森嚴。

從香港至白石龍有一百多里路，沿途有日寇的封鎖綫，有大大小小股土匪的山頭，我們必須派出足夠的警戒人員才能確保安全，而那時我們進入九龍的武裝隊伍還很少，不得不借助一些稍有正義感民族感的綠林好漢，這就需要我們做通這方面的工作。同時，在部隊經費不夠開支的情況下，怎樣才能使幾百名文化名人沿途不挨餓？假如他們有人病倒怎麼辦？路上走不動又怎麼辦？許許多多的問題，每個細小的環節我們都得周密地考慮。會上，我們作了明確細致的分工：在香港組織好文化名人，從香港用船送他們偷渡到九龍，這段路綫由連貫負責佈置；曾生、楊康華負責接待與安置文化名人的工作；我負責的工作是從九龍接送到白石龍來的人們沿途上的警戒、籌款解決吃飯問題，並力爭救濟數以萬計的難民，從難民中挑選一些願意參加部隊的青年，以擴充我們的隊伍。

時間非常緊迫，我們必須趁日寇在香港立足未穩，社會處於一片混亂，九龍城內正在不斷疏散居民的情況下，把特別有影響的知名人士首先搶救出來，以免他們擔驚受怕。會議明確分工後，立即分頭行動了。

經費是個傷腦筋的大問題，戰亂期間，商人們行商少，我們部隊的經費主要來源——稅站，自然收入也少了，而部隊在不斷的擴大中，開支需求量越來越大。因此，我發動人們向附近的商人、地主借糧，借款，並把稅站收稅的地區和範圍擴大。同時，進入港九地區活動的部隊也都承擔起搜集物資、借糧借款的任務，補助九龍新界地區沿途的食宿供應。這樣，勉強解決了當前的經費問題，但是部隊很苦，戰士們每天只能吃粥和番薯、野菜，有時一天還只吃一頓，千方百計把糧食抽出來。

梅林坳這條路已成爲我們到九龍的主要交通綫，每天有成千上萬的難民路過。我想，原來設在這裏的稅站已經不起作用，應該重新開闢新的稅源。

陳前真是個聰明人，他見我在燈前苦思冥想，就上前來對我說：「王同志，你讓我帶一個武工隊到寶太路公明墟開闢新的稅源吧。」

寶太綫上的公明墟、沙井一帶屬於淪陷區，是寶安比較富裕的地區。在那裏設立稅站，只要我們向過路商人、老百姓申明大義，募集抗日捐稅，收入將是十分可觀的。但淪陷區情況十分複雜，有大大小小的股匪，公明墟的吳東權就是一個不易對付的地頭蛇。他是土匪，又是漢奸，日寇封他爲護沙隊（保護沙田的隊伍。），國民黨又和他有聯繫，陳前此去，定是危險重重。想到這裏，我就向陳前問道：「那邊有吳東權橫行，公明墟、黃松崗也有許多地主武裝與他勾結，你能在他的鼻子下收稅嗎？」

「怎麼不行？」陳前氣宇軒昂，眉毛一揚，高聲說道：「他人多來了，我有兩條腿可以跑，他人少來了，就得嘗嘗我的駁壳槍的厲害。」

在多年的對敵鬥爭中，陳前確實練就了一副過硬的本領，他機靈、勇敢，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槍法如神，說打哪就中哪，使許多敵人爲之喪膽。更重要的是，他對革命事業赤膽忠心，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始終沒有絲毫動搖。讓他執行最艱巨的任務，是可以放心的，但是……

「老王，讓我去吧，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完成任務。」陳前見我猶豫不決，又一次懇切地請求：「過去我跟你到袁蝦九的土匪巢，你不是說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嗎？爲了革命事業，你能鑽匪巢，我就不能入魔穴嗎？」

陳前一席話，把我說活動了，他又答允不冒險，不過於深入敵據點，我就讓他帶領了一個武工隊往淪陷區去了。

陳前他們到了公明墟附近，很快就傳來捷報，他們在永和、黃田趕走了小股土匪，已經建立起稅站。不久，這兩個稅站就發揮作用了。



這是豐子愷先生描繪戰事爆發時，難民收拾細軟逃命時的情況。

一時輕敵 意外挫折

正當我們的工作順利開展起來的時候，陳前由於一時的輕敵，遭到意外的挫折。

一天，陳前派人偵察到吳東權手下的一個小土匪頭到了公明墟，正在墟裏的一間茶樓「飲茶」。陳前即帶了蘇光等三個尾追而去，在茶樓的二樓上找到了他們。土匪頭正坐在臨窗的一張四方茶桌旁呷茶聊天。陳前觀察了一下周圍，大約只有十來個土匪，便仗着藝高人膽大，想以少勝多，一舉殲擒這幫土匪。於是，裝着找座位的樣子，四人分四頭，猝然包圍了這幫土匪。

「不許動！」陳前他們掣出手槍，幾條駁壳烏黑的槍口對準了土匪的心窩。土匪們正在悠然自得之際，突然碰到了這情況，就像受驚的刺猬，嚇得縮作一團，乖乖地舉起雙手。眼看一場襲擊就要成功了，正在這時，樓下突然竄出了十多個土匪，提着手槍衝上樓來。陳前萬沒有想到土匪頭如此詭計多端，樓下還埋伏了這許多人。他大喝一聲「打！」掄起手槍「砰砰！」兩聲，撩倒了前面兩個傢伙。一場混戰開始了，茶樓裏頓時像炸了鍋似的亂作一團，茶倒桌翻，受驚的「茶客」有的像無頭蒼蠅一樣亂竄，有的像烏龜一樣緊縮在桌子底下。趁着這亂的當兒，陳前他們邊打邊向西面的窗口移動，準備從窗口跳下去。但是，剛剛舉手投降的那幾個土匪頭，這時急轉過來，拔槍從後面攔截，與樓下衝上來的土匪成兩面夾攻，土匪們二十多支槍同時向陳前他們射擊，一排槍過後，陳前和蘇光終因寡不敵衆，英勇地犧牲了。

噩耗傳來，我感到心頭一陣陣的痛楚。陳前是我們建立東莞武裝的第一批骨幹，他的犧牲怎不使我潸然淚下？一連幾日，陳前的形象常常在我眼前映現，我想起了我們一同入匪穴見袁蝦九；一同赴香翰屏設下的「鴻門宴」，東移時一同拚殺突圍……，每一個最危險最艱難的時刻，我們都形影相隨，寸步不離……



陳前曾與王作堯赴香翰屏的「鴻門宴」。圖中後排右二為香翰屏，後排右一為蔣光燾。香翰屏為蔣光燾兒子慶瀛之證婚人。

我們失去一位好助手，我們在淪陷區的稅站也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籌款工作遇到了困難，給我們搶救文化名人的工作增加了阻力。但是，陳前等的血並沒有白流，他們勇於獻身的精神，激勵了全體官兵，我們上下一致，寧願自己勒緊肚皮，省下一分錢，一份糧，也堅決完成好任務。

搶救文化名人的工作開始了。在港九地區活動的武工隊員、交通員接受任務後，意識到時間緊迫，刻不容緩，他們迅速地與港九有關人士取得聯繫，化裝摸進了市區。

從銅鑼灣經九龍過元朗

事前，在香港工作的黨員的密切協助下，連貫已採取了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首先組織了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名人，讓他們化裝成客商、海員、醫生、太太、工人、小販等，反復轉移住地，避開敵人的耳目，擺脫了敵人的監視追蹤，隨時準備撤離香港。正月九日夜晚，交通員帶着第一批化裝成難民的文化名人來到銅鑼灣上了小船。小船繞過密密層層的大小船隻，停在外面，靜候着偷渡的時機。第二天黎明前，當銅鑼灣出口處守衛的日軍哨兵換崗時，小船就飛快地衝出去了。爲了防備敵人開槍，文化名人們都藏在艙板下面。船夫都是熟悉當地情況的人，他們能夠沉着應付各種突然出現的情況，不失時機地把小船划出敵封鎖綫。天蒙蒙亮時，小船就到達九龍紅磡了。在這裏，常常會冒出幾個專向偷渡者索取「買路錢」的「爛仔」，我們爲了不與他們糾纏，也就每人給一塊港幣，上岸了事。就這樣，一兩天內，在香港的二百



1938年，茅盾和夫人孔德沚（中坐者）、女兒沈霞、兒子沈霜（現名韋韜）在香港。

多名重要文化名人，全部安全地轉移到九龍來，交給我們部隊的交通站了。我們接到他們以後，也是採取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十一日清晨第一隊文化名人就離開九龍向青山道出發了，這一隊文化名人有茅盾夫婦、鄒韜奮、戈寶權、葉以羣、于伶夫婦等數十人。青山道是難民們的必經之路，他們化裝成難民成羣結隊地混在大流中前進，鄒韜奮身上背一小袋米，其他人也都帶些簡單的包袱，把眼鏡、鋼筆這些能證明是知識分子的東西都收藏起來，在交通員愚照、趙林的帶領下，經荃灣出元朗。這一路上，有一段荒無人烟的山路，過去有很多土匪，有的是我們事前打

過招呼的，他們不敢把這些人怎麼樣，順利地通過了。有些地方偶爾跳出幾個攔路打劫的「爛仔」，就被我們的警戒人員繳了械。路上，設有我們的茶水站，休息用飯站等。

在赤尾過了河，就要通過一道日寇的封鎖綫，這是比較危險的一關，因為文化名人中有像鄒韜奮這樣的愛國人士，是國民黨密令「就地逮捕與懲辦」的對象，日本人也在追捕他們。在這段路上，由我們的「白皮紅心」的偽維持會長負責掩護，替他們辦理證件，證明他們是回石龍鎮去的難民，然後在日本兵的「護送」下通過一段七里路的淪陷區到達梅林村，接着登上梅林坳。走下緩緩的山坡脚下就是我們與敵人幾次大戰過的望天湖村，一眼就可以看見被敵人燒過的斷壁殘垣，這時，領路的交通員輕快地哼起大家熟悉的《游擊隊之歌》，文化名人們立即醒悟到這是到家了！他們欣喜若狂，忘記了長途跋涉的疲勞，直奔上林木茂密的山崗上大聲歡呼起來，就連在路上扭傷了腳的鄒韜奮，也一拐一拐地拚力登上那可以放目遠眺的山崗。他們像一羣衝出了牢籠的自由鳥，無法抑制興奮激動的心情。大家都感到好像回到了久別的故鄉，投入了母親的懷抱一樣親切。他們高興地跑到樹林中，看見前面出現了一間小小的兩層的白樓，那就是我們的指揮部白石龍小樓了。我們就在這間小樓裏迎接和安置他們，待他們恢復了長途行軍的疲勞之後才分散安置到更為安全的地方。

在這一條秘密交通綫上，我們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險奔走於其間，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一批又一批地把文化名人安全送到白石龍。

從惠陽那邊交通綫脫險的有何香凝、廖承志、柳

亞子等人。日本人是知道他們在香港的，但他們認為這些老太太老先生是不能走山路長途跋涉逃出香港的，因此他們只是暗中追查，封鎖並不嚴。出乎他們意料之外，我們游擊隊員就在他們眼皮底下，一個不漏地把這些重要人物安全送到後方去了。

在被搶救出來的文化名人中，流傳着許多我們戰士的動人事迹，我在此只能略舉一二：

在護送何香凝回來時，這老太太對什麼都捨得不要，唯有對那些收藏多年的字畫視如珍寶，足足有幾箱。可是，空着兩手走都不容易穿過敵人的封鎖綫，這麼幾箱東西又怎麼能帶出去而不受任何檢查呢？爲此，幾個交通員苦思冥想，終於想出了一條妙計。他們把字畫裝進一副棺材裏，叫十幾個男女武工隊員裝成送葬的樣子，頭扎白布，身披重孝，按當地辦喪的風俗，佈置得天衣無縫，哭哭啼啼，吹吹打打，就直接穿過「皇軍」的崗哨抬出去，許多日本兵還圍攏來看熱鬧呢。



何香凝女士繪畫時的神情。



何香凝愛畫如命，游擊隊唯有將其字畫裝進棺材中，穿過日軍的封鎖綫。圖為何香凝三十年代時的作品之一。

又有一次，我們有一個姓鄭的小交通員，在大鵬半島一個秘密交通站掩護兩位作家，等候接應的人員到來。可是，出現了意外情況，接應的人員遲遲未到。這時，日僞開始了連續三天的掃蕩，他們三人被困在孤島上的一個山洞裏，無法回岸上取糧食。小鄭把身上僅帶的五條番薯全給了兩位作家，自己推說吃過了。待到第四天，他剛剛把兩位作家交給來接應的人員，就眼前一黑，餓昏過去了。

僻靜山區 住滿文化名人

像以上的事迹，舉不勝舉。在搶救文化名人的過程中，他們遇到了很多困難：經費不足，敵情發生變化，與文化名人之間語言不通等等，無論情況如何險惡，他們都堅決地完成任務，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路上，文化名人們爲了減輕負擔，往往把行李一件一件地丟掉，他們就一件件拾起來自己背着，一直送到目的地。他們的一舉一動，使許多文化名人爲之感動，不少人拿起筆來，熱情贊頌了這些平凡的戰士。

一批批的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僻靜的山區忽然變得熱鬧非凡。小小的白石龍，在山坡下、竹林裏蓋起了一間間草寮，先後接待過的文化人士有著名的作家、戲劇家、民主人士等，除以上提過的之外，還有胡愈之、胡繩、胡風、沈志遠、劉清揚、廖沫沙、楊剛、胡仲持、任白戈、金仲華、宋之的等等，有些人的名字，已經記不清楚了，真可說是：「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了。

第一批文化名人到來的當天晚上，我們請他們吃了一頓他們意想不到的狗肉。飯後，篝火就在山腰上點燃起來，大家圍着篝火席地而坐，一個野外聯歡晚會開始了。篝火映紅了戰士們的臉龐，晚風揚起了同志們的歌聲。

那高談闊論，吸引了好幾個戰士圍在身邊的是評論家，那即興朗誦的無疑是詩人了。但那又會唱京戲，又會說大鼓的誰也料不到是作家于伶。

給戰士們留下最深印象的當然是一個年輕美麗表演出色的姑娘，她的表演博得了全體戰士的熱烈掌聲，雖然很少人知道她就是當時的名演員鳳子。

白石龍的綠水青山，留下了文化名人紛至沓來的足跡，白石龍的清風明月，又伴隨着他們的笑語歡聲渡過東江，轉移到內地去了。誰會想到這滿途荊棘的白石龍，偏僻荒涼的陽台山上，曾經住過這麼多聞名中外的名流學者呢。

搶救文化名人的工作，先後經過了三個多月的時間，被搶救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共有三百多名，此外還有數千名工人、學生、英印軍官和各國留港人員。同時，還救濟了難胞一萬人以上。這是一件舉世矚目的大事情，在全國，在海外華僑中，以及國際上都很有影響。

鄒韜奮、戈寶權、胡繩、胡愈之、任白戈、沈志遠等幾位作家由於身份比較暴露，不容易通過國民黨統治區，因此，他們在我們部隊逗留了好幾個月，直至五月份，才陸續秘密地回到內地去。鄒韜奮還是內戰的槍聲打響了，最後才離開的。他們幾個人可以說是幾百脫險的文化人士中受苦最多的。在他們到達白石龍不久，國民黨聽到了風聲，就配合日本人兩面來

攻白石龍，我們打退了敵人。但是，國民黨又使出談判的花招，在布吉與我們談判，說是要與我們合作反攻香港。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賊眼老是往國內外有名的文化人士身上溜。鄒韜奮他們呆在部隊的時間越長，經受這種戰爭的「風險」就越多。不久，爲了更好保證文化人士的安全，我們就帶他們轉移到龍華的陽台山上。情況好了一些，但他們不時也要跟部隊在夜間行動，以應付突變的情況。這樣，就得和戰士們一起跋涉於山路溪澗之間，出沒於荊棘草叢之中。要是碰上無星無月的下雨時候，那就更艱苦了，要知道，他們都是從未有過這種鍛煉的知識分子啊。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他們總還是那樣積極愉快，這是多麼令人欽佩的精神！

文化人士協助部隊工作

他們在部隊逗留期間，對部隊的政治工作幫助很大，經常到政治部和附近單位寫傳單標語，給戰士們上文化課，教唱歌，講故事，介紹文化界人士在蔣統區的對敵鬥爭等等。戈寶權、胡愈之、胡繩等還直接參加了政治部的工作。他們不但適應了游擊區的艱苦生活，而且還以極大的興趣關注着游擊區的活動。他們喜歡我們的戰士，經常與戰士們一起促膝交談。特別是鄒韜奮，他非常關心我們部隊的《新百姓報》的工作，他翻閱起我們的報紙來總是愛不釋手，宋之的說他有「辦報癮」真是一點不假。有一次，他一口氣讀了好幾段，激動地翹起大拇指說：「真不簡單，你們四處爲家，艱苦創業，爲民族抗日大喊大叫，真是可喜可嘉。只有共產黨人才有這樣的膽識和遠見！」

臨離開白石龍時，鄒韜奮又建議我們集中人力、物力把報紙質量進一步提高，他說道：「《新百姓報》和《團結報》都是你們游擊隊總部領導的，我看把它們合起來，叫做《東江民報》，可能更好些，這樣更有地方的特點和色彩。」

他的建議得到大家的贊許，於是，在同志們的要求下，鄒韜奮欣然揮筆，寫下了「東江民報」幾個清秀雋麗的大字，茅盾也為副刊題了刊名。

《東江民報》自此便擁有了更多的讀者，影響也更大了。後來此報為適應軍隊的性質，又改名為《前進報》。

四月上旬，戈寶權接到周恩來的通知，與沈志遠夫婦一道下山，往重慶去了。

五月上旬，鄒韜奮和胡繩也最後一批離開了東江游擊區。

香港淪陷後抗日 文化人脫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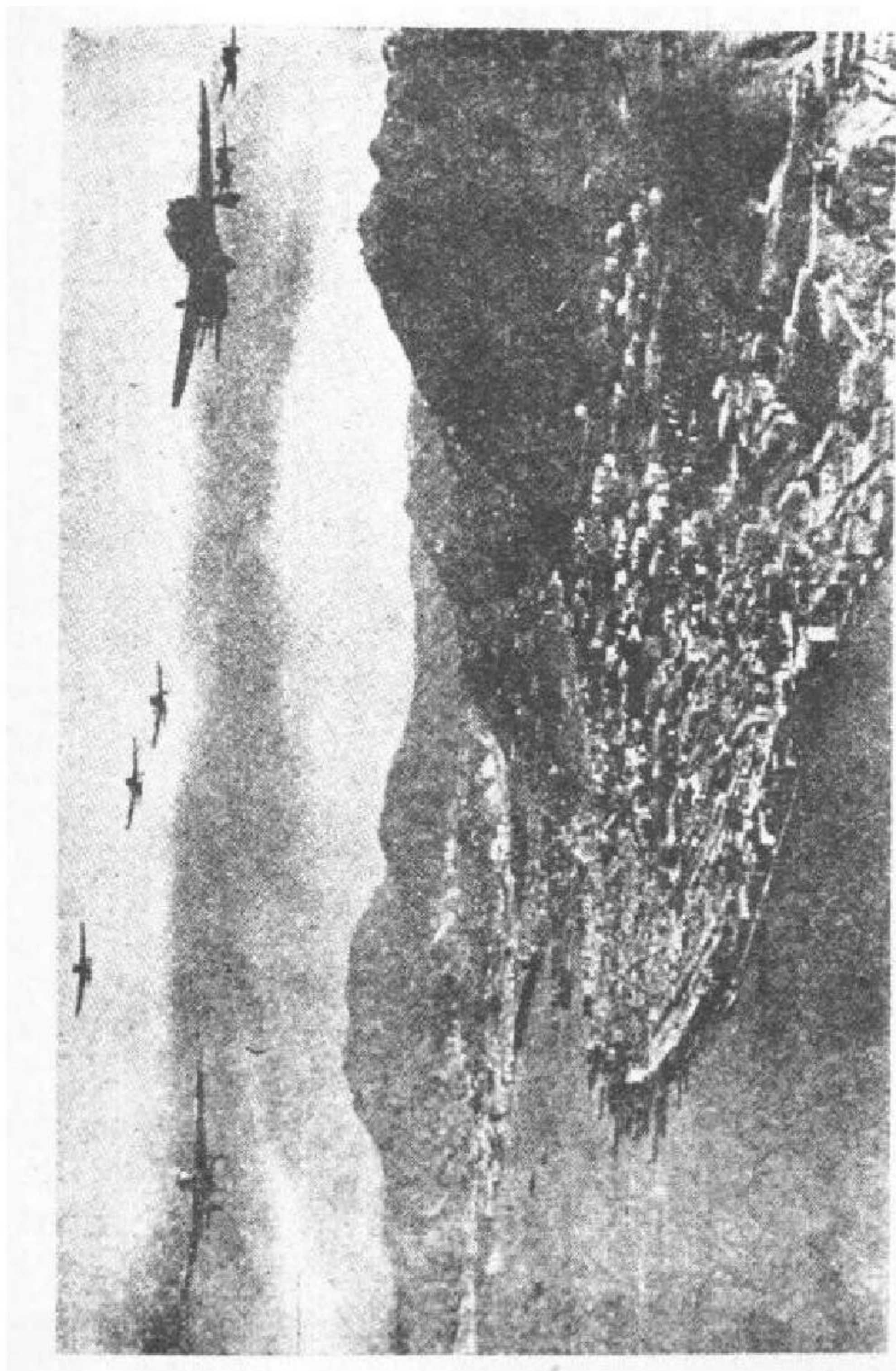
· 冬丹 ·

年青的朋友！當你歡度聖誕節的時候，你可曾聽說一九四一年香港是怎樣渡過聖誕節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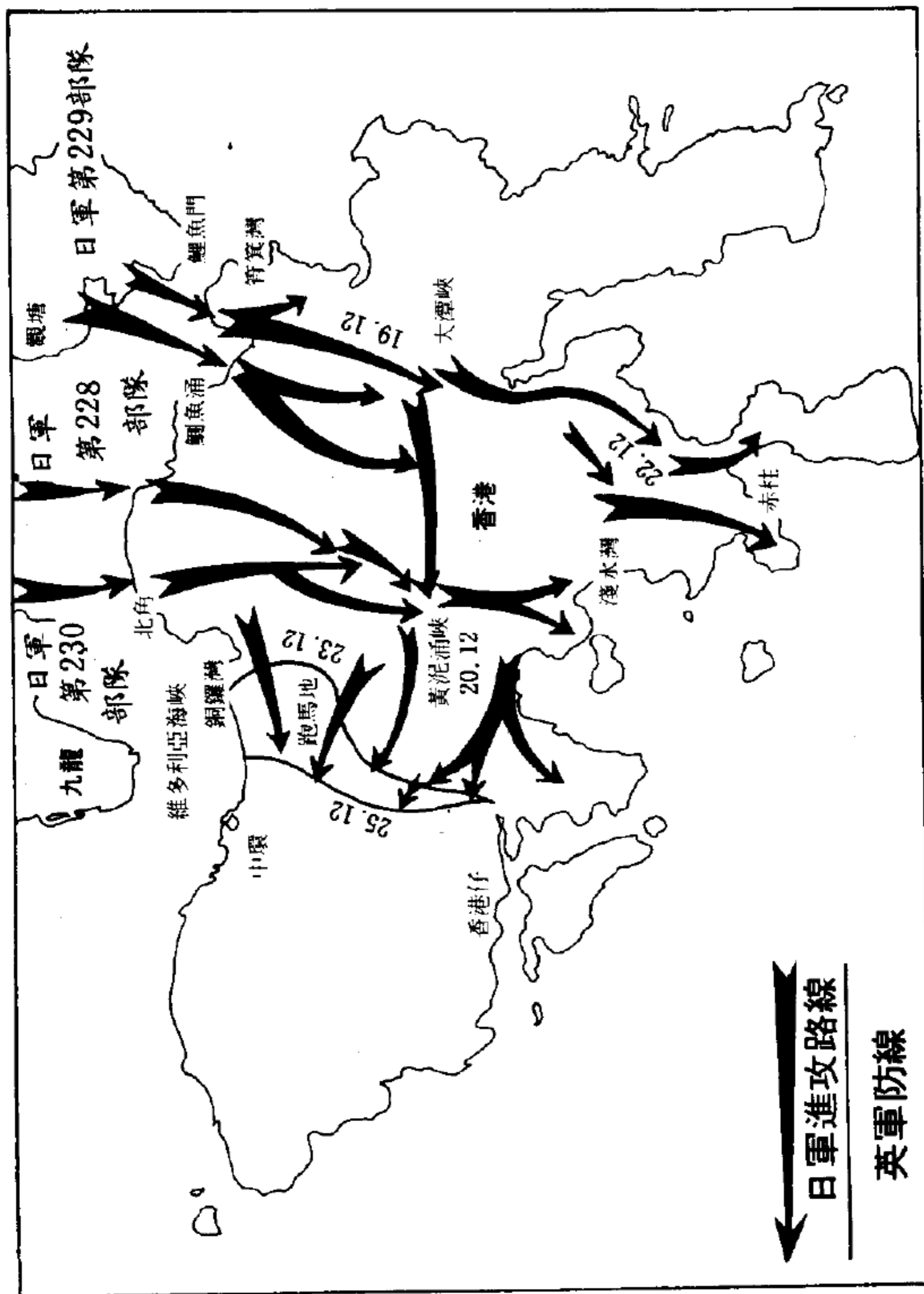
這裏，告訴你一頁神話般却是完全真實的歷史：在日本軍隊攻佔香港的恐怖日子裏，三百多個知名的抗日文化人是怎樣躲過法西斯鷹犬的搜捕，又是怎樣全部安全地脫離虎口的……

畫報〉)

動軍事攻勢（原載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香港新聞戰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上午，日本軍機飛越香港的上空，發



日軍於十二月十八日登陸港島後所進侵的路線圖。



戰爭突然爆發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香港像往年一樣，充滿着迎接節日的氣氛，百貨公司門前，已經放上推銷年貨的「聖誕老人」。周末，快活谷照常賽馬。十二月七日是星期天，皇后戲院放映的《英宮十六年》，吸引着無數的觀眾。外籍人士更是盡情歡樂：打高爾夫球、曲棍球，或者出海去玩風帆。儘管中國的抗日戰爭已打了五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已爆發了兩年多，但戰爭的烽火好像離開香港遠遠似的。

不錯，日本特使來栖還在華盛頓同美國國務卿舉行「友善」談判，一般老百姓又怎會想到：太平洋戰爭却突然爆發呢！

十二月八日凌晨四時四十五分，當日本法西斯偷襲珍珠港成功之後，她正式向英、美宣戰了。八時過後，日本空軍四十八架飛機出現在啓德機場上空。當時，香港的空軍一共只有三架魚雷轟炸機和兩架水陸兩用機，在短短五分鐘之內，就全部被日本空軍炸毀。英國皇家海軍的力量也同樣可憐，駐防在南海的旗艦「威爾斯王子」和「却敵」號在開戰不久，一下子被擊沉，使得香港的海防力量幾乎成爲真空。在日本法西斯投下第一顆炸彈的同時，集結在深圳河邊境一帶的日本陸軍，立即分爲兩路，向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門砲台推進。他們只花了五天時間，便佔領了整個新界和九龍半島。接着，在何文田架起大炮，轟擊香港市區。香港，成了完全被包圍的孤島。十八日晚十時，日軍分別在北角、太古、鰂魚涌等地登陸。不到幾天功夫，十五萬香港英軍（包括印軍、加拿大兵團等）

的防綫即告瓦解。到了二十五日下午六時，港督府扯起白旗，港督楊慕琦正式宣佈投降了。

抗日文化人面臨的厄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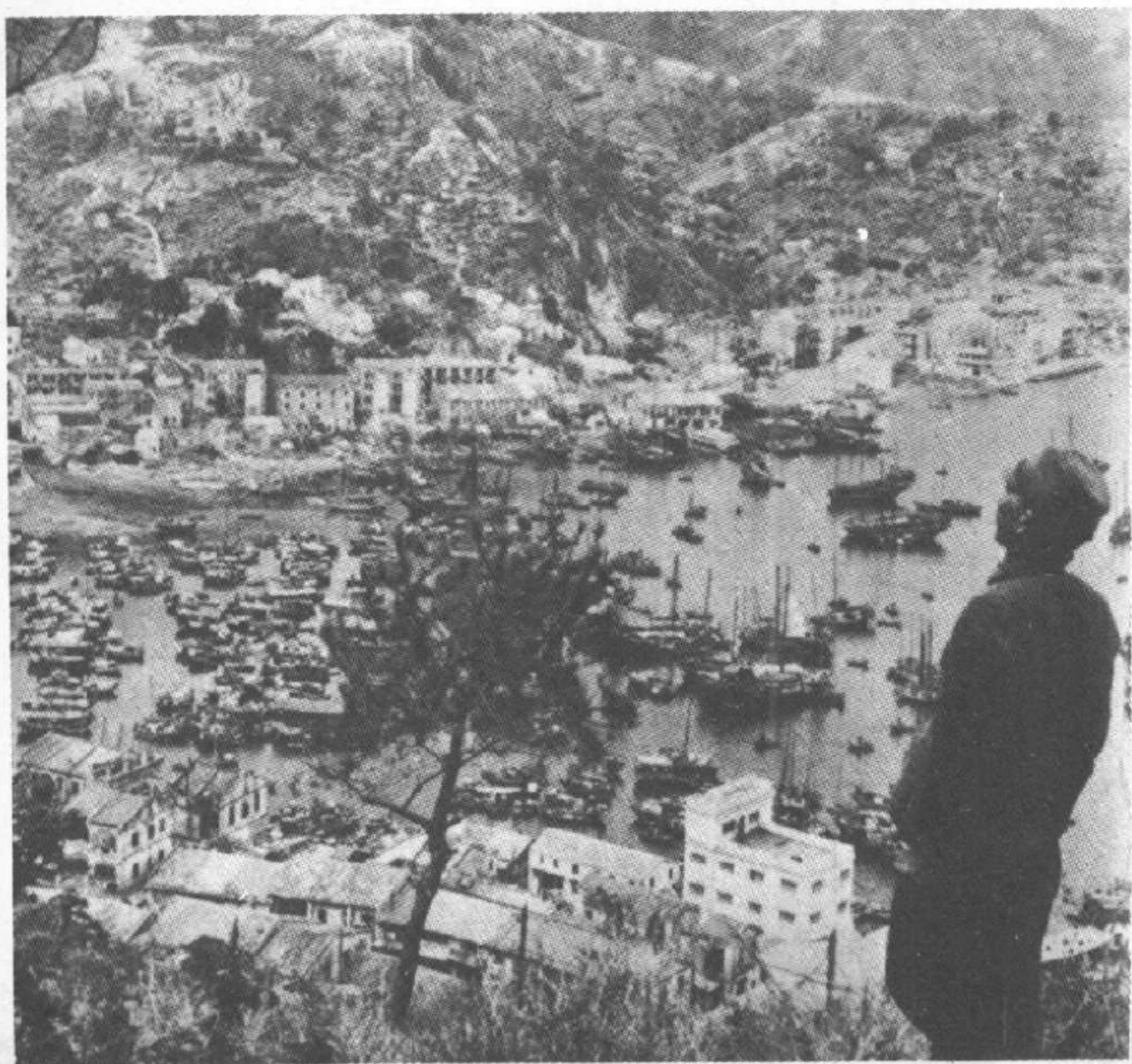
香港一告淪陷，一百六十萬中國同胞立即面臨着悲慘的命運。尤其是那些堅持抗日、團結、進步的文化界人士，處境十分危險。

日本進攻香港前一年，正是蔣介石在全國製造反共高潮，到處逮捕抗日民主人士的時候。大批作家、藝術家、名記者、名教授等，在國民黨統治區站不住腳，先後從重慶、桂林等地流亡到了香港。他們到達這個海島以後，繼續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貢獻自己的力量。

一九四一年五月，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復刊了，茅盾、夏衍、金仲華、喬冠華、胡繩、千家駒都是這個刊物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其他刊物，如宋慶齡主辦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張鐵生主編的《世界知識》、民主同盟的機關刊《光明報》等等，都紛紛出版。中共領導的統一戰線報紙——《華商報》，也在四月八日創刊了，由新聞界老前輩胡仲持擔任總編輯。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人和在香港定居的教授、作家等，每天都在這張報紙上發表文章。韜奮還為它撰寫了長達二十萬字的《抗戰以來》。他根據無可辯駁的事實，對國民黨當政者消極抗戰積極內戰的種種言行，作了無情的揭露。所有這些，對於促進和發展抗日民主運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日本進攻香港之初，這些文化界人士又一再呼籲港英當局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動員和組織廣大羣衆抵抗日本侵略者。他們這種鮮明的立場，當然為國民黨當政者所忌恨，日本法西斯和



港軍退守港島後，日軍進駐九龍市區時的情景。



日本將領田中久一將軍在筲箕灣巡視。（1941年12月）

漢奸走狗，更是把他們視爲眼中釘。

所以，日軍一佔領香港，就立即封鎖碼頭、鐵路，大肆搜捕抗日分子，並限令旅港的文化人前往「大日本軍報道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與此同時，敵人又實行分段挨戶檢查，每晚天一黑，便實施戒嚴，一旦發現路上有人，立即開槍射擊。顯然，情勢是愈來愈緊迫了。我們這些抗日文化人，爲了避開漢奸的耳目，只好整天躲在家裏，但是，他們大多是「外江佬」，由於到香港爲時不久，既不會講廣東話，社會關係又不多，要長久掩蔽已實在不易，如果想逃出虎口，那就更是不敢想像了。每當他們想到這些，怎能不爲自己的前途感到焦急徬徨呢！

來自延安的緊急電報

就在這個艱難危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向她的南方工作委員會發出了一個緊急指示：爲了保護我國文化界的精華，必須動員一切力量，立即把他們從香港全部搶救出來！

當時，中共南方工委的廖承志、張文彬，以及劉少文，還有粵南省委的梁廣、連貫等人，爲了動員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堅持抗日戰爭，都正在香港開展工作。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政委尹林平，也到了九龍不久，這是因爲：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半個多月，惠陽、東莞、寶安的游擊隊已經發現鐵路沿線集結了新調來的六萬名日軍，一切迹象顯示：日軍即將進攻香港。游擊隊總部及時地派出代表把日軍的番號、部署等重要情報告訴了港英當局，並且說明我方已經採取行動，襲擊敵僞據點和破壞交通線。起初，港英當局還不相信泥足深陷在中國戰場的日軍會揮戈南進，



影后胡蝶，戰時亦留在香港，逃不出來。

後來，各方面的事實越來越明顯，港英當局感到防衛力量不足，便要求惠、東、寶游擊隊進一步牽制日軍，並且表示可以送一批軍火給游擊隊，甚至連交收軍火的地點沙魚涌也談定了，但他們既怕日軍入侵，又怕發動羣衆，所以輸送軍火一事，直到戰爭打響了還沒有付諸實施。尹林平就是爲了與港英當局商談協同作戰而到來的。

廖承志等人接到中央的電報後，對形勢作了分析，一致認爲：必須和敵人搶時間，趁日軍立足未定、戶口管理還未嚴密的時候，依靠羣衆的支持和幫助，把全部文化人秘密運送到東江游擊區，然後分別送往大後方去。同時，他們還研究了具體的行動方案，決定：由劉少文留在香港同各方面保持聯繫，並派蕭君和健君分別負責香港方面和九龍方面的營救工作，爲了帶領抗日文化人秘密離開虎口，還派了陳文漢等三個機智勇敢的工人幹部擔任交通員，交由蕭君健君指揮；尹林平負責佈置從新界武裝到寶安、惠陽游擊區的交通線，保證這些文化人能夠在游擊區安全地暫住下來；廖承志和連貫則分別前往韶關和老隆，佈置國民黨統治區的掩蔽地點和秘密護送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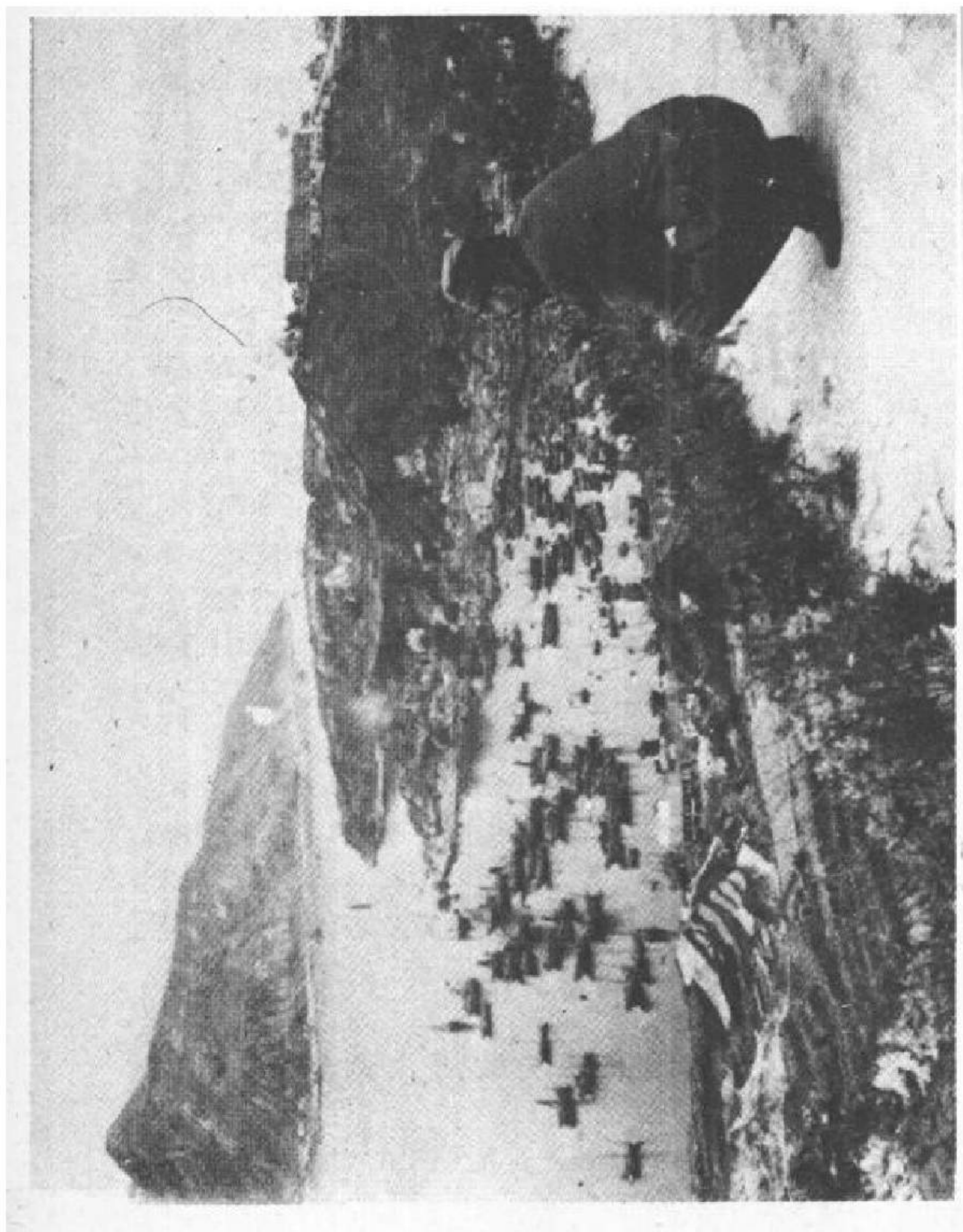
就這樣，滯留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活躍在東江敵後的人民抗日游擊隊，以及遍佈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黨員，在短短幾天內，就一一接到這個搶救文化人的艱巨任務。接着，負責交通站的、武裝護送的、搞糧食的……一下子就全面行動起來了。

突破港九的海上封鎖

當日本侵略軍越過新界，佔領了九龍半島却還沒有攻陷香港的時候，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軍事首長

海峽的情況。

進攻港島前，田中久二將軍（右下角）在視察魔鬼山及鯉魚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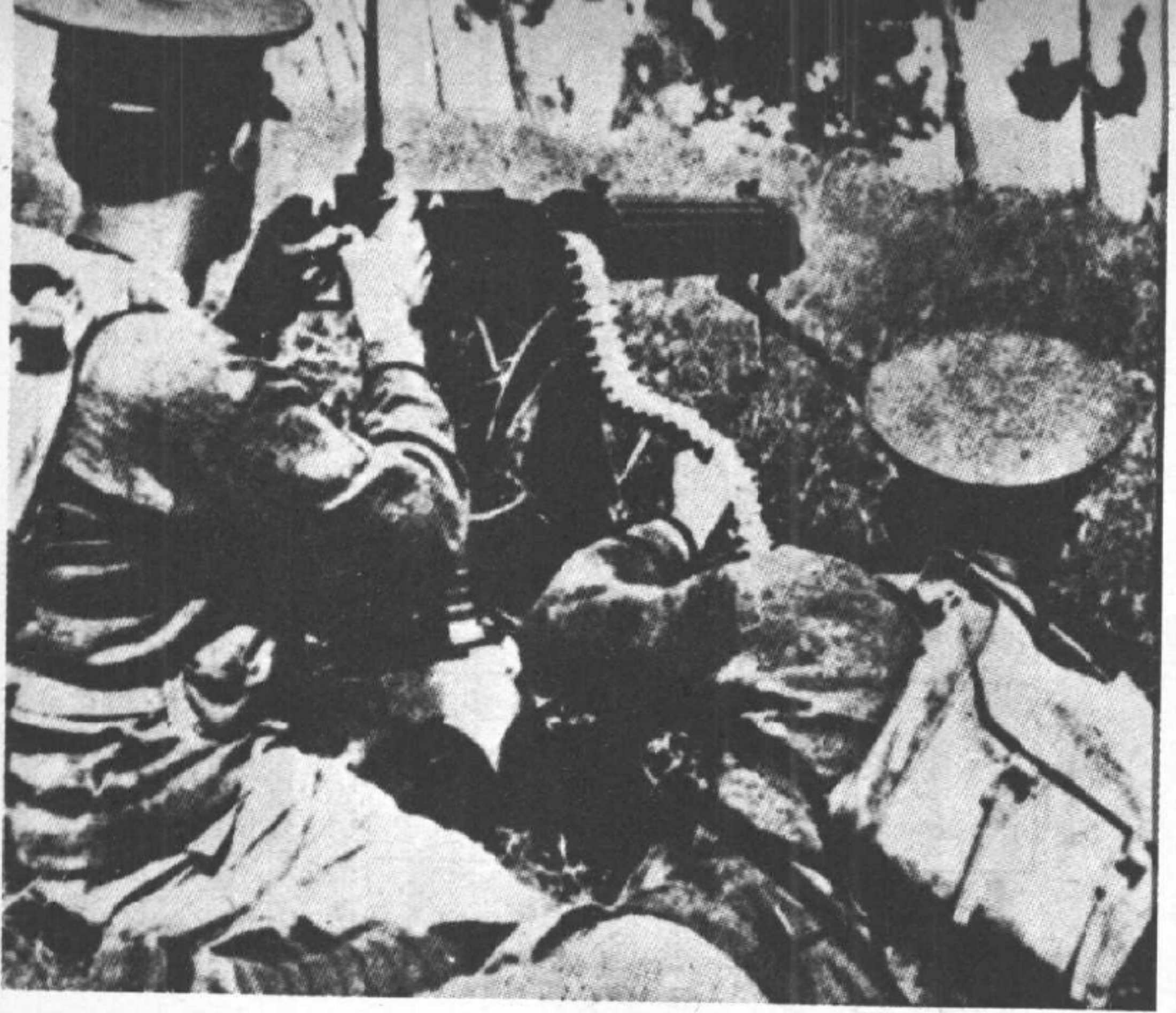


曾生、王作堯，已當機立斷地派出了兩支精幹的短槍隊，一支由曾鴻文、黃高陽率領，進入元朗十八鄉以至荃灣地區活動，另一支由黃冠芳、江水、劉黑仔率領，插入九龍城以東西貢一帶敵人的心臟。他們到處打擊敵僞漢奸，消滅土匪，維持治安，得到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很快就站穩了腳跟，開闢了從青山道經荃灣元朗進入寶安游擊區的陸上交通線，以及從西貢進入沙魚涌的海上交通線，這就爲武裝護送抗日文化人的工作做好了必要的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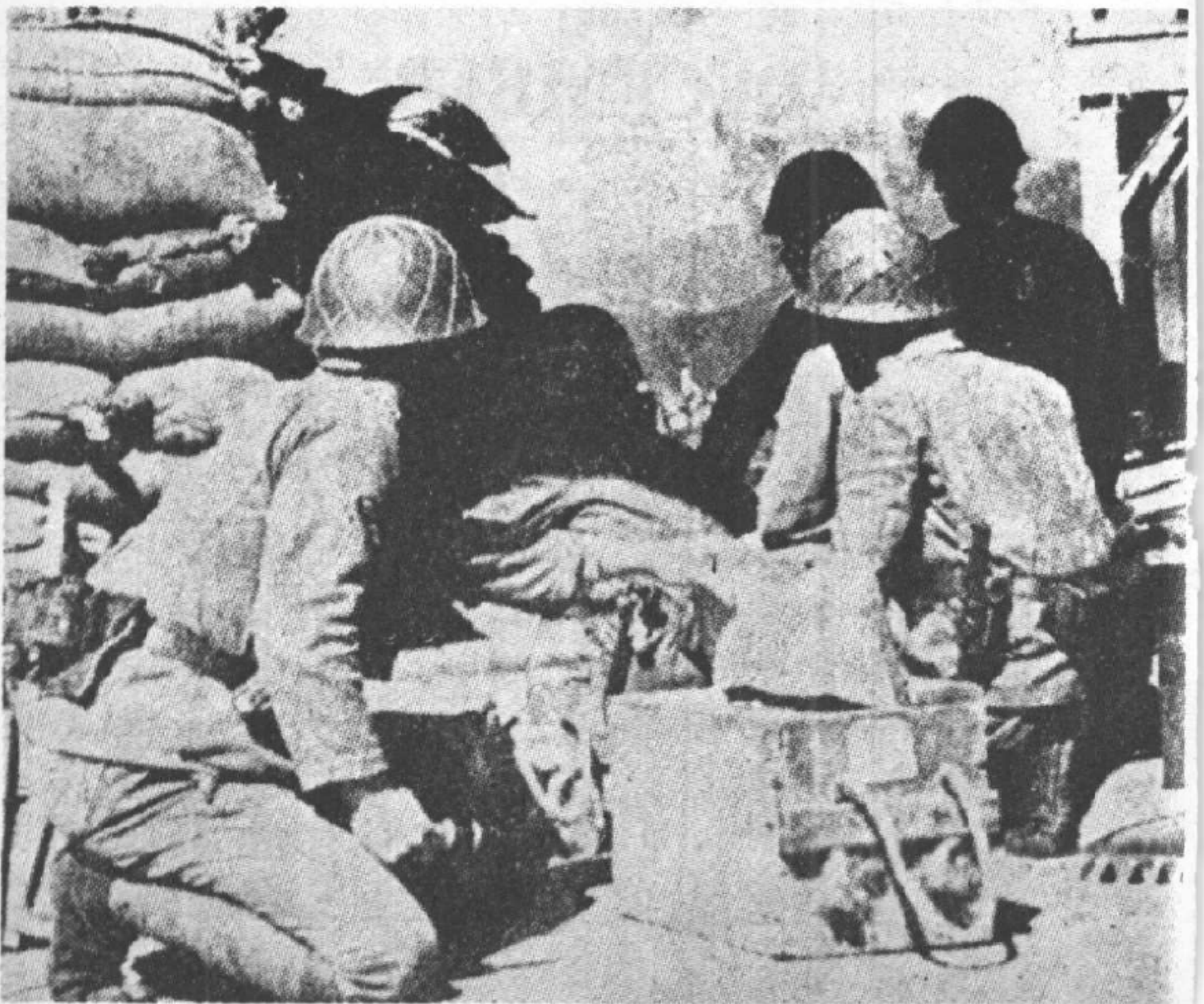
然而，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使散居香港的幾百名文化界朋友，通過敵人的封鎖線集中到九龍方面來。因爲戰爭發生之初，連原來住在九龍半島的抗日文化人，也已搬到香港那邊去了。而現在，日軍把香港至九龍的交通全面封鎖起來，看來還會繼續封鎖一個時候。因此，營救文化人工作的第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要設法建立一條香港到九龍的秘密交通線。

聖誕節過後第三天，個子矮小的健君找到了一位搞運貨生意的安君作伴，設法從香港偷渡到九龍，以便探明交通情況。他們經過許多週折，才在西環渣華碼頭找到一個艇家，願意把他們送到旺角附近去。他們上岸之後，在佐頓道一層樓上找到了尹林平。就這樣，戰事發生後港九兩地斷絕了音訊的中共負責人，又重新聯繫上了。

次日清晨，這兩位「探險者」又帶着尹林平的密使，準備回到香港那邊來交給劉少文。但是，九龍那邊比香港封鎖得更加嚴密。他們兩人沿着油蔴地的堤岸從西往東走，只見各個碼頭都設有日軍的監視哨，小艇大艇已全部駛離岸邊。奔走了半天，一點頭緒也沒有。最後，終於在紅磡附近找到了一艘黑社會把持的專門運載偷渡客的小電船。船上已擠得滿滿的，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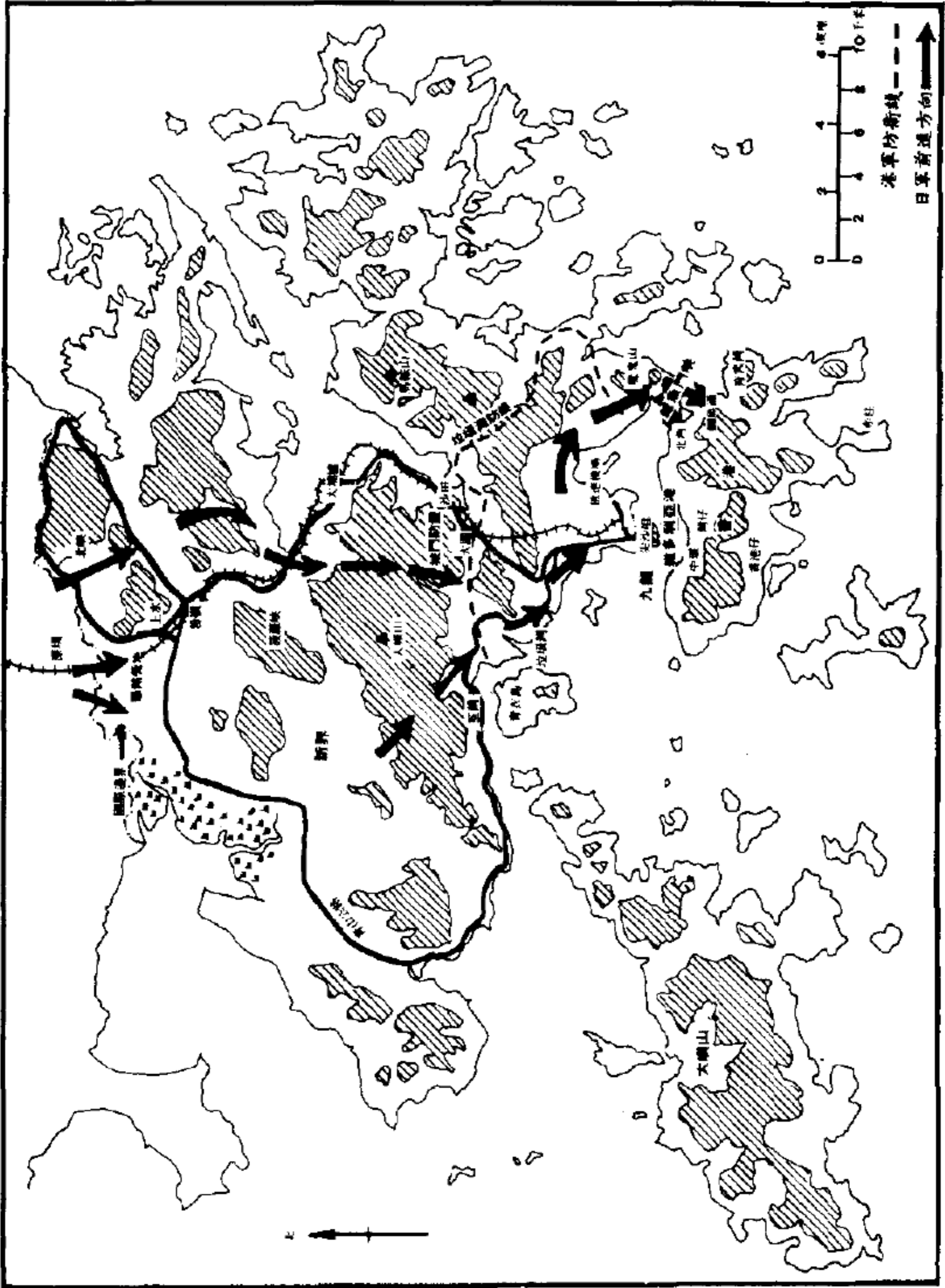


駐防新界的英軍，與日本軍隊決戰。（1941年12月）



日軍在作戰崗位上。

日軍自十二月八日至十八日期間進攻新界和九龍的路線圖。



式人等都有。健君以爲這一下子可以混在人羣中返回香港了。誰知到了海中心，便被日軍快艇發現，鳴槍喝令停駛，子彈不斷從船頂飛過，大家伏在船倉裏，不敢抬頭觀望。快艇追上來了，帶着上了刺刀步槍的日兵，呼喝着「八格耶魯」，把每個人搜查了一遍。健君身上的密信，幸而沒有被查出來。過了很長時間，敵人召來了兩條舢舨，把全部偷渡者趕到艇上，但是並沒有開槍殺人，只是喝令艇家駛回紅磡，快艇便將小電船拖走了。原來，這幾天敵人正在四出搶船，凡是機動船隻，無一倖免。

敵人走後，兩條小舢舨向每個偷渡者收取了船資，便一搖一擺的前進。健君和安君坐的那一條，由於破舊而又超載，海水不斷滲入。到了東尖沙咀對開的海面（現「新世界中心」外面）舢舨入水越來越多，再也不能行走了。那時正在退潮，海面露出一塊大礁石，艇家要這十一個偷渡者登上大礁石，便把舢舨搖走。健君和安君都不會游泳，如果潮漲之前不離開，就有可能被淹死。好不容易捱到下午五時，才發現不遠處有一小艇經過，大家趕快呼救。經過商議，湊足了一筆高昂的擺渡費，艇主總算答應把他們送到香港方面去。傍晚，小艇在銅鑼灣尾（現今的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附近）靠岸了，我們這兩位不怕艱險的「探險者」終於完成任務了。

有了這一次一去一回的偷渡經驗，香港和九龍的交通線也就建立起來。我們的地下工作者依靠平時搞運輸的朋友幫助，租了一艘帶有三隻小艇的大盤艇，停放在銅鑼灣避風塘內，作爲護送文化人過九龍的海上轉運站。幾天以後，廖承志、連貫和另一個高個子，就是首先使用這條交通線偷渡到西貢附近登陸，由黃冠芳、劉黑仔的短槍隊從海上護送到沙魚涌。在惠陽

縣游擊區停留了幾天，然後經過惠州、老隆等地，輾轉到達韶關的。

尹林平在作了一番佈置之後，也取道新開關的另一條陸上交通線，在元旦前夕趕回寶安縣游擊區，在龍華鄉與曾生、王作堯、梁廣等會合，全面研究如何不失時機地擴大人民武裝力量，以及如何把滯留香港的大批抗日文化人安全護送到國民黨統治區的艱巨任務。

與此同時，從香港仔等地方離港的其他幾條秘密交通線也先後開關出來了。

艱巨複雜的搶救工作

元旦一過，在香港市區內，經過蕭君等人的具體佈置，從虎口中搶救抗日文化人到九龍去的戰鬥，又在緊張地展開了。

作為偷渡的指揮部，設在灣仔道的一幢洋房樓上。這幢樓宇下面，貼着一張蓋有印章的「日本皇軍」通告：「香港攻佔前夕，先遣司令官駐足此家。」那些小漢奸，流氓看了，以為它有什麼來頭，不敢進去滋擾。原來，當登陸的日軍從東區向中區推進時，先頭部隊看中了這幢頗為堅固的洋房，便把樓下的住客趕到樓上去，讓「先遣司令官」在這裏住了一晚。日本法西斯儘管如何兇殘，但它的反動本質規定了它必然是愚蠢的，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正是在這幢洋房裏面，曾經存放過「八路軍駐粵港辦事處」的圖章，和給海外僑胞的慰問信；如今，又是在這幢洋房裏面，仍然住着具體部署偷渡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他們正在同氣燄不可一世的「皇帝」展開了營救與搜捕抗日文化人的爭奪戰！

搶救工作的第一步，是必須一個一個地同這些文化人見面，同他們商定脫離虎口的具體細節。由於戰爭發生以來，躲避敵人的耳目，好些人已搬過多次家，有些人甚至因突然轉移而失却了聯繫。正當蕭君爲此發愁的時候，兩位文化界人士却幫了他很大的忙。其中一位是著名法學家張友漁，這時正躲在波斯富街一個閣樓上，本來蕭君是安排他儘快離港的，但他聽到有些人還未聯繫上，便主動提出聯絡意見，要等到別人走了自己才走。生活書店的徐伯昕，也是一位熱心人，積極協助蕭君的營救工作。正是根據他提供的線索，蕭君才找到了柳亞子，然後安排何香凝和他一起，從香港仔坐船到海陸豐登陸，轉到國民黨統治的大後方去的。

這時候，韜奮已經六易其居，住進了銅鑼灣燈籠街的貧民窟裏，茅盾夫婦也已搬了四次家。當蕭君找到他們，同他們秘密會晤時，他們是多麼喜出望外啊！韜奮在聽完脫離虎口的計劃以後，激動而又鄭重地說：

「應付這樣的局面，我是毫無經驗的。你們告訴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開始，每天都有一批文化人從香港偷渡到九龍去了。九日黃昏，韜奮、茅盾夫婦、胡繩夫婦、戈寶權等，穿上小市民的「唐裝」，在地下交通員帶領下，分別從住處出發了。他們盡量選擇小街窄巷走，穿過銅鑼灣糖街，直出堤岸，在一個不大爲人注意的地方，走下了預先準備的小艇，由艇家把他們送到避風塘那艘大盤艇去。在那裏，大小船隻很多，密密層層，加上天色快黑了，一丈以外就看不清楚。等到進入船艙一看，差不多全是熟識的朋友。大家見面，既興奮，又驚異。這時候，原先到他們家裏聯絡的蕭君也到來了。他告訴大家可以在船上安心

睡覺，萬一遇到敵人檢查，艇家是知道怎樣應付的。這一晚，他們這些被敵人搜捕的對象，就在船上一起用飯，互相傾訴着離亂的訊息。

次日凌晨三時，當海面還籠罩着薄霧的時候，這批文化人又被叫醒，分別坐上三條小艇，朝着九龍紅磡區飛快駛去。大家透過竹篷向外張望，敵艦的探照燈還在海面搜索。上岸的地方，選擇得很理想，但還是遇上幾個流氓前來勒索「保護費」。地下交通員把流氓打發走以後，就分別把他們帶進市區的秘密集中點。爲了分散掩蔽，同時適應各個文化人的身份和不同打扮，這些集中點有些是漂亮的洋房，有的是普通的住宅，有的是停了課的校舍。他們住進去之後，一般都是第二天就可以動身回游擊區去。

這麼多的人天天住進秘密集中點，吃飯也是大傷腦筋的事。這時，所有米店早已貼出「白米沽清」的字條，市面的雜糧、麥片等也已被搶購一空。負責營救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每天天還沒有亮就和市民一道到「配給站」去排隊，「長龍」排滿了大半條街，秩序十分混亂。敵人呼喝着，刺刀在人叢中亂揮亂晃，稍一「忤意」，皮鞭就猛地抽下來。有時僅僅賣了半個小時，就說配售時間已過，人們只好空着手走開。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就是這樣千辛萬苦才把糧食弄到手，供應給這些抗日文化人的。

「再會吧，香港！」

每一批抗日文化人住進九龍的秘密集中點之後，「女房東」總得爲他們再次整理行裝；縫製可以緊紮背上的包袱；地下交通員更是反覆說明前往游擊區路上必須注意的事項。由於考慮到他們都缺乏長途步行

的經驗，所以，當每一批文化人動身時，我們的地下工作者還特地組織兩倍以上的進步工人，作為同行的「難民」，夾雜在他們隊伍中間，幫助他們肩挑行李。遇到山路崎嶇，這些工人還把身體孱弱的文化人背負起來。對於這種走難中的特殊照顧，文化界朋友事先是不知道的，後來他們切身感受到或者親眼看到了，許多人都深為感動。

絕大部分的抗日文化人都是經由青山道到荃灣、元朗、深圳河這條陸路交通線進入東江游擊區的。每天早上六時解除宵禁之後，地下交通員便帶着他們從各個集中點出發，繞過敵人設在市區各個主要幹道的哨崗，小心謹慎地前進。大家則靜靜地跟在後面，沒有一個人說話，往往是在過了荔枝角游泳場附近的九華徑以後，大家的心情才稍為鬆弛一些。一般是在上午十時左右，便到達荃灣交通站。在這裏吃過早飯，稍事休息，再從小路朝着大霧山向元朗進發。

那時候，港九游擊大隊尚未建立，護送文化人的短槍隊還未能控制整個新界地區，所以還經常會出現一些從市區跑到這裏來「發走難財」的流氓、撈家，在交通路口向過往行人收取「通行費」。茅盾、韜奮這批文化人出發那一天，本來已對沿途作了佈置，但當他們離開荃灣，走進一個樹木茂盛的深谷時，前面突然傳來了槍聲。交通員估計是前頭的短槍隊遇到零星土匪，立即通知大家就地休息，不要驚慌。等到隊伍重新上路時，果然看到有五個土匪已被短槍隊綁起來，路旁還放着被繳下的土槍土劍。由於這一耽擱，韜奮一行在暮色蒼茫中才到達元朗附近村莊的交通站。

第二天清早，隊伍又繼續前進。走了半天，便到達深圳河邊。在蘆葦叢生的地方，事先安排了三隻小艇作為擺渡之用，但有些年壯力強的乾脆涉水而過。

陸的安全地帶。（本圖攝於一九四九年）

人員的安排下，都安全地逃離香港淪陷區，進入中國大
四）、戈寶權（後排左三）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中共
一九四三年一月初，茅盾（前排右三）、鳳子（右



上得岸來，這裏已是寶安縣地界。交通員選擇了一處地方，穿過公路，沿着山脚走。山上，有一個日軍的崗哨，因為兵少，加以每天經過這裏的難民很多，所以敵人一般是不會下山的。過了敵人的崗哨，隊伍開始慢慢地攀登一座高山。大家忍受着疲勞，費了好大的勁，終於爬上梅林坳了。在這裏，尹林平、曾生、王作堯的游擊隊早已派出代表和一班戰士等候着。當這些文化人知道已到達寶安游擊區，山下就是他們暫住的白石龍村時，大家放心了，索性坐在梅林坳頂來個大休息，高聲談笑，縱情歌唱，有些人還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田漢作詞的《再會吧，香港》來。

……

就這樣，從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到二月底，旅港的三百多名抗日文化人就一一脫離虎口了，完全沒有一個人遭遇到不幸。他們當中，包括胡仲持、沈志遠、張鐵生、楊潮、戈寶權、于伶、章泯、許幸之、鳳子、周鋼鳴、胡風、宋之的、特偉、丁聰、徐伯昕等新聞、文藝、戲劇、美術界的精英。與此同時，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和東江游擊隊還營救了一千多個知名人物和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亞子、劉清揚、鄧文釗等。此外，還在廣九鐵路沿線設立施粥站，接待了兩萬多名離港過境的難胞，使他們順利地回到祖國的懷抱。

當香港淪陷之初，日本法西斯和漢奸走狗滿以為可以把這批中國第一流的文化人一網打盡，宣佈戰場以外的另一個「赫赫戰果」的，可是完全出乎敵人意料之外，他們的陰謀全部破產了。儘管當這些文化人脫離日敵虎口之後，國民黨內戰軍隊的毒手又來折磨他們，但是，如同從香港搶救出來一樣，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周密安排之下，這些抗日文化人，不久又秘密地先後到達桂林、重慶等地，繼續為抗日民主事業而鬥爭！

香港脫險記

陳濟棠

日寇在香港爆發戰爭時，余適在港，在末脫險前，有傳余已被捕者、有傳余已在廣州播音者、有傳余已在南京者，蜚語流言，不一而足，海內外人士，疑信參半，及後知余確已脫險歸來，謠言頓息。

民國卅年（1941年）時余在渝長農林部，七月十九日（舊曆六月二十一日）忽接香港來電，乃中西醫生聯名拍發者，云內子莫漱英血中尿毒症，人事藥物俱已用盡，無法挽救，余閱電後，以妻病危子幼，非余返港一行，將無人能決策主理，遂決意向蔣總裁請假，廿一日適星期日，乃專函陳布雷先生，代我陳請，即日邀准假廿天，廿三日乘飛機抵港，與各中西醫生會面，皆謂現時藥物，對血中尿毒症，尚未有所發明，今所希望者，只病人本身力量，足以抵抗而已，直至假期已滿，病狀仍無進步，復續假三十天，嗣後略有轉機，乃作回渝計。不料太平洋戰爭突發，八日晨七時，日機竟飛臨九龍啓德機場投彈，其聲隆隆，余當



任廣東編遣區特派員時的陳濟棠。（一九二九年）

時不信家人防空演習之說，即時乘車至醫院視內子，及至，則醫院已奉令限病人即日離院，移醫院交軍用矣。余乃以車載內子及長女佩馨歸東山台住宅（是時佩馨適傷寒症癒後），復遣車至對海九龍接小兒等，而港政府已於此時下令，禁止九龍居民渡海來港，故兒等無法前來，江茂森與其眷屬亦同被困九龍，江君



1940年1月在香港「工合展覽會」上，左起：
港督羅富國、王正廷、梁淑德、羅旭酥（和）。

乃代余照料兒子者，余急以電話請羅紳旭和來，約同見港督交涉，下午二時羅紳至，同車先至警司署，已得特別准許，故無須再見港督矣。四時九龍家人與茂森眷屬均連袂渡海而來，余心稍安，惟東山台住宅，既無防空洞設備，又無糧儲蓄，難題孔多，未易解決也，旋得友人孫家哲君送來白米五大麻包，並附以臘肉鹹菜等，鄰居馮強君家有一防空洞，翌日得其允許，乃令小兒等先行入洞，三日後復於馮強家屋簷下張帆布帳幕，置行軍床於其下，為內子漱英下榻之所，余與江茂森君則席地而臥，敵機至始行入洞，至諸孩子則在洞住，日久在洞中，余感空氣不足，易於生病，故常出屋旁瞭望，敵砲彈落於何處，以便照料孩子離洞，規定短小時間，呼吸新鮮空氣，余戎馬半生，此種生活，本已為尋常見慣之事，但內子病未痊癒，諸

看護又爲軍事調用，李醫生雖介紹一看護，但該看護竟到一日即離去矣，子女均屬幼稚，忽逢此劇變，於吾心不無戚戚然矣，三日內李樹培醫生，每日尚到東山台住宅，與內子注射一次，在槍林彈雨中，李醫生猶能前來，令余感甚。

與何女士化裝偕行

當時唯一上策，惟有能及早離港，八號午後，我已請陳籌碩用余名義代電蔣總裁懇派機前來，接余及家屬赴渝，十日荷復電照准，余喜可知矣；不意十一日九龍匪徒大肆劫掠，秩序紊亂，且聞來機已在南雄失事，十三日啓德機場又復失守，乘機赴渝之舉，乃告絕望，是時余益陷於艱苦之境矣。在此數日間，余與內子籌商再四，俱不能得一善策，至十八日，敵已渡海登陸，在銅鑼灣作戰甚劇，余已知香港決難久守，內子亦以事急不忍以私情害公義，乃告余曰：「日寇欲得子以爲傀儡者必甚於他人，子一生革命歷史，將何以自保，晚節將何以自全，其化裝私行毋稍需，需事之賊也」。余早有此意，惟恐傷內子之心，故未忍言，今內子先我言之，以一婦人，能明大義若此，心極感佩，即將寄子託妻之重任，付託江茂森君，時適有何予珍女士來，乃化裝偕行，至跑馬地，覓得四邑商人鄒某，其時砲火連天，鄒云：「目前無辦法，汝可暫至嶺南學校俟停戰三天內，我去接汝。」何並云：「人少不能籌劃潛行，須配備二三十人乃可」。其言詭異，令人生疑，夫化裝私行者所以避耳目求慎密而已，集衆策劃，人龐言雜，適足僨事，何其矛盾至此，余深恐其鹵莽敗吾事，遂復折回東山台住宅，覓友人沈以

甘籌商善策，時鄧瑞人、張之英、黃居素等亦來會，鄧云：「我鹽公司有林紹榮其人者，機警可靠，可否請他帶汝出險耶」？余頷之，鄧即以電話告林君，謂茲介紹摯友到君處，有要事奉商，如見面時，請妥爲照料云云。十九日午，余即化裝再下山，臨行時，召兒女云：「有人問我行踪，可言我於十二日乘機到重慶去矣」。對內子云：「余生平行事，一本正義仁愛，昔日歷險已多，均能履險如夷，此行可決無危險，汝可安心，今後余暫改名爲何養，此名是我革命時所用之名，是余幼時乳名也，惟汝病後體弱，復以衆子女相累，則誠苦汝矣，今後須以人爲重，不必以財物爲念也」。復囑江茂森云：「汝須負責盡忠，爲余照料家人」。時沈以甘君即遣一僕爲余負行李而行，是時也，家憂國難，叢集藐躬，離妻別子，孑身孤竄，余腸幾寸寸斷矣。余未至林君處，先赴鳳飛台道正中學校，此校爲黃冠章所主辦，既至，砲火甚烈，冠章與余至一靠近坭牆較厚之室，認爲比較安全也。校址與吾兄維周所避居之房子，距離甚近，乃往訪之，談時略進粥糜充飢，維兄邀余暫時同居，余謂吾已決心離港矣。彼復詢余今後通信地址，余謂逃難人見機行事，實無定所，遂返校，時念白樂天詩句「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不禁黯然自傷矣。

是夕在校中，長兒樹坤到來作伴，共榻臥，與內子離別後，除零用外，予我金錢數枚，以備萬一之需，媳婦樹坤妻與冠章太太將金錢爲余藏縫鞋底，終宵勞碌，代余整裝，廿日晨到鳳輝台下十一號林君紹榮處，彼此不相識，彼問我何人來有何事，余答云我乃陳某，來請汝帶我內地去，彼云，此事關係重大，恐負不起責任，余聞言，知其不輕諾，已決其必不寡信矣，且

觀其人厚重機智，信其可託也。乃以國家大義責之，彼甚爲感動，遂意決，是夜彼預爲策劃，終夜佈置，廿一日早，囑余至雲咸街華僑中學暫住數日，俟停戰三天內彼來會面，當取米約卅斤，並臘味鹹菜等，遣其堂表弟某甲隨余，又以五十元酬金搭某一公家汽車而往，抵校，即以電話致以甘，詢問余家人消息，彼云：「自十九日君離後約二小時，東山台馮強家宅即中砲彈起火，燃燒甚烈，貴眷均在馮宅下防空洞，不能出，幾乎全葬烈燄中矣！幸得自衛隊救熄，現令夫人既携長女佩馨、幼子得寧，乘馬醫生車赴中環伍梯雲夫人家，其餘子女均赴藍塘道孫家哲家去矣」。驚慰交感之餘，乃回憶當九龍匪風最熾時，余本維持地方治安之心，撥出手槍兩枝，提倡組織東山台自衛隊，餘盡用大棒作武器，不料此次竟賴自衛隊之力，免家人於大難，余平素恆言：「救人即所以救己」，至此乃益知信而有徵矣。當救火時砲彈續續而至，自衛隊不避危險，卒死傷數人，其勇敢誠足多者，余至今仍耿耿不能忘懷，恆思有以能報之一日也。廿二日廿六日以自來水大鐵管被炸裂，飲食來源告絕，某甲雖赴山洞取水，然杯水不足以蘇涸鮒，有時取不到，無以爲炊，幸行李中內子於余臨行時，置餅乾一罐，鮮橙數枚，得以稍解饑渴，廿五日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於敵人勢力範圍之下矣，日人索余益急，危機四伏，隨時有被捕之虞，幸余生平素養，每遇大事，均以鎮靜處之，故始終心思不亂，下午七時余以爲電話不通矣，姑一試之，竟能與以甘通話，深以爲奇，以甘云，此處旁人不少，非汝同道，請不必多說話，蓋深恐洩漏也。

該華僑中學尚有學生十餘人居住：每於日夜間，

或唱歌、或唱留聲機器、或打麻將，及其他賭博，置戰爭慘酷於腦後，余更感慨此殖民地之教育，誤我國家民族不少也。

廿七日下午五時，林君依約來會，認爲居此多日，不宜再留，乃引余至中環興發祥號，此店是鄧瑞人之侄所開設者，林君每日必外出，夜必歸來與我作伴，余以多日臥無墊褥，腰部受寒劇痛，雖飲食亦不能起坐，林君欲爲我聘醫生，余以港中醫生，著名者均爲余所素識，故寧忍痛，不允許也，不意兩天後，林竟與我同病，余反轉促其覓醫，謂汝食藥效驗，我可照劑服矣，彼乃往覓著名中醫羅某就診，三服而癒，彼僞對羅云：「予有長兄約年五十與予同病，但平時胃強，可依方服藥否。」羅云：「吾方至神，何不可耶」。余遂照服之，霍然而癒，時腰痛雖止，然蝨伏蟄居，如坐針氈，自忖萬一遭捕，何以自處，自不能不預爲之計，乃自語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孟子不云乎！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則舍生取義，今日余所處境遇，則其言不啻爲余說法矣。」便即遣林君至以甘處取鴉片錢餘，預爲成仁取義之具，僞云，預備肚痛時藉以自療，林君更爲覓命書龜殼等，以備必要時可化裝爲星相士，掩人耳目。卅一年元月三日以甘來云：「汪已派僞廣東民政廳長到某處尋訪，謂汪渴欲公出任軍事委員長」，余始知日人廣張網羅之餘，僞組織者更甘爲鷹犬矣，余心更添一層憂慮，四日更有十餘年前之友二人來訪，勸余暫行隱匿，勿作逃遁想，待必要時，可出面維持大局，意圖脫逃，實屬危險，並邀我住某人家中，謂可無虞，余已喻其來意，即答曰：「革命者祇有走直線，不能走曲線，更不能作投機之想，余爲三民主義

信徒，豈能爲個人利害計耶」，復出所藏鴉片示之，以表決心，彼等見余堅決，知不可奪志，乃曰：「吾等實無他意，不過以此時圖衝破羅網求免脫，事實危險不能行，意欲保全吾公，留作中國政治一線生機，故來勸阻耳，見仁見智，不能強同，公既如是其堅決，吾等亦復何言」。遂興辭而退，余於彼等行後，知興發祥更不能留，遂於五日遷至一賣白粥小店寄住，租一小房，訂明日給其一百元，與賣白粥及賣漿餅爲活者作友約一星期，早晚在室內小房散步數十步，以免體弱，增加步行逃難之足力，與林君約，此後少來往，用避人耳目，自五日至九日無日不急圖渡海過九龍入粵，然日人無日不槍殺渡海者，不敢行，林君認此路線過於危險，不若及早改變，於九日晚謂余曰：「汝如能耐苦者，可由西環坐小船赴大澳，總較渡九龍被日人槍殺爲佳。」余深以爲然。余在興發祥號時，居住樓上，該號夥伴，多日出夜歸，至夜間，余恆詢其日中所見所聞之事，具知日寇在港，每日不是殘殺同胞，便是強姦婦女，若一一記之，誠恐罄竹難盡，茲略記一事，亦足以概其餘矣，有某賣米店，店外以長繩攔阻行人，而有證購米者方許入繩內待購，有一少婦，携一年約三齡之小孩，越繩而入，日兵見之，乃即捕之，褫其衣，婦以日兵之所欲者，在取其衣耳，欲行又不許，復褫其裳，婦拒之，日兵親自強褫，致全身赤然露衆目，婦羞極而泣，孩亦大啼，且時嚴寒戰慄，抱孩遁入附近一店中，幸店主憐其遇，取舊衣裳與之，倭寇雖日日以中日親善欺人，但其所爲，已令人痛恨入骨，永永不忘，行見其心勞日拙，慘受苦報之補也。

十日林君赴西環偵查，果無日兵在，吾意益決，

十一日四時卅分鐘，即啓程，計至西環須步行十五里，沿途目擊持證購米者，踵趾相接，長數里，每人每日限購米六兩四錢，在淒風慘雨中，體弱者往往暈倒路側，亦有鵠立終日，空手而歸者，百年繁盛之香港，曾幾何時，竟成一鬼市地獄，余心酸楚萬狀，不禁慨然淚下。上午七時已抵西環，竟發現猙獰之日憲兵兩名，持槍岸立，然誠出余意料之外，當時林不化裝，余隨之，儼然爲一隨從，日兵先搜余身，見有興發祥名片一張，鴉片一盒，別無長物，認我爲黑籍中人，另眼相看，揮手令去，再搜林君，取去港幣廿元亦准通過，凡行人經過者，多數樂於納賄，以免留難，聞其日中收入，爲數不菲也，余當時一若漏網之魚，倏然急與林君下舟而逃，余幸於此日行耳，次日，倭寇爲搜索所欲捕得之人，即一律禁止出口，此誠不幸中之大幸也。船駛未遠，又遇倭寇小輪，被搜查，幸亦無事，至中途，忽遇一快艇，上載盜七人，圖截劫，船夫令吾等勿聲張，拉足帆檣急駛，船去如箭，賊覩狀追之不及，亦不開槍，惟望洋興嘆而已。下午二時抵大澳，香港鹽公司有辦事處於此，店中辦事三員，亦爲林君所素識者，大澳本屬於香港之島嶼，已有日兵一連駐守，彼時余雖未能脫離虎口，然比之蟄伏香港時，心情已較安寧矣。

在大澳住鹽公司，市上海鮮充斥，余食指大動，日日入廚自事烹調，有人問林君曰：「此何人歟」，林以新來廚役對，余爲安全計，亦樂於以廚役自居，是時與林君商決，循鹽公司運鹽路線入山中，惟靜待一星期始有船，當時海面不靖，約聯合三舟同行，林爲人極精細，一切稍涉違禁物品，一概棄置不運，辦事人中有欲介紹某人附舟返里，乃順德人，在港曾充教

投者。携妻一，亦執教鞭於某校者，生子僅十二天，林以舟小人多爲辭，未允所請，余覩狀，心爲惻然，對林云：「同是逃難同胞，抑何拒之之甚耶」。林云：「再加彼等，汝臥處亦將發生問題矣。」余謂：「此時豈是求安適之時耶」？林不得已許之。十七日下午三時啓碇，倭寇檢查船來檢查，其兩船無女眷者，皆准許放行，檢查至船，見有婦人在，凝視良久，隨曰：「此姑娘殊不惡」，余船遂被扣留，並說明天始准放行，如不遵令，永不准汝等離大澳云云，林此時頗怪余，且謂產婦污穢，招致災厄，爲意中之事也，目睹兩舟聯翩行，吾舟獨留，余心亦爲忐忑不安，林據理與日人力爭，謂留難實無理由，繼念日人非理可喻，復謂婦人產子僅數日，留之無異獲石田，慎毋作耕耘想，日人熟思良久，始悟，卒許開船，此時比其他兩舟約遲六十分鐘矣，苟非產婦，雖有韓柳之筆，蘇張之舌，恐無濟於事矣，惟時值寒冬，西北風頗大，浪湧如山，船輕小無貨，危險殊甚，余在此一小時內，吐嘔數次，其苦不堪言狀，船剛出口，東南風大作，嚴冬遇此，可謂奇事，於十七日下午四時張帆行，夜半十二時已抵中山縣民衆埠，昔日李青蓮「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想亦不過如是耳。民衆埠爲偽組織地區，因須覓人帶路，故逗留四天，旋查知自大澳約同連駛之兩船，已遭賊劫，無一到達，余以一念之善，竟免於大禍，豈冥冥中，固有主宰耶！廿一日乘小船經順德大良，是夜宿舟中，翌日繼向新會豬頭山進發，豬頭山乃爲偽軍所在地，由豬頭山至自由區塘下，須經一頗爲廣闊之江灣，往往遇日艦，是亦危險境界也，船家與偽組織通，恆有暗示，凡見山頂旗竿上披簑衣者，則知無敵艦，否則有矣，時袁

帶已知余經此途，早派人前來暗訪，林君以消息已洩，知之者，則不止袁帶一人，若更遷延時間，則險象有不可思議者，故不暇計日艦之有無，即冒險速渡，渡至半海，已發現日艦，距離約六七千密突，吾舟五棹齊發，如端午競渡者然，吾意即使日艦追捕，未必能及，即發砲追擊，亦未必能中也。正在危急逃避中，適有一小火輪通過，爲日輪截搜，余舟乃得安然達彼岸，乃另僱一小艇赴塘下，塘下爲自由區，至此乃得安然脫離虎穴。香港鹽公司亦有辦事處駐此，店中人爲林洗塵，並約該處士紳數人，約余與陪，席間談及時事，有某人謂陳濟棠已入廣州播音，並有說已到南京播音者，余云據余所知，陳濟棠確已到渝，彼等聞之皆大喜，余詢以謠言實事，始知余在港備嘗艱苦九死一生之日，正鄭人相驚伯有流言四布之時，先烈瞿式耜有句云：「九死自甘違惜苦，千秋公論亦隨緣」。不啻爲余詠矣。余自塘下經鶴山高明白土，搭肇梧輪渡赴梧州，登輪渡後，向船中經理和賃臥室，已得允許，惟適值飯時須稍候，林紹榮乃導余入經理臥室，請稍坐以後，以余衣服襤褸經理已現不怡色，故彼於飯時，劇飲暢談，一若已忘其事者，余久坐不能耐，但亦無可如何也。飯畢，船經理至，林乃急詢之曰：「承允臥室如何」？彼漫應之曰：「無房」。林曰：「汝公司總經理，皆爲予所識，請勿見拒之甚也。」彼憤然曰：「汝識他不識我，何用。」林曰：「無論識與不識，經商目的，在求財而已，要錢多少，我可與你」。彼厲聲應之曰：「有錢不行，萬金亦不行，汝奈我何，極其所至，不開船而已」。余至此，已如箭在弦上，不能再忍，乃向船中夥伴曰：「船上有無軍政人在」。夥伴答曰：「有陳公俠軍長在」。余曰：

「汝即往說陳濟棠請他」。該經理聞言，面色驟大變，前倨後恭之態，判若兩人，連連急呼開房不已。陳軍長至，賭狀大驚，以爲有不測之變，急足返，令其駁殼隊前來保護，知其誤會，余乃述其所以，並云：「余前在粵時，待商人如此厚，今也余爲難民，其待我如是虐，尙得謂有人心耶，現余以中央委員之資格，處彼以虐待難民之罪如何。」公俠曰：「應如何懲戒，請以見示」。余曰：「罰彼金五百元，且用彼之名義捐助肇慶醫院，以作善舉，否則須禁監一月，二者任其擇一可也」。經理在旁聞之，喜出望外，連呼曰：「吾願罰金」。

經德慶時，始敢不隱真姓名，舟中晤陳軍長公俠，請其携電稿託鄧總司令龍光拍發，將脫險經過呈報蔣總裁，及告知余長官、李主席。

但在歷險時，凡所身歷俱極艱苦，以致百病叢生，沙眼、咳嗽、香港腳、皮膚病、且胃病復發，應有盡有，幸在港避難時，無論匿居何所，每日上下午必繞室步行數千步，故跋涉尙能支持，因是決心取道岑溪羅定信宜暫到茂名休養，一面探聽內子等消息，至儲良坡內兄冠儒家，數日即接樹坤兒婦携扶繼祖母及諸孫抵廣州灣之信，當指示伊返防城鄉居，歷時十日後，即接江茂森君自河源來電，知內子漱英，已率子女至河源，乃在茂名候之，伊等經老隆韶關桂林柳州，沿途得故友照料，經時一月，始抵儲良城，余郊迎之時，見伊等携扶而來，斯時也，余涕淚沾襟，歡情若狂，所謂悲喜交集，心頭上不知其爲酸爲甜爲苦爲辣矣！旋成律詩一首云：「亞洲遍地舉烽烟，倭寇鯨吞勢燄天，親愛家人棲異地，流離羣衆哭連年，香島別妻傷肺腑，鑑江聚首話團圓，幸叨祖澤源流遠，夫婦同徵



抗戰時期的韶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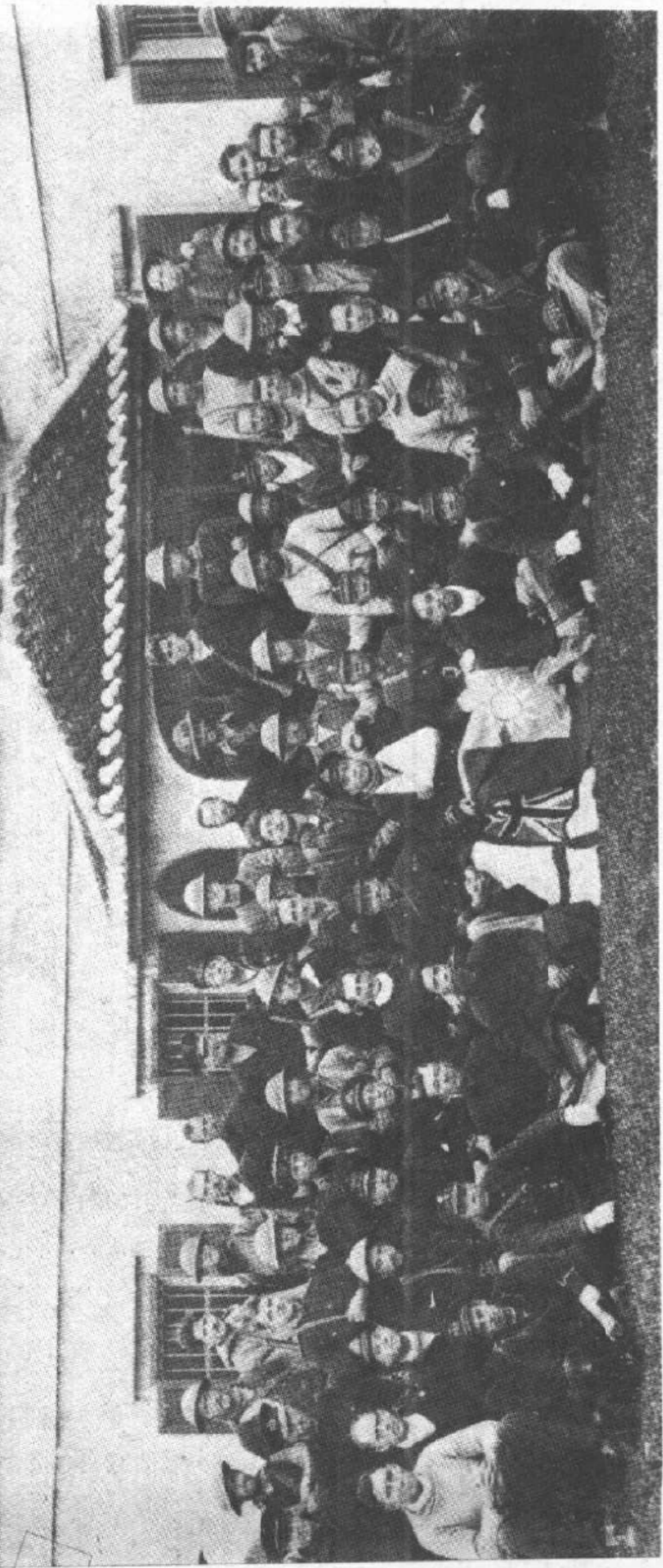
錫福全」。入室之後，互道所經艱阻，始知內子寄伍梯雲夫人家時，宅邊為飛機炸彈所中，牆向外塌，幸免於難，後各自奔走，乏人照料，乃力疾徒步走堅道胡展堂夫人家，由阿梅使妹扶行，佩馨女及幼子得寧隨之，暫在胡宅避難，數日後，復遭日兵搜索，乃遁入廚房破柴，偽作女僕，得免日兵騷擾，其餘孩子在孫君家哲處，蒙其視如子侄，照料極為週全，惟日兵仍探搜不已，歷時約廿餘日，且以不得余行踪消息，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陳中委策將軍率領香港陸海空軍官兵由港突圍抵惠州留影

29TH DEC. 1941

D N H O N G J A O N G A N D C H I S I R I W X E S V E D T H L T A F S A F E L Y B R I C Y T I S H E D F I C E M G O W R S H F W



陳策（手纏繃帶者）率領港軍突圍返抵惠州時攝。

知不可在港久留，決心率子女離港，由何子珍僱保鏢數人偕行，僱船直駛沙魚涌，循東江入內地，於黑夜舟中，又遭賊洗劫一空，保鏢一人死之，可謂迺極矣，携幼泊途乞食三日，夜宿禾稻中，幸有保鏢陳某尚有良心，盡其所得二千元給之，勉強繼續成行，行五日始抵河源，得余舊日袍澤救濟，始能返茂名，內子久病體弱，其苦楚之狀有甚於余，復遭匪劫，多增一次之虛驚，其艱苦更可想見，憶余在東山台與內子臨別贈言囑以人爲重，不必以財物爲念，不料竟成讖語矣！余在興發祥號時，判斷澳門過一二月後，必有船開行廣州灣，曾書一片及各項注意點，托一友人交江茂森云：「內子等將來應循澳門廣州灣入自由區」，並囑某一友人早日代送諸孩子到澳門候船，而內子病後稍休養一二月，俟澳灣船便，即送返茂名，不意所託友不忠實，均未到達，致內子等增加一次浩劫，亦一憾事也。余且感想當日非余返港，內子之生命，必於病在嚴重時，爲雜亂之主張所誤，非余在港，則諸孩子必不能過港避於馮強住宅之防空洞也，非內子素明大義能賢相於余，則余亦無此次脫險也，非內子之心靈，於其久病餘生，艱苦處理瑣務，則港變之損失，更有如水洗也。故略述梗要於此，以存真相焉。本記成於歌樂山齋。惟沿途感念殊多，故附數言以結之：「歌山高聳接雲霄，齋舌書聲似不遙，戎馬廿年增感慨，三年旅政付東潮。」

（轉載自《廣東文獻》創刊號）

重抵國門

陶希聖

一、脫險走港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上午，我從上海法租界環龍路住宅乘車到南京路國泰飯店前門。下車之後，進入大廈，從後門叫街車到黃浦灘碼頭，直上輪船。中午，船開了，航行到公海之後，我纔從船上打電報給冰如（按：陶希聖妻子）報平安。至五日清晨，冰如纔把我寫好留在家中的幾封信，叫人送到愚園路。

愚園路諸人得知我離滬往港，大為驚駭。我的住宅門口，一時之間，有親友來問訊，亦有便衣人員偵查與監視。廚子被調走了，工役不能出門。家中沒有飯菜吃，只是將日前剩下的飯菜燒熱吃。冰如帶着女兒和小孩子為避免煩擾，躲到法國公園裏，鎮日不吃亦不喝，在那裏枯坐流淚。大孩子們仍然各自上學。

當時上海的愚園路，與日本佔領區接近，故搜查特嚴。



這種情勢何能持久。冰如決計到愚園路去看陳璧君。六日一早，她打電話請見，陳當即允見面一談。

陳接見冰如，首先說道：「我派人到你家裏去，你總說你是陶家的親戚，不承認是陶太太。你是做什麼政治工作的。」冰如坦然解答說：「我是鄉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飯，養孩子，不知道什麼政治。希聖在外邊做什麼，我不知道。他跟隨汪先生十五年，爲什麼要走，事前也沒有商量。」

她又說：「我們家眷從香港搬到上海，只有兩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會接家眷來到上海。」

她接着說：「香港爲是非之地。他這一去，難免不說話。等到他一篇文字發表了，那就遲了。」她又說：「我相信他不會輕易發表什麼。我決定自己到香港去，連勸帶拉，要他回上海。」

二、留下三個孩子

陳璧君不肯答應冰如的要求，推辭的說：「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冰如再三說：「我這回去，只帶兩個小的孩子。三個大孩子仍在這裏上學。」說到這裏，陳纔有允意。她去請汪到客廳來。汪起先還是未曾鬆口。恰好這時，林柏生送一封信進來，汪看信之後，面色大變。他將信遞給冰如看。冰如說不會讀信。原來這信是我從香港寄給汪的。信的意思是請他們保障我的家屬的安全，如果他們陷害我家屬，我只有走極端。至此，汪陳纔一口氣答應派冰如到香港去。只要希聖回上海，什麼條件都可以做到，並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內先回一個確信。

冰如得到允許之後，立即買船票，趁法國郵船離滬往港。她帶了四兒晉生及五兒范生，留下女兒琴薰，大兒泰來，三兒恆生。當冰如從十六舖碼頭上船時，三個大孩子在碼頭上，眼見他們的母親帶着弟弟們上船，船上與船下，都痛哭失聲。這一去是生離還是死別，是無從預知的。

冰如到港後，我們住在九龍尖沙咀亞絃里道。她先打電報給陳璧君，說「希聖即可偕返上海」。汪陳接到電報之後，隨即離上海到青島去了。

三、孩子們逃出虎口

我與杜月笙先生籌劃，如何救那三個孩子出險。我們商量的結果，派曾資生到上海，與萬墨林取得聯絡，圖謀偷運出口的方法。

墨林原住法租界華格臬路杜月笙的老公館。上海淪陷後，他移居杜美路新公館。新公館的牆外，是一座煤球廠。

資生與墨林聯絡好了，便打電話給琴薰，指點了一個辦法。琴薰接到了電話，即將泰來和恆生送到滬西二姑母的煤舖去。她自己攜帶一個小包裏到法租界萬五姨住宅裏寄放。他們對那兩家的說法，是住宅吵鬧不安，他們要想在親戚家裏小住一兩天。安頓好了，琴薰仍回環龍路。

次日清晨，琴薰帶書包到霞飛路西段上學，她從學校前門進，從學校後門出，坐上一輛準備好的街車，到滬西，接了泰來和恆生，到杜美路那座煤球廠。那廠裏是黑黝黝的，幾乎對面看不見別人的面孔。孩子們碰着的，都是些陌生人。那班陌生人支配他們分乘

三輛街車，分途直駛十六舖。他們在碼頭上，互不聞問。他們分乘舢板從意大利郵輪的尾部，被拉上輪船。他們在輪船上，分別四處坐下。孩子們都知道，若是三人之中，有一個被捕下船，其他兩人也只有各自逃生，不能關照。

意大利郵輪出了吳淞口，到公海上，三個孩子和曾先生纔聚會在一間房艙裏。弟兄們走到一處，不知道是笑還是哭。每一個眼眶裏都是淚珠。

一月二十日，孩子們到了香港，我們纔在二十一日把日汪密約發表出來。從重慶來與我們接洽發稿者，就是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

四、我在九龍

我家寄住九龍根德道。根德道是在上九龍塘。從下九龍塘到上九龍塘，只有一條馬路。那馬路上，時常有各式各樣的人行走。就中就有杜公館指派來照應我的安全的朋友們。

上海方面並沒有放鬆我一步。有一次，從上海到香港的秘密工作者之中，有七十六號派來的一人。他帶着白色的藥粉和手槍。他的任務是如果無法在我家下毒藥，即在杜公館請我吃飯時用槍襲擊。但是那位同志到香港後，將他的任務報告杜先生，他也就不回上海去了。

我家的菜每天都由冰如自己到市場去買，自己拿回來做。他們要下手放藥，是得不到那樣的機會的。

尖沙咀過海的輪渡，是港九之間的咽喉。任何人從那裏走過，必然會遇着熟人。有一次，香港的皇后電影院放映伊利沙白的《英宮六十年》。我很想過海去看，

又怕暴露形跡。於是我帶上從上海街買來的一撮小鬚鬚，到尖沙咀搭輪前往。次日，杜先生派人來警告：「你帶假鬚鬚，更容易被人發現。」

五、啟德機場的空襲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報紙每日的篇幅，為劉妹妹案的法庭記錄所佔滿。（註一）讀報的人們看不到戰火將臨之朕兆。只有防空人員的活動，在無人注意之中進行着。

八日清晨，恆生與晉生在亞皆老街住宅大門口候車，要到九龍塘小學去上課。公共汽車一到，弟兄二人立即登車。等車到九龍小學門口，他們下了車，晉生（七歲）發現他的書包丟了，他步行回到亞皆老街。他在途中，聽見了轟炸聲。他背倚短牆，問那些過路人：「是演習還是真轟炸？」過路人說：「是演習。」但是他繼續行進時，聽見了更多的炸彈聲。路上的人說：「啟德機場被轟炸了。」這時九龍小學也放了學。恆生找到了晉生，一同回寓。

從此時起，九龍漸呈混亂狀態。一般糧食和食品店（所謂士多）都關了門。市民們無法買到糧食和菜蔬。防空隊把所有的街車，（所謂的士）和公共汽車都控制了。電話大抵繳線或發生其他障礙。

晉生哭着要找他的書包。恆生說：「仗打起來了，還要什麼書包。」

六、飛機來救

日軍向新界進攻。英印部隊一批一批乘大卡車撤退。九日之夜，柯士甸道「國際通訊社」（註二）辦事處萬濟舟來舍，說重慶有電報來，要我與中國航空公司接頭，搭今夜起飛的飛機去重慶。我與濟舟步行到杜公館去，找車子到啟德機場。杜太太接見我，托我帶一件毛衣到重慶交月笙穿用。但是汽車缺油，同時司機阿陶也找不着。過了十二點，只聽得飛機起飛了。我只好打道回寓。

十一日，彌敦道已有羣衆攻擊士多，搶取糧食之事。下午，胡紱五先生來舍。他住在北京道。他接到戰時首都重慶的電報，說立刻派飛機到九龍，搶救許崇智先生和我二人脫險回國，叫我立刻到啟德機場候機。但是那時，亞皆老街門首亦已有少數羣衆搶劫之事。同時啟德機場的地面工作人員全散了，飛機凌空繞行數匝，不能降落。我也無法到達機場。於是飛機回國了，我也放棄了脫險的意念。

七、落荒而走山林道

眼見得日軍就要進來，並且街道上一團混亂，我換了破舊棉袍，沿着亞皆老街、彌敦道，向山林道走。一路上遭遇了好幾批羣衆攻掠士多。我亦揚手高呼，混在人羣中間走過。

內人冰如帶領着兒子們循同一路線走向山林道。他們一路被羣衆搜身，那第一批搜身的衆人們把他們身上帶着一些錢搜去之後，給他們一紙條，上面寫着「心胃氣痛散」，對他們說：「你們拿着這個紙條，就可以通過。」果然再有衆人搜身，看了紙條，便放過他們。

我到了山林道上分租的一間樓房，等了好幾小時，冰如和孩子們方纔一個個面無人色來到。我們一家人只有一小布包米，幾件衣服，其他一無所有。我們在這間小房裏住了幾天。

第二天拂曉，日軍進入九龍。每條街道上的商店和住宅，都掛起太陽旗。那有許多太陽旗呢？一些人們只是扯一塊白布，用大碗將紅墨水印一顆太陽在布上，那就是太陽旗。

我們那有飯吃。每天有一次煮一點稀飯，分給孩子們吃。沒有菜，他們格外想多吃，那有多多的可吃呢？樓上樓下和鄰居的女用人參加了羣衆大隊，打開了九龍倉，搬出了大箱的罐頭，隔壁的女用人亦分了一箱沙丁罐頭。我們就將余啓恩先生送來的糯米，拿出一小包換取兩三個罐頭。每到吃稀飯時，每個小孩子只許吃沙丁一小匙。

但是，情勢更加危急。自來水沒有了。沒有水比沒有米還要嚴重。人們不能洗臉洗衣都不必說，沒有煮稀飯的水，尤其沒有水喝，那是再嚴重也沒有的事。山林道有井水，可是很難搶接到。

問題更不止此。孩子們在斗室裏，都知道不能哭，甚至不敢大聲說話。這日子怎樣過？恆生只有九歲。有一次，他問我道：「我們就是這樣不能逃出去嗎？」我答道：「不能出去。」恆生從此不說話，也沒有笑容，並且睡着了，會哭醒。那范生（四歲）和晉牛是太小了。我沒有其他方法安穩他們，我爲他們講《西遊記》。

一天的晚間。我在講《西遊記》的火燄山。英軍從香港發炮，轟擊九龍的天文臺。（註三）有一炮恰巧打到山林道我們住房的後進。我們房間的窗上玻璃寸寸

破裂，那大量的玻璃破片從孩子們的頭上，直爆下來，可是他們都沒有受傷。

這房子是不能再住了。各房間住客都在夜間離開了。我們帶着一件破棉絮，揹在背上，並將熱水瓶掛在小孩的身上。半夜三時，一起走到彌敦道，原想從此走到上海街，再到亞皆老街。我們以為自己的住宅裏還有水可喝。但在拂曉之後，我們順着彌敦道右邊走，為哨兵所攔阻，無論如何，不能過街。我們又不敢在大街上多露面，怕的是被偵查者發現。我們只得在一幢房子的大門裏坐在地上，等候時機過街。

冰如的手上，提着一件小衣包，其中有菊花牌牛奶一小聽。她拿出來，滴了幾點在熱水瓶蓋裏，沖了一點熱水，給龍生吃（他不到一歲）。還有一點牛奶，她沖了送給我。我推回給她。如此一推，把牛奶推潑了。晉生大嘆「可惜了。」恆生低着頭不說話。范生說：「我口乾，我用舌舐嘴唇。」

那大門內左首一家，開了門，強迫我們走開。我們只得拖着破棉被，掛着水瓶，提着小包，沿着騎樓走。忽然發現彌敦道開放了，可以過街。我們便急行過街，到達了上海街。上海街給我們以安全感。街兩旁有的是死屍。街上的人羣是亂哄哄的。街又不走汽車，我們順着街走，隨處歇息。一天到夜，沒有東西吃。不過，心裏是比較安靜了。

八、過不了鐵路橋下

上海街也是不易通行的。每隔若干步，就有一道麻繩攔阻，由那些兩臂上繫着白布，印着太陽的人們

看守（註四）。每隔幾小時，放行一次，我們走了一天一夜，纔從上海街走到亞皆老街的街頭。那街的中間有一道鐵路橋，橋下有一崗位，標榜着一張白紙，上面是「通過者銃殺」，我們無法通過。

我們坐在亞皆老街左邊的岔路旁。那坡上有一座小木屋。木屋的住客有三家。一家是「一定好」茶樓的股東，一家是木匠。他們都住樓下。那樓上原住着一個司機，此刻是被日軍徵用去了。

那位商人看見我一家大小坐在路旁，就來問訊。我答覆他說：「我們是在新界元朗做生意的。現在元朗不能住了，要到九龍城投親。因為無法走過那個崗位，纔在這裏休息一下。」他說：「走難遇貴人。你們如願住在樓上，只要三十元，就可留住。」

當時，五十元至五百元大鈔不能用。只有十元與五元小鈔可用。我家的女用人「阿二」將她存留的十元鈔三張借給我們，將房間租了。我們在這小樓上又住了幾天。

白日沒有飯吃。阿二又借出五元小鈔，買了樓下木匠太太的豆粉。冰如每天沖一次豆粉，喂龍生，也分一點給那幾個大些的孩子。我夫婦和阿二都不吃。木匠看見范生餓得可憐，分了一碗麪糊給他吃。他擱在板檯上，說：「這是給我吃的麼？」

到夜間，樓上滿是臭蟲。冰如與孩子們睡在樓板上。他們被臭蟲咬，睡不好。范生睡好了，胸口上集中了成百的臭蟲，呈現着一片紫紅色。我躺在搖椅上，臭蟲們一串一串的從樓板走上椅子來，圍着吃。我心裏想：「我幾天沒吃飯，有幾多血給你吃。」

這日子是不能持久的。泰來一直留在亞皆老街住宅。我有一個親戚陳厚菴，那是不可靠的人。我夫婦

總是懷疑泰來會被他陷害，老不放心。我們飄流在外，又沒有飯吃。我們無論如何，還是要闖回去。

木匠是可愛的青年人。他知道我家急於到九龍城探親（到九龍城是一種藉口，實在是要回亞皆老街住宅）。有一晚，他對我說：「你們要往九龍城，明日一早跟隨我走。」

次日尚未天亮。我們揹着棉被，帶着熱水瓶，一家大小，先闖鐵路橋門，仍然不能通過，我們轉身跟着木匠走。我們通過了一片菜園，通過了幾條街道，到達了太子道，天已大亮。若能通過太子道，即可到達亞皆老街。（註五）但是，太子道又不能通過。那太子道上，軍車往來頻繁，我們不敢露面太久。於是轉身九龍塘，到根德道，找徐寄頤先生和黃先生。

徐黃兩位見我家進門。他們說：「家眷不能久留。希聖暫留此好了。」他們正在開飯。孩子們幾天未吃飽，看見了飯菜，一轉瞬間如風掃殘雲，給吃光了。冰如和我吃不下去。等他們吃完了，冰如便帶着孩子們走了。

九、每一炮的三響

當清晨走過那片菜園到九龍塘之際，我們跟隨着大批羣衆，越過鐵路。鐵路之旁有鐵柵子。每根鐵條的上端都是尖似刺刀。那大批羣衆越過鐵柵。我們把孩子一個一個遞過去。我們也跳過去。成天成夜未曾吃飯的人，到那時卻居然有氣力作高欄競走！

現在，冰如帶着孩子們越柵去了。我留在根德道。

根德道的住宅之後門，是一小街。街那邊是約道的房屋的後門。約道的陳老先生到徐先生這邊，警告

他們說：「你們房東劉某是通日本憲兵的。他認得這位先生是重慶方面的人，只是不知他姓陶。陶先生決不可住在你們家。我請他到我家，我家的後院有一汽車間，那樓上可住。」我聽從陳老生生的警告，便到他家那小樓上去了。

到夜間，香港的英軍與九龍的日軍互換炮火。每一炮都是三響。第一是發炮聲。第二是炮彈聲，第三是轟炸聲。每一炮的三聲都在我耳朵裏震動着。冰如和孩子們到何處去了？他們是否在木屋裏住着？他們那有東西吃？心裏只有這些問題在盤旋着。

我通夜在窗下禱告。我當時還未曾信靠耶穌基督，但在禱告裏，總是感覺到不至於有任何大災難降臨我一家。我有一顆堅強的信心，來自神意與神力。

九龍塘是日軍的炮兵陣地，這幾天都在戒嚴中。我是不能出去的。那劉某亦無法找憲兵來查緝。忽一日清晨，聽說是解嚴了。我要了幾張薄餅，夾在左脅下，立刻以快速的步伐，衝出九龍塘，我剛才翻過鐵柵，越過鐵路，背後就發生鎗聲。那是日軍崗位禁止人們越過鐵路的射擊。前面是血跡，後面的人又倒下了。

我穿過了菜園，到達了木屋，急急上樓，却沒有看見冰如和孩子。我從窗口眺望亞皆老街口，發現了冰如拖着孩子們匆忙的走過去，一直向鐵路橋下走。那個崗位開放了嗎？是的。我急忙下樓，向那條路上前進。一下子走過了崗位，到達了亞皆老街住宅。一家人是團聚了。

冰如看見了泰來，兩眼流淚着說道：「你還在！」意思是說「你還未死」！

冰如和小孩子們每天在馬路上走來走去，過不了

鐵路橋下。夜間仍住在木屋裏。這天他們一行，走了一上午，才通過那可怕的崗位。我從木屋樓窗看見他們走路的疲勞與困苦。龍生是阿二揹着。范生一跳一跳。恆生和晉生牽着冰如的衣服走。冰如揹着棉被，提着小包，那棉被是不可少的。因為他們在晨間與晚間太冷之時，坐在路旁，好用棉被遮着小孩們的風寒。

我們團聚之後，問范生道：「你走路爲什麼一跳一跳？」他說：「我走不動，我跳。」

十、只差十五分鐘

當九龍塘一度解嚴，我衝出去之時，日本憲兵到根德道徐先生處搜查那重慶方面的人。

我出發時，留下一些港紙給黃先生，說道：「我此去爲吉爲凶，不可預料。如其死去，請你幫助家眷回國」。(註六)我離開不過十五分鐘，憲兵來搜查。黃先生把錢藏在床上的墊子之下，未被憲兵們發現。

我們回到亞皆老街之後，仍保留木屋樓上的房間。我經常到那小樓上躲避。

商人對我極爲友好，屢次邀我到「一定好」吃茶。我推說兩腿有風濕病，走不動。但是每次下樓走走，他就力邀非去吃茶不可。有一次，我和他一道走到彌敦道口，恰好遇見日軍舉行「入城式」，從九龍過海到香港受降。我被阻於道旁。還是未曾到「一定好」去。

十一、搬到山東街

我帶着陳厚菴住山東街。眷屬住彌敦道。我不敢出門。那出街奔走的，只有冰如和泰來。她雖在危險之下，但因平時極少與友人來往，認識她的人們究竟不多，所以只有她每日爲了取錢，爲了籌劃我脫險回國的方法，到處奔走了。

我家對門是上海農民銀行的陳清華先生。他見我回來了，秘密告訴我說：「你那親戚不可靠。現在留他在我家，給他一些肉吃，暫時可以穩住他。但是你必須打主意。」

我們回到自己住宅不久，日軍有一指揮部搬到亞皆老街那幢房子裏。六家合併爲三家。我家合住的是上海項老先生一家。他是紡織工業家，在新界荃灣設立工廠。到此刻，工人們沒有米吃。他每天都是爲了找錢買米着急。

項家工廠的高形階先生，就是此刻合併時與我熟識的。因爲項家有年青的少奶和小姐，他家特別着急。形階到處尋覓可以隱藏的處所。他找到了山東街的一家工廠，那工廠有擱樓，頗爲寬大，可以隱藏眷屬。當時項家，陳家與我都從亞皆老街搬到山東街。

這中間，余啓恩幾次送食物和小鈔給我們吃用。他又在彌敦道黃醫生的樓上，替我家分租一間房子。黃醫生是他的舅父。可是啓恩未曾把我的真姓名告訴黃醫生。

十二、受威脅者不止一人

此刻九龍與香港相繼淪陷。七十六號用專機派了一批人來專門緝查我家。我在九龍四十八天之內，每天從晨至夕，每一時刻都有被搜查與被逮捕之虞。

冰如帶着泰來從彌敦道走到九龍塘，見徐寄頤先生取五元和十元小鈔，來回幾十里，中間經過日軍的崗哨和營房，經常在恐怖與威脅之下。同時又要尋找線索，謀求送我出險的途徑。

親戚不可靠，廣東籍的工人「阿木」對於我們極為忠實，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次，我們到上海街，用一張五百元的大鈔，換了一袋麪粉，一支火腿，幾個罐頭，另找回九十幾元小鈔。這些東西供一家吃，一時間，纔不至挨餓。

十三、焦急可以致死

山東街工廠的閣樓上，每家有各自的生活方式。陳清華清理他的善本書。善本書中有宋版，有明版，亦有清代的版本。每一本的每一頁都胎襯着一張較為堅韌的紙。到此刻，清華將每一頁胎襯的紙，都拆了去，為的是減輕書的重量和容量。他準備着揹着那些善本書走回國去。

雖在患難中，我對於他那些書還是有興趣。除了與厚菴吃油餅之外，我常在對過房間之內，陳清華那裏小坐，便中翻閱他的書。我自己的書留在亞皆老街。身邊只帶了李特爾哈特的《間接戰略》（*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這本書解說歷代名將的迂迴包抄作戰的戰略。戰後著者再加補充，便成為「戰略論」大著。此是後話，表過不提。當時我每天看幾頁或幾十頁，作為度過危難的時光之一法。（註七）

與我隔一板壁就是項先生。再過去一間是他的眷屬的住房。項老先生每天愁着兩件事：一是年青的婦女有危險；二是工廠的職工要飯吃。忽一日，有一日

軍的軍官進入工廠，巡查一周。這軍官雖然未曾發現擱樓上有人家居住，隨即出廠而去，但是項老先生悶坐在房門之外的椅子上，不過十小時即告死亡。他的病是十二指腸急性潰瘍，沒有醫藥來救。

皮黃戲有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把頭髮與鬚鬚都急白了。那是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就眼看着項先生急死在山東街。

十四、「陶希聖被捕了」

當我們最初從亞皆老街逃到山林道的時候，英印軍退出，日軍進入，九龍一時大為混亂。我們在混亂狀態裏，心境轉覺鎮靜。市面愈是混亂，我們愈感安全。

此後我們再從山林道走進上海街，那上海街上，到處都是破枕頭。當時羣衆搶劫每家商店，搜身先脫鞋，進入臥房，首先撕破枕頭，因為他們知道人家的錢鈔往往藏在鞋裏與枕中。

再到後來，日軍制止搶劫，通告市民，叫他們遇有搶劫，即時鳴鑼告警。一時之間，那有許多鑼。大家只有敲打洗臉盆或煤油箱作為告警的信號。我們在山東街和彌敦道，夜間常常聽見那種響聲。九龍的秩序是平定下來了。我們的處境便更覺危急了。

一日，我在陳清華房裏坐着。一位上海客匆忙來到，對清華說：「陶希聖在那菜園邊被捕了。上海派人來，專門搜索他一家。昨天他走過菜園時是被捕了。」清華和我面面相覷，做不得聲，那客人走後，清華對我說：「你要設法逃脫才好。」

我夫婦抱着必死之心，求生之路。我們眼看着一

羣小孩子，想到死後，如何得了。這必死之心是在一種非常激動的情緒之中決定下來的，在如此危急的情勢之下，苟且求生，必不能生。惟有抱定必死之心，纔有求生之路。

日軍政治部統制糧食，通告市民每日清早到指定地點，登記戶口，領取米糧。我們怎能去登記？阿二與阿木有幾天排過隊，領了小量的米。冰如仍然到處尋食物，此外就是走到尖沙咀與胡敘五先生取得聯絡，求脫險的方法。

泰來（十三歲）與木匠同往亞皆老街住宅，把我的書一包一包的揹到彌敦道。每一行程是五六里，揹着包袱往來很多次，纔運送完。

彤階告訴我，如用椰子殼燒出油來搽臉，可使蒼白色變為黃色。我和泰來每日燒椰子殼。他的眼睛受了椰子烟的刺激，都紅腫了。那椰子油搽在臉上，我也是兩行眼淚流下來。

黃醫生的樓上，前面是兩層鐵門，經常關着，只有臥房的後窗，可以向外眺望。小孩子們悶不過，時時爬到窗臺上去看外邊。外邊是一條巷子。街底是垃圾堆。堆旁是死屍。死屍上是蒼蠅。

龍生的週歲便是在這樣的境遇裏度過的。他知道不能哭，不能出去。他也只有爬上窗臺去張望。

十五、各種方法都想到

余啓恩先生的家在新界邊境上。他派人在夜間過邊界去探查那面的情形。他想送我偷渡邊界。但是探查的人回報，那面有共黨活動。如果我過去，所受的危險是與日軍之下相等的。他放棄這個計劃。

高彤階先生計劃以帆船渡海到廣東境登陸，但海路易爲敵人所發現，亦難達到目的地。

十六、出九龍之後

日軍下令疏散難民。我們的出路是來到了。蔣伯誠先生住在九龍旅館。蔡仁抱先生與他聯絡，也與胡紱五聯絡。仁抱找到了惠陽的難民證。

那是冬天。我在晨五點左右，從彌敦道黃醫生的樓上，一步一步下樓梯走到門口。冰如跟隨着一步一步送到門口。太陽未出，大道上一批一批的，一個一個的難民，靜靜的走過去。我等待馬子元和萬濟舟來到，也就是這樣的靜靜的向左手走。我和冰如這一生離，也許是死別。我們約好，倘如她帶着孩子們能夠進入國門，同時我亦能脫險，我們將在桂林相見。但那是一個假定，也許是不能實現的幻想。我不敢回頭，不敢再看冰如一下。我二人各自兩眼含淚。我就是那樣，踏上大道，跟隨着難民們向警察學校廣場出發。

當時的情勢是明白的。我留在九龍，是百分之百的死，反之，闖這一關向前去，生與死都是百分之五十。但是冰如和兒子們呢？前幾天，我留下一點錢在九龍塘的黃老先生那裏，託他照顧我的家屬。冰如只是催我走，他們還是繼續努力，用種種方法，圖謀脫險回國。

胡紱五先生來領路。我們一到廣場，天色已亮，羣衆紛紛結集。我們一行是三十六人，蔣伯誠先生領隊。楊克天先生是我們的總幹事。伯誠穿着淡藍色的綢襖褲，任何人都看得出他不是惠陽難民。而我呢？同行的朋友們看見我來參加，無不提心吊膽。我是一個被日僞搜查的人，隨時可使同行者受到嚴重的威脅。

我們夾在人羣裏走。當時所有的車輛都被日軍集中了。一些難民最多只能將溜冰鞋兩雙當做四個車輪，上面加一木板，作為搬運行李之用。我們一行連這種臨時車子也都沒有。我們步行到大埔，趕上漁船。黃昏的時候開船，連夜趕往沙魚涌。

次日清晨，船行在海灣的中間。我在艙中，聽見鎗聲。我那兩條腿實在不能再用了，站也站不起來。同行者說：「海盜來了」。我勉強將兩手撐着，伸頭出艙，果然是海盜，而且是蒙面的海盜。

我們一行的帶路人黃先生，和海盜答話，大家是自己人。於是每人出錢五元，送給他們作為見面禮。

傍晚，我們的船到了葵涌。我們捨舟登陸，步行了半夜，纔走到一個村落。原來我苦於失眠症，每天注射「布羅姆」。此刻沒有藥吃，只望早得休息。我擠在一間房子的一角，一堆稻草之上，一伸腿便睡了。次日清晨醒來，原來是睡在尿缸的旁邊。一路上，失眠症完全好了，後來到了重慶，這個毛病依然復發。

日軍的政治部獲得情報，陶希聖一行三十六人走了。我們出發的第二天，有一羣三十六人從九龍走到深圳。那是俞大綱先生一行。他們在深圳被日本憲兵截留。其中有一位會說日語，便與憲兵交涉。憲兵將他懸在樑上，五個人換班拿着皮鞭打，要他供出陳策與陶希聖。這位先生將兩手一抱前胸，挨了幾小時的打，沒有招供。那憲兵隊便把他們一行釋放了。

這位先生就是游彌堅。他替我受了苦。

我們一行向惠陽進行。我們得到消息，惠陽又被日軍佔領。我們在路上逗留和迂迴了好幾天，纔由橫瀝上船。循西江到龍口。我從龍口乘省政府的小汽車到韶關，已經是陰曆的除夕。鄭彥棻先生是省政府秘

書長，他接我到李主席的公館吃年夜飯。

廣東的北部，天氣比香港冷多了。我們的小汽車邊登山嶺。沿路的桃花與梅花同時開花，每一朵花結成一朵大冰花。那風景是平生少見的美，但是那天氣是十分冷。我一到韶關，寄居省政府招待所。晚飯後，用兩床棉被一壓，纔解了凍，睡得熟。從第二天起，韶關各界人士，識與不識，或親到，或推代表，紛紛來問好。他們說：「聽說你剝了皮，原來你沒有死。」他們看見我滿臉晦氣，個個吃驚。殊不知那是我用椰子油化粧存留下來的痕跡。我的晦氣早已脫在沙魚涌，未曾帶到韶關來。

十七、家屬第二次脫險

我一到韶關，即時打電報給桂林《掃蕩報》。報紙發表我到韶關的消息，就是冰如和孩子們第二次脫險，走到桂林的那一天。

他們是由高彤階先生領路，從九龍搭白銀丸，到廣州灣，再從廣州灣，由杜月笙先生派來的范先生領路，到桂林。

白銀丸是港九的海南人包下來，得到日軍的許可，由九龍運送難民到廣州灣。內子冰如携泰來、福來、恆生、晉生、范生與龍生，隨同彤階，排隊上船。他們在碼頭上，遭逢日本憲兵鞭打，受到太陽的曬，上船之後，兩天兩夜，沒有吃喝，也不能移動，不敢說話。那時龍生患病，帶了一瓶藥水，這個不滿一歲的孩子單憑這點藥水，渡過這長時間。

船到了廣州灣，法國捕房不許旅客上岸，迫令他們原船回港。隨船的日本憲兵不許回港。那潮州難民

羣，一派哭聲和抗議，同時推代表與憲兵交涉。到了黃昏時候法國巡捕收班，那全體旅客纔下划子上岸。但是他們所有的行李都被一個划子搶走了。他們結集在岸上，一面趕回那隻划子，將行李集中，大家圍繞，到第二天清早，纔一件一件的清還原主，絲毫不差。

冰如帶着孩子，住在一家旅店。她一面打電報到重慶給杜先生，一面抱龍生找醫生治病，第二天范先生接到杜先生電報，尋到旅舍，送來川資，並籌劃由廣州灣到桂林的方法。

他們一行離開廣州灣，中途遇見盜匪。范先生帶了當地的幾位保安隊員，與他們打了交代，總算是未曾被劫。

那天氣是冷極了。他們未曾帶厚棉衣，小孩子們的手腳都凍僵了。每到一站，形階從難民隊裏，搶叫飯菜，搶定房間，供給我家數口的食宿。

我從韶關經衡陽，乘火車，到桂林，一家人總算是重新團聚了。只有琴薰，當我們淪陷九龍時，是在西南聯合大學肄業。她日夜以淚洗面。她聽到的都是些不祥的消息。我經過河源時，打了電報，並滙一點錢給她。同時，陳布雷先生從重慶打電報給蔣夢麟校長，轉報我脫險的消息。琴薰接到滙款通知，到中國銀行分行取款時，行員們一齊集合在櫃臺裏，看着這個悲喜交集的女孩子，大家說：「你的父親沒有死！」

我從桂林，隨同熊天翼將軍乘飛機到重慶。我從機場上坡到海關檢查處，翻開行李請檢查人員看。他們不約而同的，集合到我面前歡呼着「你還沒有死！」

家屬在桂林住了七個月，都是由林嘯谷先生照料。他們從桂林搭長途汽車，到金城江，那裏客棧不知道有多少旅客等候車子。他們找到了白先生，也是杜月

笙先生的指示，纔得到車位，到重慶來。我們在南岸陶子欽先生的印刷廠借住，那是我家第三次團聚。

註：

- (註一) 劉妹妹案是英國空軍的將領涉嫌受防空工程包商的賄，而賄款是由劉妹妹轉手的。那女人與那將領有關係，因而此案的法庭問答有桃色的意味。
- (註二) 我在柯士甸道辦了一個小刊物，叫做《國際通訊》。這刊物搜集外國報刊的論文，譯為中文，印寄後方。
- (註三) 天文臺是日軍的炮火陣地。山林道是在天文臺的後面。林庚白先生住在此處。他出門找食物，為日軍崗哨所銃殺。
- (註四) 此刻臂掛白布替日軍防守街道的人們，也就是從前臂掛黃布替英軍做防空隊的人們。
- (註五) 在到達太子道的途中，我們經過洪力生夫婦的住宅之前。我去看洪先生。他們的門緊閉着，無人答話。他們已逃到別處去了。
- (註六) 這筆錢後來補助九龍塘小學校長黃先生一家十餘口回肇慶。我隨難民走東江，只帶了法幣四百元。冰如們走廣州灣，亦只帶少數法幣。
- (註七) 我收藏了一些英文書，以名著與名人傳記為主。對門的王家的子弟到我家來拿去了。當時所有英文書都燒燬了。我留下那些名著和傳記，又被他們拿去。我手邊只賸三四種書，看完後亦燒掉。

(原載《傳記文學》第二卷第六期)

梅蘭芳戰時在香港

梅紹武

1961年，田漢老在我父親逝世後不久寫了二十五首絕句，作為獻給他墓上的花環。其中有一首表彰他在抗戰時期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生動地刻劃了他那正義凜然的氣質，詩曰：

八載留鬚罷歌舞，堅貞幾輩出伶官。
輕裘典去休相慮，傲骨從來耐歲寒。

我父親當年蓄鬚明志，深明大義，為世人廣為傳誦，但是他如何不畏敵人的威脅，多次拒為他們演出的鬥爭經過，外人則知者甚少。我想讀者一定願意聽我講一講其中較詳細的情況吧。

豈能奏藝傀儡國 赴蘇繞道海參威

事情一直要追溯到卅年代初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在我國東北陰謀籌建一個傀儡滿州國，曾多次派一個旗人邀我父親前去演幾天戲，以誌「慶祝」。父親對他的糾纏每次都給予嚴正拒絕，最後那人無計可施，便擺出一副清朝遺老的架勢，氣急敗壞地說，「你們梅府三輩受過大清朝的恩典，樊樊山先生且有『天子親呼胖巧玲』這樣的詩句，而今大清國再次復興，你理應前去慶祝一番，況且這跟演一次堂會戲又有何區別？我真納悶你爲何不能前去？」

父親義正辭嚴地答道，「這話可不能這麼說，清朝已經被推翻，溥儀先生現在不過是個普通老百姓罷了，如果他以中國國民資格祝壽演戲，我可以考慮參加。而現在他受到日本人的操縱，要另外成立一個偽政府，同我們處於敵對地位，我怎麼能去給他演戲，而讓天下人恥笑我呢？」

那人冷笑一聲，問道，「如此一說，大清朝的恩惠就此一筆勾銷了嗎？」

「這話更不能這樣說，」父親反駁道，「過去清朝宮裏找我們藝人演戲，是唱一次開一次份兒，也完全是買賣性質，談不上什麼恩惠。就說當差，像中堂尚書一類官，也許可以說受過皇恩寵惠，一般當小差使的人多了，都能算受恩嗎？我們賣藝的還不及當小差使的人，何所謂恩惠二字呢？」

這一席話說得那個傢伙啞口無言，悻悻然離去。

沒隔多久，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邀請我父親前去訪問演出，但劇團乘車前往必須路經東北，而那時恰值偽滿州國成立。父親拒絕通過那裏，蘇聯之行看來只好放棄。蘇方得知這一消息，當即派人再次商洽，最後決定特派專輪迎接他直赴蘇聯。

1935年2月21日，我父親便在上海登上蘇聯派來



梅蘭芳在九龍的一間俱樂部打羽毛球。

的「北方號」輪船，直赴海參威，3月12日抵達莫斯科，作了爲期一個半月的訪問。在那裏，他受到了蘇聯人民盛大的歡迎，並結識了高爾基、阿·托爾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柯、梅也荷爾德、愛森斯坦等文藝界人士。

息影藝壇甘清貧 梅華詩屋譏題題

國難日益深重。1938年，父親赴香港演出後，就租了干德道八號一套公寓房子留居下來。當時有人勸說道，「您曾經兩次赴日，日本人對您向來友好，何必一定要遷居呢？」

父親答道，「日本人民對我是友好的，可是他們的軍閥政府對我們國家則是太可恨了。我有什麼理由只管自己，不顧國家呢？」他毅然決定息影舞台，不再返回當時已淪陷的上海。

父親蟄居香港，心情雖然悵鬱，但他對抗戰勝利充滿了信心。他相信總有一天他會重登舞台，把自己的藝術獻給人民，因此他常常夜間獨自拉着二胡悉心複習和研究自己的唱腔，並且嚴格鍛煉身體以免發胖，影響將來的演出。不幸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突然爆發，香港很快就陷落了。父親事先未能離開，甚感懊喪。

就在日軍侵佔香港那天，他決定蓄起唇鬚，沒出幾天，濃黑的小鬚子就掛在他的臉上了。我當時年幼，不懂事地問道，「爸爸，您怎麼不刮鬚子了？」

「我留了小鬚子，日本鬼子還能強迫我演戲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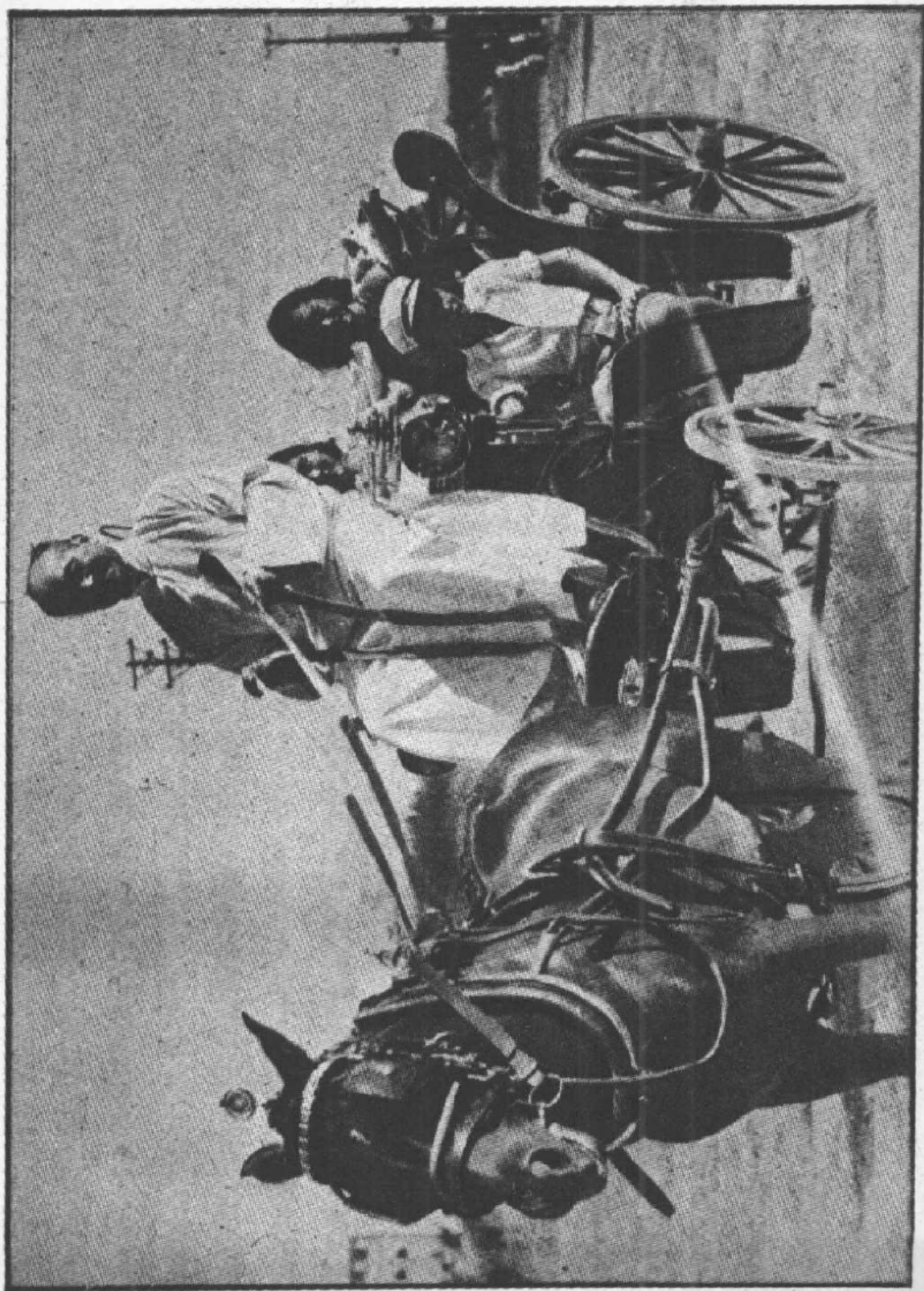
父親後來回到上海，杜門謝客，時常在書房裏的台燈下作畫，年復一年靠賣畫甚至典質度日。記得有



梅蘭芳蓄鬚八載時攝。



褚民誼爲楊秀瓊姊妹執鞭拉馬車。



爲他慶祝五十歲生日。（攝於一九四三年）

這是蓄鬚的梅蘭芳（左二）在淪陷時期的照片。圖中各人正



一年除夕，我的外婆尋找一個每逢過節都要取出來使用的古瓷碗，但遍尋不到，父親悄悄對她說，「老太太，別找了，早就拿它換米啦！」

上海幾家戲院老闆，見我父親生活日漸窘迫，爭先邀他出來演戲，但他都一一婉言謝絕。當時有一名漢奸多次糾纏不休，並以金錢利誘道：「只要梅老闆肯出來，百根金條馬上送到府上。」父親只是一笑置之。

1942年秋季的一天，汪偽政府的大頭目褚民誼突然來訪，說是有要事相商，非要會見不可，僕人阻攔不住。父親聽說後，心想不會有什麼好事，怏怏不樂地從樓上下來。他的摯友馮耿光和吳震修兩位先生正巧在我們家中，放心不下，也跟隨他走下樓來，進入書房。

馬斯南路121號二樓那間書房裏掛着清代金冬心隸書「梅華詩屋」的齋額。父親在抗戰初期曾在這裏編演過反抗侵略的《抗金兵》和《生死恨》兩齣愛國戲劇，在最近艱苦的歲月裏，又曾坐在臨窗的一張大書桌前，揮筆畫過多幅青松、紅梅、仕女和佛像，他在一幅「達摩面壁圖」上還題了雙關的跋語：「穴居面壁，不畏魍魎，壁破飛去，一葦橫江。」〔此畫先父已於1959年贈給錢杏邨先生（阿英）留作紀念。〕

褚逆走進「梅華詩屋」，寒暄幾句便說明來意，原來是要邀我父親在十二月作為團長率領劇團赴南京、長春和東京輪迴演出，以慶祝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勝利」一週年紀念。

父親用手指着自己的唇髭，沉着地說道，「我已經上了年紀，沒有嗓子，早已退出舞台了。」

褚逆陰險地笑道，「小鬍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會恢復的。哈，哈，哈……」

笑聲未落，褚逆就又聽到：

「我聽說您一向喜歡玩票，唱大花臉唱得很不錯。我看您作為團長率領劇團去慰問，不是比我更強得多嗎？何必非我不可！」

褚逆那肥嘟嘟的臉蛋頓時斂住笑容，刷地紅一陣白一陣。他自討沒趣，坐在那裏很不自在，又支支吾吾不知說了兩句什麼，就站起來狼狽地離去。在座的馮、吳二位，起先深為我父親捏把冷汗，不知他怎樣對付這一難題，如今見他這樣譏誚地臊走了那個沒骨頭的大漢奸，都翹起大姆指衝他說，「畹華，你可真有一手！」

父親從沙發上站起來，凝視着「梅華詩屋」壁上掛着的那幅蒼松墨畫。那是他的繪畫老師湯定之老先生在他1935年訪問蘇聯，漫遊歐洲歸來後送給他的一幅筆力蒼勁、氣勢縱橫的大橫幅，鼓勵他如古松般經霜不凋，抵抗外來的侵略，不與敵寇妥協。他沉思片刻，說道，「我猜想他們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

小丑痴想搬大王 智鬥敵酋志更堅

果然不出父親所料，沒隔多久，他們就又由華北駐屯軍報導部部長山家少佐出面進行脅迫。這個臭名昭著的少佐當時掌管文化宣傳事務，權勢很大，號稱「王爺」。他每天在家裏擺設十桌筵席，聚集大小漢奸吃吃喝喝，商議如何搜括中國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這幫傢伙販毒聚賭，搜捕抗日愛國者，無惡不作。座上客有個北平《三六九》畫報社社長，名叫朱復昌；這個小丑毛遂自薦，願意效勞，誇下海口定能搬出梅大王去東京慰勞皇軍。他鬼計多端，進讒言道，梅蘭

芳說他年紀大了不能再登台，那就請他出來講一段話，他總不能再有什麼理由推却了吧。山家少佐當即全權委託他去滬辦理，事成之後加倍犒賞。

於是，這個漢奸先打聽到一向經理梅劇團業務的姚玉芙先生剛從上海回京，就鬼鬼祟祟地來到安福胡同姚宅。他請姚先生馬上再乘飛機回滬向我父親講明一切，他本人隨後就坐火車趕到親自邀請，說完就洋洋自得地走了。

姚叔叔知道我父親決不會聽任他們的擺佈，心中焦急萬分，正在進退兩難之際，秦叔忍三叔聞訊趕到姚家。他聽明情況之後，思索片刻，想出了一條對策。他建議姚叔叔一到上海就讓我父親接連注射三次傷寒預防針，因為他知道我父親不管打什麼預防針都立刻會發高燒，臥病在牀。

父親一見姚叔叔沒走幾天又回來了，就猜到其中必有緣故。待他講明一切之後，父親便依計行事，立該請來他的私人醫師吳中士先生給他打針，同時叫姚叔叔電告朱逆無需再來滬。

山家少佐不信我父親突然會患病，立即打電報給駐滬海軍部派一名軍醫查明情況。十一月底一個寒冷的夜晚，一名蓄着仁丹小鬚的日本軍醫奉命來到我父親的病榻前，一量熱度果然是四十二度。父親昏昏沉沉地躺在牀上，一句話也沒有答理他。

就這樣，他不惜發高燒損傷身體，再次抵制了敵偽的脅迫。他本來就已消瘦，現在兩頰更加塌陷了。東京，我父親曾在1919年和1924年兩次訪問過，在那裏結識了不少友好的同行，日本人民也曾熱情地歡迎過他。但是，在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時期，要讓他再去東京，那純屬痴心妄想。

1943年以後，德意日協約國在戰場上，節節敗退，

日帝也就無暇再搞什麼「慶祝」活動了……

最近偶讀一本《巴勃羅·卡薩斯傳》（H. L. 克爾克：《巴勃羅·卡薩斯傳》，美國霍爾特，倫哈特和溫斯頓出版公司，1974年，691頁。），發現這位國際聞名的西班牙大提琴家也曾在那一時期受到納粹德國軍官的脅迫，要他從淪陷的法國去柏林為希特勒演奏，但是耿直的老藝術家拒不從命。事出巧合，東西方兩位大藝術家在同一年內，一個拒絕去東京，一個拒絕去柏林；他倆遠隔千里，素昧平生，而兩顆正直的心却同搏跳動，不約而同地表現出反法西斯鬥爭的堅強意志。在那羣魔亂舞的時刻，這種高度政治覺悟和愛國主義精神，令人可敬可佩。

漫長的黑夜終於消逝。1945年8月8日抗戰勝利的消息一傳出，我父親高興得當天就剃掉了鬚髭，沒出兩個月，他就上海美琪大戲院重登舞台，受到廣大觀眾熱烈的歡迎。那時，他已經五十二歲了。

1979年8月8日寫，時為先父
逝世十八週年紀念日



[附錄]

香港淪陷前後大事記

1937年

- 7月7日 蘆溝橋事件爆發，中日正式開戰。
- 9月5日 一艘中國海關船隻在香港水域內被日軍扣押。
- 9月13日 日軍戰機空襲，距離新界東北60公里的大亞灣一帶。
- 10月1日 中國軍隊封鎖珠江河口一帶。
- 12月11日 一艘中國海關船隻，在香港水域內被日軍無理扣押。英國政府向日本政府遞交抗議書。
- 12月15日 深圳一帶被轟炸。
- 12月22日 日軍已在新界東北面的大亞灣登陸。

1938年

- 2月 日軍猛烈轟炸中、港邊界，並不時襲擊香港水域內之船隻。
- 5月21日 兩營香港義勇軍成立。
- 9月 香港施行試驗性的燈火管制。同月，駐港英國陸軍及海軍進行調遣演習。
- 10月 中國再度下令封鎖珠江河口一帶。
- 10月10日 香港政府確知日軍已在大亞灣登陸。

- 10月13日 廣九路封閉，不能暢通。
- 10月15日 廣九鐵路中國段落入日軍手中。
- 10月21日 廣州陷落，大批難民湧入香港。
- 10月27日 日軍將領電告香港總督及駐港英軍司令，解釋日軍的推進是「有限度」的。這是自日軍進侵南中國以來，英、日官方第一次的正式接觸。
- 11月17日 日本巡洋艦（Myoko）抵港訪問。
- 11月26日 深圳淪陷。
- 1939年
- 1月10日 日軍佔領海南島。
- 2月21日 羅湖被炸，令12人死亡，18人受傷。日政府給予港方二萬元之賠償。
- 3月 英日雙方同意重新開放珠江河。
- 6月21日 香港學生進行反日大示威。
- 7月 港府通過一條「戰鬥人員義務法令」，指令所有年齡在十八至四十一歲之間的男性英籍人士均須服兵役。
- 1940年
- 3月20日 立法局通過戰時稅收法案。
- 4月1日 港府重新徵收自1916年停收的薪俸稅和利得稅。
- 5月 「休斯兵團」成立。
- 6月25日 日軍再度在中港邊界集結。英軍拆毀連接深圳河的橋樑。同日，日軍要求港方斷絕對中國出口軍火。
- 7月 英日同意封閉緬甸公路三個月。
- 9月 食物價格受到管制。
- 11月 港府嚴禁難民入境。

1941年

- 6月** 英政府正式委任楊慕琦出任香港總督（9月才上任）。
- 7月** 所有在港的日本資產均被凍結。港府發出戰時緊急法令。
- 11月16日** 兩營加拿大兵團抵港，加強駐防。
- 12月8日** 日機突襲啓德機場。港日之戰遂告展開。
- 12月12日** 港軍撤離九龍及新界，退守港島鯉魚門。
- 至13日**
- 12月18日** 日軍分別在港島的北角、太古船塢及鯉魚門登陸。
- 12月25日** 下午3時15分，港督正式宣佈向日軍投降，持續了十八天的香港防衛戰遂告結束。同日，日軍總司令酒井隆中將在半島酒店設立軍政府，接替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權。
- 12月底至** 中共在香港大力搶救文化人士脫險。他們
- 1942年1** 當中包括有何香凝、茅盾、鄒韜奮等。
- 月初**

1942年

- 1月1日** 日軍「地方行政部」成立。
- 1月21日** 日軍政府將港九劃分為18個「區政所」。
- 1月** 「東江縱隊」劉黑仔等人成功地在新界打游擊，給予日軍造成相當的困擾和損失。
- 2月20日** 東京政府正式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並隨即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為香港總督。軍政府裁撤。酒井隆離港。
- 4月** 日軍擴展機場，遂拆毀九龍城寨及宋王臺。日本令港報合併出版，時全港報紙僅存五份，南京偽組織派員來港設立「中央社」。

- 7月 盟機開始大肆轟炸在港的日軍，目標注重船廠及海面敵艦；港九各處均受到嚴重的破壞，有不少人在炸彈下犧牲。
- 10月 日總督部宣佈一元軍票可換四元港幣。
- 1943年
- 6月30日 日總督部宣佈停止使用港幣。
- 1944年
- 2月 基於戰事緊張，日軍部遂將磯谷介廉調任台灣行政司長，改派南支派遣軍司令田中久一出任香港第二任總督。
- 7月 因燃料缺乏，電力廠不能發電，全港電燈，停電數月，香港頓成黑暗世界。
- 1945年
- 8月14日 日皇裕仁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軍投降。
- 8月30日 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慤少將率艦隊抵港，而日軍在港的統治亦隨即結束。
- 9月1日 夏慤少將領導的軍政府正式成立，施行軍法統治。
- 9月16日 中、英雙方代表在港督府接受日軍所簽署的投降書。
- 9月24日 軍政府宣佈日本軍票無效。
- 1946年
- 4月30日 港督楊慕琦返港履新，軍政府的統治結束。
- 5月1日 香港地方政府正式成立，管理一切政務。

日治期間日軍的行政體制表

